

刊創年二〇九一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准上海郵務管理局發給第一一〇四號掛號執照

真光

THE TRUE LIGHT REVIEW

號六至四第

卷五十二第

目要册本

真光遷滬出版之自由.....	亦鏡
教會學校是否應以讀經爲必修科.....	徐松石
廣港基督徒的一種顯著的罪過.....	陳仲章
聞粵西教會中西衝突感言.....	青峯
作成美事業的三個要訣.....	唐元放
耶穌的人生價值.....	鮑忠
祈禱心得.....	不署名
基督徒當怎樣.....	崔愛光
基督的能力和學生生活.....	梁善揚譯
再論吾國古代的宗教.....	鍾魯齋
自美國篇省物堡致某學會書.....	吳梓瑞
金文泰演說文字來源之反響.....	賴端甫譯
一篇同情於反基督教運動并倒戈攻打帝國主義者的西教士偉論.....	補白
中華基督徒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	會聞
中華國內布道會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之區別.....	會聞
愛基督者所不能愛之仇敵與消弭其恨惡此仇敵之方法.....	隨感錄

(事啓要緊社本末編及郵代首編意注請者閱)

◀行發樓五號三十二路園明圓海上▶

代郵

〔附告〕本冊稿件選擇尙欠精審
一俟有佳稿投到內容必較可觀

海內外向日投稿本誌諸同道均鑒

記者與 諸君隔別，已一年有餘矣。今復返本誌執編校役，與 諸君重締結文字神交，編維往績，本誌賴 諸君臂力之助，以有此特殊位置，早已成不可沒之事實；則今後 諸君之對於本誌之仔肩，應益不容卸。不獲一一作兩郵懇，敬謹登一代郵於此，敢乞 海內外向日投稿本誌諸君，繼自今，仍照前撰惠天著，以光篇幅，而重負發皇真光之責任。不獨本誌之幸，亦海內外一般閱者所同屬望也。（能并代物色迪才加入，尤表歡迎。）酬答一環，定一如前例，分別酌奉。其在過去一年中，經將 大著發表，而未及如例申謝者，亦概由記者負責核送，必不虛 作者一番經營結撰之苦心也。敬順道及，藉釋 塵注，即敏 撰安。張亦鏡謹上

惠稿請寄上海白保羅路南康里二號真光雜誌編輯室

各處定報函件請逕寄上海圓明園路廿三號五樓本誌發行所

香港國銀滬民銀行



行址 江西路雷波路口

電話 中六五八五—六

本行資本五百萬元專營商業儲蓄銀行一切業務並發行鈔票志在利便各界流通金融營業素持穩健辦事務求妥適在滬自置房產及貨棧出租如荷 惠顧曷勝歡迎

營業種類

- (一) 儲蓄存款 數目不拘多少一律歡迎
- (二) 往來存款 大小中西支票任從選用
- (三) 定期存款 無論長期短期利息優厚
- (四) 匯寄款項 票匯信匯電匯快捷妥適
- (五) 放款貼現 信用抵押放款利息通融
- (六) 信託事宜 各項信託事宜慎重處理

總行—香港德輔道中

分行—上海 漢口 天津 廣州 廣東香山等處

THE TRUE LIGHT REVIEW

EDITOR-IN-CHIEF

CHANG WEN KAI

CONTRIBUTING EDITORS

EXPERT WORKERS OF THE KINGDOM

A Baptist denominational Magazine. It has a wide and growing circulation, not only in China but among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nd has subscribers in South America, Europe,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 Philippines, Hawaii, Japan, the East Indies, Burma, South Africa, &c., &c.

Subscription rates per year, including postage: In the Chinese Republic, one dollar and twenty cents; when ten or more copies are sent to the same address One dollar each; outside of China one dollar fifty cents silver (Chinese currency) or one dollar and twenty cents, U.S. currency, - ten or more copies to one address, one dollar and thirty cents each (or one dollar U.S. currency). Money may be remitted from points in China by check on Shanghai. Mone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ay be remitted by check on any bank or money order on Shanghai

CONTENTS

1. Acknowledgement of Congratulations from Shanghai Churches
2. Our Reasons for Removing True Light to Shanghai
Chang Wen Kai
3. Should the Bible be a part of the Curriculum of Church Schools?
Hsu Sung She
4. A Growing Sin among Kwang Tung and Hong Kong Churches
Chen Chung Chang
5. The Essentials of Christian Conduct
Tang Yuan Fang
6. Jesus' Valuation of Life
Pao Chung
7. How We Should prepare for the Lord's Return
Theng En Wei
8. Prevailing Prayer
Tung Ya Ko
9. Essentials of a Christian
Ts'ui ai Kong
10. The Power of Christ in Student Life
Sherwood Eddy (Translated by Liang Shan Yang)
11. Ancient Religions of China
Chung Lu Tsai
12. The Origin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vernor Clementi (Discussed by Lai Tan Fu)
13. Should We Have Promiscuous Seating of Men and Women in our Churches?
Whang Chin Ming
14. The Attitude of Who Han Min Wentoward Communism and anti Christian
Huo Lo Chin
15.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the New Russian
Chan Wen Who
16. Miscellaneous.

眞光雜誌第廿五卷第^四五^六三號合刊目次一九二六年中華民國
十五年七月補行出版

眞光週週贈言彙錄

眞光週週出版之因由

本誌本卷四五六三號合刊說明

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源重主眞光雜誌筆政之原委

教會學校是否應以讀經爲必修科

省港基督徒的一種顯著的罪過

聞粵西教會中西衝突感言(有附識)

作成美事業的三個要訣

鹽的研究

耶穌的人生價值

吾人當如何預備接耶穌再來

祈禱心得

基督徒當怎樣

基督的能力和學生生活

再論吾國古代之宗教

忠·恕

一篇殘缺不完的演稿

吳梓瑞自美國寫省物堡致某學會書及致馮玉祥書各一通補錄

金文泰演說文字來源之反響

與尹文楷先生論教會男女雜坐問題(附文楷先生答語)

(一一)

亦鏡(七)

亦鏡(一六)

亦鏡(一七)

徐松石(四九)

陳仲章(五九)

青峯(六三)

唐元放(六九)

繆祖蔭(七三)

鮑忠(七五)

曾恩蔚(八三)

不署名(八六)

崔愛光(八七)

梁善揚譯(八九)

鍾魯齋(一〇一)

朱旭初(一〇九)

鏡錄(一一三)

(一一一)

賴端甫譯(一二五)

黃金銘(一二九)

何胡辯論赤化共產及反基督教在還書札

張之江審美質疑

新鬼與舊鬼

胡荊術今始稍見重於世

德職——沒有完的故事——三個問題

軼聞——馮玉祥軼事 唐生智亦一宗教家 吳佩孚與張天師

事件——益羣養蜂研究會簡章

詩

感懷四章即塵長卿大吟讀晒正 熊君至句容嶺所幸成四律聊代餞酌以供車中無假時解嘲 補祝守一先生六秩榮慶四律

即用贈熊翁原韻錄塵希政賜和

雲青先生惠賜壽言四章次原韻奉和以誌謝忱即希郵政

卽事再和前韻 贈名優汪笑儂

未來的戰事 什麼聲音 太陽在那裏

萬古愁曲

(一三五)

妙悟 (一四一)

一末 (一四三)

亦鏡 (一四七)

鉄生譯 (一四九)

(一五三)

(一六一)

(一六五)

嚴銳

李翰芬

嚴銳

千里

錄歸玄恭遺著

補白

倪柝聲君郵來之本日章程(六) 赤化是非談二則(一五) 歐根之哲學(四八) 基督教的社會主義(五八) 以畫試士

六二) 刺孔裁髮(六八) 蕪實滄耳二字之說(七二) 神靈隱微(七四) 明劉忠介公之誤過法(八一) 萬古愁曲之撰

人姓名(八八) 奇補品(〇〇) 不肯言誑人如是(一一) 計然之術(一二) 能行道始是有道(一九) 一個疑

問(二三) 太平天國的有趣文件(二四) 賜名馬寶劍於能救及仇危者(二七) 外人對於我國菜館之感言(二

八) 新俄人民的宗教熱(一四〇) 西方術語(四二) 學者鑑(一四五) 論登屆山觀奇石詩(四六) 魯般不是公

輸般(一四八) 願傷生之中西文化觀(一五二) 變預言(一五七) 海脫牧師之預言(一六〇) 美富商大來氏之略歷及

其特色(一六三) 一篇同情於反基督教運動并倒戈打帝國主義者的西教士傳論(一六四) 報界術語錄(二〇八)

會聞

嶺南大學因革退三學生鬧出大風潮之文件彙錄 中華基督徒廢除不平等條約大運動宣言 石岐近訊 中華基督教揭揚
 批光禮拜堂自立宣言 海陸豐長浸兩會教堂已完全恢復 北海排教西訊 新興非教之一瞥 中華國內布道會與中華全
 國基督教協進會之區別 內地會差會退出協進會組織團體之經過 赴世界青年會大會之華代表團 女青年會世界委員
 會之華代表 女青年協會致庚款代表團書 唐紹儀為青年會募捐致各界書 麥倫書院全體學生離校 金陵大學當局總
 辭職 京張退修錄 西北軍基督教協進會董事辦事細則 成都發生殺害西婦案 信陽朱浩然牧師調停豫鄂戰事涉險
 之情形 周碧琴領受學位 中華歸主月刊特刊穆德會議專載

時事

(四月份)三一八慘案移交陸軍部 北京國民追悼慘案大會 北大學生和段祺瑞等打官司 京局劇變中吳佩孚之態度
 鹿鍾麟驅段釋曹現 使團抗議飛機投炸彈之經過 鹿鍾麟報告保管清室古物之經過 聯奉軍進迫京城中之現象 國民
 軍聯直之真相譚 國民軍退後之北京治安問題 時局急轉中之吳佩孚 段祺瑞出走之趣劇及京中現狀 長沙記者與粵
 政府代表之談話 奉系軍閥槍殺邵飄萍之始末 (五月份)馮玉祥到莫斯科之盛況 西北軍將領之宣言 粵民黨取締共
 黨之會議 粵國民黨中央委員開會之前後 收回公廨案交涉 英庚款之分配辦法 粵壯激昂之五卅紀念日 莫斯科也
 舉行五卅週年紀念(六月份)天津會議之經過 杜錫珪代顏組閣 吳張在北京會面 國民政府八大要政 粵港罷工解
 決難 沙基慘案紀念 西北軍代表哀滬報界 西北軍之五大主張 西北軍之四種軍隊 (國外要聞)美學生對華表同情
 美總統論軍備縮減 英工黨質問華事 英礦工繼續奮鬥 英自由黨之內訌 波蘭政變之影響 日內閣改組 (中外瑣
 聞)中國人口 伍朝樞來滬 天津退督一覽 要人妻室談 發明電話五十週年紀念 英國大學聘請華教授 印度三少
 年乘腳踏車環游全球 意大利飛行家繞球計畫

隨感錄

愛基督者之怒 愛基督者所不能愛之仇敵與消弭其根惡此仇敵之方法 尋求中國人之罪 藉勢教徒與今日之藉勢黨徒

餘瀋

插圖

一九二六年旅滬廣州培正同學會 元趙松雪墨迹 明李子長山水真迹 明董香光畫范石胡詩冊之一頁 清宋芝山山水
 真迹 金冬心先生漆書楹聯

(一七三)

(一九三)

(二三三)

(二三八)

嘉華儲蓄銀行

KA WAH SAVINGS BANK LTD.

Tai Ping Road South, Canton, China.

(電話) 總局 1370

(電報碼) 0857

(行址) 廣州市 太平南路

本銀行經在香港政府註冊資本總額二百萬元經營銀行一切業務辦法完美手續迅速交收敏捷地點適中如蒙惠顧無任歡迎茲將營業種類列下

一「存款」

計分六種
 一 定期存款
 二 往來存款
 三 零星儲蓄
 四 活期存款
 五 暫時存款
 六 特別存款

存款利息

往來存款 利息二釐半
 六個月存款 利息五釐
 零星儲蓄 利息五釐
 三個月存款 利息四釐
 一年存款 利息六釐
 特別存款 利息另議

二「放款」

本行按揭。所取抵押品。以金。銀。紙幣。憑單。股票。及一切有價證券為主。放款都係輔助工商各界而設。如欲按揭款項。可到行與放款主任接洽。

三「匯兌」

本行為利便惠顧諸君起見。對於香港。梧州。韶關。桂林。各地票匯信匯。特從廉收取匯費。辦法交收務求完美迅速。

四「信託」

收受信託存款。代理買賣產業股份會份。代理產業租項。代收學校學費。及其他種種信託事業。
 (各項營業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西濠口嘉南堂新就之 高大洋樓招租廣告

Offices With Modern equipment in
The Ka Naam Tong Building
FOR RENT

Located at the corner of Taiping Road and West Bund
Construction Work will be Completed Soon.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renting offices, please in-
quire at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offices:

Main office, Ka Naam Tong,
Tungshan Canton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3rd. floor, Ka Naam Tong
Building West Bund, Canton

西濠口為廣州市最繁盛之區。其商業發達。交通便利。實為全市之冠。本公司以自身係由三益會集合無數平民之血汗組織而成。非有巨大而且保必易於獲利之穩固的不動產不足以鞏會友之基本。而終償其投資之始所共立之宏願。於是。以所集得會銀一百二十餘萬圓。在此等繁盛地點。購地代建兩座新式洋樓。專賃與華洋各大商家作商店及寫字樓之用。收其租息。裕我利源。使一般投資組成此公司之各會友。得藉是以有所恃而不恐。與妙業家朝買暮賣。不為會友長久之計者不同。樓東西峙立。東向者八層。西向者七層。皆以最新之建築法造成。堅固異常。且每層間格妥善。光線充足。升降機電燈自來水無一不備。凡華洋富商巨賈。欲賃之作正當營業之商店及寫字樓者。請到東山本公司辦事處。或西濠口西向之新樓第三層建築部面議。分租包租均可聽租者之便。

廣州
東山
嘉南堂置業公司啓

電話

辦事處東山二十八號

建築部總局九七四號

眞光遷滬贈言彙錄

眞光遷滬贈言彙錄
贈張君亦鏡序

天下之大。道術亦衆矣。以同異而生是非。以是非而起諍論。歷世以來。學者斷斷未能已也。夫以韓昌黎宗法孟氏。闢佛老不遺餘力。而於墨有取焉。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世傳司馬溫公嘗欲黜孟而終身服膺子雲。昔儒之所見。其不能強同也尙如此。况玄白內外之莫能相合乎。學者欲申一宗之說。排百家而暗之。其不能已于辯也必矣。佛滅度後。其徒結集造論。獅吼雷震。護法之力。深入人心。故攻者雖衆。而其傳日廣。基督教之入中國。尤世士之所驚駭爲峻烈者也。而其說經之書。頌神之曲。譯傳中土者。文字類多鄙俚。傳教之士。又多墨守禱拜陳式。而不重問學。使吾國士夫深閉固拒。而不肯留意。豈非佈教者之咎耶。張子亦鏡。質直能文章。勇於衛道。在廣州爲眞光雜誌主任。踰二十年。以雄辯稱於時。製論摧敵。理致宏暢。浮屠氏所謂辯才無碍者也。今歲移其編輯部於上海。余喜張子之來。將以其雄辯。獅吼雷震於黃歇浦上。爲晦盲否塞邪說行之世界。然昏衢燭。放暗室電。則所謂眞光者。庶於斯見之。

丙寅夏五高拱元

(一)

讀眞光報廿餘年矣。近聞移滬出版。海上基督教文字事業。又多一健者。觀同志之日盛。欣吾道之不孤。

主撰張亦鏡先生徵爲題辭，敬綴燕句，以當一哂。其文曰：

道何繇？惟帝子。

來震旦，逾百祀。

孰宣敷，藉文字。

閑邪說，闡真理。

光熊熊，照海澨。

願萬本，貺多士。

范子美

青年進步雜誌社胡貽毅 敬祝

應元道

(三)

真光雜誌喬遷滬濱祝詞

真光始創，誕在粵東；

聖教先導，南服長雄。

宗派雖別，公溥明通；

真偽善辨，堅白異同。

時局殷變， 翻來滬濱，
遷地爲良， 朝氣方新。
機槍大筆， 覺隴斯民。
闡揚正道， 公理常伸。

羅運炎祝

(四)
歡迎眞光報自廣州移申，並歡迎張亦鏡先生重任眞光報主筆。

青年友同人敬上

(五)
眞光遷滬感想

眞光者，廣州基督教之月刊也。自出版以來，月新歲新，爲海內外所爭閱，已二十餘稔矣。昔曾一度遷於汕頭，茲則忽渡南海而立幟於春申江上，是胡爲哉？意者爲滬濱報館林立，而欲與文字界爭雄，期執牛耳來乎？豈眞光之宗旨。夫眞光固爲廣州浸信宗之通訊機關，其遷也實爲勢之所迫，初非意之所願也。然雖非意之所願，而冥冥中實有神旨在，蓋我僑知萬事同工，以益夫愛神者。（羅八之二八）若耶路撒冷之教會，凡信者會同，諸物與共。（徒二之四四）舉欣欣然有喜色，儼然成天國之家庭，序天倫之樂事。然未幾何時，窘迫大起，殺氣彌京，一般團聚之信徒，和樂之聲，一變而爲哀泣，壯者散而之四方，

老弱者則避匿於深山。雖驟視之，逼迫患難，非信徒之福也。細察之，教會之發展基於此，福音之普及肇於此。真光之在廣州也，當五卅案發，義憤及諸全國，罷工誓為後盾，而能堅持到底者，厥惟廣港一部分。真光同在勢力範圍之中，當然不能自由動作。雖真光為教會輿論之代表，值此狂風驟起，暴雨急來，遍地昏黑之際，正可為發展公平之機會，無如勢有所不能，奈何。停滯經年，情難再待，遂不得不作遷地為良之計。惟此一遷，在廣州文字界，不免失一指導者，而在上海文字界，共慶得一良師友。更可欣幸者，真光消除工作之妨碍，得以進行無阻，且祝真光之遷上海，如日之方中，其光明，其熱烈，其發皇騰達，必遠勝於在廣州時之曙光若也。此余對真光遷滬所發之感想，為愛閱真光者告者。

一九二六，六，二四·上虞陳金鏞

(六)

同上題

執筆人方懼黑暗上海。魑魅魍魎，白晝現形。苦無長明之炬，以照妖燭奸。或告余曰：若知之乎。真光報遷滬矣。余聞之，不禁額手稱慶者再。曷慶乎。曰：真光著，則暗昧銷。么麼小醜，無所遁形。豈非可慶之至歟。原夫真光之為報也。二十年前創辦於廣州之沙面。其後遷東山，遷汕頭。已三易其地矣。其收效之鉅，不可勝書。真光之長，在於辯道。主任記者張文開君，筆鋒犀利，所向披靡。故二十年間，譽滿全國。三尺童子，亦知真光之名。張君力也。雖然，張君幾一度離真光而去矣。蓋自五卅案起，而沙基案繼之。張君為血性男子。真光亦嘗有所論列，以期喚醒國人。繼念借人營壘，向人攻擊，微感不便。乃決意解除編輯職務。就香

港大光報聘。任事數月。又念大光報究係普通日報性質。於已文字傳道之素性不合。乃復行辭職去。及後經美華書局中西董事議決。仍聘張君爲眞光編輯。遷滬出版。張君乃重理舊業矣。張君來上海。上海居全國之中心。印刷精。發行利。耳目周。於出版之業最便。雖然。上海爲藏垢納污萬惡之淵藪。我前固言之矣。張君當大放厥辭。摧陷而廓清之。此張君之責也。張君其必能心喻乎此矣。或者曰。張君其下車之馮婦也。或者曰。張君其尋巢之舊燕也。嗚呼噫嘻。是豈足以知張君者。

英魂

余與張君忝屬同宗同業。皆列基督之門牆。今於其來。竭誠表示歡迎。至一切文字責任。願彼此共勉之也。

(七)

張亦鏡先生。主眞光雜誌筆政於粵之東山。歷有年所。久已膾炙人口。鄙人雖山河遠隔。無自識荆。而筆陣詞源。欽佩有素。今先生移硯滬濱。得瞻丰采。不勝歡迎之至。蓋不才忝任廣學會女鐸。報編輯十餘寒暑。故步自封。迄少進境。從此晰疑辨難。得以就有道而正焉。爰擬七律兩章。聊伸頌悃。

擾攘千戈多事秋。邨山遺緒孰尋求。粵江在昔尊壇址。歇浦而今共唱酬。要向是非明事理。豈因新舊聽潮流。江郎本有生花筆。言論何愁不自由。

雖云萍水敘他鄉。等是滄桑閱歷長。金鑑千秋家學邃。冰心一片口碑揚。研經好借他山石。論道如逢苦海航。天假有緣聯翰墨。莫教東壁吝分光。

丙寅夏五上虞許家怡耐廬甫未定章

(八)

多文多藝是張先生，真到上海來主筆！

一開一闔的教會報，光在廣州遇罷工！

歡迎

真光雜誌遷滬。

聶紹經題賀

〔附識〕聶先生，湖北黃梅人，善京語，喜談諧，語余曰：此賀聯出比首句，初稿爲「不文不武是張先生，一蓋爲汝常否認爲文字界中人而發也，嗣經同事數人嫌其不敬，乃改不文不武爲多文多藝云云。余聞是，覺此改稿實無初稿切當，亦無初稿貫串，一連下句讀自見，故並錄而存之。

(亦鏡)

(九)

真光報續刊祝詞

那光是真光。光之七照耀於八荒。約一三之天路藉以達。真理賴以揚。內含有生命。命之輪十四文彩非其長。昔前三之曾小試。滬地乃發皇。規模復一新。名實足相當。從此遍宇宙。黑暗生輝煌。六後四句粵海

不署名，人自安慶郵來

倪栢聲君郵贈之本日章程。耶穌來時爾所不敢作之事，今日不可作；耶穌來時爾所不敢往之處，今日不可往；耶穌來時爾所不敢言之語，今日不可言；耶穌來時爾所不敢思之念，今日不可思。

眞光遷滬出版之因由

亦鏡

眞光雜誌在廣州出版，已歷有廿四年之久矣。雖曾於民八一遷汕頭，祇遷編輯部於汕頭而已。（計在汕凡兩年）而出版究仍在廣州也。民十四六月廿三沙基慘殺案作，會上海楊樹浦曾有美水兵殺害華人事，廣州之省港罷工委員會，以廣州之六二三運動，係爲援滬之五卅案而起，五卅案者，起因於日紗廠，而構成於英巡捕者也；及六二三運動又遭英人慘殺，并有砲從法國兵艦轟來，於是廣州一般作愛國運動之學農工兵各界所目爲仇敵，所目爲應反對之帝國主義者，共有四焉，曰日，曰英，曰美，曰法。

眞光雜誌爲東山美華書局出版物之一種。美華書局者，基督教浸會美國人之所創者也；既美亦在其反對之列，則美國人所開設之印刷機關，其工人自不能不與其他——英日法洋務工人一同罷退。雖亦有欲不罷者，而權在工會，自亦不敢立異違衆，以自危其生命，此必然之勢也。

當難之未作也，駐廣州口美領事，以外間所傳謠言，謂此次運動，彼巡行羣衆，必以搗毀沙面及鋤除在粵外人爲目的，慮所傳萬一能成事實，於其僑粵美人之生命，必極危險；因數數函促其僑民宜早日離境避難，并聲明不遵避者，渠不負保護責任。此言一出，廣州東山方面之美人聞之，皆慄慄危懼，若大禍即在眉睫。加以年來彼作反基督教運動者之言論行事如彼暴烈，如彼不理性，亦未嘗不予人易信此謠言以助力。故是時東山美人，除力約翰牧師夫婦及紀老師母堅持不走外，咸紛紛扶老攜幼以

過。余向亦意黨軍爲義和團第二，在東江回師驅逐楊劉，必并摧殘教會，危害教士三十六着，誠走爲上。比六月十二號肅清廣州後，黨軍之舉動，却非常文明，亦未見其有若何仇視教會之表示。心始釋然。因語本局總理湛博士曰：據我看，六二三之運動，西人當可不用走。湛博士曰：我亦以爲或可不用走。此六二二早語也。下午再往晤，則已因風聲緊急，如其領事命駕電船附港輪，預備避往菲立濱美屬國去矣。

泊六二三早，余步入廣州市，看巡行羣衆，究欲作何舉動。見各街壁上及各電線柱所張貼標語，爲首一種，上橫列數字，記似係「廣東各界滬案後援會」，下直書數行字，首一行爲「要求上海英巡捕即日解除武裝」，余喜曰：可決其必無事故發生矣。因其今日之運動，祇係一種要求，所要求者，又祇係上海英巡捕的武裝之解除，自不是欲與在粵之西人爲難。比見在東較場會齊出發，各要人又諄諄致囑宜恪守文明紀律，勿得有越軌行爲，余心益安。詎尾隨至永漢路，折回惠愛東路玉老吉小憩，忽報巡行羣衆行經沙基大街，突被沙面英人開機關槍掃射，繼之以停泊白鵝潭法國兵艦之大砲，死傷百數十人，爲狀至慘云云。余急奪路歸。書局各工人是日亦間有加入巡行，歸報皆髮指眦裂，憤不欲生。後并探悉死者有基督教嶺南大學教授區勵周一人，學生許耀章一人，益激動教會中人之公憤。固然有一部分老年領袖，因顧念某種關係，對此或不免顛倒其左右袒，而大多數入世較淺教友，則大都祇計是非，不計利害，并憤此野蠻不人道舉動，係出自有多人在中國傳教之英國人，於基督教榮譽，亦受莫大之損失，且大爲基督教之進行碍。以是之故，而其對此案爲戎首者之攻擊，亦較外間而倍力。

當是時，本局工人罷者已罷，不欲罷者，因日有罷工糾察隊在外梭巡，亦不敢不罷。時七月份之真

光雜誌稿已發及三之二，余念：此事之波及美國，祇以五卅後，有一美水兵在上海殺害一華人故。吾人實不應以一美水兵代表全美國。且美華書局係教會事業，所出書報，皆所以服務中國，年恆虧本數千金，非其他圖吸收中國金錢之洋行比。又真光雜誌，於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亦素所反對，絕對的不肯登代帝國宣傳文字。此次工潮，如目標係在打倒基督教，吾不欲有言；若單純在反對慘殺，實不宜牽累本書局。於是託一在工會出入之本局排字工人前往對工會辦事人關說，而却全無效力！總理既先期遠避，是時已無人負責，至六月底，遂不得不將書局門暫行關閉。

閱月餘，（似是八月間）有人言：罷工委員會已有准美華書局工人復工意，但須有負責人繕具信函前往請求。會本局編主日學課主任帖威林牧師自香港返，即由渠領銜遞一函於罷工委員會，得覆，囑與洋務工會交涉。旋有本局工人開具十六條件，攜歸交帖牧閱看，聲稱如肯依照此十六條件辦理，簽字交渠等收執為據，渠等即可復工。帖牧見其所要求者太苛，照之而行，完全是工人執掌一局大權，總理及管工，并絲毫之管理權而無之，不允與商。工人走以告余，時余已因慮不便在真光雜誌發抒我個人對英公論，辭去編輯職務，而僑居瓦窰街鬻書為活。（經有啓事在去年七月份真光雜誌）語工人曰：君等今日來見我，我或可以直言而無罪。因君等為罷工工人，我亦已脫離書局關係，可不慮疑我為幫書局講話者，我今欲有一語問君等，君等今日之罷工，是否單純為沙基慘殺案？吾知君等必同聲答曰是也。既已是單純為沙基慘殺案，則沙基慘殺案，實無與美國人事；君等在美華書局作工，當無因此事而罷工之理由。就許得牽涉上海楊樹浦一案，并美亦一例反對，則目的亦祇在督促美當局懲

兇謝罪及撫卹死者之家屬而已，不能爲自己本身提出條件向與上海楊樹浦美兵艦風馬牛不相及之廣州東山新河浦美華書局交涉。况既以沙基案與楊樹浦案併爲一案，而此次大罷工之共同目的，於懲兇撫卹謝罪外，尤要是打倒帝國主義與廢除不平等條約兩種口號，亦即宜共同以達到打倒帝國主義與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爲止境。不能以一部份單獨行動，但向自己工廠之主人私訂有益於己之條件了事，而置其重大者於不問也。加以既以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爲目的，目的未達，工會亦未應許君復工，今既許君等中途復工矣，是不以美華書局爲君等之罷工對象也，既不以美華書局爲君等罷工之對象，是美華書局之工，在當日原可以不罷也。可以不罷而已罷，今日之事，祇有用一人爲介，君等喜而返，美華書局喜而接，或更由美華書局嘉君等之愛國熱誠，自動的樂捐一筆飯食費於罷工委員會，（因此次十數萬罷工工人，俱是賴罷工委員會籌養）便算是圓滿解決，無由君等向美華書局提出條件之道理也。惟必須君等此次之罷，係出於美華書局之壓迫，不得不罷，罷後，美華書局覺悟其壓迫之不合，因而要求君等之復工，君等至是，乃可以向之提出條件。今君等固不是因受美華書局之壓迫而罷工也，乃亦於議復工之日提出如許多苛細之條件，豈非笑話！各工人皆恍然大悟曰：誠然。自是遂願將所提出之十六條件完全取消，已準備尅期復工矣。

不謂將復工之頃，尙有罷工委員會交來之十一條件，須美華書局簽字承認，方能使工人復工，美華書局懼簽後將永受其束縛，不肯簽。有人持該條件示余，并告知書局所不肯簽者，係碍於有第三款。余觀其第三款所列，大意係謂不得入沙面起貨與往香港辦貨兩項。余惟：此兩項卽不簽約與彼，亦

不能犯，則彼糾察隊力所能及，必人貨並扣，是簽仍與未簽等。而簽則已得復工之利益，似無害於簽。且其對各國僑粵人民之家庭，或商店，或其他機關，所雇之華工之已罷去者，欲其復工，亦俱須同簽是約，並不是單獨爲美華書局立此苛例。矧經有多人簽之於先，美華書局步武其後，亦不算有若何恥辱。實簽便，而美華書局不肯也。余是時因所處地位（即是已脫離書局關係），只便以理折西家，不便以理喻東家，能以此語對東家言時，又不便以前一席語對西家言，針無兩頭利，乃不得不將此責託諸其他與書局較接近者。不知是否余所託者與余之見解未能一致，或與言時未經盡所應言，以致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迄不見發生效力。

十月下旬某日，湛博士自菲立濱返，邀家立才牧師導至余寓，商真光雜誌今後之進行事，謂書局今已無開工希望，惟真光雜誌中止四閱月不能出版，國內外閱者郵來質問函件，高如山積，勢不能不繼續刊付。今擬託市內華人印刷機關代印，子可以續負編輯責任乎？余以未便對博士知不可強，與磋商良久，乃決定以曾爲余助手一年之鄧心吾君代負此責。時已是十月之廿七八日。鄧君係以十一月一號接辦，以故第廿四卷第七號之真光雜誌應七月一號出版者，須延至十一月底方能補行出版。是時余已被大光報糾纏下港，後截事余不獲與聞。惟據鄧君函，七月份雜誌於十一月底出版後，承印人以有罷工糾察隊前往干涉，次號者遂不敢再接。今真光雜誌徵論本書局無復能自印，即全廣州市如許多印刷機關，亦無一敢代印。八至十三號，擬編爲合冊，託香港商務印書館印云云，美華書局事業，竟如其不能生存於國民政府所在地，言之亦殊可哀！

至本年二月中，當事以工潮解決無期，本局罷工工人，既次難無條件得罷工委員會許之復工，而本局此等事業，又非其他之牟利洋行比，且並與沙基案絕對無關，亦執不肯簽罷工委員會之約，山窮水盡，無路可行，只得聽其倒閉。但真光雜誌及主日學課本，則萬難停止不辦。於是董事會是時在滬會議，遂決將廣州東山之美華書局收張召頂，而移真光雜誌與主日學課本在滬編刊，託人代印，不再設印刷機關，此真光遷滬出版之所由也。

余之亦與俱來滬也，則以於三月底奉美華書局董事之函促，并承其示知今後之真光雜誌經由董事議決，言論紀載，概歸余全權辦理，時余已解除大光報職務，擬期旋里，接此，乃不得不打消歸意，如董事命來滬重理舊業，語詳本期「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筆政之原委」文中，在此不用贅敘。

抵滬之後，接廣州代理編輯鄧心吾君來函稱渠已編至第廿五卷第五號，囑我由第六號編起。第六號本應在六月份出版，而因中停四個月之故，第廿四卷第七號應去年七月一號出版者，既延至十一月底始獲補行出版，八九十合冊，托香港商務印書館代印，又本年二三月間始獲出版，十一二兩號合冊，及第廿五卷第一號與第二號，寄來上海，又四五月間始獲出版，第三號，六月中方發刊，第四第五號，則又須稍後一個月，故第六號出版如是之遲。（閱者注意，撰此時，猶未知要將四五六三號合刊，故云然。請參看四五六三號合刊說明。）此非關印刷之趕不及，而編者祇恃其一手一足之烈，八萬餘字一冊之真光雜誌，亦非歷廿餘日之長時間編之不竟，非同時能編竟三四冊，分付三四家排印可比。

况第六號既在滬編刊，亦非得第五號編刺之稿自廣州寄到，不能遽發。慮第五號有未完稿，不稍待，不能與相銜接也。此皆其遲出之原因也。此冊出後，再一二期，當可以恢復原狀矣。

吾書至此，吾於國民政府及本局當事與東山一般領袖，均不無遺憾焉。沙基慘案，固祇宜單獨對英者也。日雖爲五卅之禍始，法雖於六二三日曾與同開砲，已在所可緩。而美則益不能以一水兵仇其全國。况美於此案發生後，其議員波拉氏覆胡漢民書，與其對華問題之正論，均表示同情於中國此次之愛國運動，并主張取消領事裁判權，與痛斥列強對華政策之不合。其政府與言論界，亦多持與波拉氏同樣之態度。此皆見之於廣州民國日報，固國民政府下人民所共獲快觀者也。然則美固仍是吾中國——尤其是國民政府——之好友也。而亦任人民以對英態度對之，加英罪名加之，雖在華美人言動，誠不無一二令吾華人不平之處，彼邦之移民局對華奇例，亦誠足令吾人切齒痛恨；而就大局設想，究不宜芥蒂此睚眦小怨，而多樹國敵，使彼既與我同情之政治領袖及人民代表，輿論代表，聞而灰心，則在粵國民政府下之美國人民事業，實宜加意保護，使不受此次工潮影響，予美國僑粵人民以好感，俾咸欣喜將所身受實惠，報告回國，以堅彼邦人遙爲我助之決心，方是正辦。而乃見不及此，一任人民之盲目肆擾，致服務中國廿餘年之美華書局亦因而歇業，令彼辦美華書局之美國人對吾國民政府攝收一極不良之影象於腦而去，甯非吾國民政府一極失策之事！吾爲此言，並非有所袒於美國人也。爲鞏固吾國民政府之國基計，爲圖收此慘案交涉之勝利計，對此均如有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也。

本局當事方面，論此事之如是無辜受累，其不應屈簽罷工委員會所交來之約固矣，然一念本書

局之艱難締造，已有廿六七年之歷史，卽小受屈辱，亦一種應付時勢之權宜手段，所損小而所全實大。况處在國民政府宇下，卽此政府未經得列強承認，或并不可以久，亦已是吾現時之地主，尊重地主，爲僑居人國者所共同應盡之義。罷工委員會，亦國民政府下之一部份主人也，其對我雖或過當，且甚至爲吾之敵，耶穌曰「敵爾者愛之」，尊重地主愛仇敵，一舉備兩善，而已之事業亦得以藉是而繼續興作，何樂而不爲。乃竟惟極端之是走，坐使此華南教會久著令譽之唯一偉大印刷事業，隳於一旦。在知者，或尙能體諒，謂我實受迫罷業；在不知者，將不難議我以強國民蔑視弱國民，咎由自取。事敗而名復不美，甚非所以自愛之道也。

東山一般領袖，皆駐粵本會教士所傾心信任者也；假使亦同有愛書局之心，不忍坐視其因是墜者，力爭未必無效。况此一班領袖，素以善爭著，前此爲反對取消華人所自辦之培正女校事，對美差會派來之總幹事李博士，且嘗力爭至獲最後之勝利而止；矧今日係爲美差會事業爭生存，旁徵曲喻，繼之以嚴正堅決之最後警告，當無不能令其回心容納之理。而竟皆游移其詞，不肯盡力獻替，雖中間會遁而由諸領袖出與本書局當事商議，擬籌三萬六千金向之承頂，將書局全讓與中國人辦理，改名爲南中書局，經已得雙方允諾，將行開工，工人亦已允一一復工，隨復因某一問題（工人方面）垂成復敗，假使肯盡力懇憑簽約與罷工委員會，當可以不用多費周折，而早已恢復原狀也。今若此，誠不能謂非諸領袖無明瞭態度，斬截言論，以督促彼從權應付所貽之咎也！

雖然，萬事沓來，無非益諸愛上帝者。上帝或已俯念廣州東山美華書局年虧本如是之鉅，太不經

濟，早應改弦易轍；祇因當事以係爲道犧牲，鏗而不舍，不易使之割棄，故使受六二三案之波累，并以昔日剛復法老耄剛復工會，迫令不得不拋撇此年虧鉅本之印刷事業，攜其結晶品而他徙。又或已俯念廣州非眞光發展地，上海爲全國交通中樞，人才薈萃，得助既易，推行亦比較利便，且在滬托人代印，亦不慮再受廣州工會之干涉，出版可得自由，而亦比自印精美，故使遷來上海。均未可定。誠如是也。則本書局當事當日之執不肯簽廣州罷工委員會交來之約，與東山諸領袖之不肯盡力勸簽此約，皆所以促成上帝之旨；而余前者因所處地位，不便抗爭，及後徙居香港，又無由督促諸領袖併力抗爭，亦皆有上帝之旨意存乎其中，不可違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一九二六，六，二五，

赤化是非談二則。一赤化的考證。著者月旦。其言曰：『山東人的赤化。孔子曰：赤之適齊也；齊爲今山東境；赤既適齊，則齊人必爲所化；是山東人的赤化。孟夫子之赤化。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所過者化；是孟子的赤化。漢高祖的赤化。高祖爲赤帝子，化而爲高祖；是漢高祖的赤化。漢張良的赤化。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必被赤松子所化；是張良的赤化。劉盆子的赤化。王莽時，劉盆子遇赤眉，遂由牧童而化爲天子；是劉盆子的赤化。』一赤化解著者拙（蓋反動派）。其言曰：『赤化二字，解釋不一；有謂赤膊叫化，謂之赤化，但受赤化者非乞丐；有謂赤條條地死了，謂之赤化，但受赤化者又非死人；其說皆不能成立。又有謂教人紅了心來殺人害人，紅了眼來劫財斂財，故謂之赤化之赤化，其說近似矣；而義猶晦。頃有某君來談，謂七青八黃九紫十赤，是業金之人的秘訣。蓋以石考金，七成則呈青色；八成黃色；九成紫色；十成足金則呈赤色；故云十足赤金。現在受赤化之人，不啻七青八黃，只要有十赤那件東西，就被他輕化了，所以謂之赤化。或然。』前一則忘所出，後一則見獨立報，而皆屬滑稽之談。不過有左右袒之別而已。

本誌本卷四五六三號合刊說明

亦鏡

記者抵滬之日，本擬即將該一月份（五月）本誌，趕速編刊。嗣接廣州代理編輯鄧心吾君函稱：「悟接任真光工作，自廿四卷八至十及十一至十二兩合號，以至第廿五卷一二三四五等號，均經編就。八至十合號已印發；十一至十二合號，及廿五卷一二號，已在排印中；三四五等號，亦於近日先後交寄。」念鄧君既編至五號，我應從第六號接起，此在拙著「真光遷滬出版之因由」文中，已詳言之矣。乃自第三號稿到滬後，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總不見有四五兩號稿寄來！此間又非先見第五號稿，不能接發第六號。焦灼萬分！比七月中滙博士至，余亟向之索鄧君所已編就之第四第五兩號稿，竟答曰：「無之！余思此或是鄧君未經編就，其云『三四五等號亦於近日先後交寄』者，特於交三號稿日，提前帶說耳。然剩稿則已由滙君帶來；母該兩號稿，尚在東山守空局之黎良玉君手，忘交滙君耶？時促不獲去函詢問，只得於六號前加編兩號，爲四五六三號合刊，趕先交印刷館排印。鄧君所編之四五兩號，如誠是尚在黎君手，俟其補寄到滬日，除更易一部分有時間性者外，移作七八或八九兩號稿用是已。」

合說明。

再拙著「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雜誌筆政之原委」一文，初嫌其過長，本已擬用五號字，分期登在六七八三號本誌之下半冊，免被多估篇幅。閱者版嗣以本期既四五六三號合刊，頁數較單冊爲多，而此一長文，又係敘述余一年來與閱者作別及重逢之所經過，乘此機會取與上二文在篇首作一次登出，俾閱者獲同時詳知茲事之究竟，當亦愛真光及愛記者諸君之所許也。

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眞光雜誌筆政之原委

(可作大光報改組後五個月之歷史看)

亦鏡

瑣瑣碎碎 順序直寫

人或嫌贅 實尙略也

大光報爲一種教會中人所辦之日報，在香港中環善慶街大光印務有限公司印行，余十年前卸眞光職，旅居香港時，固亦嘗廁身其中。今由本書局再版印行之大光破暗集，卽其時在大光報與國是報筆戰收功後之紀念品也。

筆戰旣報罷，我便退日報職，而改作他項文字布道事業。尋復返眞光。

民國十四年十月，大光董事主席王國璇先生及其他數董事，以近日爲大光報事，曾感受多種痛苦，欲亟將大光編輯部重新改組，而改用基督徒爲編輯。意極堅決。

會是時，余因六月二十三沙基慘殺案發生，苦不便在美華書局所出之眞光雜誌發抒對英公論，已宣告與眞光脫離關係，而在外鬻書爲活。王先生知之，派大光報督印人葉成君赴廣州促余下。時余爲六二三案之餘憤尙未息，驟聞是命，幾掩耳欲疾走，語葉君曰：

「眞光我且不干，爲不便在其內發抒對英公論也；大光雖教會中華人所辦，而設在英國人轄治之香港，益無使華人發抒對英公論之餘地，我萬不能往。子如必欲我往，請先歸語董事，問能否請

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及來滬重主眞光雜誌筆政之原委

准港政府許我自由發抒對英公論，能則俟領獲此種特許券，交到我手，我始肯往。否則不用再以此相聒。

葉君是時亦卒爲我此一席有力之話所戰勝而退，私心方竊喜；無何葉君復自港來，并運動取消大光入口禁。緣前者大光因登載不滿孫先生處置商團事，對政府中人物亦多所搭擊，觸怒粵政府，曾被粵政府嚴令禁止入口，至是已一年有餘也。

葉君既一面運動取消此禁令，復一面到余寓糾纏，余一以前語堅拒。且告以我無辦日報才具，大光編輯部必欲改組者，必欲改用基督徒爲編輯者，據我所知，惟梁均默先生足以當之。梁先生現在國民政府秘書處當職，子盍往求之？葉君曰：我亦經注意此公，惟我意須兩者俱得，故不肯捨子。既而葉君又來告：梁先生不能去政府職，子既賦閒在此，曷不體王先生之誠意，而勉應其請，以一慰其渴懷？余曰：梁先生不往，我益不能往，微論香港地非今日之我所應到也，以一不諳世故不解作普通日報文論之人，主普通日報筆政，則亦已知孟子所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未幾，葉君又偕梁均默來寓相勸，均默利口辯詞，於無可解說的去處，亦說得頭頭是道。語余曰：真光在中國轄境出版，對於此慘案，亦不便發抒公論，子之不幹，宜也。大光設英人轄境，當然不容有評議此慘案之言論自由，此一層不能相提並論，惟大光爲基督教機關，今因無基督徒在內主持，弄到名與實如此乖違，主之名亦常常因之受謗，實萬非吾人所能坐視。况乎本年之基督誕節，去今已爲期不遠，彼反基督教者，經聲稱要於本屆之「非基督教週」內作一空前劇烈之示威運動，廣州市各日報又必

遍登載彼非教者之文字，並無其一可藉爲基督徒之言論機關；全國之大，祇香港大光一家，是吾輩教會中人所辦，而又非信徒主持筆政；對方則幾乎全國言論界皆其喉舌，已則并此一家亦暗不能言；不出而維持，亦不啻自關其口，而默認對方所加諸罪名之俱當。即使有單張小報或雜誌可登載反攻文字，而遇始一出，旬始一出，或月始一出，應付既嫌濡滯，又不能普及對方各界，何如與普通日報同性質之大光報，一經取消入口禁，即可以源源輸入廣州市，與各界相見，對方之攻擊即極劇烈，吾立有相當文字在次日登出向各界解釋，亦不致盡爲所蒙。苟幸而因此得雙方覺悟，雙方諒解且不特能消滅非教謬見而已，并可以進而攜手作愛國的一致行動。何美如之！余頗無以難，而未敢許諾也。

既而又有某某數君來相懇，持說與均默大致相類。余曰：僅爲此一着，余固不敢却，但究竟非辦日報材料，如大光報但要余擔任關於宗教言論，餘悉仍其舊，或亦不妨應命。某君曰：子之言亦殊是，然彼內部既已弄到如此，此間政府對於大光報取消禁止入口令之請求，又因人的問題，萬難答允，但添聘記者而不易人，在董事方面何如，吾不敢知，在政府則決難希望其肯取消禁令，既不取消禁令，子去亦無益，以雖在『非基督教週』內有所發揮，而進不得口，對方亦無從獲閱也。余爲此問題，不安於心者數日，以既不欲取他人職而代之，而責以恢復其爲基督教機關，又義不容辭，且已去『非基督教週』不遠，亦時不可失，正不知如何而可！

最後語均默曰：此去但責對『非基督教週』有所效力，如前者對待國是報，然我當往，但非教週爲時有限，而與普通日報同性質之大光報，又未便日日以基督教理向人羣絮聒，作論政治及論其他

文字，我又未嘗學問，且性亦不近，爲之奈何？時葉君亦在座，余并告葉君曰：必欲我去者，我除遇宜撰論宗教文之時間外，祇擔任校對而已，不敢負撰述責任。均默從旁贊助曰：即答應渠以校對名義就職，而別聘一能文者爲之助。葉君亦喜躍以應曰：可。於是即由均默君薦聘白鶴洞協和神學生興甯陳仲章君擔任撰述，以十一月廿八號同搭廣九車至港。葉君之目的達，而余之苦杯亦於以到唇矣。

大光之原編輯某先生，余固曾於民六在大光報與共事數月，知其人甚有才。以文字論，余卽駕駛飛機亦追之不及，極不願以余代其職，故至港後，曾擬質所藏古名書畫自給，友人亦已有允代作介者。滿擬能質得千數百金，卽可不受大光職，而別作文字布道生活。萬一大光必須我登場，我亦祇允爲義務編輯，名譽編輯，而不受其薪水。卽辦得極不妥當，罪亦較受薪輕。而無如事與願違，所謀不遂，某先生以十二月十一號晚編竟十二號之新聞後退職，余與仲章君卽須於是夕接辦，至十五號夕，卽爲正式之改組，由均默君代草一改組宣言，在十六號發表，報面亦皇然加印『編輯人亦鏡』五字於其上，吁可笑哉！

報面加編輯人姓名，爲前此大光報所無者也。葉君強令加，乃不得已加焉。葉君初尙係囑加『總編輯張亦鏡』六字，余詰之曰：前者某先生爲總編輯八九年，何並不見報面上有此等字樣？葉君曰：渠可以用有此等字樣，爾來，則萬萬不可不有此字樣以示信於中外，使知大光報已由爾改組。余曰：既有我之啓事，尙不足以示信乎？葉君曰：啓事其暫，此字樣則常常在人眼簾，比較自有別。且係董事主席王先生之意，不可違。余曰：旣如此，則請去總去張，而曰『編輯人亦鏡』可矣。葉君不贊成去總，與我爭

良久，不能勝，卒如我言，倩一姓吳名瀾陵之同事寫付電版部鑄印。此余登場時創加「編輯人亦鏡」五字於報面之所由也。

而因所謀不遂之故，登場之後，自不得不受薪。董事所定之薪水，余每月一百六十，（此本不應提，因下有某省人某君一節事，故不得不提明於此。）仲章君八十，仲章君少年英俊，富新思想與新智識，而爲文亦甚敏捷，作論政治，論教育，論學術，論革命，論時事文字，洋洋數千言，援筆立就。且亦甚中肯，惟多以語體行之，港中閱者多粵人，粵語與語體文之語殊科，轉惟淺近之文言文，比較的易受歡迎，故董事恆以少作語體文相囑。文言文，則港中文人又似與內地文人異趣；內地自興學後，多接受新文化，文體亦競趨於新，以成其爲新時代文字，非守舊派所能望其項背。香港則各校漢文講席，仍多是八股出身，今已落伍之前清舉貢廩附或翰林進士主之。此輩頭腦極其腐舊，亦極爲頑固，一毫新的思想，新的智識，亦輸之不入，爲文必以入古作者室爲的，選字造句，務簡鍊而揣摩，讀之能令人搖頭擺腦，齒頰爲酥者，方是中看文字。學界然，報界亦然，且并一般讀者亦罔弗以是相繩。稍不能爾，或引用成語間有訛誤，便羣譁爲不通。仲章君爲新時代學者，對於此一點，自不免有百密一疎之處，則議者紛起矣。余知其然也，常預爲董事主席王國璇先生及編輯部監督（改組前爲某問題發生後設）張祝齡牧師告。稱其長并不諱其短。祝齡牧師明眼人，所見早與余相同。國璇先生，則恆自言以祝齡牧師爲眼鏡者也。既先入以余言，祝齡牧師亦嘗爲之作是言，其信任仲章君之心因益堅。仲章君亦甚富奮鬪精神，在編輯部所作工，恆比余多三之二。每夕至十打鐘前後，必促余歸寢曰：爾老人家可早些休息，未竟各事，可由

我後生人竟之。大光報改組後得不隕越，十九爲仲章君之力也。

余以習慣早起故，每晨甫黎明即醒，醒卽不能再睡，而須起而作事。夜間雖承仲章君敦促早歸，而亦不免有時須延至十一點以後或十二點以後始歸者。夜眠之時間既減少大半，又往往因勞神過度，心血枯燥，恆在床臥聽報時鐘響至三下仍不能寐，次早又甫黎明即被老習慣逐離臥榻。計港地是時黎明，恆在六打鐘前後，以三打鐘響罷卽入寐而論，睡至六點，亦不過三句鐘久而已。人須有八句鐘時間睡眠方足者也，而顧僅三句鐘焉，且常常十數日而如是焉，困憊亦烏復能支！余因是嘗打電話告知故人尹文楷醫士，尹醫士爲大光創辦人，知余最深，亦愛余獨摯，十年前嘗謂余不宜以寶貴時光耗之於日報，今日亦仍持是議。接余電，答曰：我固知爾不適於推此苦，前嘗與國璇先生力爭，惜不見聽，今當代設法挽救。余謝其厚愛，詎再電告國璇先生，并說知不能再繼續幹下去，請許我即日退職。國璇先生大不謂然。答余曰：大光報方幸得爾來，獲成功改組，乃爾不旬日而即走，不懼其（大光報）死乎！子誠去者，我亦卽收手不辦；子忍聽大光之死，則亦已矣。萬有一不忍者，我願爾奮鬪下去。失眠之症，我嘗患之，以飲玉桂而愈；子是病，當亦可以玉桂治之。余不得已暫將走意打銷，而竭蹶將事。後承國璇先生惠贈玉桂一大枝，囑臨睡時依法泡飲。雖微見效，而早醒習慣之不易改也如故，然無可如何矣。

大光故有兩部份載各項雜著，曰『大光文藝』，曰『香海微波』。其中文字，小說類，多言情之作，餘亦大部份與人羣向下之心理相投契，既經改組，此兩欄文字，自不能不加以決擇，編輯部監督張視齡牧師，謂宜將『香海微波』改爲『真理』，而錄各名牧演詞及其他宗教著作實其中。『文藝』則留其

較莊重者，而去其涉狹斜者。余惟「真理」二字雖當，而不著報名，與「大光文藝」欄並列，似不甚相稱。憶佛典有「放大光明」一語，因提出以告同人，咸曰善。遂以「放大光明」名是欄，而取消舊日之「香海微波」四字焉。

既如是，則前編輯所交下之「香海微波」與「大光文藝」兩欄稿，自然有許多不適於改組後之大光用，不能不由新編輯別覓其適者。葉君前在省，固曾於聘任仲章君外，兼聘其同學黃石李鏡池胡警雲三君，爲駐省撰述。然是時三君所投到之稿，却未數分布，又不能不由編輯人自行籌備。編輯人編輯新聞稿件，及自撰一二短文，雖經聲明不擔任撰述，登場後，却不便徒作伴食。驚下如余，已耗盡我一日時間，勢難復多撰其他雜件，以實此兩欄篇幅。則擇取一二舊作以補其缺，亦屬不得已之事。拙著「太上老君與余友山左侯述」先譯之托爾斯泰小說，固甚適此兩欄用者。惜余無三首六臂，不能將已印之稿，重新手鈔一過，當是新著，且亦不喜作僞，徑以印稿付刊。發表後，在不知其爲舊作者，如監督祝齡牧師，見太上老君係用五號字印，且嘗語余曰：此等重要著作，須印四號字，較便老年人閱讀。培道聯愛會總幹事魯翥翔君，關於此一文，亦嘗詢余曰：太上老君將來應否在大光報印單行本出售？因我見其要，嘗按日剪存，後忽有一二日忘剪，而報亦已失所在，將來有專書出者，我今可不剪也。又滇中南洋烟草公司某君（忘其姓名）讀「大光文藝」欄侯譯托氏小說，亦深爲讚賞，函稱亟欲獲窺其全豹。——凡此皆足以代表一般有心閱讀此兩種文字者之心理。而本社司理室及校讎某君，則咸謂爲舊物，而抱憾本報此兩欄之無材料，此則余不肯作僞之咎也。

港中各日報，逢禮拜日必停出報紙一日，與廣州同。五卅後，乃添出一週刊。十二月二十日，爲大光改組後之第一個禮拜日，十八夕，司理先生語余曰：『明日爲禮拜六，須發禮拜日之週刊稿，週刊祇印一大張紙，比日報少三之二，電報新聞及廣告外，大約再由爾備四條字雜著，便可以將之塞滿。』四條字者，港中人語，稱報紙橫間之格爲條，大光報每版係間作六橫格，即六條字下。每條如係用五號字，可排作八十四行，行廿六字，計共有二千一百餘字。用四號字，則祇能排作六十九行，行二十字，計共有一千三百餘字，四條但計四號字，亦已逾五千字。（均係計密行，疎行不及此數。）余以爲向例已係如此，承司理先生命，立於十九號禮拜六日，在寓草『禮拜日之解釋』一，『太平天國時代之禮拜日』一，『方言瑣辯』一，『軒渠錄』一，計已及五千字，晚膳後，即攜往報館發刊。次一期週刊亦如之。嗣有知其事者語人曰：大光司理真不怕磨死張亦鏡，改組前之週刊，恆并百數十字之短評而無之，今乃要渠出至五千字……余則以週刊有如許多地方予我迴旋，正我『已達達人』之絕好機會，而轉認司理先生之是有心贊助基督教的文字宣傳之好同事。厥後有友人戒我宜自顧生命，禁止我多發週刊稿，於是四條字之命，乃以漸無形取消。

又：大光報爲基督徒所辦之日報，近年逢基督降生節，必出一種特刊曰：基督號，已五年於茲矣。前四期係裝訂成冊，如雜誌形式，由祝齡牧師編輯。本屆祝齡牧師因事忙不暇兼顧，囑卽由我編輯。期將屆，司理先生出一樣式，謂『此期基督號不及裝訂成冊，祇能印一大張隨報附派，一大張係分作四版，版各六條字，共二十四條字，於首版上半適中處，印一基督像，不必插他項圖畫。另除六條字地位印廣

告，餘俱登著作……」云云。余曰：「諾。按照上段所稱：用五號字排印，每條有八十四行；著作行數大密不雅觀，應加片排使略疎，作每條六十五行，廿四條共一千五百六十行。除基督像佔地八十一行，廣告佔地三百九十行，尚有一千零八十九行，近三萬字，亦已不少。於是撰『第五期基督號發刊詞』一，整理一九二四年基督降生節後『批評陳秋霖先生的論反基督教運動』一文，輯關於紀念基督降生事之『雜俎』一，另仲章君撰『略論基督教之內容與新意義』一，祝齡牧師撰『談說聖嬰』一，胡雲君投來之『聖聖相傳』一，譚希天君投來之『反基督教運動的來因』一，共七件，彙齊發工場排印，幸能恰恰塞滿一大張紙。雖其中不盡用五號字，亦不盡疎行，不恰符預算之字數；然以連夕失眠，困憊已不可名狀如余，加負此重軛，而仍能如司理命以處事，亦非人神之交助，不至是矣。况乎余之此來，全注重在對應付『非基督教週』有所貢獻，拙著『批評陳秋霖先生的論反基督教運動』一文，爲余對作反基督教運動者一種最持平最澈底之公道話，嶺南大學教授盧觀偉先生曾極口稱許，今得附同人各要著驥尾，於此一個『非基督教週』即基督降生節內，藉日報之力以散入廣港及國內外同文各界，使閱者獲覺悟對方所持論之若何差謬，則吾來港之目的已達，雖多受些兒編校之苦，亦奚足介意也乎。人或有不對當日如彼困憊之我，而責成如是辦理此基督號，（即不許多印美術圖版及……）爲有某一種作用於其間者，則亦未即上帝之所以成就人善願之旨而一深長思之也。

又『放大光明』『大光文藝』兩欄稿件，其始並未訂有徵求投稿簡章，祇靠所聘定之黃李胡三君在廣州擔任撰寄，及港中鄧爾雅譚荔垣兩先生繼續爲本報此兩欄之外記者而已，而稿恆患不足；及

簡章出後，聲明有酬金酌奉，稿便源源而來。初曾由司理先生定『放大光明』佔四條字地位，而間作五條，用五號字印；『大光文藝』亦佔四條字地位，依原度，用四號字印。兩欄佔地如是之多，材料亦比較他報豐富，且多是廣港各大學校有新智識富新思想之學者的著作，（廣如黃李胡港如趙金聲等。）非滿紙平康北里小說，及作女伶女招待起居注之報紙，所可同年而語。多載正足以促社會之改善。惟時擔任編發此兩欄稿者，爲某省人某君，語余曰：司理日囑發如是多稿，案所儲稿，何難於三數日登罄？登罄之後，苟無以爲繼，爲之奈何？余曰：不用作此慮，稿不足時，問我要就是，後因投稿者日衆，用之不竭，司理忽改命『放大光明』欄，減刊一條半；『大光文藝』欄，減刊一條。久之，又囑將『放大光明』欄減多一條，比前少一半；『大光文藝』欄，則以係四號字，不再減。此殆緣司理先生掌一社財政，多登投稿，須多發酬金，慮入不敷出，故不嫌如是數改耳。或疑其於投稿少時，囑多出，投稿多時，囑少出，又有某一種作用，想非知司理先生者之言也。

惟此中有一笑話。各方投稿，自撰者固多；鈔他人文以騙酬金者亦不少。我職司鑒定，見恆有似在早歲曾獲寓目者，有投稿人纔十七八歲，而其文之或風華典贍，或簡潔老到，非前代之老翰林不辨者；以其佳，又一時不能得其鈔襲證據，姑定甲等酬或乙等酬以與之。後接獲一稿，曰『東官王氏二孝子』，適余編『同居彙攷』，查考至明史孝義傳，瞥見歸鉞條，其結語爲『里人稱爲歸氏二孝子』，急觀其全文，與頃間投來之『東官王氏二孝子』正同。乃於三月十日發表此『歸氏二孝子』文於『放大光明』欄，於題下注數字曰：『頃接某君投一稿曰東官王氏二孝子，適讀明史孝義傳，見所載歸氏二

孝子事與某君所投稿正同敬錄出以示某君。望某君此後投稿，毋使其與古人暗合較好。嗣後遂不見有某君之稿投到，而他人稿之可疑者，則仍甚多也。然而卒獲售其欺，而無人斥爲舊物者何也？則以是寫稿而非印稿也。觀此，可悟余前此所發之『太上老君』與侯譯『托爾斯泰小說』，若交他人手，使重鈔寄來，本社非惟無敢言其舊，且轉樂出甲等酬以購之也。

上所言某省人某君，爲葉君自廣州聘來擔任校讎者也。余亦甚倚畀之，自前擔任發『放大光明』、『大光文藝』兩欄稿之吳瀟陵君辭職他往，余即以某君承其乏。某君辦事頗敏捷，亦頗耐勞，余與葉君均甚愛之。葉君并命兼負編『港聞』責任。月薪四十金。首一月發薪水日，某君至未及一個月，司理先生亦發足一個月薪水與之。某君曰：我未及一個月也，於是司理先生乃扣去數金。某君以語余，余曰：爾如此做，甚好，足表明吾輩爲基督徒者對錢財分文不苟，名譽及人格上，所得比萬金尤多。某君亦甚謂然。蓋某君固曾於近二年在廣州受水禮爲基督徒也。後某君又謂：我在廣州某公司，已月薪七十元，此才給我四十元，我所犧牲者已甚大；以大光報是教會事業，故樂辭多而受少。余曰：如此尤好。後有人言其在某公司受七十金事恐不確，余不忍疑也。久之，某君因大光報擬多聘一編稿員，月薪一百員，頗不悅。語余曰：爾爲總編輯，月薪一百六十元，陳先生八十元，我才四十元，已是第三階級，今又加一百元者在吾上，降我居第四階級，未免太卑視我矣。余思之亦良，是且已所受之數，亦未免比較的太相懸殊，時已近舊曆年底，我在大光報服務，亦將及兩個半月，覺除基督號一期外，所撰多無關教理文字，而根據新聞電報所爲論評，其有效之時間，至長亦祇得二十四點鐘，過此則成廢紙，供人用以包物，甚或今日

作一文以批評某段新聞，某通電報，明日新聞訪稿及電報到，又或稱前日所報者之不確，而前日所耗之精神悉歸於虛。念此等工夫，微論非我所能做，就令能之，且極優爲之，而以作廿餘年文字佈道之人，疲精神於此等去處，亦大大不值。時香港報界公社議取消週刊，大光董事主席王國璇先生，謂本報必須繼續出週刊，無週刊則無本報之生命，因本報爲基督徒所辦，每一禮拜，祇禮拜日之週刊一紙得發揮基督真理，餘日則完全與尋常日報相同。苟并此而無之，是直一尋常日報而已，惡在其爲基督教之機關也哉。故大光如必亦將週刊取消者，我王國璇寧願收手不辦。司理先生曰：王先生如因是不辦，肯收回爾之股本，則卽由我另招人承頂便是，我不能違衆也。余從旁解釋曰：公社既議將週刊取消，且經得各報一致表決，大光誠亦不能獨異。司理先生之主張從衆，宜也。王先生之決心繼續出週刊，以發揮基督真理，亦是辦大光報之基督徒一種重要使命，司理先生而苟已信仰基督，亦必深表贊同。今宜擬一折中辦法，將向日有新聞有電報之週刊從衆取消，而別出一種專講宗教之禮拜報，如此辦理，當不至與公社議案衝突。衆從之，至是余遂上書董事局，請准我解除日報編輯職，而辦理專講宗教之禮拜報，并請自舊曆丙寅三月始，將我之薪水，減至最低限度，至多五十金，我已足用，我當過對海賃一租較平之屋居住。董事得書集議，從半違半，責任許我卸去日報編輯，仍要我於辦理禮拜報外，兼擔任鑒定『放大光明』『大光文藝』兩欄稿件，月薪則祇允減去四十，仍存一百二十，未許我過對海住平屋。此舊曆年假期內事也。某君亦因是獲加薪至六十，而其願已稍足，不復有仍前之怨言矣。

我是時所辦之禮拜報，係定名爲『大光日曜』，以舊曆丙寅年假滿後之第二個禮拜正月十六

即新歷民國十五年二月廿八日出版。初日報中之『放大光明』欄，本幾乎全部俱是載說教文字，嗣嫌其太專門，由督印人葉君獻議，分一週爲七專日：禮拜一爲宗教日，載說宗教文字；禮拜二爲家庭日，載說家庭文字；禮拜三爲婦女兒童日，載說婦女兒童文字；禮拜四爲農工日，載說農工文字；禮拜五爲商人日，載說商人文字；禮拜六爲學生日，載說學生文字；禮拜日即直名禮拜日，載專講關於禮拜日事之文字，簡章——即上所謂徵求投稿簡章——發表後，廣州本報撰述員，不記是黃是李抑是胡，來函商量，謂此等辦法不甚妥善，誠能使各稿俱是簡短文字，可以一日盡者，無問題已；然一篇研究學理討論問題文字，實非僅千數百字可能暢所欲言，往往有長至萬數千字及數萬字者。以一萬數千字或數萬字長稿，而一次祇出其數百字，越七日始獲接續再出其數百字，則一長文動輒非一年或兩年不能罄，微論隔七日始獲見一面，人或已忘其前路是作何語，無興接閱其續稿，就令能強記，而須續一年或兩年始能竟其全文，亦鮮有如是之耐煩心者矣。嗚呼！不如以所分各類俱是於一日齊出，短者一日或兩日盡，長者日日有續稿予人閱，似比較的妥善一些。葉君亦謂然，遂於本年一月廿六號，即舊歷乙丑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如所議辦理。至舊歷年底，同人以說宗教文多長篇巨製，實不適於斷登於祇有一小部份地位之『放大光明』欄，宜以週刊爲尾闈，專出此一種文字，方有餘地予教會中喜以筆鎗墨砲與敵方周旋的英雄之用武。於是遂決議『放大光明』欄取消宗教一門，而移說宗教文字，盡量在週刊發表。此取消週刊議，王先生所以如是反對也。既單獨出一專講宗教之『大光日曜』與公社議決案無衝突，同業亦自無違言，而王先生及本報編輯部同人亦因之各得其心之所安，誠法之至善者已。

時『放大光明』欄宗教類尚有未完之件二：（一）廣州白鶴洞協和神學葉芬可譯兌維教授著『神之信仰』（二）香港大學直隸趙金聲譯『科學與宗教』均移在『大光日曜』續完之。故第一期即有兩篇無上文之譯著，可稱創例。又此『大光日曜』樣式，係由司理先生定，以半張新聞紙紙摺作八版，版各三條（解見上）條廿七行，行十九字，用四號字印，腳圈。除報名與廣告兩項所佔地位，實得七版，共五百六十七行，約每期須一萬零五百字左右。司理先生曰：此非同日報，不用訂投稿章程。於是『大光日曜』遂不比『放大光明』『大光文藝』兩欄有酬金奉投稿人，而投稿來『大光日曜』者，亦遠不逮投『放大光明』與『大光文藝』兩欄之踴躍。初數期，除葉趙二君未完稿及黃李胡三君與本港某數君撰投『放大光明』欄未登者外，來稿實絕少。余以性近於是，不計己之文字通與不通，見各稿中有宜與商量者，不惜連篇累牘，寫一萬數千言之長文以書其後。遇不敷時，并加撰數則雜俎或隨感錄以足之。亦尚幸能依期出版。

如是者約一月，因兼鑒定日報之『放大光明』『大光文藝』兩欄稿件故，須如常在編輯部工作，而所謂某省人某君，忽頻頻以盛氣相陵。余深訝之，私問仲章君此人何忽如是？勿論我在名義上尚是一個編輯，就令我為一執雜役之小廝，亦應假以詞色，方樂為用。仲章君曰：誠然。彼對我亦常常如是，吾惟一笑置之。後某君不知從何覺知我如是議彼，特到我寫字檯側，坐而告我曰：『張先生，請恕我往日之唐突，我是在軍政機關慣了的人，常持一種嚴肅的態度，我總司令嘗告我，逢人以笑臉相迎，是最可鄙的，故我守其教至今已成了習慣』云云。我亦效仲章君以一笑置之。所謂在軍政機關慣了的者，據

其自言蓋嘗於廣州某軍副官處當副官也。記其此副官名稱曾一度在大光報發生效力，合補叙於此。先是渠初至，所擔任校讎事務頗煩劇，而司理先生又常常立其後督責，渠甚厭之。一夕，渠至余前訴苦曰：我當此職，自然是要受人指揮，但祇宜受總編輯指揮，司理何人，而亦頻頻來指揮我，再如此者，我不肯幹矣。我慰以好語，囑且耐煩做下去，勿生氣。言已，司理適至，余立要求其請我出街消夜。（消夜二字，在粵語已成一個詞，謂夜深上館子找東西吃也。）渠引至瑞華園茶室，破其一兩圓港鈔，又醉又飽。余乘間言某君工作頗認真，亦頗耐勞，但向未經慣受此苦，因其前在廣州某軍副官處當副官，固一閒職也。并言仲章君亦世家子，其高祖某曾任河南彰德府知府，父某亦服官福建廿餘年，固世代書香，學有淵源，非來自農商各界之同樣畢業生比。惟少年學子，自始即建基於新時代之新教育之上，為文自不免側重新式。且學科繁複，求無涯之知於有涯之生，於舊體文一項，亦自不獲如曾受八股陶鑄之老學究之專門。故以舊眼孔觀仲章君文，恆多格格不相入。余行年已五十有五，不得謂非已舊，而以卅年來常好購閱新書之故，雖不能為新學子所為之文，而却能讀能賞能體諒。舊新俱優，實百（或千）不可得一，必以古文軌範律今後之報館記者文字，於但供未脫八股臭味之前清遺民閱讀，計誠得，其如時代之不許何！余聯帶言此，蓋以外間舊人對仲章君文，多所瑕疵，而司理先生亦不免為所搖惑也。事後，司理先生對兩君態度，據某省人某君言，已稍稍更易。此殆由司理先生之受善，而余所言之某一點，又或適與其平日所尊重者相符合，故呈此變態，亦未可定；然在某省人某君，則誠非有副官兩個字，不足以上結主知矣。

獨其所言之總司令，有識其人者語余曰：某總司令爲人實非常溫和，即對極卑賤之人，亦不見其曾呈何種可怕之惡相，某君言恐不盡可靠。余曰：即以可靠而論，吾輩爲基督徒，亦當守主訓過於守人之訓；主教我和平教我謙卑，不重要於教我對人要呈一種可怕之惡相之總司令之言乎？况已非在其總司令部，而在教人和平教人謙卑之基督的信徒之言論機關，亦已不適於再呈前者守所謂總司令訓而故裝之惡且傲之模樣於其間也。聞者咸謂然。一次余見其所編之華僑消息，有一段數千言長稿，續數日始盡者，內全是講國際問題，無隻字涉及華僑，因語之曰：華僑消息一欄，似須係僑居外國的中國人之事方可編入，講國際問題的新聞，非此欄材料也。渠即作色駁我曰：所以說你們廣東人沒有閱讀新聞的眼光，華僑是住在外國的，國際新聞也是來自外國的，怎麼不可以編在一起？余見其如此鹵莽，不說使覺悟，而長此不改，外間又只謂是總編輯所爲，因降低性情，柔聲下氣以曉之曰：華僑，比方是有安徽省人住在廣東，他們在本省者所出的報紙，採訪得安徽省僑粵的人的新聞，登在報上，方可說是皖僑消息；若祇是廣東和各省有關的事，而同編在皖僑消息之中，那就未免太過蒙混了。渠曰：這固然；但我這是從華僑方面得來的，怎麼不可是說華僑消息？余曰：既是從華僑方面得來的，怎麼不加某國華僑來訊字樣於其上，叫人明白？渠曰：我是剪自上海報的，怎好加某國華僑來訊等字樣於其上？余曰：這纔怪！你自己所說的話，前後不上三二句，就自己打起架子來了。老實說，這段新聞，就真是從華僑方面得來，也應別闢一欄或「世界要聞」或「國際要聞」載牠，不能作是華僑消息。渠至是乃無言，結果遂闢多一「國際要聞」一欄以容載此項新聞焉。憶此事發生前，葉君自廣州回，語余曰：此次在

廣州獲晤李鏡池君，渠問編文藝兩欄稿者爲何人，將渠輩所投的稿子多改壞了，余問某君曾改了何人之稿？某君曰：署名赤心的「不二價和大減價」。余囑取原稿一對，果然原文較委婉而有味，改的未免太粗率了。因戒某君此後勿輕改撰述員文字。同時某君又改了外間投來之一短文，因見不是文藝兩欄稿材料，乃抽出交仲章君，仲章君見所改不甚合，以示余，余先看其原文，次看改處，覺原文實一字亦不用改，所改反點金成鐵。爲悉恢復其原文字句，交還仲章君作時評發表。某君之對余，呈如彼之變態，母因此二事（指改赤心文與改某短文）不滿於心而然歟！然亦太不受善與無自知之明矣。

會時微聞外間有某派黨人來收買港中某某等報，大光報亦在彼運動中……適某日之廣州民國日報寄到，內有一段紀載，與余在港中所聞者恰相符合，慮此語萬一成爲事實，已雖是名譽編輯，亦不能謂一無關係，且亦無能力在此等漩渦中與人奮鬪，遂立於次日即三月十六號（舊歷二月初三日）上書辭職，請遴聘一人爲仲章君助，兼接辦「大光日曜」，并慮此辭職書在董事局或通之不過，辭仍無效，因并面告董事主席，謂我此辭職書是報告式而非請示式，可不待董事之覆准，而能自發生效力。於是即於十八號與編輯部告別，在寓辦未了手續，并拍賣笨重用具，冀可以輕裝葦書旋里。董事局書記編輯部監督祝齡牧師雖曾來函切責，謂我過於專斷，絕不許董事有商量之餘地，爲不近人情，而無如我何也。

在與編輯部告別之前一二日，司理先生知余將去職，至余前語余曰：大光報自經先生來將其改組，外埠見報面有「編輯人亦鏡」字樣，前已退閱者，亦紛紛匯銀來續購，日恆數起。今爾忽辭去，於營

業前途，恐不無多少影響。吾甚不願爾去，萬一爾必要去，未審爾之名允否不除。余曰：報面加編輯人姓名，在大光報實我來之後之創例，他報亦鮮有是者。我本極不願創是例，重違董事主席意，乃不得已而爲之。我不信此等字樣能使大光報營業發展，祇日使我顏甲耳。我即不去職，亦當要設法將其取消，既去，自無再留之於報面之理。然爾爲司理先生者及各董事，苟皆以爲去此於營業有影響，務要保留之，我亦不便過執，聽諸公公決而行便是。

告別之日，仲章君更多方慰留，語極懇摯，謂子母以某君一人之暴戾，并我亦捨棄。某君之狀雖如彼，其心之於子，當可信其必亦與同人一樣擁戴。……余曰：余之去，非某君個人之擁戴不擁戴問題，乃我自身應否在此等漩渦作自己不能奮鬪之奮鬪問題。子不嘗獲讀前某夕所接到有某段新聞於內之廣州民國日報乎？又不嘗獲見某夕某夕於十打鐘前後，熄燈躡履，應樓口『消夜』兩字之呼召，而董董大踏步下樓以去者爲何許人乎？仲章君曰：此不足慮，我必抱定我純潔正大之宗旨做去，必欲我變易論調者，以去就爭之。子斷宜留此以壯我之膽。余曰：我去志已決，萬不能再留。子宗旨堅定，我素所深信，膽亦不待人之壯而自壯。我今日之去，並不算是與子分手，我身雖去是，心仍在是，有子在大光一日，我必認爲大光之主人一日，不過在編輯部任職，非我所宜。且我之欲去，並不自今日始，子早已知之，今日特覺其別有一種力以驅之於後，乃下此決心耳。此力祇足以驅我，而不足以驅子，且將益以成子之名。願爾繼自今奮鬪到底，我必使關於子在大光事，辦到我可自謂心安無憾，乃去港。於是遂旋寓。尋與商聘助手事，物色得李君千里，遂薦之於董事，請其去函聘請。時已有陳君秋仿爲均默君薦來。

大光報擔任校對者，其人於舊文學頗有心得，再得千里來，當不患人才之不足用矣。久之，而其他關於仲章君及大光報前途各問題，亦以次得圓滿解決，余心甚獲慰。

茲合接敘余來滬重主真光事政之緣起。此事說來甚奇。先是余告別大光編輯之第三日，即三月廿一號（舊歷二月初八）之日，忽接前真光發行部主任，今東山兩廣浸會辦事所書記曾郁根君來函，稱東山頃哄傳先生已辭去大光報職，同時并開梅國芳先生言：美華書局董事會議，已一致通過將真光交先生全權辦理。并稱：此事於真光及教會前途甚關重要，囑我勿執拗不就。觀其函末所書月日，又即余告別大光編輯部之日，即三月十八號。其先提東山頃哄傳余已辭大光職也，蓋緣余於寫致大光報董事辭職書之頃，即并寫一函致廣州東山培正學校監督黃啓明先生，告知余已上書辭職，不日可葢書西上（余家在廣西，據珠江上游，故曰西上）。西上之日，必繞道廣州，將我前遺在東山不能盡帶來港之十數箱書，一并葢之旋里。其時必能在東山逗留一二十日，與諸舊遊暢敘契闊，并出在港所購董玄宰、雲林、小景、鄭板橋、竹與諸君鑒賞云云。函為十六號發，大約啓明先生接到後，即遍告東山諸知友，故能於十八號早為曾君所聞，而提之於致我之函中。惟所述董事局已通過交全權與我辦理真光事，余以未得董事方面消息，不無懷疑，因去函東山家立才牧師詢問。意以為：如董事局誠有此表決，則我前此之不便已去，當再無不可就之理由。且曾君函不於我在職時寫來，而恰恰於我告別編輯部之日寫來，其所言如果屬實，則余前數日辭大光職如彼斬截，又未始非冥冥中有自神來之一種力運乎其間也。函甫發，忽又接東山培正中學校長楊元勳先生一封掛號信，啓視為：

「亦鏡先生大鑒：別後殊深渴想。比維道體佳勝，慰如所頌。弟前承美華書局董事會招邀到滬敘集，會畢偕家人遊覽江南一帶名勝，頗覺愉快。業已回粵二旬矣。此次美華董事會議決將眞光遷滬，租賃寫字樓編輯人住宅各一所，及復敦聘先生爲該報編輯，所有該報言論紀載，及編輯部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均由先生全權辦理。惟經濟發行兩項，則由美華負責。經衆舉出李錦綸先生（上海滬大教授）及弟二人與執事妥爲接洽。惜弟旅滬時間短促，晤錦綸先生頗少。迨游罷歸滬，又值錦綸先生患病，匆匆南下，終於無緣一商，不勝悵悵。頃啓明先生出示尊札，藉悉先生有辭去大光職務及回里歎記（歎記二字，粵語，謂享安閒清福也）之消息，展誦之下，爲之惘然。竊念先生道德文章，爲世所仰，執筆傳道，歷有年所，每讀大著，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無任欽佩。際茲世衰道微，端資扶濟。凡宗王者，正宜共同努力，以挽狂瀾。息影衡廬，自計誠得。蒿目惡世，甯勿關心？茲者敦請回駕，實出公誠。懇請先生顧念教會事業，俯賜慨諾，以慰衆望。幸甚！幸甚！如何？敬候佳音。肅頌道安，不盡縷縷。弟楊元勳頓首。三月廿五日。」

余獲閱此函，始知茲事之原委。蓋楊先生與李錦綸先生爲美華書局之華董事，且與余較稔，故董事會推舉渠二人與余接洽也。余因再去函楊先生詳詢一切，得答，一一了解。其答函并敦促余早日赴滬，且稱本書局總理湛羅弼博士俟余期既定，渠必下港偕往，以資照料。同時得湛博士函，所言亦大致相同。立才牧師之覆函亦隨到，極言湛博士及各董事之誠意，余至是乃不得不改西上爲北上。

計議既定，即擬趁期來滬。時已是舊曆之二月底，大光董事主席王國璇先生聞是，知余於告別大

光編輯部後，忽得此出人意表之奇訊，以叩接其工作，亦自不便再作挽留語。惟稱千里未至，未應遽去，囑再留港一月，俟晤千里面，交代訖，然後行。此多留一月之薪水，我當囑司理照奉。而余又不得不如主席命，多留一月。但薪水，則我經函告司理，不用再給，我願白當義務至千里至之日止。并要求自三月（舊歷）始將報面「編輯人亦鏡」五字取消，以我已非當日報編輯，但辦一附屬之「日曜」及鑿定文藝兩欄稿，又久已不到編輯部，有其名而無其實，仍留此五字於報面，實極無意義也。司理爲我此合理之言所折，允悉如所請行，而我乃自是獲稍減疚心之事焉。

又我在大光數月，仍有應紀且極關重要者數事：香港之報紙，自去年六二三後，廣港兩方之空氣，非常緊張，港工既悉罷而集於廣，舟車之交通亦因而斷絕，是時之港報，幾悉無新聞可載。自廣九路華界有車自廣州通到深圳，港方外人之輪船，得恃有兵輪掩護，租界起卸，往來無碍，（華人商船，了無可恃，載有貨客，必爲廣方之罷工糾察隊分別沒收與制止，不許上岸，故在罷工期內，港中商務，惟華人損失最大。）廣方有人敢拚命帶來一報紙，可以供港報之剪載者，價值亦非常昂貴。曾有一次賣至廿五元港銀一張。此後或二十元，或十餘元，或八元七元五元不等，以帶者之難易而差。余至港時，亦仍賣五角一張。港政府知華人對各處慘案，於英人必無恕詞，極不欲有暴彼之惡之華報紙輸入港地，於港中各華報，亦取締綦嚴，一切新聞稿件，無論爲剪自外來報紙，爲各報專訪撰寄，必須送華民政務司署檢查員核准，始許登載。省報雖可以設法偷運偷買，而偷運者到港，一經爲佈在海濱輪船碼頭之差探（華人受港政府參養者）搜獲，必扭解法庭押候訊究，由各報認繳如干罰款，方獲省釋。如是者已不知

凡幾次。搜捕帶訪稿者亦然。一次司理先生至余寓，謂值緝局（？）本日兩點鐘要傳爾到去問話。時爲三月卅一號（舊歷二月十八日）余告別編輯部已十餘日。余問值緝局何故要傳我？司理先生曰：聞係因本報帶稿人李某，昨日被捕擊獄，於其身搜獲一函係寫葉成與爾兩人收者，內所言與香港治安有關，故要爾到案問明云云。余曰：既如此，我當往。司理先生曰：爾現且在寓暫候，俟鐘點到，我必來導爾同去。余曰：如此更好。比報時針將指正鐘面上之二字，司理先生至，曰：我意爾或不用去，我代爾去可矣。余曰：我之事，我何可避不到案。於是乃與之俱往。至則循環報之主任已先到，少頃，華僑報督印亦至。聽其所問之話，與資格較老之循環報所答，李某乃香港報界公社帶稿人，並不是單獨帶大光報一家之稿，且亦無致葉君與我之私函被其搜獲。是日由問話人（華人，余審其音尾，似係廣東東江之客籍人）代爲解決，謂此後爾各報之訪稿，不可由帶稿人送到公社或各家報館，概先送華民政務司署，由檢查員檢訖，始送與各報，較爲穩當。因此間差探，日以謀立功發財爲務，見可欺即欺，若送華民政務司署，彼見係官家公事，自不至再有此等糾紛發生云云。厥後即係照此而行。而李某亦於數日後訊結釋放。其須由各報認罰幾許款，則不復記憶矣。此一事也。

又一次，於四月二號（舊歷二月二十日）登一篇『一個農人家庭煞可憐的表現』文（首二兩段）於『放大光明』欄，著者爲唯情君，其文曰：

『一個肥胖的富翁，坐在一張搖椅上，春風滿面的和對面坐着的一個高鼻子先生談話。他們談得很起勁。可惜我不懂得法盧文字，沒有明白他們所說的是什麼話。後來那位富翁寫了一張一萬元

的支票給那位高鼻子先生，那位高鼻子先生便露著十二萬分的感激，鞠躬而去。後來我聞人說，「那天這位富翁，是捐一萬塊錢給某埠當局作某項的建築費。」

過了幾天，那個肥胖的富翁，又是同樣的坐在那張搖椅上面，可是那對面的人，却已另換了一個鵝衣百結的瘦漢子了！那瘦漢子瑟瑟縮縮低著頭，默不作聲地站着。春風滿面的富翁，這時的面孔，却濃罩一團怕人的怒氣，厲聲叱那漢子道：「我不打管你今年有沒有收穫，但是那三十塊的租錢，是少不得的。一星期內，要是還沒有銀子交來，你便打算着到衙門講話去！」那瘦漢子淚眼汪汪的，還是不絕地請求他寬限，大發慈悲，體念上天好生之德，憐憫他，把那三十塊錢的地租，劃歸下年計算。但那個富翁已不耐煩聽那些話，頭也不抬一抬，便入內去了一會，走進一個壯大的家丁來，捧了這一個瘦漢子出去……」

逾二日，即有華民政務司署傳簡（不能說是傳票，因其中措詞，謂係請之到署有所商量也。）到大光報館，傳總編輯去問話。我已告別編輯部，報館得傳簡，即由所謂某省人某君電請葉君往。葉君因未見該傳簡，不知是傳總編輯而非傳督印人，得電即徑往。至署，華民政務司忽又不接見，由其左右（華人）告知四月二號大光報「放大光明」欄所登之「一個農家庭煞可憐的表現」一文，內有「高鼻子先生」與「某埠當局」字樣，係有意詆毀英國人及香港政府，且未經送檢，而擅自發表，亦違近日新定報例，刻司憲已提向裁判署控告，爾大光報今惟有預備延律師（香港稱狀師）到庭與之辯論而已，無商量餘地矣。葉君返至余寓，以此事見告，余啞然失笑曰：「此等文字，何得謂是有意詆毀英國人及

香港政府「高鼻子先生」唯情君原文係作「異族人」我以基督徒不應有種族界域，因憶前者李耀霜先生在南洋辦蘇門答臘報，稱西人係悉稱「高鼻子先生」乃僻易其「異族人」爲「高鼻子先生」意與稱「隆準公」相同。吾中國向稱漢高帝爲「隆準公」不聞有人謂是詆毀漢高帝，今稱西人爲「高鼻子先生」何忽謂是詆毀英國人？「某埠當局」原文爲「當地政府」余嫌其太顯，故以此四字易之，益不含有詆毀意義。况就其原文之詞旨推勘，又並勿論「高鼻子先生」無實義可證之爲專指英國人也，「某埠當局」無實義可證之爲專指香港政府也，就以有而論，且卽是英國人及香港政府所獨有之別名而論，亦不能指之爲詆毀。何也？因其文意原祇謂某富翁旣如是慷慨，捨得捐一萬金與政府辦慈善，則農民因貧困來要求許其緩繳租金三十元，就豁免之，亦祇如拍壁落一微塵而已，並不算有若何之犧牲也。乃不惟不肯免，且不肯緩，務勒於一星期內清繳，否則要捉將官裏去，亦未免與其樂捐一萬金與政府辦慈善之心太相背馳矣。著者之用意如是而已，並無其他之言外意，烏從尋得出詆毀港政府的意思來？再嚴格論之，港政府而是有愛人之心者，當知辦慈善無要於周恤貧困，見治下有如是繼富不周急之不仁富人，且應查得其實據，將其人嚴加申飭，責令推其捐一萬金與政府辦慈善之仁量，以豁免貧農之欠租，方爲識大體，乃見不及此，反以登載此文之報紙爲詆毀其政府，眞莫名其妙也。葉君曰：此都緣該稿未送檢，故至是爾。余曰：何司發稿者不送檢，而故陷其阱？况不送檢是一事，詆毀政府是又一事，不能以不送檢，而吹毛求疵，就其文指摘一二無關痛癢字句，故人人以他項較重要之罪名。葉君曰：此尙有何說，今後祇有緊記無論何一種稿件，皆送呈華民政務司署檢准，然後發刊是

己。

後，此案於四月十四號傳訊，大光報延某律師辯護，承審官問繙譯員（華人）該段文字是作何語？該員照譯訖，解曰：「一個肥胖的富翁，係指一個華人之有錢者；『高鼻子先生』係指英國人；『某埠當局』係指香港政府；『那天這位富翁是捐一萬塊錢給某埠當局，作某項的建築費』係謂中國富人捐錢與香港政府辦慈善之不合。承審官曰：如此，是犯『排外』罪，應罰一百金。律師亦遂不置辯，而此案以胡塗了結。（聞律師費要三十餘金，大光此次共損失一百三十餘金。）惜開審日，不并傳我到，祇由所延之律師負責。藉非然者，我必當據理與力爭也。雖然，以羣目爲『媚外』之基督徒，竟能於外人之勢力圈內，以『排外』受外人之罰，亦一極榮耀事。僅區區獻百尊番佛，遂足爲獲得此榮譽之代價，是何等便宜哉！

茲合插敘檢查報稿之檢查員一段事於此。所謂檢查員者，皆廣東人，而受雇於香港之政府者也。其心必須與港中英人同其好惡者，方足以負斯重任。人數大約總有四五名之譜。見解恆不一致。有時送甲檢查員檢，不准；重鈔而改送乙檢查員檢，或准；若乙檢查員檢亦不准，再重抄而送丙檢查員檢，或准。既經檢准，任該稿如何與港政府抵觸，（檢查員因稿多疏忽，往往而有。）亦可以平安無事。記余曾以吳梓瑞君『上美總統請協助廢除不平等條約書』及陳瑾瑜君譯 Dr. G. L. Cady 著之『基督教的種族問題觀』送華民政務司署檢准登載。吳君文內有

『列強如英如日，屢出其文明之槍砲，演其慘無人道之悲劇。』

「世界何國敢自認完善無疵？而竟視中華若穢物！是否以基督教勃興之英吉利，至得志後，即可置救世主愛鄰如己之言於不顧！」

語。（英字英吉利字被抹去，印時以口代。）陳君譯 D.R.G. L. Cady 文，內有：

「有人以爲，某一種民族，具有一種固有的權利，可以去剝奪其他民族，可以不把他們當作人看待。……」

「五百兆黃人，四百五十兆棕種人，一百五十兆黑種人，如今都正在向白種人挑戰；白種人僅占世界人口之三分之一，然而他們偏想要統治這地面上十分之十的人類！」

「俄喀瑪伯爵 Count Okuma 說得好：一切的人類，都是站在水平線上的，並無高低貴賤之別；亞洲人和歐洲人，有一樣的權利，歐洲人是人，亞洲人也是人，因此歐洲人若想去克制亞洲人，可以說是毫無理由的事！」

語。發表後，外間閱者之感想何如，不得知；本社營業部同人，則咸爲本報前途危。謂前者中國新聞報之遭封禁，卽是因發表類此之文字，大光亦爾，豈有幸乎！而不知其已爲檢查員檢准，可無庸再作此杞憂也。

至此二文知送檢，唯情君之一個農人家庭煞可憐的表現，不知送檢，亦是我之疎忽。我是時（發表唯情君此文時）固已告別編輯部許久，且亦已準備來滬，但仍擔負鑒定文藝兩欄稿責任。尋常遇有稍激烈文字，必於其篇末書數字曰「此文宜送檢」以歸之。司發文藝兩欄稿者見是，自必知送檢。

其所以有書有不書者，以港政府祇注重新聞稿件及時事論評，文藝欄文字，則向持放任主義。謂是係一般文人俱樂部所發表，不過是一些風月文章，無關政治，可不用過問。洎登刊到繆肇煌君筆記華爾德博士演講之「工業主義的倫理」，詞旨與彼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有所抵觸，被華民政務司傳問。（時係三月五日）勒令將未完稿取消後，對凡與港政府現行政制有違迕之言論，無論為譯為著，概必送呈華民政務司署檢准，然後敢發刊。唯情君此文，我以為祇諷刺一個曾捐巨金與政府辦慈善而不許貧農緩繳地租至斷送其生命之富翁之不仁而已，於港政府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並不含有反對意思，不送檢或亦不至得罪，故不曾書囑送檢。誰知即碰大釘，然因此得港政府肇錫大光報以「排外」嘉名，又未始非我張亦鏡此疎忽兩個字所立之功也。（值得豎牌坊紀念）

關於此一事，尚有一笑話：某省人某君，固司發此兩欄稿者也。事發後，同人多咎某君不送檢，某君曰：此是由總編輯鑒定發下，他既不叫我送檢，我怎麼敢擅自送檢？要是為此一層要傳我訊究，我一定不到案。這完全是總編輯的事，該總編輯自己負責。適事前曾有一文，題曰「勞工神聖」，為廖其銘君投來，文係注重在要使為勞工者知體認神聖兩個字，勿得有越軌舉動，以貶損其價值，全篇均作得甚好，余經定甲等酬，交某君編刊。某君見其題，語我曰：此恐不能在大光報發表。如必要發表，亦必須經檢査員檢准然後可。余與仲章君皆力主不用送檢，某君執不聽，卒由渠湍足送檢，果不准。衆咸服其先見。至是，衆即舉此事以詰之曰：你既曰總編輯不叫你送檢，你便不敢擅自送檢，何以前此廖其銘之「勞工神聖」總編輯與仲章先生俱力主不用送檢，你偏偏拗要送檢？可見送檢不送檢之權完全在爾，不

能以既發生問題，遂卸之於人也。渠聞是乃無言，然終不任受咎，而余亦幸賴其不任受咎故，得全居獲此「排外」榮譽之大功。且前者本書局總理馮博士聞余既就大光聘，逢人聲擊余之矛盾，謂香港係你張某人所反對之帝國主義者之屬地，你既謂在真光不便攻擊帝國主義者，今何以反託庇帝國主義者之字下？又去歲新歷年底時，因登載一紀載罷工糾察隊事實，被廣州罷工工人派傳單攻擊，謂大光報為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之報，應重行禁止入口。今得由我而使大光報獲得此「排外」榮譽，則馮博士之惑以解，而攻擊大光報為帝國主義走狗報者之言，亦不辯而自知其誣，真一舉而數善備哉。

所異，港政府既以「排外」罪名罰大光報一百金，英文報已詳載，華文報則一字亦不許載，本報雖照譯英文報送檢，苦求照准發表以解人之惑，亦迄不准。事後并有政紳兩界要人到本社查問，由葉成君解答，答訖將彼此問答之詞，詮次作代論發表，關於被罰一百金之一大段答問，亦復被檢查員抽去，不准登載。吾誠不知港政府其視罰大光報一百金一事為當乎？為不當乎？當則何懼人知不當，則何苦要做不當事以自疚其良心？真解人難索也。此又一事也。

在此，猶有一要事當補記。當茲事——被罰一百金事——發生之後六日，為四月二十號之日，余已拍賣盡在港所置用具，寄居從弟文照寓，準備自千里至即赴滬。忽仲章君與葉成君相將至余寓，仲章君曰：編輯部昨夕已發生事變，今夕若仍有某人（即所謂某省人某君）在編輯部者，我必不敢再回去辦事。余急問何故，仲章君曰：昨夕某人剪一段新聞稿，葉先生以原題簡而不括，擬加多數字，時某人已外出，囑我加。我用自來水筆加訖，放回其案上。渠返，見之，適晚膳時至，渠甫入席，即擲箸拍

案大罵曰：「三代不讀書的忘八蛋，那麼不通，敢妄加字在我所剪的新聞題目之上！——若是在廣州地面，就一定會你一拳我一刀，你一刀我一槍……」我（仲章君自稱）語之曰：「先生何必這樣動氣！你不是基督徒嗎？渠聽見基督徒三字，遂立收口不罵。飯罷，自己在涼臺上踱來踱去，曰：『哼！基督徒！哼！基督徒！……』今我思彼既發出如是惡聲，且昨夕食時之所罵，又明明係罵我，因彼認識我字跡，知其字係我所加，故特特向我發氣。况彼又剛從軍隊中出來未久，殺人放火之事，能坐而言必能起而行。雖經於年前皈依基督，而人格未澈底改造，難保其不卽於香港地實行其一刀一槍之語。我懼之，故特往投訴董事主席及書記，並順道來告知子。仲章君言畢，葉君亦起而言曰：『我又另是一事。昨夕港聞稿到，內有兩段係同紋一事，而爲兩個訪員投來者，一詳一畧，詳者較爲重要，余因簽名於詳者之一紙，請其照發，其略者則按而棄之於篋。詎今早見報，某段港聞，乃余所按棄於字紙者，我經簽名請登之一段，反遭渠按棄於字紙篋，此豈不明明是要與我葉某作對。夫我葉某固大光報之督印人也。督印簽名請印且無效，萬一有與大光報宗旨違反者，或更能令大光報重復爲某一派武人之機關者，而亦如是專擅，我尙何敢負此督印責任？我爲保全大光報今後之令譽計，經由電話筒請其卽日離職。亦經告知董事書記。今合來告知子云云。余聽畢二君語，嘆曰：『某君之性格，何總總不曉改變，真是一件憾事。』葉君曰：『適祝齡牧師對我言：『某人之惡，全是爾張亦鏡異懦之氣所養成，假使爾不若是，彼對爾固不敢輕易陵犯，而亦無今日之事。余不知所答。』頃之司理先生亦至，問陳葉二君，昨夕究因何事而弄至如此？我適從報館來，見渠（某君）自三樓編輯部搬其行李至我二樓司理室，謂葉成打電話來，勒其卽日離

職，我訝曰：葉成鳥有權辭爾……葉君聞「葉成鳥有權辭爾」語，不待其詞之畢，即將此事之真相，原原本本，爲司理告。司理無言。繼由仲章君將關於己一方面事，答其適問之間。且言渠平日極藐視我，我總優容之，不期其昨夕弄至如此之凶。司理曰：誠然。渠常常在人前道爾之短，而自炫其長。今事已至此，無可挽救，頃聞渠曾到祝齡牧師處辭職，今由董事覆一函准其辭便是。隨囑余今夕再到編輯部一整理渠所遺文藝兩欄稿，交陳秋仿先生代行編發以待千里至。仲章君及葉君亦如是言，余乃不得再到編輯部視事。時余告別編輯部已一個月零三日矣。滿擬月底可來滬，而接千里電，稱須俟五月第一次船開行，始能附之內渡。蓋是時千里係在南洋古達埠監督會之神學校當教授也。余因濞博士已有約，準月底下港招我一同赴滬，今千里既不能於四月內返至港，應函告濞博士展赴滬期。濞博士適至，改約五月十一號附法國郵船渡滬。并由我訂明，千里如能於五月八九號到，則十號早必有電告知博士。十號早無我電到，則是未獲與千里晤，又須再展期。博士曰：諾。詎至十一號千里猶未到，十二號濞博士又來港，問曰：爾所薦之替人到未？余曰：未也。博士曰：不可以在此久候矣，十四號有坎拿大皇后船開行，我願爾於是日附之以往矣。余念千里儘可於此一二日返至港，諾之。豈知十二夕不見千里到，十三號，盡一日二十四點鐘，仍不見千里到，以爲無與千里會面緣矣。因自咎早知久候仍不獲與晤，不如即於四月底成行之爲愈。乃十四號早忽接祝齡牧師端足送來一函，謂頃接千里自三合棧旅館打來電話，稱渠已於今早七時到，我經電知陳仲章請其往接，今想已在青年會，爾可往一晤。余大喜，準擬早膳畢，即往晤。而千里與仲章兩君忽聯翩至。時董事主席王國璇先生已先到送別。頃之祝齡牧師及

葉成君亦相繼至。祝齡牧師曰：此正所謂

『有緣千里來相會』

相與大歡笑。而千里適攜兩鹿角製掛衣具歸贈，余欲曰：『千里送毫毛，物輕人義重，今千里送鹿角，則物並人義重矣。』以有人搶先言他事，而此語遂復從口邊收回，并謝語未道焉。

比十一打鐘響，衆以余搭船時至，遂一同從堅道從弟文照寓出，余以行李已先一日送置船中行李艙。獲優游暇豫，與諸君緩步徐行，道今後大光進行事。途中，祝齡牧師以公冗至堅道路口，遂相與珍重話別。國璇先生則偕行至山麓電車路，始返其國民銀行辦事。千里仲章葉成三君，及從弟文照與龐德恩女士，則直送至船中。其少許隨身篋筒，則由浸信會堂雜役鍾生君攜送。均極可感。船係是日十二打鐘開行。至船約尚有半打鐘時間，與仲章千里葉成三君敘話。開船鑼響，乃別。聞是日東山家立才牧師亦曾踵至相送，以船過大，尋不獲余之房位，興盡而歸。立才牧師此來，曾與余在港盤桓數日，并出所謂某省人某君致渠函相示。函中有『張亦鏡及陳仲章葉敢成三人離棄基督，妄用職權，排我而去』語，立才及一般識我與知此事原委者見之，咸詫爲奇聞。而以己卸職月餘，且已除名停薪之過去總編輯，仍有職權之可妄用，尤爲奇之奇。加以剛得『排外』名，又得『離棄基督』名，『排外』名係得之於帝國主義者，『離棄基督』名係得之於動輒誣有學之同事（仲章君）爲不通者，我均覺得非常之榮幸。非常之有價值。故附誌於此，以誇示吾此次屈居香港數月之不虛焉。

船既動輪，行兩晝夜抵滬，時爲五月之十六號。以湛博士在開行前曾電知駐滬浸會書局辦事威

林士牧師故船甫泊岸，即承威牧師及旅滬廣東浸會劉粵聲牧師與書局司理劉壯先生……來船接引，并照料行李，隨由兩劉先生雇汽車導往南京路東亞大旅館暫住。三宿，遷北四川路白保羅路廣東浸會劉牧師寓。又三宿，入自賃屋白保羅路南康里二號居住。此數日，劉牧爲余擇賃房舍事，購置用具事，汗喘奔走，非常忙碌。師母及其所雇女僕名阿基者，招待客旅，亦非常周到。余與內子皆感不去心，嘖嘖稱難得焉。

舍館既定，湛博士遂再返粵清理美華書局未了手續，約須一二月後，方能移家來滬。真光雜誌事，接代理編輯鄧心吾君自廣州來函稱渠已編至第廿五卷第五號，即本年五月份者。則余在滬接辦，自應從本年六月份者起。此余在大光報數月及來滬重主真光筆政之原委也。因中多應紀事，故不嫌辭費，而述之如右。

一九二六，六，三〇。脫稿於上海北四川路白保羅路南康里寓廬。

歐根之哲學 歐根之哲學，實含宗教的臭味。謂人必參與於精神生活，始能發揮人類之本性，而此精神的生命者，超越於人類以上，同時亦潛伏於人類之內。此潛伏於人類以內之精神的生命之活動，即宗教也。易言之，神超越於人類以上，亦即潛伏於人類之中；人以活動與神相接，而宗教生焉。說者曰：歐根之爲人，與其以彼爲哲學家，不如以彼爲宗教家。彼之哲學，非枯寂無味之理知哲學也，熱情而有活力，殆與教義爲近。故歐根教授也，亦宜教師也。歐根亦自謂：我之哲學，非建設新範疇，傳布新宗教而已。見近代思想之第十三章。

教會學校是否應以讀經爲必修科

徐松石

自從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教育部宣布私立和外人捐資設立學校的特別法令之後，教會學校讀經科的處置，竟已成爲一個重大的問題了。我們是否應當遵行教部法令，取消讀經必修科呢？不然又該怎樣辦理呢？在這滿城風雨，議論紛紛的時候，我們實在不可不對這問題加以審慎的考察。現在讓我們先將贊成反對兩方面的理由臚列出來，然後加以定斷。

(一) 贊成方面的理由

(1) 教部既有法令不便不守。

教部在十四年十一月所宣布的六項特別法令，清清楚楚的限制教會學校以讀經爲必修科。後來不多時候，因爲反基督教同盟的請求，又發出一件布告說『近查國內私立學校及外人捐資所立學校，往往不遵本部所頒布之各等學校法令規程辦理，殊於教育前途影響甚巨。茲特剴切申明，所有各種學校關於一切課程訓育管理事項，務須按照部章，不得擅行違異。如有故意違反者，無論已否經部認可，應即停辦，以重學制，特此布告。』教育部是教育立法，教育行政的最高機關，自有頒布法令規定學制的權衡。『如有故意違反者，無論已否經部認可，應即停辦，以重學制。』這一句話，已經指示我們一個獨一的路徑。爲法令，爲學制，和爲學校計，我們實有取消讀經必修科的必要。

(2) 可以緩和外界的排擊。

教會學校是否應以讀經爲必修科

外界之所以排擊教會學校，主要的原因並不限止於讀經問題。但以讀經爲必修科，却是外界排擊教會主要原因的一種。因爲保留讀經科便失掉外界許多人的同情。因爲失了許多人的同情，便致障礙增多，學生減少。這豈不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查教部所宣布的特別法令，關於華人校長華人校董等項，都比較的容易解決。讀經科一解決了，其餘已全不成問題。爲何我們不肯作這一點小小的犧牲？我們若能和緩外界的培擊，學生必然增多，辦理必更順利，陶養人材的機會也必大大加添。受益的仍是教會學校。

(3) 讀經有減除的可能

讀經必修科有減除的可能，約有三個最大的原由。第一，讀經是形式的事，無意信從基督教的學生，身在讀經班中，心在讀經班外，往往全然不受感動。第二，在某一類學生，讀經必修科常能引起禍害，因爲這一類學生有厭棄和反抗的心，使教授的結果適與所希望的相反。第三，讀經不外許多傳道方法當中的一種，例如學校空氣，師長榜樣，名人宣講，宗教影片，和各科教授等，都可以利用來陶冶培育學生的靈性，又何必斷斷然要以讀經爲必修科？

(4) 可以增加學生的好感

無論在甚麼事，學生對教員發生了好感和信任，然後可以受着極大的感動和啓發。我們若將讀經變爲隨意科，不計分數，學生便必發現一種自由的精神，師生間更爲親密。這時，屬靈興味尚未顯露的學生，不至於有反抗騷擾的心。在屬靈問題既有興味的學生，自然會到來詢問教員和查考聖

經。結果如何，可以不問而知了。

(5) 增加別的重要科目

教會學校往往有缺乏國文國學和別的重要科目的現象。有些學校因為英文科業繁重，顧此失彼，也是難怪的事。取消讀經必修科既有各樣的利益，若將讀經必修科取消，加上別的重要科目，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

(6) 學生的出路

我們又要想到學生的出路。倘若社會常有反抗教會學校的強大勢力，學生畢業之後，必然感受許多困苦。中國的政治組織和地方情形，與別的國家不同。萬一政府通令各地方公共機關，不許錄用未經認可的教會學校畢業生，我們怎麼樣呢？將來中國平靖，教育經費增加，非教會學校日衆，人材濟濟的時候，未經認可的教會學校畢業生，處處受人排擠，處處受人攻擊，我們又怎麼樣呢？學生的出路和學校的存立有連帶的關係。華人校長華人校董等問題既然容易解決，為何我們不毅然取消這可以取消的讀經必修科，以便學生有更好的出路，和以便學校有更穩固的根基呢？

(二) 反對方面的理由

(1) 法令與憲法相抵觸

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的自由。教會崇奉着基督教，他所辦的學校當然有權遵守基督教的教規。耶穌說無論何人遵行聖經的誠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爲大的。」（馬太福音五章十

九節) 保羅論及聖經的記載,也說『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人』(提摩太前書四章十一節)。

我們覺得教授聖經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並不是要強逼學生信教。況且校章訂明有讀經一科。家長或學生若不喜歡這科,儘可以不來教會學校肄業。我們設這一科,正如許多學校讀孔門的經書一樣。讀經和信經完全分別。設讀經科是辦學者因宗教自由而有的權。信經或不信經的權仍是學生所屬有,學校萬萬不能剝奪的。以法令阻止設立讀經必修科,豈不是侵奪我們的宗教自由麼?

(2) 讀經乃教會學校的要務

倘若讀經真是不重要的事,和真是可用別種方法代替的工夫,教會學校可以設立這一科,也未嘗不可以取消這一科。但讀經和教經是我們良心的責任。而且讀經科能以一種最有系統和一種最有效能的方法,引導學生研究聖經。我們實在不能尋着一種更好的方略,去代替這讀經必修科。

(3) 並非破壞教育制度

中國目前教會學校,或者仍有許多要及早改良以便符合學制的地方。但設立讀經必修科,在原理上却不能稱為破壞教育制度的事。學制的目的是要維持適當的學力。聖經必修科並無減低學力,和並無損害學力的宗旨,可以見得他與學制的目的沒有衝突。我們也不能說因為聖經含有宗教性,所以教聖經便是違背學制。若然硬要這樣解釋,那麼四書五經說及宗教的地方,和佛學

研究書籍，以及像那韓愈諫迎佛骨表的文字，都一律不應拿來教授學生了。這樣的嚴格說起來，恐怕中國沒有一個有名的學校不會屢次破壞那學制呢。

(4) 讀經科的目的

我們設讀經必修科，無非是爲學生的利益起見。聖經是一部宗教的書籍，也是一部道德和倫理的書籍。相信基督教的學生，可從聖經得着利益。未相信基督教的學生，可以從聖經得着利益。反對基督教的學生，也可以從聖經認明基督教的真相。更進一層，普通學校設有修身一科。道德倫理之最根本的原理，全球沒有分別。孔子提倡仁愛，基督耶穌也提倡仁愛。孔子教人孝敬父母，基督耶穌也教人孝敬父母。我們萬不能說孔子的修身學說是對的，基督的修身學說是不對的。我們萬不能說孔子教人爲善，基督教人爲惡。讀經必修科於學生原有極大的利益。

(5) 對良心不住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節)『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叫我按着所該說的話，將基督的奧秘發明出來。』(歌羅西書四章三四兩節) 我們做基督徒的，不可自私自利；既從聖經得了益處，就要將聖經教訓和告訴別人。青年人到我們的學校讀經，我們不將聖經教授他們，就對自己的良心不住了。有人說學生不喜歡這一科，我們不可勉強他們，學校只可以將聖經教授那些情願聽受的學生。是的，有許多學生不喜歡上課，爲甚麼學校不全年放假呢？有許多學生不喜歡作文，爲何學校不取消作文科呢？『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

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四節）。

（6）無限制的遷就

照報章的記載，教部這些法令和布告的由來，顯然與反基督教同盟很有關係。教會與反基督教同盟處在對立的地位。反基督教同盟希望教會學校取消讀經必修科。然而他的希望，却不止於讀經必修科的取消。今日教部可以設立法令限制讀經科。安知明日不可以設立法令取締基督教徒教員？又安知再後不可以宣布法令取消教會學校？就使教會學校被取消了，反教同盟的希望還未足呢！所以我們今日該有堅決的態度，不可徒然存着遷就的心。我們的獨一問題乃是讀經必修科是否正當，和取消讀經必修科是否我們良心的主張。在今日的情形，我們萬不可抱着苟延遷就的態度。

（三）我們應採的途徑

（1）先要明白原因

以上所列大約是贊成反對兩方面所持的理由。中華基督教教育會曾爲這個問題作了長時間的討論。結果就是決定在某一個頗長的年限內，各校自行處理，但儘可以隨時採納公認的最良方法。故此，我們可以說教會學校對於這一個問題，還沒有定實的應付計畫。

我們須要知道但凡考察一件事情，不可只看表面，也不可單看近處。我們應當首先認明他的

遠因。明白了他的原因，然後可以作成一種治本的方略。不是這樣，就難免愈弄愈僵和得失大了。

(2) 兩個最大的原因

取締讀經必修科的問題，絕對不像他表面情形的簡單。他原是許多複雜問題的產品。背後複雜問題的一種，就是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反基督教大運動。但反基督教運動又有他的複雜成因。這複雜成因就是那反帝國主義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計畫。教會與外人有特殊的關係，教會學校又佔教會事業的一個重要地位，所以教會學校竟不幸而成爲衆矢之的。

只是讀經問題並非純然出於政治關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凡事有可攻的地方，別人方纔得而乘機攻擊。就事實而論，教會學校讀經必修科也確有許多可攻的毛病。故此第二個背後的複雜原因，就是教授的關係。有好些聖經教員忘却讀經科的宗旨，忽略了讀經科之修身倫理和屬靈的性質，只求學生考試合格便算了事。有好些教員不以完善的方法教授聖經，或者因爲不明白中國國情，不能發揮透澈，或者因爲不明白學生的地位，只表示着一種極不婉轉的態度。有好些教員對學生顯然抱着不正當的偏見，使非基督徒發生一種惡感。末了，更有好些學校因爲所定讀經鐘點太多，以致學生心存厭棄。這些一切，都很足以叫人感着讀經必修科有取消的必要。

(3) 宜重實際

教育以造就有用人材爲目的。基督教在智德體羣等教育外，並且特別注重學生的靈育。讀

教會學校是否應以讀經爲必修科

經科是培養靈育的利器，是教授聖經之獨一最有系統的方法。我們理當享有這樣的自由。我們只要盡我們的責任，並非強逼學生相信。由必修科變為隨意班就容易，由隨意班轉回必修科就艱難。以取消讀經必修科來和緩外界的排擊乃是治標的方法，以正當精神和適宜方法維持讀經必修科纔是治本的要圖。有人說將來畢業生出路或被限制。但我們安知將來教會和教會學校更加完備，基督教的真義更加明白，社會或竟竭誠歡迎教會學校的畢業生，和教育部或竟取消以前限制讀經的法令？以關於宗教之經典書籍為必修科，並非只有教會學校。近在京師的國立學校，也曾屢次因鳴不平而反抗教育部所作的決案。國立學校尚且屢向教育部力爭應享的權利，難道我們教會學校就不可以力爭麼？所以對於這讀經必修科的問題，我們萬不可冒然採取不抵抗和遷就的政策。

(4) 根本的方法

外界反對基督教，在實際上多半不是反對基督教的本身。去年廣東反基督教總同盟有一個議決案，表明他們反對基督教，是『反對基督教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果中國教會與帝國主義的外國教會分離，並能實際參加一切反帝國主義運動，共同動作，亦所歡迎。』廣東方面是這樣。別地方也當然有許多反基督教的人是抱着這樣的宗旨。所以我們若要和緩外界的抨擊，治本的藥方不是取消讀經必修科，乃是使教會學校成為中國的教會學校，叫他不致再蒙帝國主義走狗的嫌疑。此外，我們又要改良讀經的教授。教聖經與教別的科目不同。有許多學生反對讀經必修科，

全然因爲教授犯着前文所述的各種毛病。革除這些毛病，纔是釜底抽薪的方法。不然，倘若只知道以取消讀經必修科去博學生的好感，就是截足納履，因噎廢食了。廣州某教會學校校長曾說自改讀經爲隨意科之後（尙不久），學生上讀經班仍極踴躍。改後之不反對，委實可以用來反證許多學生之所以反對完全因爲教授不良缺乏自由的空氣。

（5）一個具體的計畫

讓我們提出一個具體的計畫。

第一：政治方面。（甲）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教部所頒布的特別法令數項，凡可遵行的，一律趕速奉行，以表明我們沒有無故違反的態度。（乙）在相當時機，由教會學校的總機關或用別種適宜的名義向教部解釋，並且請願教部取消不便遵行的法令。

第二：校政方面。（甲）以華人爲校長或副校長。（乙）使華人在董事會得佔多數。（丙）竭力使華人在教職員會有多數的發言權。（丁）若能辦到，便要早早的將學校完全移給中國基督徒自辦。（戊）先使外界和家長明瞭學校設有讀經必修科，並使他們知道這科的要旨。（己）學生來校，務須先填志願書，表明願以讀經爲必修科。

第三：教授方面。（甲）由基督敎教育會或由各校教職員會，詳細商定教授聖經科的最良方法。（乙）減少讀經必修科授課時間至最合宜的限度。（丙）教授聖經完全不可存有絲毫之強逼信仰的性質。

總而言之，教會學校應否取消讀經必修科，確是今日的一個重要問題。贊成方面有他們的理由，反對方面也有他們的理由。但權衡輕重，我們實有維持讀經必修科的必要。不過維持該有完善的方法罷了。

基督教的社會主義 基督教的社會主義，是欲根據基督教底精神，且把這種精神普及而圖謀改現在的社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一個名辭，是由這派主唱的英國牧師莫禮斯(F.D. Maurice)金思烈(Charles Kingsley)路特羅(Ludlow)所選擇的。莫禮斯以爲不信奉社會主義的基督徒，不是眞正的基督徒，而不信奉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也不是眞正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其實不過是基督教歷史的發展底結果。但這種所謂『社會主義』是廣義的社會主義，因爲他們單取社會主義底精神而不取其手段，所以與其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甯可說他們是『社會改良者』。他們以爲：無論組織怎樣有力的團體，制定怎樣精密的法律，如果缺乏基督教的愛底精神，恣情於私利私慾，社會底禍根依舊不能斷絕的。使富者懷抱所謂『救濟窮人就是放債於耶和華(神)』仍由耶和華償還』的精神，使窮人懷抱所謂『安於貧窮就是福分，天國即是窮苦人所有的』一種自安的信念。二方面相一致，各自組織共濟的團體，其有所不到的地方，由國家補助，以謀現社會底改良。基督教有舊新兩派，而基督教社會改良主義，也有舊教的社會改良主義和新教的社會改良主義。在這兩派，想本着基督教底精神，以舉社會改良之實底根本思想，雖然是一致，但是有多少不同之處。見新文化辭書。

省港基督徒的一樁顯著的罪過——提倡奢華

仲章

〔題注〕省港，在廣東已是一個副省，謂廣東省城；港即香港也。其例與省澳省佛省梧省肇同。此文著者仲章君，為余在大光報時之同事。文係登載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卅一號之《大光週刊》者。余既到上海，見所謂「省港基督徒一樁顯著的罪過」此間亦不能免，且有過之無不及焉。因移登於此，以為一般「提倡奢華」的基督徒之當頭棒（亦鐵鑊）。

我做本報記者雖然差不多已兩個月，但在週刊上從來還沒說過話，今天開始和我親愛的讀者，在這裏第一次以文字相見，劈頭就不能不道個歉，尤不能不向我同道的姊妹兄弟們開罪，因為我想說的不是對一般讀者恭維的客氣話，倒是向基督徒譴責的消極方面的一樁事。

「基督徒」大概說來，是算是一個好名詞，但因為其好，也就不容易承受，不必講這麼遠大高深，說什麼作鹽作光，衛道闡道，作基督之精兵，建立天國于地上等等任何一語，看去極其平常，在教會裏浸染過多少時日的，大概都耳熟能詳，可以順口道出的，但確實認真地徹上徹下精透地幹出來，便不是容易了。所以在這極有限的篇幅裏，我也不想論及之，因為上言諸點中任何一點，討論起來，都非三言兩語所能盡。

現在且就極平凡的日常生活上說一說，日常生活大抵不離乎衣食住，即單就第一項言之，照大小我的哲學學說講起來，我們小我的一言一動，一步一趨，都與這個社會的大我息息相關，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任何言動舉止，都應該負責和注意，尤其是我們基督徒，自詡為覺悟的向道的人們，應

該特別注意自己的言行，至少在生活的頭一項——衣，不容隨便肆意穿着，不顧念到人們的模倣本能。怎麼厲害，我這樣穿，可以引起好多人也這樣穿，至少可以使他們欣羨着，追求着，因而形成一種風向，可以發生出多大的影響來。

基督是個極卑微的勞工，連枕首的地方都沒有，則其當日生活和服飾的單簡，自可想見。我們基督徒專講學效基督，其他精神上的人格思想等且慢說，至少對於他的簡樸的生活，有取法的義務和必要。縱然說時地不同，俗尚有異，我們為適應環境起見，不能不隨俗的穿着相當的時髦服裝；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變本加厲到像今日省港的大多數基督徒——尤其是其中之青年男女的服飾，奢侈華麗到不成樣子。試看禮拜日各禮拜堂中，女則絲綢文繡，男則西裝執袴，光怪陸離，爭奇鬥巧，真是鬧得出色，禮拜日差不多成爲一般青年的基督徒比賽服飾的日期了。我的教外的友朋，對我每有「爲什麼教會的青年男女，裝扮粉飾得格外厲害」之問，且謂社會上一般俗向之奢華，基督徒至少應負一部份提倡之責，這話說得倒有幾分道理。我們雖未必立心提倡奢華，服飾之講求，多半由于人類那種愛美性，但是這里往往會由愛美性而進于虛榮心，穿着五光十色之華裝美服時，類存着一種非如此不足以炫示尊榮高貴的心理。這便是一種很大的錯誤，非常要不得。基督專重內心，慕外求虛榮，便是他大敵對，我們豈容掛着他的招牌，糟蹋他的道義？須知愛美性雖不算壞的一種傾向，究竟樸素倒是美之不可缺的一種成分，人們往往蔽于物慾囿于俗見，常抱着一種錯覺，以爲天然美——素樸若不大加以人事之點綴塗飾，便淡而無味，不足以炫耀于人羣，于是拚命追求外表的服飾，不問其來源，不訊其

代價，總要能裝綴得一點假繁華爲文明，便盡付工作所得之全數而有所不惜，結果則外的紛華外的文明，在數量上愈臻進，內的文明精神上性靈上的最高尙實貴不過的東西亦愈空虛愈缺乏，長此馳騫下去，醉生夢死，不知老之將至，往往畢生鞠躬盡瘁以務外，追求虛榮，一日翻然醒覺，而迴顧一己生命，已即于「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境象了，豈不可惜？以朝夕置身於說道德，言仁義，談靈性，講神明的教會裏之基督徒，偏是這樣，豈非更是可惜中之可惜？人類之精力有限，而外的物慾無窮，外的馳騫把精力消耗去一分，內的精神靈性生活之講求便減缺一分，自然之理也。今日中國基督徒，靈性精神之生活，這麼鈍進沒起色，觀于青年基督徒這麼務外講服飾，就可畧略想見其原故了。

我是來自田間，我鄉里的基督徒，年來務外的空氣，雖也隨時勢而緊張，到底還有幾分渾朴淳厚氣，前三年來到廣州，便驟然覺得教會裏面一種混濁紈袴氣，咄咄逼人，教會學校男女學生的奢華程度，比起國家學校學生，也來得高，但我過着學生生活時，倒依然板滯地保持着我的素樸本色，儘管同學們錦繡紛披，西裝更迭，我却晏然不動心，做學問講修養之不暇，沒工夫顧及此也。來到香港，環顧基督徒之服飾講求，比之廣州更厲害，由是就不能不有此一段說話了。至我之服飾，則至今除一、二件簡樸的必要的西服唐衣外，簡直未曾去做過一套新外衣，工忙課密，沒暇及此，無心及此，視這外物爲毫不足輕重也。

譚沃心教授，嘗有一句極沉痛的話，他說，環顧廣州社會，一切全是消費的，沒有一件是生產的，Everything is Consumptive, Nothing is Productive, 親愛的同道姊妹兄弟呀！拯救社會雖

千方萬計，而節制消費，消極的助長社會之生產，健全社會的經濟基礎，到是其中之很爲重要的一項呢！我們基督徒，自命爲社會的覺悟分子，負着特加重大的天職與使命的人們，縱不能在其他積極方面有多大的樹立與貢獻，至少不能不于此點，生活要素之衣服裝飾上，亟加注意，力矯前非，認真講求和提倡簡樸的生活，才免對社會造罪孽，對人們招譴毀，對基督增罪戾，對自我滋愆尤呀！

以畫試士 宋政和中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士。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向酒家上著工夫。唯一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已見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一人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表出香意。又試蝴蝶夢中家萬里。畫蘇武牧羊。臥草中。蝶舞其旁。明英宗召試天下畫工。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爲題。諸人皆於花卉上妝點。獨杭州戴進。畫茂松上立一鶴。丹頂閃爍。一人寫翠袖天寒倚修竹意。風篋數百竿。靜女徒倚其側。簷上有一點紅也。朝廷竟取畫美女口脂之工。時以戴進不遇爲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簷上有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能托出題情。且於動人字有合。尤見良工心獨苦也。玉塵集云。近吳中某學使。以畫試士。嘗見其夜雨滴空階題。一生畫柳色乍昏。衙門半啓。一人者倚戶立。左手執燭。右手以焦尾視向檐底承溜。意思深閒。遂拔置第一。一說。元時以畫甲乙多士。試萬綠叢中一點紅題。其首置者繪海隅日出蒼濤萬頃。忽火鏡飛出。主司評曰。氣象萬千。余謂此畫佳則佳矣。唯是海隅日出。氣象萬千。此一點之紅。無乃太大。萬頃蒼濤。與萬綠叢中之叢字。亦復不甚相稱。不如茂松深竹之爲得也。錄。天春樓勝語。

聞粵西教會中西衝突感言

有附識

青峯

上海基督徒文會，張亦鏡先生出席演講，說到廣西教會情形，很有可驚可懼的地方。他說「廣西梧州浸會中西人士間，近來發生大衝突了。梧州的教友因為感悟到不平等條約的危害，就公決議案要求宣教師贊成自動宣告脫離傳教條約，宣教師不允，教友又要求教會由華人主持經濟公開，亦不蒙許，可教友於是羣起攻擊，促宣教師出境，可憐宣教師臨走的時候，沒有人幫助他運送行李，只好自動推運，其境甚苦，其狀甚迫。現今梧州一帶浸會教堂醫院……經一律停閉，雙方均走極端。此等教會，正不知何日有復興之望！」張先生是廣西人，又是兩廣浸信合會的領袖，當然說話是很可徵信的了。我想到教會這個團結體，究竟算怎樣的一個團結體呢？如其為服基督軛而共同生活於基督內的一個靈性團體，則不應有此反常的現象。由此現象就可想到中國教會的林立，其中有幾多宣教師是傳基督呢？又有幾多信道人，是信基督呢？教會的組織，多少是含有世界性的，因為上帝是我們的父，我們世人都是上帝的兒女，又多少是含有國家性的，因為上帝國是與世而俱廣，經上說「在猶太人中應當為猶太人。」惟其含世界性，所以種族的偏見中西的畛域在所必除。惟其含國家性，所以教化所至，適合民情，提倡本色，不可不勉。極端的國家主義的狹量偏見，與捨己耘人膚泛不着邊際的世界主義，皆非今日教會所宜。

準情酌理，宣教師來中國，應該是宣揚基督，光大天國。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基督國自

有牠的權能法度。基督發明的利器，就是博愛自由平等公義人道等永不毀壞的美德。尤在乎他始終一貫的犧牲精神。傳教條約成立之初，未嘗沒有若干用處；或者天將假手於此以開明中國人之固執頑抗（？）然而傳教條約成立於列強侵畧政策之下，始終以武力脅迫爲後盾，無可諱言。今日基督教已入中國百餘年，中國人亦日漸能了解耶穌基督之真面目與傳教條約之背景大有天壤雲泥之別；及時蛻化，還我本來，不失爲仁者的用心，亦不失爲智者的識時。竟有這般宣教師，不惜以解散教會盡棄前功爲保持（？）傳教條約代價！請問這般宣教師，這樣的頑固執着，是出於上帝的旨意嗎？還是大鬧其少數人的意氣呢？抑或爲種族的偏見與國家的狹量所支配驅使呢？這樣一來，這般宣教師是不是來中國傳基督，就不能令人無疑。非教運動者指責他們爲帝國主義的先鋒，是不是有幾分近理？

傳教條約這個怪物，其侵害中國主權，在某一方面看，是超出於通商條約之上的。因爲外國商人通商口岸爲限制，不能在內地自由居住，就不能在內地行使由領判權治產權等享受的特別權利。宣教師的特權恰是多加一層保障，便引起了民教的不安。平良心說，宣教師濫用這種特權遺害地方的往跡，自然一天天減少，更有不大使用的。不過這種特權的存在，確是中華國民的隱痛。少數的冥頑的宣教師不可不思。

有些宣教師，在地方上辦理教政，並不尊重全體教友爲教會團體的中心，一逕妄自尊大，視教會爲己有，任意支配，說話行事，使教友失望，感受到緊張壓迫的地方不少。因之一旦感情爆裂，不可收拾。假使爲宣教師的，能在平日間得大多數教友的敬愛，縱或發生國際問題，形勢變化，當不至惡劣至此。

「甚矣哉怨毒之於人！」我雖未目擊當時衝突的情形，想亦不能出此情理之外。

宣教師的薪傳政策，就是仗恃着經濟權在握，毫無謀及教友——公開——的態度。好像教會的財產，不屬教會，是宣教師的禁臠。一面在中國教友面前居奇，一面在西國信徒中間賣弄。其始宣教師爲中西教會居間，其繼宣教師在中西教會操縱，其終宣教師爲中西教會誠意合作之梗。流弊所及，似乎宣教師的利害與中西教會自身利害未嘗一致。本年一月穆德大會在上海聚集，討論宣教政策之際，浸禮會柏高德君有言：「中國教會需要差會的經濟補助時，必先得差會的信用。今日差會能給中國教會以經濟協助，全賴宣教師的居間。所以在目下的二三十年中，恐尙未必能取締宣教師。」這話足以代表若干宣教師的心理。今後宣教師長持此種態度，以從事教會事業，是不是要造成中西教會間一種遺憾。

回頭向中華基督徒進言：我們真正要達到廢除傳教條約的目的，還是要靠我們在實際上（建設）努力。我們如果決心不受傳教條約的保障嗎？我們中間要沒有人請教宣教師道地訟詞干預外事，我們總不給宣教師以非理相加的機會；我們遭遇兵事災害，不俯伏在外國的旗下；除外人的私宅之外，教會機關是教會團體的公共結合，決不准懸掛外國旗幟。我們弟兄中間有被試誘盲從這種惡勢力的，要竭盡勸戒的苦心，直至他醒悟改過爲止。這是幾件極平常（消極）的事，進一步說，我們要同心協力，一點一點準備實力，創造本色教會。能嘗艱苦，能負責任。我們雖然只有茅屋三間，小樓一角，我們在靈性的血裏總信上帝是住在我們中間。我們歡迎宣教師的誠意合作，我們卻堅拒那利誘威

舊的故態。教會之中，是不能失掉國民性的；世界性也不可以失掉。

這次廣西教友的非尋常手段，實在是一個令人可以驚懼的消息，他們排斥宣教師的舉動，或者激於一時憤慨，未加慎重考慮，生此厲階，假使此事過去之後，便爾一哄而散，那種遺害教會的影響，才是不可思議咧！

附識

梧州浸會運動脫離傳教條約這件事，其始原是教友全體的要求，西教士亦已有允意。忽然教友中有一位行動不大合步驟，他們遂立翻前議，一般年紀較老和較稱穩健的教友，亦紛紛退出這團體，此時梧州浸會的教友，遂分為兩派，一穩健派，一激烈派。分後，穩健派常被激烈派貶他為洋奴，為帝國主義走狗；激烈派并得當地國民黨的助力，進行因益勇。經濟公開一層，聽說是這樣。他們對西教士說：你們既不答應宣告脫離傳教條約，就應該讓教會和一切附屬於教會的事業歸我們中國人自辦。西教士說：這可以。我們來傳教，是站在協助中國人的地位，並不是來做教會的主人，你們能够自辦，不用我們外國人負責任，我非常歡喜，隨時都可以如請辦理。他們說：既然這樣，并應該將你西差會的款項，交出來給我們中國人管理。西教士說：自辦即是自立，怎麼還要向我們外國人索款？他們說：你不交款，你們不得再在梧州居住，該火速跑回你美國去。於是西教士和西醫士，就立刻將在梧的教堂醫院釘封停辦，很狠狠的自進行李，搭船東下，在香港放洋回美去了！這件事的原委，大概是這樣。

我對於這件事，於他們兩方均深致不滿。(一)傳教條約，是有堅船利砲盾其後的；我們既知道說一手經一手劍的誤教徒傳教法之不對，我們的前面講教道後面伏大砲的基督教，不比較的更加厲害！固然這條約，是為明末至清道光間百多二百年，基督教在中國，受中國的君民上下欺凌過甚，通商以後，不得不附加此一條，以為其教士生命之保障；然法立弊生，有條約以來，教

會在中國所造的罪孽，亦已擻髮難數了！這雖可說是教士爲藉勢歹徒所愚，非教士之罪，然苟無條約，烏從有勢給歹徒之藉，今日之非教者，皆不復追求當日結是惡果（指傳教條約）之因，而已倒果以爲因，謂近世教案之多，皆教士恃有條約所釀成，甚且謂各國先勸中國立此條約，然後遣教士入中國傳教，以爲其侵略之先鋒隊；我們既沒法同他講歷史，而教會會有條約後所造的罪孽，亦已足與前此中國君民上下對教士教民之戮辱抵消而有餘。加以近世人民已比前開通，對教之欺侮凌虐，亦可信將從漸消滅，卽有條約，亦已同虛設。現在兩廣地面的今日，條約亦再難發生效力，何不卽做一個人情，斬斷截截，爽爽快地宣告與傳教條約脫離關係，以應付這個潮流，博得與當地政府和羣衆生一個好感，或反能得他們的愛護，比條約而更爲可靠。而并可免外間『西教士倚賴他國家的強權過於倚賴神』的讒議。豈不是頂好的一件事？梧州浸會的西教士不肯照這樣做，雖是有某一個人或某一部份行動不合步驟可以藉口，而其無澈底的覺悟，和沒有更變他平日脾睨支那士的故態，實其誤事的最大原因，這不能爲他們回護的。

（二）教友方面，不講自立則已；既講自立，就并要自己負經濟責任。自立而仍要向西差會索款，天下實無此自立辦法。爲梧州浸會的教友計，事既辦到與西教士決裂，只有宣佈退出西差會的教會，而別行設立純粹中國人的教會，其仍與西教士合作者聽，不敢加入以洋奴走狗等罪名，亦不援引非基督教徒之力以快己攻擊之私，一惟奉自己所信仰的上帝之使命，自動的向同胞宣傳他的教道，雖有非者，亦不復能以非受西差會經濟支配者非我，是我已可告無罪於國人，而傳道亦可無虞再發生若何阻。能如是辦去，教士見着覺，彼則荆天棘地，我則一帆風順，知道病根的所在，且不難聯名上書他們的政府，趕速將傳教條約取消，何止願向我們國人宣告脫離那些條約而已呢！卽不能辦到這一著，那些仍隸西差會的教友，爲求安甯計，爲求進行利便計，也必會退出西差會而與我們合作。甚或他們西教士，到這個時候，反會持變相的不問政治的態度，說傳教條約，是中西兩國政府所締結的，我們無權強他取消，也不便反對自國的政府，說什麼與他脫離關係；我們只知道傳教，只知道協助中國教會

的進展，如今你們既能够自立了，但教會事業，項項須款，你們固然有能力自己籌備，可是我們西教士也應該盡一份幫助的義務，如今願提若干若干萬充你們某項事業的經費，管理權完全在你們中國人的手裏，我們只願作你們的一個顧問，會中的一切事權都不干預。這也是意計中事。梧州浸會激烈派，不知從長計慮，既鬧出爭款的笑話，復忍心下這種絕情絕義的逐客令，并且禁止苦力替他搬運行李，要他自己用車推送到船！復潛穩由岸過船的橋板，使相加不及一米，西教士推車到此，板一移動，即連人帶車墜入水中！旁人不忍，救他（人及行李）上船，倒被這一班教友拉去處罰！這是什麼道理！聽說梧州一般知道這件事的羣衆，無不齒冷這一班教友之無人理！不獨教會中稍穩健一點的說他不對而已！我是頂表同情於無畏的反對傳教條約的，但是出到這一種下劣的手段，我也是絕對的反對！

因青峯先生述我的演詞，尙甚簡略，未能叫閱者明瞭其中的真相，故不憚辭費，贅述這一大篇附識於此。至青峯先生此文，有借題發揮，不盡關梧州浸會的地方，則是他個人的言論自由，閱者請分別觀之可也。又梧州這件事，大抵係本年三四月間起的，其原委容俟調查詳確，（我上面所述，或許仍有與事實不符處，望知者詳告）再爲文誌之。亦鏡

刺孔裁叢 西陽雜俎載：世呼病瘦爲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閹。博陵崔謹，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披左右好鬚者裁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鬚眉有驗，然後裁。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按：近人吳稱陣嘗造一語曰：「鑿孔裁叢。」人咸謂爲奇創，不知在北齊時已有是言。諺曰：「世上好語書說盡。」又某名士詩曰：「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書，已書古人手。」觀於此益信。

作成美事業的三個要訣

羅馬人書十二章
九節至二十一節

唐元放

美事業是甚麼？依本題說：對神，就是要常服事主，要恆切禱告，要聽憑主怒。對己，就是惡惡，親善，殷勤，火熱，喜樂，忍耐，不自以為聰明。對人，就是要愛人，親熱弟兄，恭敬人，彼此推讓，幫補聖徒，款待賓客，給敵祝福，與人同樂，與人同哭，彼此同心，與衆人和睦，愛仇敵。無論何人，對於這些美好事業，沒有不願從己身而作成的。可惜願成功的太多，確實作成的太少！其中的原因很多，現在不能細述；只將我所知道的，略舉一二，是否恰當，尙祈閱者更正。一因禱告太少。二因無同心。三因無確定的目的。我們當基督徒的，想要真的作成極美好的事業，最要緊的，就是要努力除去這三個大缺點。

一多禱告

救主預備傳道，多用祈禱的工夫，這種榜樣，正是我們所當學的。英國的慕勒與司布真，美國的慕翟這些人，都是在禱告最出名的。他們所成的事業，與所操的品行，都是平常的基督徒趕不到的。若有人問他們，有甚麼要訣，能作成那極美的工夫，並操有極美的品行？我想他們必定回答說：沒有別的，就是多禱告。我們成功少，而失敗多，不是因爲自己未努力，乃是因爲我們只賴自己有限之力，再不求神的無限之力。以前的聖徒，及現今有能力的基督徒，都有極深的覺悟，極深的覺悟是甚麼？就是深覺自己的力量有限，決不能將極美的事業作成。因此，對於上帝，就常存孩童的心，無論作甚麼事，都懇求主

加給他的力量。可歎哪！我們對於上帝，是常把自己看作勇士，或豪傑；如希西家在禱告勝敵，與病愈以後，在上帝面前，只將自己看作英主明君，却忘自己還是一個無用的僕人。（代下三十二—三十五）所以耶和華的忿怒要臨到他。改正教時，有句格言說：「且禱且努力。」意思就是說：只我們一面作事不夠，還要依賴神的那一面，同我們作事纔夠。神人合作，為事業成功之必要法門。主看我們自恃獨為，就要歎息我們太愚。主曾說：「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們少禱告，就是自己甘心作孤兒，不要主扶持。慕翟曾禱告說：「耶穌需我，我需耶穌。」我們懈於禱告，是因我們只覺耶穌需我，並不覺我更需耶穌。凡不覺需主的人，極美的事業，他必不能有分；他有分的，必全是巴別塔的事業，只知高舉自己。有某名牧，當眾人稱讚不已之時，引用詩篇一百十五之一說：「耶和華阿！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你的名下。」於歸在你名下一句，說得淋漓痛快，全體受感；此即正表他，覺他人稱讚之功，是主同他作成的；此處雖未提及他如何在工作上禱告，但我們於他歸在你名下一句，就可以知道他是常常不止息的求上帝，加力於他，叫他的工作，能成最美的工作。諸君！我們如何呢？是否要將我們的工作，成為極美的工作？若是，就請你多禱告向上帝求力量。

一都同心

艾迪曾說：「我前在法國戰場，看見軍官指揮前敵將士，嘗喊着說：『齊進！齊進！不然就不能奪敵人的戰壕。』我們中國現在受餐的教友，共有三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四名，為甚麼不能齊進？依我看，

就是因爲不同心。我們現在極美的事業是甚麼？依我看，就是將我們這三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四個教友的心，設法使之爲一；以後，纔有力量改良社會。不同心是我們的內憂，腐敗社會，就是我們的外患。我們先要除去內憂，然後方可敵擋外患。我們對於境遇，不是隨從，乃是經營改變。好多基督徒，被惡濁社會融化了！他的靈性也傷損了！他因此，就不能再與大家同心敵擋惡事；因爲他自己，也與惡濁社會成了密友。好多教會雖大，人數雖多，只因不能同心，仍無改良社會之力；也有教會雖小，人數雖少，只因他們能彼此同心，却能改良社會。但同心還常有頂大的阻礙，這阻礙是甚麼？就是凡無學識，無資格的教友，與有學識，有資格的教友同心，却難。這不是無學識無資格的教友的錯，乃是有學識有資格的教友的錯。保羅說：『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正是要當時的教友，一律平等，不可有高下的界限；既無高下的界限，美事自然容易成功。若果內部整齊，只能給人家反對；若內部分爭不一，那就要給人家輕視和鄙棄。腓力比的教會很好，細查其因，皆自整齊與同心而來。哥林多教會多分爭，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提憂愁二字，共有十七回；就此即可知不同心的害何其大！不同心的結局，又是何等慘！

三有目的

麥登說：『一個健全且確定的目的，可以醫治千惡疾。』我們的目的若果健全確定，各種惡事，可以除去。教會裏面的各種惡事，多發源於目的常改，與卑污不潔的人。李文士敦平生懷一定的目的，終

身不改；他曾對人說：『自今以後，我當永遠竭力於這一個目的，再不有所變更。』人稱李氏的目的健全確定為十九世紀中的第一等。非洲、販黑奴的爛惡瘡，以及非洲的蠻氣，被他化去醫好的不少。我們今日所處的社會與國家，像李氏所說的『爛惡瘡』實在不少；如酒、色、烟、賭、土匪、軍閥、爭競、貪婪、詭詐、復仇等等。非洲只得一李氏，便能將惡瘡和蠻氣除去不少；我們中國，現在有華職員，與受餐的信徒，共三十九萬二千三百二十一名，為何這多人，還不能叫全身長惡瘡的中國急速見愈呢？我看，就是因為我們當基督徒弟的，少有李氏健全確定的目的。自己的目的不健全，確定，休想作醫治爛惡瘡的美事罷！因為世界一切極美的事業，都是從人健全確定的目的中產生出來的。願我同道，都有健全確定的目的；如此，不但可以醫好自己的爛惡瘡，也可以醫好他人的爛惡瘡。

總而言之，禱告、同心、目的三者，是作成美事業的要訣。我們想作成美事業，必須要依這三要訣作去方可。這是我一個人的想法，不知閱者諸君以為然否？

一九二五，五，二，脫稿

瘳實滄耳二字之訛 五音集韻稱：人死作鬼，人見懼之；鬼死作瘳，鬼見怕之；若篆書此字貼於門上，一切鬼祟，遠避千里云云。茲讀西陽雜俎，疑誤篇，乃知瘳實滄耳之訛。其言曰：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瘳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癘也。予讀漢書儀禮，雖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葦為合滄耳也。然均惑也。

鹽的研究

太五13至16

繆祖蔭記

——坐視身牧師演講——

今天我要同諸位討論的問題，是一個「鹽」字。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我們稍稍想到鹽和人們日常生活的關係，就深知這句話的重要，有多少教訓包藏在裏面了。

耶穌叫我們做鹽，換句話說，便是命我們作人類的模範。且分析論之。

(一)對內的——鹽的本體——

(1)鹽的顏色是白的。有些鹽，經了灰沙，染了污穢，以致顏色黯然，我們用開水洗濯，就可以仍返白色。我們爲人，偷被了環境的壓逼，藉了基督，可以重新變成潔淨的人。

(2)鹽是方正的。人一生處世，應當(甲)志向方正。但以利三友，雖遭危急，而志向仍是方正。(乙)言語方正，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否則雖可混欺一時，畢竟要房頂上顯露出來。(丙)行事方正。如失信爽約，不特有關人格，抑亦有損友誼。

(3)鹽有互助性。一粒鹽，容易化爲鹽水，不少鹽在一塊，那就不易消化了。——一個基督徒單獨去和魔鬼宣戰，自然難以取勝，所以同道弟兄姊妹，都應該互助同舟共濟，都應當互相勉勵，互相督察。免得信心搖動，免得非基督教徒有所藉口。

(二)對外的——鹽的功用——

鹽的研究

(1) 鹽能夠保護食物。想叫魚肉等物，不爛不臭，只有用鹽。耶穌叫我們做鹽，亦就是叫我們保護世人的不爛不臭。

(2) 鹽是犧牲者。各樣小菜，大概缺不了鹽；倘若忘記加些鹽下去，即使燒底是珍饈百味，怕也淡而無味了。當我們吃得爽口的時候，祇贊肉好、魚好，那裏顧到鹽的功勞？鹽的確是個犧牲者。基督徒應當如鹽常常幫助人效耶穌的利他主義。

(3) 鹽是調和者。人們大概可以分爲甜酸苦辣鹹地五種人。甜的人，終日嬉笑自若，是樂天派。酸的人，行事糊糊塗塗，過一天，算一天的，沒有正當的標準做人。苦的人，一味憂國憂時，却又畏首畏尾，事事消極。辣的人，說話爽快，不怕得罪人的一無顧忌。鹹的人，走了味，就要變成淡了，不敢發表意見，麻木不仁。以上五種人，須要用鹽去一樣一樣的調和。耶穌上中下三等人都同他們交朋友——如和尼哥底母談道與罪人稅吏作伴，——真是實行鹽的調和。

諸位，我們既是主的門徒，便是世上的鹽，懇求天父祝福，使我們都成功鹽——亞們。

神鑒隱微 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耶穌的人生價值

鮑忠

茲接前禮拜接中華全國協進會工業委員會通告，特定全國教會於五月三號主日，一致進行爲勞働星期日。國人聞後，即照本地情形，特行勞働禮拜，以引起教內外人士對於今日勞働問題之注意。於是除講道外，一切新舊讀經等，均請勞働界爲之，以動人聽聞。今將昨日演講原稿，特錄於后，以供諸君之研究云。

世界萬國的人類，在耶穌仁慈的懷抱中，都有一種同樣的高尙價值，並同樣的無階級地位。所以人與人，不能有中西男女的界限，富貴貧賤的分別，絕對是平等的。論到人生的價值，若與牛羊或他種動物比較起來，實在能勝過一切物質的寶貴，此因人生非爲着物質而存活，乃是物質爲着人生而預備的。爲什麼世界一切的物質，能永遠的供給人生成爲定例呢？此因人爲萬物之主，有純潔之天良，有至寶的「我」，所以耶穌說：「人豈不比羊貴重的多嗎？」如此，這人生在耶穌的眼光中，既估定是極崇高的，極貴重的，極有價值的；我們作基督徒的，應有一種基督公平的原理，去彰顯人生的價值，提高人生的旨趣，然後纔能保障人生的大格，並社會的公義了。現在把耶穌對於人生價值分作三點，向諸君說一說：

I 人生價值的觀察

大凡一個人知道一件事的價值，與他的功用，他必先有一種詳細的觀察，切地的研究，或親身的經歷，然後纔能嘗出牠有何等價值的滋味來。德國哲學家羅芝說（Lotte）：「若是我們對於人底生

命觀察益深，那末各人的生命，自然的更覺有價值了。『當耶穌高唱人生的價值於諸法利賽人之中，不但他自己能詳知人生的價值，並發明人生價值所以然之道來。所以耶穌在猶太人中觀察當時的人士，對於人生的態度，到底是抱何等的觀念，就在平日的言論——動作——之間，都帶出人生價值的色彩來。

我們看當時的人民，對於人生價值的估定，不外乎下列五種：

- (甲) 財富的……
- (乙) 勳功的……
- (丙) 勢力的……
- (丁) 學問的……
- (戊) 表儀的……

他們在此五種所估定人生價值以外，其餘都算是可鄙棄的，無價值的。但耶穌就在他平日的言論與舉動之間，特特的行出五種於人所輕視而不足介意的人生，極力的挽回他們的思想與態度來。那五種於耶穌所看為有價值的人？

- (甲) 小孩……可 10: 13-16.
- (乙) 病人……太 12: 12. 卮 1: 40. 路 13: 15. 14: 5.
- (丙) 稅吏……太 9: 10 路 15: 12. 19: 7.

(丁) 勞動……太20:1-6, 11:28; 路16: 14-31.

(戊) 違犯誠命者……約4:7-26, 9:1-5.

耶穌為何用此不同的眼光觀察人生？因為他知道各人都有各人的神聖，并他的價值。溫德說：

(Wundt:1) 『人道主義最高尚的觀察，藉着基督教而產生。』近來吾國所輕視人生最顯著的，就是小孩——殘廢——勞動——據艾迪博士前年來華調查中國各大小工廠的情形，照他所報告的，各工廠中都不免有五種雷同的弊端。(1) 輕看小孩——用九歲至十五歲廉價的小孩在廠內作工，妨礙他身體上的發育。(2) 看輕婦女——婦女懷孕時作工，生產時無長期的休息，產後亦即來廠作工。(3) 工價低廉——小孩的工價每天六分至一角，成人每天兩角至三角。(4) 沒有衛生。(5) 被傷工人絕無賠償與撫恤——各工廠何以都患同樣的病？無非牠看輕人生才能致此。所以我們基督徒亦當照耶穌以「神聖」二字去觀察人生，那末，就是人們以為最低的，在那個神聖的眼光中，也會看為最高的。這樣，在上帝方面得榮耀，在人生亦能放出光彩來。

五 人生價值的表示

耶穌對於人生的價值，既有神聖的觀察，且有貴重的表示。這表示就是實現耶穌對於人生價值的精神。他不特有他自己一時的表示，很希望千年萬年都有耶穌那種表示的精神，為世世代代的大模範。這樣，耶穌對於人生價值的表示是什麼？耶穌對於人生價值的表示，雖是很多，但現在用歸納的方法，提出三點來。

(甲)與罪人爲伍——我們看耶穌爲何降凡，無非是與罪人爲伍，以徵罪人的心理，查罪人的閱歷，明罪人的急需，然後以身作則，補足罪人的缺乏。如與稅吏同席——住撒該家中——召馬太爲徒——向撒馬利亞人講道——等。這都是看重人生的價值，親臨其境，提高他們的人格。當時的猶太人，不特沒有向他們表示什麼，並且以他們的人生，是不屑與之爲伍的，更要看他們的人生，是他眼中的釘一樣。此猶太人對於人生價值的觀念，與耶穌的人生價值觀念，差得多遠呢？

(乙)愛護勞工——當時一班窮人的可憐，勞働的苦惱，社會上的人士，沒一個注意他。反說他是宗祖或自己罪惡的結果。但耶穌用葡萄園作工的比喻，并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就能活活的描寫當時社會對於一般勞働與窮人的狀況來。我們看到這裏，就要先回想到當時猶太國宗教階級的情形。看猶太教旨，首重律法，依照神人間的契約。凡依靠律法程度的高低，與應得酬報多少爲比例。這樣，在學理上，似乎很覺公平，但在實際上，很有點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界限，因爲猶太人如能遵照律法上的細目，非需金錢與時間不可，所以耶穌知律法猶有不公平的支配，就欲於那雇主與雇工提高其人道主義的情感，并知原來一般財主對於窮人，絕無憐憫之心的驕態，故有喚醒時人的醉夢，表演世界上對於人生的價值，今日所無而明天所當有的費吉德說。(Tichte)：「無論什麼人看待別人如奴隸，非但他自己降低了人格，並且他自己也爲奴隸了。」

(丙)實現拯救——耶穌對於人生的價值，不特言論上形容表示，且實現作拯救人們的工。耶穌把救恩實現於人所最顯著之處就是在一班窮苦的勞働的病人身上。所以有一次安息日，那些法利賽

人帶一個枯乾一隻手的人，來窺探耶穌；但耶穌在此就設一個比喻，要實現他拯救該人的急切。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裏，不把他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微此可見耶穌當時對於殘廢人的生命，是同一價值的，並且不肯失落那個救人的機緣，毅力的拯救他，以作人們一種作善救人的事的先導。推此，那些盲目的——癱瘋的——瘸腿的——以及種種的病痛，耶穌莫不極力的救援他們。耶穌在此一方面就是拯救病人的苦况，一方面就是挽回猶太人對於人生價值的舊觀念。赫奈克說（Harnack）：『耶穌是古來尊重生命的第一人，他所作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破壞他的。』我們看耶穌有這樣的尊重人生，現可用一言包括起來，就是：『他用博愛的眼光，表示人生的價值。』

III 人生價值的目的：

我們看耶穌對於人生的價值，既有如此的觀察，又有如此的表示，使世世代代的人，都能知人生的價值是高尙的。到底他的目的何在？

（甲）使人類能認識上帝！我們看當時的猶太人，他雖然爲敬拜上帝最盛之地，但往往對於上帝觀，都有錯誤之處。就是他們看見一個在街上形容憔悴的勞働，閒站無事，或看見一個在門口衣衫破爛的乞丐，向人求食；他們不但不不能慈動於中，設法救護他，並且都以此苦惱之人，都是他罪惡的結果，爲上帝震怒而刑罰他所致的。這樣的測度上帝，實在是他們未曾認識上帝。因他們把上帝看作一種自私自利的刑罰人類的上帝了。所以耶穌在世這樣的尊重人生的價值，親身拯救各種苦惱的人，

以他們不應有此痛苦的，就是要顯明上帝是衆人的天父，是有仁慈的。並且使猶太人認識上帝就是「愛」。所以我們基督徒，看見社會上不應有的痛苦，去拯救他，改革他，這就是使人認識上帝。譬如現有的工廠，對於一切工人，這樣的薄待，他們資本家只顧自己的利益，沒有想到人的痛苦，用相當的方去對付他，這真是一件很不公平的舉動。我們作基督徒的，雖未有什麼偉大的能力，去改革他，但我們應當在我們的言語上，舉動上，表示一種人生的價值來，使社會上的人，都能認識上帝，然後使他自己能發現一種以上帝之心爲心，除掉世界上那種不寧的狀況來。

(乙)使人能知人與人的關係——耶穌既這樣的更正時人的上帝觀，亦要挽回時人的人類觀。他們看一頭牛或一隻羊，到了遇難之際，不問牠在那一天，他必定立刻去救牠。至於人生的痛苦，往往置之度外。這就是輕看人生的價值，并忘却人類的關係所致。此外他們每逢讀經祈禱之間，口不絕稱呼上帝爲父阿！阿爸！但又忘記了各級的人，都是上帝的兒女，有同樣的價值。所以耶穌說：「人比羊何等貴重呢？」說到這裏，我要先問一句：上帝爲何使人類有各種的疾病——痛苦——窮乏——在此世間？是否全由人類的罪惡所演成？耶穌在此明明的說：不是的，「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爲來。」在此學理上有兩方面的教訓：(一)就是世上一切苦惱之人，被我們所遇見的，都是上帝賜給我們來幫助他們的機會，並能榮耀歸於上帝。(二)使人們知道人類中若無此苦惱之人，藉什麼以作人類互助的實現，親善的友誼？五月一號早晨余見一車夫重病在牀，延醫無力，求助不得，一班夫友束手無策。我亦是一個勞働份子，自己雖無力担負，即和一位西人商量，得他的許諾，就立刻把他送到醫院診治。這位車夫

我雖完全不認識，在實際上，他也是上帝的兒子，那車夫的生命價值，與我傳道人的生命價值，毫無稍異。所以基督教不問傳到何地，都有一種人生價值的表示，並且用人類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他。且更有一種感化與能力使人悔改。這因為基督教是照基督原有的精神去行的。所以基督對於人生價值的目的，就是使人認識上帝是我們仁慈的天父，并人與人當有互助的精神。

耶穌對於人生的價值，乃是以神聖去觀察他，以博愛去表示他，且使人人知道都有互助精神之可能，以達他的目的。請問：現在門外的拉撒路，并站在我們當中的一隻枯手者，我們當想什麼法子去對待他。

五四日寫于南京四根杆子長老會

明劉忠介公之誣過法 一炷香，一盃水，置之淨几，布一蒲團，座于下方，會平旦以後，肅躬就坐，齊手輯足，屏息正容，戒慎不賭，恐懼不聞，祇祇栗栗如對上帝，如臨師保，呈我宿疾，病如也。因而內自訟曰：爾固儼然人耳，一朝跌足，墮落千仞，乃爾乃禽，嗟何及矣！應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共指其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唯。於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者然。已而躍然自奮曰：是予之罪也！夫則又內自訟曰：莫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復出十目十手證佐，皆作如是言。又應曰：否。否。於是清明之氣，徐徐來復，覺此心浩然與天地同流，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真。一真自若，浩浩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真面目也。此時正好與之保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保任一回，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霎間整身而起，閉關終日。一見人譜續編。

文題

- (甲) 基督教聖公會之組織
- (乙) 基督教與現代思潮
- (丙) 今日之基督徒
- (丁) 基督是誰

文體 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加新式標點，篇幅以三千至五千字為限。

期限 收卷截至本年十一月底為止，入選者每篇酬以十元至五十元之現金。

揭曉 在明年一二月出版之「聖公會報」中揭曉。

收稿 送交文卷，應將真姓名及詳細住址，註於稿末，(來稿選錄與否概不退還)，請掛號遞寄上海樊王渡約翰大學聖公會報黃天白先生收，中華聖公會江蘇轄境議會同人謹啓

▲附告▼如欲訂購聖公會報請通函上海樊王渡約翰大學聖公會報社黃天白君報價連郵費全年一元國外二元附此聲明

徵文

王治心所著書一

中國歷史的上帝觀

定價八角

中國學術源流

定價四角

孔子哲學

定價三角

墨子哲學

定價四角

道家哲學

定價二角五分

基督徒佛學研究

定價二角

古文今譯中國故事

定價二角

本色教會組織法草案

定價四分

教牧與中國文化

定價七分

寄費照定價加一成

代售處 上海北四川路十三號協和書局
 南京金陵神學誌理事處

吾人當如何預備接耶穌再來

馬太三章一至六節

五華巴會恩詩

今夫有上帝慈愛之實驗，有上帝權能之實驗，有上帝和平之實驗者，必有胆力以應付末日之環境，斯固也；然徒具胆力，而無預備之方策，仍未為全勝之左券也。故上帝特以施洗約翰，示吾人預備之方策。茲請與諸君抉發之。

(1) 吾人當以克己的避世主義預備接耶穌再來。

夫約翰傳道，不在聖堂及學校，反在遠隔舊聖堂，脫離現今拜上帝之習慣的曠野中；不為闡明聖經，增進時人宗教知識之教法師，反若貼佈告之傭人，而以駝毛為衣，皮革為帶，蝗蟲野蜜為食品；是蓋以克己的避世主義，提示吾人，使知世界之貨利榮名事功快慰，皆虛空可壞，不當因之而虛擲光陰也。

其言曰：「天國邇矣。」夫天國者，上帝之國也。在上帝之天國，有永遠生活之豐厚，有輝煌焜耀之榮光；在世之國，有生老病死之痛苦，有縱慾相欺之黑暗，則樂土樂土，父家幸福頹思，歸歎歸歎，人海浮沉何味！故上帝應許之目的，是欲破世界之黑暗，除世國之死亡，改造縱慾之人類，以與在天之聖使，受同等之待遇，使在世之國，如上帝之天國然，遂玉成施洗約翰，使其實行克己的避世主義，淡視世界一切之貨利榮名，事功快慰，遠避社會之一切習慣貪求，憧擾迷惑，惡衣惡食，野處山居，竭慮殫精，宣榮職守，以為人類之模型，作耶穌之先導也。

吾人當如何預備接耶穌再來

吾嘗論之，無超世主義之天國觀念者，不能容納基督教之精神；無克己主義之人格觀念者，亦不能容納基督教之精神。約翰之駝毛皮帶，體性的制慾作用之克己主義也。約翰之天國邇矣，靈性的通神眼光之超世主義也。必如約翰之克己，而後始能容納基督；必如約翰之超世，而後始可接耶穌再來也。

抑又思之，基督教之傳于我國，爲時亦既久矣。傳道之聲浪，幾幾乎遍窮陬僻壤矣。傳道之人材，亦儼然如鯽矣。信道之士庶，亦儼然星斗漫天矣。然而能容納基督之精神者幾何人？能駝毛皮帶如約翰之克己者幾何人？能有天國邇矣之實驗者又幾何人哉？嗚呼！傳道者無克己的主義，信道者無避世的精神，黃悠我君所謂飯碗問題者，貽吾精神上莫大之苦痛也。諸君須知愛父母愛子女過于愛耶穌者，不宜乎耶穌；不任十字架以從耶穌者，不宜乎耶穌。克己之謂也。超世之謂也。必如此，而後始能在末日接耶穌再來。

(2) 吾人當以悔罪的改造精神，預備接耶穌再來。

夫洗潔一事，在當日之社會中，甚爲注意。因上帝之律法，對於清潔與否之人及物，極嚴格而分別之。故無論屬何黨派，均極嚴格而設立洗潔之儀文。然當日之人，拜上帝，則形式的窠臼舉動；對法律，則浮誇的僞善行爲；其在上帝前自恃之驕傲，則絕對的自殺危險。故雖以煩縟辛苦之方法，以行洗潔之禮，而在上帝前，仍當因其內心之汙穢而羞愧也。約翰于此，故特以克己精神之雄悍的勢力，以衝破其不白之糊塗及縱慾之奸惡；更堅執時人忤逆之驕傲之頑固，而以「爾宜悔改」之言，以顛簸而顛動之。

使之知罪而悔改也。

且約翰之悔改宣言，非發生于人類個性之熱烈，乃由上帝特施于人類者，故能擴充恩典，而實施赦罪于人類也。吾人須知上帝赦罪之恩，施乃天國之筭論；人類縱慾之反抗，乃赦罪之障礙；非知罪，何有悔改？不悔改，何能赦罪？既知罪矣，必悔改也；既悔改矣，必赦罪也；既赦罪矣，則筭論在手，可以直啓天門，直入天國，直馳于上帝之前。此則信德事業之收功，吾人當于今日極力以預備者也。

故約翰不徒空言悔改，以指責人罪，又以洗禮以抵拒人罪也。蓋以空言指責人罪，誰能發生悔改之思想及心情；然悔改之思想及心情，甚易消滅，故必以洗禮迫人實行認罪，以造就人類堅決果斷貞固不搖之品格。試視約但河受洗之人，其驕傲之自稱，其公義之聲譽，均不敢有些須之存在，反在上帝與萬人前，直揭生平之隱行，明指自己爲罪人。嗚呼！此何等事，非眞知己罪而痛心悔改者，而謂能之乎？蓋人類罪惡之存在，乃與誑言相因緣；行惡之人，自文厥過，儼然以誑言爲甲盾，以掩護其罪惡也者，則與罪惡宣告脫離之日，認罪爲重要之條件也。必認罪，始爲光明直白之人；必光明直白，始有斬釘截鍊以抵拒罪惡之能力。故能以悔改之心，自斷生平不粉飾，以堅決之志，抵拒罪惡不重踵者，此其人蓋能自新，而可以接耶穌再來矣。

諸君自思，爾自受洗直認己罪以後，爾之思想有異于昔日乎？爾之心情有異于昔日乎？爾之行爲有異于昔日乎？爾確知爾之罪而悔之乎？爾確改造爾之品而新之乎？縱爾慾念乎浸淫于屬世之智識乎？須知品格不改造，不能于耶穌再來時，告無罪也。

祈禱心得

八六

不署名來稿

予友童雅各，祈禱之心得有二：卽靈禱與口禱是也。然祈禱爲最易而又最難之事，今觀其平日祈禱之態度，推廣之約有七焉：

(1) 身禱 舉動態度都有一種聲音，叫天父知道。

(2) 心禱 此心卽至聖所常關上心門，用信心愛心歸向上帝。

(3) 靈禱 心靈拜主，靈交不絕。

(4) 目禱 必須從靈眼見了主，方可將心願奏告於神。

(5) 口禱 口禱要在心靈目之後，若未能心靈與主交通，靈目未曾見主，徒刺刺不休，何益之有。

(6) 耳禱 禱告爲兩面之事，不可徒說不聽。故一面聲通帝，謂一面還要敬聆主訓。

(7) 手禱 不但手舞足蹈的讚美主，必用信心的手接受主恩。

童君常言曰：信徒之天職，卽是爲人代禱。縱終朝忙迫，而清晨黎明，實最佳之候。斯時也，靜候主前，敬聆主訓，寸陰寸金，與主心交，默默中，神恩洋溢，如親帝天，警歎幾似超凡入聖，追隨衆天使，虔歌颺拜於九霄之上，不其樂哉！祈禱者，乃懇切哀鳴，祈神之祝佑也。吾人愈覺心志懈怠之時，愈爲不恃己力，全恃天力之時，呼籲之誠，愈宜竭盡。一切艱難失敗，均可傾心吐膽，掬陳於天父之前。愈墮落，愈宜祈禱，因吾人視上帝乃仰之如慈母也。

基督徒當怎樣

崔愛光

基督徒三字的名稱，由來已久，讀使徒行傳第十一章廿六節，可以知道他的梗概。余見近人每多冒然不察，竟將基督徒三字，印入名片之中。余非不贊成人們用基督徒三字為徽號，但願用基督徒為徽號的人，能顧名思義，知道基督徒當怎樣，庶不至名實不符，是為厚幸。

一 基督徒當悔改 基督之道，稱為悔改赦罪的道。（路廿四47）施洗約翰為基督開路的先鋒，他傳道的題目，就是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三2）基督初傳道的時候，也是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四17）後來甚至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十二35）可見悔改為基督教的要道，也是基督徒的初步。人不悔改，何能稱為基督徒呢？

二 基督徒當重生 重生之道，四福音書雖不多講，但觀基督對尼哥底母講了一次，便可知這道的重要。基督對尼哥底母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約三3）究竟尼哥底母重生了沒有？看約翰福音第七章五十一節，可見尼哥底母已能不附和衆人，冤屈無辜；又看十九章卅九四十節，可見尼哥底母前雖夜裏去見耶穌，後竟明認耶穌而不諱了。這不是重生的好樣式麼？人不重生，又怎能為基督徒呢？

三 基督徒當稱義 稱義的道理，在保羅達羅馬人書講的很詳細。本來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三10）那裏有稱義的事呢？羅馬書第三章廿三節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廿四

節說：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可見稱義是蒙恩得救之人的冠冕。人在上帝前如不稱義，又何能爲基督徒呢？

四基督徒當成聖 成聖的道理，高矣美矣！觀基督最後爲門徒禱告說：求你^{上帝}用真理使他們成聖（約十七17）又希伯來書說：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來十二12）又羅馬書說：因着聖靈成爲聖潔（羅十五16）可見人要成聖，一方面在於父子聖靈，然也有一方面在於自己。就如哥林多後書所說：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上帝，得以成聖。（林後七1）人若不能從悔改重生稱義，漸進到成聖的地步，又何能稱爲基督徒呢？

一九二五·一·十六·寄自安徽正陽關內地會

萬古愁曲之撰人姓名 萬古愁曲，相傳歸玄恭撰，一名擊筑餘音。河陽盧氏本，則又屬熊開元。乃金氏隨筆中，于此曲既不屬歸，又不屬熊，而謂爲明末王樂夫撰。所載起詩結詩，與歸熊傳本同，餘未載，不知如何也。大約此曲昔時傳本甚多，原不著撰者姓名，所謂歸也，熊也，王也，皆讀者揣擬之後所加，遂釀出如此。今于歸熊之外，又多一王足助考訂矣。王名恩，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出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魯王監國，起爲正詹禮部侍郎，事已不可爲，自號采薇子，架一廬曰孤竹菴，不食七日而死。見二北曲譜續。

基督的能力和學生生活

程德原著
梁善揚譯

當今是卓然一個能力的時代。海陸軍的破壞能力和防衛能力，比較從前利害得多。團體結合的能力，也比較從前發達得多；無論工藝的，商業的，政治的，和羣衆運動的，或含宗教意味的，都是日臻發達。從前『積聚財帛』所生的能力很微小，今日却又大大不同了。總之近來戰勝天然的能力，進步得這麼神速，和從前比較起來，真是判若兩世紀的事。但是物質的能力，無論變化到甚麼地步，而耶穌基督則始終不變；昨天，今天，明天，以至於世世代代，都是人類能力的源泉。他能使人類的生命豐富而有力。一個偉大的體魄，高尚的智慧，強健的品格，蜚聲的名譽，富厚的財產，倘沒有基督在他裏面，他仍然是懦弱的。此外基督更有一種能力，接近到學生界，使青年學子，心交於彼，而連結在這神聖的生命和能力的來源頭裏面的。這種能力，說來也很明顯。

耶穌基督有抵抗試誘的能力。這件事實在關係於每個學生的日常生活了。人生於世，誰沒有受過試誘呢？所欣幸的，不過人們雖受試誘，卻不一定陷入試誘。試誘是一件終身的經驗；生命是一個沒有停止的戰爭的戰場呀！但是我們不必害怕，試誘裏面儘蘊藏着許多利益的，因為他能鍛鍊品格。學校中至偉大的人，就是因為他能夠認識試誘不是叫人屈服的，而是叫人戰勝的一回事。從戰勝試誘的歷程中，於是金鋼石般的品格遂鍛鍊出來了。試誘的自身，並不含有惡意，人若陷入試誘，才是一件可怕的事。入試就是罪惡，罪惡的結果，就是墮落，死亡。這問題中最嚴重的方面，而使不能抵抗試誘的

人們驚心戰慄的，就是人若不能戰勝試誘，試誘就戰勝他。二者之中，毫沒有中立之餘地。奴隸和自由，是在我們的選擇罷了。

然則怎麼是恆久戰勝試誘的秘訣呢？有等人答覆說，這在乎意志堅定罷了。其實從經驗上講，人類的意志，倘沒有外力的幫助，却不足以隨時應付那『等級不一』『形態萬變』的試誘。比方誰敢說一句：『我只憑我自己意志之力，把內心洗淨了』呢？又有等人固執着說，人欲戰勝試誘，只須避開塵世，深山簡居就可以咧。不知這種說法，却不能夠在今日實行的。嘗試這個法子的，倒也大不乏人，大半都反證出他們避開之後，愈感覺到試誘的劇烈。又有等人堅執着說，欲戰勝試誘，最好先信仰一種主義。但我們試想：有許多人已經堅心忍耐地守着冗長真確的信條了，到底也要被試誘降伏他。主義也許有他的價值，但只有主義，是不足的。又有等人看重那宗教的儀式，以為他可不是一個戰勝試誘的『不二法門』嗎？但我們也須承認，有許多食古不化，泥守着宗教的形式禮儀的，仍然是奴隸而已。宗教的儀式，也許有他的用處，不過只靠儀式，也不覺得穩妥罷。

原來戰勝試誘之方，只有用一個適當的能力。這個適當的能力，便是基督。這句話并不是武斷的，而是根據科學的事實，綜合各地人類的經驗而下的。一個判決。曩者嘗於歐洲某大學演講之後，我（著者自稱，下做此，譯者）邀請一班尚未信教而欲明瞭基督救主之道的學生，相會於某處，以便從詳討論。到會者，凡五十人。開會後，一青年學生發言道：『頃由同學相告，知先生為道熱誠，盡力證出耶穌基督是幫助人脫離試誘的唯一救主，但據鄙人的經驗，却可證出有許多次，沒有靠基督的力量

而能完全戰勝試誘的。」我因告訴他說：這樣的證明，學生平第一次聽聞的。我希望和他到各處大學遊行一踏，因為世界若有兩種脫人於試誘的方法，那就是人類的大幸了！第一種是我貢獻給他們的唯一救主基督，第二種他說他另有不必用基督的方法。經過別種討論之後，我們分散了。就在那一夜，我正在和別的學生會晤，剛纔那位學生又走來邀我和他作個人的談話了。我引他同到火爐邊坐。他却五體投地，俯伏在我面前，認出他是一個罪加一等的罪犯。又繼續說他實在沒有戰勝他的試誘，反要說已經戰勝來欺騙我，和他的同學呢。由此，可知基督是天賦的唯一名字，使我們人類藉以得救的。倘有人說這些話近於粗淺武斷，我們儘可本科學態度，拿出許多經驗過的事實來做證據。復次，一個灰心喪志的人，倘若得了這種真理，可以恢復他豐裕有望的心境。把「耶穌基督能勝試誘」八字橫壓在他的最強橫的，最陰險的，最固執的試誘之上，並且令他知道這八個字，是由多數有經驗的人，把他們曾被試誘而能戰勝試誘的事實所鑄成的。我並不是說他不再有劇烈的試誘，也不是說他不再需祈禱儆醒，不過說他將有大大的勝利，由舊日「疑信參半」時作「時輟」的經驗，獲得恆久勝利的生命。

耶穌基督更有破除惡習的桎梏的能力。試觀中外各國，何處不有學生屈服於試誘之下，而被惡習的鎖鍊重重圍纏着的呢？這種惡劣的習慣，有時他一向都很明瞭，或有時却一無所知。惡習之養成，或始自幼時，或始自成年，或屬於身體的，或屬於內心的，一旦豁然醒悟，才明白他原來是一個奴隸。這不必待別人告訴他才知道的。他願意做的事，他不去做；而他所厭棄的罪惡，他偏要去犯。一個人所願

爲的事而不能爲，豈不是明明一個奴隸嗎？

某夕，我到一間大學參觀。一個法律科學生來要求我指示他怎樣去脫離一件惡習。我問他那件惡習是何時染得的。他說：『在三年前。』我說：『那年你曾犯多少次？』他說不過一次罷了。我問：『第二年你犯多少次呢？』他說第二年却犯過三次了，因爲每學期一次，所以記得格外清楚。我再問他：『今年又怎樣呢？』他答最少每星期一次了。唉！惡習之養成，是何等的可怕呀！他好像一個迷人的網，愈纏愈緊，一年快過一年，把那個學生活潑的生命，牢固地釘上鐵扣，墮落到深淵去了。好在他還有『自知之明』，求上帝憐恤他的痛苦呵！

人若做了惡習的奴隸之後，他最急切的問題，不是要去何處找出勸世格言，來勉勵自己，因爲在世間隨處都可碰着很好的演講，勸諭，和教訓的。也不是要去何處尋覓出英雄豪傑，來做他的良好模範，因爲他儘可想出千百個英豪的平生，是他所喜歡仿效的。也不必要求新鮮高尚的理想，因世間有許多種理想，正在悶纏着他呢。他的最大問題實在是要去甚麼地方和怎樣求得一種能力，提起他已經有的格言，模範，和理想來施之實行呀。討論到這裏，我們試把基督貢獻給這種人的是怎樣和其他宗教所貢獻他的是怎樣，兩樣比較一下。比方一個不善泅泳的人，溺在池中。孔子對於這個溺在水中有甚麼好說呢？『由你的經驗，就會得到利益。』釋迦把甚麼最有希望的音訊告訴他呢？『勉力奮鬥罷。』印度教有甚麼最激勵的教訓講給他知道呢？『不要怕，來世你將有第二個機會的。』謨罕默德有甚麼話呢？『無論是生是死，這都是上帝的意思。』但是耶穌基督有甚麼話呢？『握住

我的手，這就是耶穌基督和其他宗教或其他自命爲教主的分別。也就是沉溺於水中和被拯救放在磐石上的分別了。

耶穌基督的無上禮物，便是他能把人從最壞的地位，恢復過來。他自己嘗說，他來塵世想完成一件拯救被擄者的工夫。那麼學生肯接納這位大能的救主，基督，做他恆久的伴侶，又能養成讀經祈禱的好習慣，敬畏基督，神交基督，時常和親近基督的人來往，熱心去做服役於人的工夫，那麼基督的大力，必定會臨到他，釋放他，一天一天帶引他到勝利的地方，那時候，他讀着『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時，定必非常嘆服，說那一句話是千真萬確的了。

耶穌基督更有解除人類由犯罪而致的負累或悔恨的能力。學生中誰沒有犯過罪呢？換句話說，即那個學生未嘗受過內心的衝動，或外物的引誘而致做錯的呢？真的，他或者沒有犯過粗魯暴動的顯著的罪惡，但試誠實無私地一察他的內心，能沒有發現出驕傲，劣性，不仁，自私，污濁的念頭，和淫穢的情緒嗎？有的人說，這不過是微小的罪惡罷。其實世間沒有所謂微小的罪惡的。最微小的罪惡到底也是過失，是墮落，會令高尚的品格『減色』的。有良心的人，對於這一類行動，決不能滿意的呀。倘若用這種剛烈無私的態度去觀察人的內心，也就是上帝審判人的方法——還未算滿足的時候，那麼再行請他望到基督那裏去，把基督光明潔淨的聖軀，和他骯髒卑污的肉體來比較一下，則他的罪惡，必格外明顯，會令他『慚愧無地』、『悔恨萬分』的呢。

犯罪之後，便覺得『如負千鈞』，後來還有『悔不當初』之恨，這句話的確是真實無妄的。悔恨

這一件事，並不是富有哲學或理想的人所能否認的，而是曾犯過罪的所能證實的。我無論遊歷到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國家，常常見着有許多學生告訴我，他們犯罪後悔恨的苦况而懇求拯救。亨利特林門 (Henry Drummond) 告訴我們說：「青年人離別家庭到大學或城市的時候，家庭的聲音好像對他說：『保存你潔白的衣服，不要被俗塵染污呵。』但是多數的青年人，在某日或某晚上，却被第一次的污點所染污了。其後的污點，便源源不絕地來到他的身上。然而後來的污點，却沒有一個比他第一次犯罪的污點的顏色，那麼深紅而漆黑的。」

誰都不能夠洗淨他犯罪後的污點，和跟着發生的悔恨心。無論在甚麼地方，都有人想幹這些不可能的事。在回教盛行的地方，我親眼看見許多人曲跪拜伏，齋戒沐浴，就是爲着這個緣故。在印度及別的地方，我也看見過他們旅行聖地，或故意做種種苦難自己身體的事，想藉以解除他們所犯的罪惡。在佛教盛行的地方，也看見他們念經寫咒，無非爲着這一樣的緣故。此外還在許多地方，無論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有無量數的人們，正在尋覓着無效的法子想解除他們已犯的罪惡。唉！這一類苦戰掙脫的事，真是充滿天地之間呀！馬伯女士 (Lady Mabeth) 所說的「惡毒的污點離開我」一句話，就是這一條問題了。但是我們試用真誠的同情心，去考察上列種種人之救法，有那一種確實可以解決他們的罪惡呢？沒有沒有，他們的方法，統統是無效的。惟有耶穌基督在地有權赦人的罪，解除人罪惡的重擔罷了。他在十架上流出的寶血，把我們的污點完全洗清，變爲聖潔。所以許多人都覺得這種割除人類舊日的人生，便是基督特來完成的一件最大的奇跡。

沒有別的事比「耶穌基督赦免人的罪惡，人便覺得解除一切悔恨的痛苦」這件事，更確鑿有據的。這真是奇妙的事呵。他能轉暗為光，使失望矇昧者變為和平有望。我曾相識過一位學生，他在離開他的家庭約有三四英里的地方，曾犯過一件可怖的罪惡。他要到學校去的。從他的家庭到學校去，可有兩條路，第一條是二十五英里長的鐵路，這段鐵路要經過而且見得到他犯罪的地點的。第二條是繞遠的小路，長約一百英里。這個學生告訴我，他每次到學校，都從繞道上走，雖然要耗多的時間和用許多的使費，都情願從繞道上走。何故呢？因為想避免目睹那犯罪的地方，而致聯想到犯罪時恐怖的情景，和良心上所受很嚴厲很重大的打擊呵。有一天，他遇着耶穌基督了。耶穌基督便做他的救主，赦免他的罪惡。他的生命好像從新改造過一般。他說此後不再害怕了；縱然由車路到學校也不害怕。而且還很有勇氣的做了許多善事來補他的過錯呢。看過這一段事的讀者呀！現在有沒有隱藏着而未經懺悔的罪惡忽然記出來呢？若然，就請他用最實在最堅決的態度，允許基督是他的唯一救主，基督就不特能洗淨他那種罪惡，即凡一切罪惡也可以洗淨的。這就是最徹底最有力量的「不二法門」了。

耶穌基督更有嚮導我們出疑叢中的能力。我們試把宗教上的疑難問題到他面前，他立刻替我們解決一切。有等人辯駁說，「倘若我沒有疑難，我自然會親近基督。」這樣說法，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倘若等到你沒有疑難的時候然後親近基督，則你將永遠不能親近他，因為你認錯了基督來世的最大使命呵。基督來世不僅是釋放人類於罪惡、惡習，和試誘的勢力範圍中，而且更能解決各種重要屬

靈的真理上的疑難。腓力波立士(Phillips Brooks)說：「基督來世不是發出他和藹的容貌，叫人好愛慕他，或使用他的權柄去管轄人心的意志，就算滿意的，他更想誘導人類對於真理上的悟解。」

在斯干的那維亞的一間大學，我遇着一位大學教授，他在年幼的時候，便信仰着一種宗教的真理。他是很固執而武斷的，以為他的信仰，絲毫沒有錯誤。其後他到一間德國大學，把以前的信仰完全拋棄，自安於不知不問的茫茫大海中。他也嘗試過許多方法去尋求真理，都是完全失敗，他告訴我，「最後我便再決意去親近基督，當我尋求着他的生命和教訓有甚麼光燭照到悶纏着我的宗教問題的時候，果然獲得一滿意的真理了。」實在講，近年來我到過千百間大學，見過許多學生，只有肯交給他的疑難問題過基督的學生，纔能夠獲得真實的信仰，而尋得導出迷津的路徑。因此，我很切望着有疑難的學生，要本着科學實在的基礎，不管他現在對於基督的態度怎樣，總要自今從新開始研究服從基督之道，這樣繼續地做去，也許能解救他出疑叢之中。我再覆述一句，因為這一個方法，就是引人由暗就光的最敏捷的方法。人類經驗過的事實，證明出基督所說的，他就是道路和真理生命呀。我們還記得麼？他大大的應許我們說：「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這裏第一件要觀察的，就是只有跟從基督，——再沒有其他的人可以跟從的。——才可以獲得這個應許的效果。第二件同等重要的，就是只有我們肯去親近基督，才可獲得他生命的光。猶豫不決和固執已見是不中用的。我們要誠實地，懇切地，透切地，去尋求而跟從基督的模範。這樣做法，乃能接受得新鮮滿意的憑據，明白基督是甚麼，做甚麼，和啓示甚麼的問題了。

耶穌基督更有使學生「各盡所長」的能力。迴溯到二千年來世界的進化歷史，何一不與基督發生密切的關係呢？基督傳道為期不過三度寒暑，而所完成的工夫，正像尼基（Noyes）所說，「所以改造而感化人類的，比較哲學家的文章，道德家的勸諭偉大得多了。」在最強盛的國家中，基督佔得最有勢力的位置，就是最自由，最聰明的民族，莫不異口同聲地去尊崇他。他已經顯出他的偉大，把最卑微的和「人所不齒」的個人和種族，從新改造過，提高他們的地位，使之與聖賢及強大者同等。他確能豐富富人的生命，使人能「各盡所長」呵。

學生的理想，倘不是在耶穌基督裏面，或藉賴他產生出來的，就沒有甚麼價值。基督很看重我們的身體，說是活着的上帝的聖殿，他用他偉大的思想，活潑有力的教訓，把我們的心苗鼓舞起來，培養起來。他潤澤着我們容易受感的天性，替我們創造出，生長出一個更優美的知覺和情感。他對於人們，表示他寬大的，靈敏的同情心，他倡導一種最高級的愛國主義，想成立一個公平正直，合乎道義的國家。基督的自己，便是一個宗教上道德上的最大國家的至偉大者。他能使人在地若天，使世界無處不充滿着上帝。他允許我們與他結合密切的友誼，招募我們去作一件最高尚大公無私的工作。我們若與他同居，就將獲得最深厚最豐富的生命，從他的高尚的人格和偉大的計劃中，把我們從卑賤狹窄，自私自利的監獄裏釋放出來。由啓示到上帝的真相和人類的價值，他表彰出人生充滿着無限的可能性。由他自己所貢獻出的身體，不僅是一位完全的萬世師表，而且是一位完全的救主，完全的能力，使我們的人生和他一樣的完全呵。復次，我們必須承認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有志的學生們！想成

功立業的學生們！別的事失掉都不要緊，最要緊的，就是切不可失去在耶穌基督裏面的「奇妙莫測」的寶藏呀。因為這種寶藏，最能使學生受益的。

耶穌基督更有激發人類去作英雄無私的事業的能力。他並不是感化個人就算滿意的，他還想全個社會發展到極端。他的進行計劃中，包含着每一個人，每一個國，每一個種族，一切的人類——一切和人類有關的事物——無論現在的或是將來的，將來有一天，他的主義和精神，必會調和在人類中間。他手創的天國，必會實現到全個地球上。基督來到人間，見他們保守着板滯的宗教儀式，所以他就囑咐他們去服務他們的朋友。基督自己已經「現身作則」了。他一生最好的括語，可以說是：「他到處處去作善工。」

詹姆士大教授有句重要的話說，「我們在社會中要尋訪的是一件與戰爭同其力量的道德；是一件剛勇的物，這件物能傳達到普世的人類好像戰爭一樣含有普遍性的，但是也能調和到人類的靈界上，好像戰爭自身已證明他是不能調和的一樣。」基督有能力去供給這樣的需求了。除此之外，更有誰能鼓動人去作英雄的事業呢？他用最正大無私的奮興劑激發着我們，用有益的熱情的火燄燒透我們的心腑。他又創設一種愛，這種愛的勢力、品質和力量，比較愛國英雄的愛，卓越得多。他又賜給人有耐心去忍受一切的反對、苦難和犧牲；促進人去建樹高尚而偉大的功勳。基督豈不是曾預備一班小小的隊伍去戰勝羅馬帝國嗎？基督豈不是曾利用格勒森（Clarkson）去喚起全國羣衆的良心來廢除買賣奴隸制度嗎？基督豈不是曾使考活（Howard）有絕大的能力，能以隻手改良各地

監獄的境况嗎？基督差遣羅斯金 (Ruskin) 湯歷比 (Toynbee) 布地 (Booth) 到「文化退落」的鄉村去拯救那裏的人。基督促進着受啓示的人們，到遠近的大陸去創設基督教學校。在這樣的學校裏，訓練出基督教的領袖人材，作亞洲羣衆的導師。他在我們的大學，挑選出英偉的健將，并委任他們到非洲的湖濱，印度的荒野，和中國的江河流域，宣傳出印刷出和平美滿的佳音。他激發着東洋和西洋的，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學生，聯合一起，使傳遍天下的福音，縹緲崇高的聖業，放出異樣的光彩。學生呵！想作點善工給當世的人嗎？快快聯合到這生命和能力的最大源泉裏罷。

實在講，基督就是學生生活中的力量。在他裏面蘊藏着各種能力。他的能力未嘗減少過的，是無窮盡的，是容易接受的，是有益的。每個學生都需用着基督的能力；每個學生都需用着有能力的基督。倘若我們是需用着基督，而他是有能力來供給我們的需用，而且曾經表示出可信靠的，那麼我們不應該親近到他那裏嗎？證據具在，我們可疑惑到他的信託和能力的實在嗎？你有甚麼事情未有受過基督的助力來顯出基督的「極可信託」和「無所不能」的？然則我們不應使基督有機會賜能力到我們的生命中嗎？除了這個態度，還有甚麼別的態度是公正的？我們看看韋斯各主教 (Bishop Westcott) 所說的「懷疑的虛偽」罷。虛偽有兩種，他們是相對成立的。有一種是基督徒的虛偽，因為有等基督徒本來是沒有的，而自命爲有。還有一種虛偽，就是有等人，自己既不稱爲基督徒，也不肯用堅決誠懇的心去服從基督的遺訓，因爲不肯服從的緣故，他們就不能夠明瞭基督，和使用他的大力了。

學生呵！若果讀過我這本小書，却仍未肯實實在在地歡迎基督做他的救主來管轄他的，他就好

像站立在一條歧路當中。他有權選擇前面的那一條是他應走的。他知道他有這種權柄的。他可以說：『我將要繼續走我自己的路，雖然我一定要承認這是不滿意的，因為從這條路走，就不能獲得更大的能力來幫助我，因此我應達到之目的而不能達到，反墮落深淵去了。』反之，他可以說：『我現在要決意走基督的路了。因為這條路永不會引人到黑暗的地方。惟藉基督的大權，和曾經服從基督的人們，會帶領到更猛烈的光明，更偉大的能力，和更深厚的滿意的境界上呵！』

『我們的意志是我們的，我們不知道怎樣；我們的意志是我們的，任由你的指使罷。』

奇補品 近有丈二者，在報紙上發表一『食物趣談』說：我們金山地方，到了冬天，街頭巷弄，陳設的尿坑，其中時有浸着雞蛋。每坑中幾盤然，多則四五十，少亦一二十。浸了一月以上，食出來，欲食者，或以水煮，或以火燻食之大補。來春包可氣色旺，痼疾全無。而以此水煮者食之，補力更足。此蛋即名尿蛋。食之者，都是癆病人，年老人，及一般欲享長壽之富翁。我曾問一食尿蛋者，其味怎樣？他說：『帶鹹火燻而焦香，水煮者很難食。』我問他，有臭氣嗎？他說：『我們志在修身，臭不臭管牠甚呢。』我對他說：『天下補品多，為甚要食這種臭東西呢？難道除了這尿蛋外，別的東西就不補嗎？』他對我說：『這是天下第一補品，你們年輕人不懂道理，七說八問做甚呢？』哎，臭尿蛋原來是天下第一補品，丈二倒還要請教化學家呢。

一篇殘缺不完的演稿

鏡錄

這一篇演稿，題目是『馮將軍與其部下的宗教生活和軍人生活』，爲馮玉祥代表馬伯援先生到粵在協和神科大學演講的。繆璧煌君述寄香港大光報，我把牠登在大光報附設的大光報日曜裏。因須先送港政府華民政務司署檢查員檢准方得登載，（參看本期『我在大光報胡混數月……』一文）被他用藍鉛筆塗去好幾行，并抽去一頁不發回。那時塗去的，只得用□代抽去的，則但注幾字於其中曰：『此處被檢查員檢去一頁，』不知道那一頁共有幾百幾十個字，不能疊幾百幾十個□去替他了。今合把這篇重要演稿移登於此，而注明其所塗去字句於所代□下。至被抽去之一頁，則不知繆君尙否存有底稿，如有，敢乞於獲閱此冊本誌後，抄一分寄來，俾便補登在下期本誌，叫閱者獲窺全豹爲荷。

那篇不完的演稿如下：

兄弟原來是東京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但今次代表馮將軍來南方者，因我又是一個革命家。可是我之入革命黨非由基督教而入革命黨，乃因革命黨而入基督教，換而言之，我是革命的基督徒。我與馮將軍相結識是在五年前，我之結識他者，并非務名求利，不過想在他的部下宣傳福音。自此以後每年有兩三次到他的部下傳道。今次就是代表馮將軍南下與國民政府接洽。到來後，譚沃心牧師要我略述馮將軍與其部下的宗教生活和軍人生活，覺得這個機會非常榮幸，因把我的觀察和

經歷大概述出來給各位聽：

馮將將自皈依基督以後，對於宗教生活漸覺熱誠，及至與他的續弦夫人結婚之後，對於基督教益覺有密切的關係，因他的夫人曾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各位知道現時馮將軍與國民政府切實的合作，究其實他們兩家的根本精神有多少出入之處。我到來廣州與各機關的要人接洽以後，覺得他們的根本精神是唯物的。原因或者由於南方與外人首先交通，受外人的經濟侵略最早，受他們的經濟壓迫也最重，所以南方的主張趨重於經濟方面，而尤其歡迎馬克思的思想。至於北方的馮將軍則信仰「唯人」主義，以為能夠解決世界的問題者，唯有類人的精神。唯其兩家的觀察點既然不同，則其兩家的設施也不同。南方的政府主張客觀的打倒，比如□□□□（原文是資本家）□□□□（原文是帝國主義）和其他，都是他們想打倒的對象。至於馮將軍則主張先打倒主觀的私慾，情性和其他的惡性。個人的私慾和情性非他人能監察而約束的，只有上帝在默默中能監察我們，用種種的方法啓示我們感化我們，令我們發生懺悔之心，把自己的私慾情性完全打倒。所以宗教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不過我們仍要明白，我們的信仰不可成爲口頭上的信仰，要把我們的信仰實行出來，在社會上建設我們的人格，才堪稱爲真正的基督徒。

在北方——全國都是這樣——有兩種基督徒：一爲「吃教的」，二爲「用教的」。前者以爲信教之後有飯可吃，以教會爲飯碗的；後者以爲信教以後，可以在教會的機關上圖事情，可以得教會的幫助，在教會學校讀書，或者到外國遊學，這是以教會爲工具的。至於純粹的信徒則反是，倒把自己爲教

會的工具，在社會上服務，期能實現天國於世界上。西北的宗教就屬於這樣，自己甘願獻身於宗教，作牠的工具。在社會上服務。馮將軍已有這樣的宗教觀，所以他自早晨五點到晚上十二點鐘，規定一定的時間來祈禱，讀經佈道以及辦理各種的軍事，斷不敢把一刻的時間徒然放過。與廣州的工人一樣，領袖既是如此，部下的士兵則不敢不效法，每朝起身以後到晚間有一定的時間去操練，讀書聽道，入工場服務。社會總而言之，把全副精神為社會服務就是了。

在西北地方設立許多鐵工和木工的工場，國民軍的士兵要在工場裏分別作工。馮將軍常常對人說道：「英美是強國，所以他的工人和學生，每日只做八小時的工作就足夠了；但是中國的工人學生因為國弱就要做十六小時的工作，才能振興國家。今日中國救亡之道無他，惟有『實行』二字；至於宣傳的手段無濟於事的。何以言之呢？如果借宣傳之力可以救國，則以陸徵祥、顧維鈞等的英語，十倍於日本人者，早可以感化外人的態度，一變為公道正義的態度對待中國了。試問實際上有這回事嗎？所以我們要把自己的精神時間實行工作振興工藝！不必借重宣傳的工夫，以為某人已贊成我們的主義，某人已加入我們的黨來互相標榜，自炫外國人之入軍籍以為這是國民的天職應該這樣做的。以這種觀念比較中國人之投軍以做軍閥鏹地皮為目的者，已經勝得多了，不過我仍以爲未足，凡投軍者除抱義務觀念以外還要抱着生產貢獻的宗旨。蓋軍人完全處在消費的地位，不論衣食住，子彈槍械都是受國家供給的，所以應在閒暇的時候做些生產貢獻的工夫。我國古時寓兵於農，就是含有這種意義，現在因時代的變遷，雖不能復行古制，但總可以寓兵於工呵！」

以上所講的乃國民軍的軍人生活。以下則畧述馮將軍部下的宗教生活是怎樣：普通的軍隊，自軍師旅團營部以下，都有特別的公費給發，通常這些公費乃歸於各部的長官去支配，名爲給作各種的應酬費，實則給作無謂的揮霍。但是國民軍的公費，則拿來聘請宣教士，受這些公費聘請的宣教士，大概有八十餘人，除外尚有二十餘人由私人出錢聘請的，一共有百餘人在軍中傳道。以後這班傳道人，似乎有多少問題發生，因他們不大明白軍人的心理，不免有多少柄鑿之處，甚或有言語的障礙，因此乃倡辦軍人的神學校，招考各處的中學畢業生，讀滿兩年以後出去服務，以後再入來讀書。那間學校的校長乃聖公會的牧師浦化人。另一個前任聖約翰大學的校長幫他的忙。他們非常勤力料理學務，晚上八點鐘的時候都仍然到各處去巡查，雖在風雨之夜都不改。他們亟望這間學校，對於軍人有大大的貢獻。

另外對於婦女方面尚有工作。因爲北方的婦女多不識字，所以士兵的妻室連自己丈夫的姓名都不識，對於家庭生活上諸多不便。於是設有婦女講習所，所教的多屬普通的字句常識和淺常的宗教知識，除外尚有看護學學習，一方面使他們有高尙的方法料理子女，一方面在有戰事之時，可以出去看護傷兵。總而言之，在西北地方幾十萬人，儼然組織一個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的生活之下，他們通力合作，斷非各顧各事不以他人事關懷的。比如以牧師們來論，他們不祇專務宗教上的事務，同時要幫助他人的別種生活。我這樣講，大家或者會懷疑，以爲言之太過。如果各位有機會到西北去參觀，就可以釋然了，不特會信，或者還要參加他們的工作。關於這層可以引簡又文先生的話來證明。

他的思想既是這樣，則其對於外人的態度可知是怎樣的了，（原文是譬如今次的滬粵慘案發生）

（原文是他非常不滿意於英吉利）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原文是爲他向來是中國的老朋友）

與土匪化的軍閥合作，驅逐國民軍呢。（此處被檢查員檢去一頁）

馮將軍（此下有「明見這些情形，一方面恨外人之專橫——講到這裏，望各位別要誤會馮將軍排斥所有外人。他對於所有傳道士和醫生，非常歡迎敬重。因他知道這般人乃主張公道，無分種族國界的。——一方面」幾句話，也被塗去。）又歎惜自己的國民無知識，所以他決意退守西北區域，經營這些地方。各位知道西北區域三倍於中國本部，大有經營的可能。國民軍退到這裏休養生息，預備日後再作救國的大運動。在退守的時候，馮將軍可以趁機到俄國遊歷，藉以休養精神，增加知識。關於這

層有許多神經過敏好談閒事的人以爲，馮將軍到蘇俄渲染赤化與他親善了。實則馮將軍之所以遊俄而不遊日美者，完全因利便起見。並無他意。遊盡俄國以後，他又想去德國一遊，他所以到德國而不到英國者，因他的公子熟於德文，而且中意於德國的教育，以是在子女教育上較爲利便，到德國時他想學習一種小工藝，日後歸國時，縱不能在軍界爲國服務，也可以有一種技藝貢獻於國家。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馮將軍與其部下的思想，確實本於基督的精神和中國的倫理。如果各位明白這兩層，則各位當不致受外間謠言所動移了。

一九二六、四、十二

能行道始是有道。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嘗乞心佩，令執轡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崇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者，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城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城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城升高坐曰：「守口攝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城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見。段成式酉陽雜俎：誤按近有某君者，嘗語人曰：基督教之傳教士，日恆以戒誑戒賭戒淫向人絮聒，不知此諸語吾中國人自少卽習聞之於父兄師友，豈待彼外國人之遠來相告，恨不使過道欽看城以答劉忠州法行者折之。

徵集歌謠簡章

- 一、以現代通行者為限、字跡須繕寫清楚、
- 二、方言、成語、或關於歷史、地理、及地方風俗者、皆當附註說明、
- 三、歌辭無論文俗、不可稍加竄改、致失其真、
- 四、歌謠之性質無限、無論關於男女、婚喪、時令、謎語等均可、
- 五、一地通行之字、及有音無字者、可用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注音、
- 六、當註明通行於某地、或某社會、
- 七、寄稿者當書明姓名、及詳細地址、以便通函、
- 八、來稿合用與否、當予編者以採擇權、如須寄還、來函時聲明、
- 九、如徵集之數能够印成一歌謠專書時、即以該書贈送、如不能時、亦按來件之多少、略致薄酬、不受酬者預先聲明、
- 十、稿件寄交上海異光雜誌社劉維漢收

中國路政界唯一之出版品

道路月刊

社長 王正廷
主筆 吳山
總編輯 陸丹林

提倡道路建設

研究治路知識

報告實施狀況

促進交通事業

歡迎投稿

每月一冊 一角五分 全年十冊一元五角

路政界空前傑作 **道路叢刊**

五十餘專家撰譯 陸丹林編纂 葉恭綽王承斌劉湘王桂林王正廷序文

全書九百七十餘頁 插圖三百餘件

研究路市兩政及籌辦長途汽車路不可不備

實價四元 郵費一角三分

編輯發行所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會

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均代售

吳梓瑞自美國篇省勃侯致某學會書及致馮玉祥書各一通 補錄

吳君此兩通函稿，係去年六月十二日自美篇省發來，到時余適已解職他往，今於代理編輯鄧心吾君郵來稿中得之，循誦一過，見其一爲抗議美苛例得勝，一爲慰勉馮煥章自愛，均是一篇絕重要文字；而尤以前一函所述各節，爲足見其氣骨與毅力，使吾國外交家及僑外各界人人能爾，亦烏復有對華不平等待遇苛例之能存在於歐美各強大國也哉！因亟登出以餉閱者。雖事已過去經年，而其言實歷久彌光，永永不朽。想閱者必不以其爲明日黃花而少之也。惟所稱學會，因已失其致記者函，未審係指何處之學會，不無缺憾耳。亦鏡識。

學會諸兄弟均鑒

美政府一九二四年移民律之殘酷，瑞親當其境，敢爲諸君一述之。

美日交惡，歷有年所，弱如我國，誰不可任意虐待之。而美政府對於吾人最大之藉口，則爲中國學生之窮殺敗度，鮮有成就，故乃制定種種奴隸式之律以束縛之。肄業必入政府承認之校，

不得輒學工作；畢業後須即連出境，不得滯留實習；此等禁錮政策，實與留學界以絕大打擊，關係祖國前途殊非淺鮮。華京吾國使館安之若素，未聞有何抗議，列強對待我國，一足踞入，橫行無忌，不許我閉關自守，獨立稍一不穩，動輒干涉。我國遣派留學，原係遵守門戶開放主義，期東西文化或有融會流通之一日。不圖以基督教文明之邦，亦復狹隘自私，歧視仇恨，至於此極。苟只許讀書，不許實習，不知吾輩來此有何用處。去歲吾妻羈縻至六月之久，其所受痛苦，實足抵美政府自貽之羞。請略言之。

原來官僚老習氣，文明國政府亦在所不免。小小護照一事，不言給亦不言不給，拖延竟歷半載，駐滬美領對於新律茫無頭緒，一味敷衍，令人等待，甚至誡海電以自掩食言之咎。瑞殊不甘以慘淡經營之計畫猝遭不測，及人皆愛莫能助，使館又徒喚奈何，遂不得已於荆天棘地中，驟開一徑，直向華盛頓白宮。叨陳詞。幸柯立芝總統尙非鐵石心腸之人，實富有惻隱同情，其秘書長^{Mr. Clegg}覆函之速，較任何官吏爲敏捷，府中寄來各部對於此事磋商之公牘，足令人折服辦事態度之篤實光明。蓋白宮接受此等呈訴後，雅不欲以此細事損其大國風度，但勞工部堅持

吳梓瑞自美國篇省勃侯致某學會書及致馮玉祥書各一通補錄

法律，強項絕倫，其代理總長白某 White 曾三寄瑞書，謂任何看護學校，俱不爲本部承認，措詞強硬，實絕吾輩。然吾妻之犧牲亦大矣！瑞亦安肯以此口頭之法律，而不奮鬥哉？天下事惟自知無理者，乃畏縮不敢前，苟自反而直，吾何畏彼之有？因積上白宮數書，華情酌理，傾瀉而出，情之所急，理亦以伸。雖言詞稍激，人亦不以爲忤矣。書曰：「法立弊生，東方賢哲名言也。與世人之律，孰有過於猶太摩西者？法利賽人謹守之弗替，基督則或抹煞之。以成其真。但聞愛足以完律，未聞律能全愛者。與善持律者，不徒其鐵面無私，乃必同時計及律下之人之所能受。吾妻無限量之痛苦犧牲，實不值得守律。善吏如白工部者之一諾耶？」此等言語，白宮似甚悅納。然勞工部之言律特國會爲後盾，雖熟讀法律之柯立芝亦未如之何。渠乃轉能向國務卿休士 Hughes 商，自休士處發現勞工部曾於八月二日承認約翰何伯庭 John H. Hopkins 之看護學校，後工部之移民局總裁丈夫氏 Husband 亦寄來一書，體貼備至，言姑按個人特別例，由所在地總領事給照報告外部，逕本總局，即可通融辦理。與前二日工代長寄來恐嚇之書，截然不同。瑞乃將此同在一部，而意見費瑣之書，呈請白宮裁判。白宮覆書內附外部次長 Carn 代總長白工部求情承認物堡看護學校，辭意謙抑，可見勞工部勢焰之炙手可熱，而文明國之法律誠如天之大矣。基督靈靈曰：白宮又附來休士一書，言

工部已特別承認物堡看護學校，本外部亦已詳電滬總領事權給照電覆云云。至此弱國民爭理不爭他之沈悶懸案，乃告一結束。後數日不意彼聲口法律，嚴詞峻拒之白工部，亦一變其平日個個態度，毫不客氣的寄來一書曰：物堡看護學校，今竟爲吳某而承認矣。堪以奉聞。I am glad to advise that the Bioshuhg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 has now been approved by this Department so far as Mrs. J.S. Wu is concerned. 此等口吻，殊不易得。白某之得縱橫搗搗，固藉法律以睥睨一切；而其失敗，則又未嘗不因作詭語以欺人矣。十二月某日報載總統消息欄內有一段云：總統願望移民律修改，俾僑民得來其眷屬，與以寬大，令此律「較合人道」，是其企求。但他不拆下垣牆至於過度，惟「留美國之職業爲美國之工人」。The President desires that the immigration laws be amended to give greater latitude in Securing admission of members of families of those already here. Make the law a little more humane is his request, but he would not let down the bars to any great extent, but "Save the American job for the American Work-man" 是故苟能因此事促美政府修改苛律，予世界以較有合理的周旋，則吾妻所受之痛苦，特人類羣香祭品耳。吾又

何樂而不爲？現她在此攻讀已兩個月。光陰之悠悠，又不禁令人失驚矣。肅此頌頌。

春祺

吳梓瑞敬白

十四年三月廿七日爲省物堡

煥章先生賜鑒：

久仰盛德，時切識荆。今惟將十月廿五日美國報紙揭印之五照，暨立案頭，藉伸景慕之忱，並爲中華民國留一榮譽歷史焉。曩者目睹國步之顛連，自愧實無爲此等國民之程度。曾致書濟南友人云：會當擲赤心，越大洋，煩執刀剖刈，以分贈中華民國。八馬八馬者，害羣之八輩也。而先生竟佔其一。當時對於先生之懷疑，誠以庸俗子固不足責；獨守道力行者，太過安分，坐視淪亡，乃更爲有罪耳。逮東南禍起，因於百忙中刺血寫成四書，分寄子玉、中山、雨亭及國人，冀國中或有真正愛國英雄之挺身出現，以撲滅此蔓延自親之流行病也。不圖十月廿五日閱報，則先生儼然回京，主張停戰和平矣。大旱逢甘霖，中華民國最堪愛。

一個疑問 夫基督教之容易傳佈於奴隸及失望之人之中者，因其許以永遠幸福，固不難索解也。然而羅馬騎士，督理大具，備犧牲產業，忍受酷刑，而服從爲習慣所拒，理性所輕，法律所禁之新教，由何種秘力驅之使然？若謂人類智慧之柔弱，自願受此束縛，乃自古至今，同一現象，亦常見於受教育最深之人之中。見意見及信仰。

吳梓瑞自美國篤省物堡致某學會書及致馮玉祥書各一通補錄

二二三

戴之良友也，基督將軍其誰屬？中華民國之前途，何等燦爛光明，富有希望！而今而後，不怕無面目以見人矣。回師北京，賄選總統，褫職，廢除清帝，至誠潔身下野，致感動了多少軍閥相繼退讓，國中賢者咸告奮勇諸大端，此邦報紙，已大書特書，載入世界大事記。是豈南海古董聖人盡，及吳稚暉所謂失去頭腦之報紙等，所得夢想到耶？懿歎休哉，羣猴中之羔羊，荆棘中之玫瑰，中華民國之華盛頓林肯，乃使中華之歷史馨香美麗，溫良清潔，直瀾漫磅，彌宇宙間，至於天地末日也！休息之餘，當更爲祖國造福。瑞自亦在此夙夜匪懈，十分勞苦，以無負十年與華宣言，而謹執鞭後隨也。肅此祝請。

道安不一

吳梓瑞敬上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九日美國篤省物堡

此函稿似是先上一函稿寄到，因有「回師北京……載入世界大事記」數語，足以代表彼邦對馮之輿論，故不嫌其舊，而連帶發表於此。

太平天國的有趣文件 民國十五年六月四日申報書報評論載若谷君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的介紹云約莫在一個月以前從北京大學出版的『語絲』上見到這樣一條廣告『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快出版了』下面寫着『這些文件都是劉半農先生從倫敦博物院中抄出來的。雖只小小一本，却是極重要的史料。便是不研究史學的人買本看看，也是極好消遣品。因為其中有幾篇上諭，可以教人看一句，笑一個前仰後合。』……現在節錄一篇在下面。『詔曰：朕詔……衆臣知之，天父皇上帝太平天，太平天國萬萬年，天國天歷無窮盡……朕今詔命楊等天父皇上帝，乃天下古今前後大共太平。天父皇上帝，乃天下古今前後大共太平。天兄朕乃太平天子。……今蒙爺哥下凡，帶朕作主，創開天國天京天堂天歷，永遠流傳。自辛開元年，一直傳去千年萬載萬萬載，永無窮盡。……誠以天國天京天堂，乃爺哥帶朕作主之天國天京天堂，……普天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享爺哥真福，在世日升天，永活威風無了期。……茲據玆胞等朝奏天歷，永遠高深，固非凡例淺識所能窺。……朕業准奏爲此再詔，除却從前……每年遵今詔，每四十年一幹，幹年每月二十八日，節氣俱十四日，除俱照前例。每年三百六十日，雙月三十日，單月三十一日。……該月日頭頂，永遠如是。頒行天下，庶俾普天天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伸孝敬爺哥之虔，無忝爲子爲弟之道，其抒銘刻代贖之念，克盡成功感德之心，巍乎煥乎，真道天情，家喻戶曉。美矣善矣，天涯海角，泱體淪肌，天歷頒行，咸使聞知。欽此。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詔。』此外有俚歌一首，是從『天情道理書』中錄出。原辭爲『打鼓求得雨，高山好開田。燒香保得佑，燒箔過大烟。食齋食得道，牛牯上西天。食烟食得飽，放屁好肥田。』云云，此書全經在滬北某里購得一本，確如若谷君之所云。并可信確是太平天國遺跡。其俚歌一首，益非廣東之客籍人不辨。蓋太平天國洪天王及諸王，多廣東花縣之客籍人，其口語確是如此。記者能完全操其音，故敢斷其不謬，所謂『保得佑』蓋與今『聚完集』、『祈完禱』之不通句例相符。『燒箔過大烟』之『過』字，卽『較』字之轉訛，而花縣東莞及紫金一帶之客人，講話時，於此等去處，則皆用『過』而不用『較』。蓋惟『過』爲能俚，『較』則不俚也。

亦錄附注。

與尹文楷先生論教會男女雜坐問題

錄香港大光日報

黃金銘

尹先生嘗於中華基督教會堂會反對教會男女雜坐。理論刊該會會務週刊第六十期。此作欲與先生研究該問題。亦所以求教於閱者。

基督教徒素以繩正社會相沿性之統緒。解放社會癡結性之縛束。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恢復社會平等幸福爲己任。必須凜遵教義。求進化。求改善。傳福音於萬民。樹模範於羣衆。又安可拘於習俗。求關世人不能覺人反爲人用。豈如是而後基督教始能存於中國乎。所謂「斷不能徵引外國本色男女混坐之習慣。以爲打破中國本色男女異坐之禮法之張本」一語。實令人欲絀歎不能也。

昔者內言不出於閩。外言不入於關。以今日之時勢。更以「斷不能」言之。則爲「斷不能徵引男女社交公開之潮流。以爲打破中國古禮男女授受不親之成法之張本」。其果能如是乎。然而社交既已公開矣。煩言旣已寢息矣。

聖經雖未有男女混坐則得救。弗混坐則不得救之明文。又何嘗有男女弗混坐則得救。混坐則不得救之明文。基督論道聽者常數千人。斷不至無一婦女。聖經未載基督使男女異坐。蓋基

與尹文楷先生論教會男女雜坐問題

督以博愛爲懷。平等爲訓。自必打破男女界線也。信徒何心習於迂腐。而可以背師意耶。

若謂「院主利用顧客落於道德觀念之弱點。開放異性分座之例。以投其所好」。惡是何言也。彼道德觀念薄弱之觀劇者。則男女雜坐。然則強於道德觀念之人。始終身不履劇場。抑劇場中定有男女雜坐位。與男女分坐位（或如鄧伯侶君言）以別其爲有道德否歟。此又不足以爲言也。設有登徒子流於觀劇時。偶視座中閨秀。便如饑蟻赴膾。緊隨弗釋。則此女子必視劇院爲畏途。恐蒙羞辱。而畏來觀劇者。爲數必多。爲濫毆魚。故戲院性質。雖屬男女遊樂之所。而座客舉動。有失觀瞻。院主斷不能不加干涉也。會堂有主任牧師。豈無逐客之權耶。

惟教堂乃一特別莊嚴之地。當此禮教墜地之時。即使不解弛異性分座之例。設於演講時期。不幸而有失檢之穢行發生。更不幸而爲此失檢之穢行者。乃數外僮來之喜事少年。而此等喜事少年。又適隣坐於少艾之側。不願廉恥。頻頻出此穢態。夫如是。豈異性分座。乃能防止穢行之發生歟。且也。禮拜教堂。男女爭出一戶。雖未達到先讓婦孺退出之程度。而於此趾踵相踐。肩膊

相摩接之際。竟無利用時機。演出穢行。亦可證當無效類矣。何至實主爭坐。迫令同道姊妹。退坐一隅乎。

今有人焉。家庭數級。兄弟姊妹。不泥形骸。乃未有倡議異性分座者。以其本屬一家也。凡信主的。皆上帝之子女。四海之內。皆兄弟。又何懼家男女雜坐之。而不到禮道之足云。我國人士。素少聯結。而以婦女爲尤甚。故對此問題。或有少數女界。蓄意。然以未得多數公意。又未知男界能否原諒。使提議無效。將被譏爲外國化。以是弗言耳。果此事由男界動議。則彼知爲誠意相助。而樂於贊成。男界雖借箸代庖。亦不致蒙侵略女界自由之罪也。

吾人既昭事上帝。若能守主誠命。則心靈上獲益必多。男女雜坐。即成全帝旨之一法。故能行之者。亦必受福。茲並將其善果略爲條列。

(一)平等 現代二十世紀。男女平等之聲浪。日震耳鼓。基督提倡平等。信徒自當履行。男女雜坐。即打破「女子不能與男子並列」之第一步。

(二)釋謠 外界常謂基督徒會集。爲女性之攝政力所致。使將來能實行男女雜坐。而無穢行發生。則外界之謠言自滅。而知基督徒爲虔事上帝而會集。非爲女性而會集也。

(三)受試 基督亦嘗受試於撒但。彼能克勝之者。得力於靈修也。男女雜坐。亦可試孰爲篤信之門徒。孰爲偽善之士子。

(四)主旨 基督在俄。以博愛平等相號召。其去推羅西頓境至加利時。婚露外四千餘人。隨行三日。耶穌憫而賜之食。夫以數千男婦老幼。同行同食。乃未有分路分座之言。故男女雜坐。實上帝之旨意也。

男女雜坐。則能成全上帝之旨。心靈上獲益必多。分坐則反是。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害相衡。取其輕。雖曰公開取決。亦以異性雜坐爲宜也。

附原議案之第四項

男女雜坐問題 主席略謂。我國男女之防視。爲甚重。一堂禮拜。坐隔鴻溝。風氣所趨。懸殊。歐美。邇來同道。多謂潮流。遞變。女智開通。既不屑爲宋儒之迂論所拘。自應解放。此例。且一切廣場。會所。戲院。舟車。都爲時尚。所轉移。皆改男女雜坐。惟禮拜堂。本屬神聖莊嚴之地。冠履所及。莫不兢兢自警。齊一身心。何以尙爲俗見所蒙。不敢破除。痼習。未免示人以陰云。本主席對此問題。絕無成見。祇將說者所持理由。提出討論。以定從違。

尹文指略謂。頃據主席所言。有人擬於主日禮拜。解她男女異座之例。竊以此事。對於中國風化前途。關係甚鉅。斷不能輕引「外國本色男女混坐之習」。以爲打破「中國本色男女異坐之禮法」。的張本。蓋外國既以習慣男女混坐。爲合禮法。一旦施以

習慣男女異坐。爲守禮法之中國人。強以西土時髦。使之混坐。當
然更感不安。此則理顯然而易視者。矧查聖經。對於訓示禮拜規
則。絕無男女混坐則得救。男女弗混坐則不得救之明文。何必務
將中國基督徒力能自治的教會。而幸存一統未絕的中國本色
之禮法。守之歷久相安而無礙者。一並改革淨盡。務令國粹淪亡
坐無席位。然後始以爲豪也。

至若以禮拜堂與戲院舟車。同提並論。更屬擬於不倫。蓋戲
院之男女雜坐。純由院主利用顧客。薄於道德觀念之弱點。開放
異性分坐之例。以投其所好。則前列昂值座位。不致有偏偏滿空
之慮。目的得達。則進款自豐。何憚而不爲此。且戲院性。本屬男女
遊樂之所。座客舉動。有失觀瞻。院主可以不負其責。是以閩秀之
稍顯體禮者。偶隨家人入座。仍以年紀較老之人。坐於兩旁。以防
不測之辱。尙不免爲隔座之野鷺。豈徒。秀言怪狀。疊出不窮。致爲
耳目所難堪。往往不俟劇終。拂袖而去。惟教堂乃一特別莊嚴之
地。當此禮敬聖地之時。一旦解弛。此例設演講時期。不幸而有失
檢之穢行發生。更不幸而爲此失檢之穢行者。乃教外儂來之喜
事少年。而此等喜事少年。又適插坐於少艾叢中。不願廉恥。頻頻
出此穢態。夫如是。豈惟擾亂全堂之觀聽。妨害聖座之靈修。且將
與非基督教者。以口實。甯甯自招其閔乎（偏偏滿空語疑有誤）
不甯惟是。嘗見禮拜散堂。男女爭出一戶。趾踵相踐。磨肩

與尹文楷先生論教會男女雜坐問題

相摩。尙未能達到「先讓婦孺退出」的程度。而說者尙斤斤以
車舟男女同坐爲比例。試問說者。能保座中寶主。不演舟車爭坐
的惡劇。以施諸神聖莊嚴之禮拜堂。迫令同道姊妹。退坐一隅乎。
總而言之。欲於今日。開放此例。尙非其時。必俟女界方面。能將充
分理由。侃侃說出。對於男女混坐。表示滿意。則不必更勞男界。借
箸代籌。而此例之命運。當然自告終止。可不再煩打破之力。倘時
機尙未成熟。而急於嘗試。不難轉將君等所謂提高女界程度之
美名。變爲侵略女界自由之狀矣。心所謂危。情何能已。謹陳管見
所及。以資攻錯。倘同道諸君。曾經試驗。覺得男女混坐。對於崇奉
上帝之心。確能增助熱烈。如其不然。則熱度雖高。遠沸點。亦將漸
降於零。信如是也。則本席對此問題。又奚敢參贊一語云。

高卓承略謂。近世新文化潮流。漸次侵入基督教。今更波及
本堂。故有男女雜坐之提議。本堂對此潮流。拒之不能。縱之不可。
最好施以限制。只許已婚夫婦同坐。其餘未婚或將婚男女。自當
忍耐須臾。不必急於嘗試云。朱冠英略謂。基督教主義。是向上的。
進化的。隨時改善的。故青年會於德育演講。公理會於主日禮拜。
皆已男女雜坐。何嘗有穢行發生。而况新堂僻處般舍道。地方較
爲莊嚴肅靜。此等害羣之馬。斷不敢恣虐其間。不畏狂且之逐。至
於我輩同道。跋涉長途。來此禮拜。盡是居心純潔。道貌盎然者。更
不應以小人之心。妄測君子。宜趁本堂籌遷。椅位尙未分配之時。

乘機解放男女異坐之例。蓋我輩基督徒。應隨社會文明程度而進化也云。

鄭伯侶略謂。頃聞尹執事所言。慮深見遠。甚為欽佩。但當此新舊過渡時代。潮流洶湧而來。誠如高執事所謂拒之不可。本席擬一折衷辦法。最好將新堂正中椅位定為男女雜坐。其餘兩旁椅位定為男女分坐。正如俗語所謂各適其適。莫善於此矣云。汪樹華略謂。頃聞種種偉論。贊成男女雜坐者有人。反對男女雜坐者亦有人。但我輩青年心理。以為存心清潔。即使男女雜坐。亦必清潔。存心污穢。即使男女不雜坐。亦必污穢。嘗見戲院舟車。尚能隨社會文明進化程度。破除此種西歷紀元前最古式。最醜陋。而又絕非徹底純潔。不過拘束人類性靈。使無天真爛漫氣象。徒供古之專制君王。得而利用此種無形機械。桎梏青年的活潑天性。使之不能振奮。不能自由。而今之腐儒。又復變本加厲。專稱之為「禮教」的習慣。而我基督徒。素以「繩正社會相沿性的軌跡」。解放社會臧結性的縛束。提高社會的文明程度。恢復社會的平等幸福。為己任。轉為陳腐陰狹的見解所拘。而有向下退化。復古畏首畏尾。自視太低的議論發生。豈不可惜。或謂際此禮教陵夷。確係不宜遵開斯例。驟聽其言。未嘗無理。不知男女越禮行為。獨於酒樓戲院。間或有之。倘院主樓東。實行其固有職權。尚可大施運籌之令。矧神殿莊嚴之地。來此禮拜者。衣冠巾履。齋肅端莊。

大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概。斷無此種敗類。混跡人羣。施其鬼域伎倆。藉口有之。本堂招待部職員。獨不能繩之以法。撲諸門外乎。且以本堂主日禮拜大數而論。往往女浮於男。祇為向例所格。則又不敢寸越雷池。調劑兩方人數疏密之甘苦。是以男座則疏欲美。女座則逼欲啼。倘令男女自由雜座。當然無此甘苦不均之弊。譬諸沸水驟然傾入冷水盆中。其始必熱者自熱。冷者自冷。斷無冷熱。即劑於平之理。明乎此譬。可知此例雖開。仍必女歸女座。男歸男座。獨彼為勢所迫者。偶一男女混座耳。斷非如論者所謂。此例一開。勢必一女一男。成雙成對。比肩并坐。耳鬢廝磨。致令牧者欲笑不能。欲罵不得。如是之甚也。本席之所以主張男女自由雜坐。一則調劑男女坐位之疏密。二則打破論者所謂「男女雜坐。則易形不潔」之弱點。三則男女雜坐。當必各自檢傷。專注牧者演講。省却兩方男女。眼波流盼的陋習也。黃鄭氏略謂。一旦放弛此例。無論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皆可侵入女座聽講。設有登徒子流。偶視座中閨秀。便如饑蟻赴羶。緊隨弗釋。則此女子。必視禮拜堂為畏途。捨經筵而不就。準此以談。恐蒙男女雜坐之業。畏來聽講者。為數必多。因鄙男女異坐之不時髦。不屑來聽講者。為數必極少。是可決言也云。

尹文楷又謂。彼醉於新文化者。則主張男女雜坐。此習於舊禮教者。則主張男女分坐。究竟吾儕昭事上帝。是否男女雜坐。則

心靈上獲益必多。男女分坐。則心靈上獲益必少。將來公開取決此案。當以兩方得益之點。衡其多少。以定從違。主席付表決。高卓承提議公開取決。林澤生和議通過。

爲新會堂反對男女雜坐敬答黃金

銘先生

尹文楷

該一次堂會（即般合道中華基督教會堂）會議議案之中。主席提出兩宗是關涉舊會堂十年之習慣是否宜於更張。一宗是聚集時刻向例在於午後。可否改在午前。一宗是男女向例分坐。可否改爲雜坐。（此是議案主旨字句不必盡同）僕對於兩宗議案。俱主反對。但反對必須事實上見得未便。故僕所談者事實。非理論也。當時言語自必是模土話。書記先生易以文言登錄週刊。文字鋪張。不免有所損益。有所點綴。故有未盡磨合之處。外間披閱。真相難明。意中事也。

推溯數十年舊堂之習慣。改爲男女雜坐。是必志有所在。究竟舊習之男女分坐。心靈上是否大有缺點。改作男女雜坐。是否多所獲益。如其不然。僕不免有所顧慮矣。僕之反對。固側重顧慮。聞管閱報紙之小談。見青年舉動。大可傷心。所更奇者。竟爾波及教會。聞有平日極端嫉惡基督教爲追隨少艾。不惜足履禮拜堂內。其心殊不可問也。倘此習慣一破。男女雜坐。此等少年難保

與尹文楷先生論教會男女雜坐問題

不聞風而至。大行其「噉」等伎倆。豈不令姊妹暗中受人所侮。且於最莊嚴最會神時。反最不安甯乎。若輩行爲。不必執出常軌。但其態度一舉便知。是則攪斥又不能攪斥。將奈之何。劇場舟車。不過偶爾混迹。倘遇此等惹人眼痛之事。尚可置諸不理。但會堂禮拜七日必至。彼自命之「巾幗長隨」。厚顏胡行。將何以應付。故僕力主仍其舊貫。蓋毫無所失。而又可避免一切之騷擾也。出席之女界代表。當時未聞有主雜坐爲宜者。反以雜坐爲不妥。善亦可以規舊有之習慣。現時無更張之必要矣。但以事關會衆。應徵同人意見。不必堂會肩此責任。緣是投票取決。方待進行也。

更有一層。凡天下事。每有理論異常高超。實際反形窒礙者。不定兩面都圓也。猶憶三十餘年前。僕在旅順。偶與西友談及日本風俗。議及公衆浴池。男女裸體共浴。（此風數十年前極盛。今則內地容或有之）僕深以爲不雅。西友援理辯駁。不由不爲之折服。但內投諸心。究屬難安。嗣後屢到日本。即礦泉之男子公共浴池。固不敢嘗試。亦不敢一窺。一次浴於礦泉之浴室。巨經要局。忽女僕不知以何法。竟能排闥而入。立對絮語。僕不曉其言。又無法使之退出。當時愧赧之狀。迄今思之。猶未盡泯也。何以肉白相見。日本人處之行所無事。漠不經心。而我處之面紅耳熱。無他。習慣使之然也。苟以理而質諸我。則我却不是矣。故男女雜坐問題。一涉理論。儘惟有自認一句。「那可沒得說。簡直不能往下講。」

七餅數小魚的異跡是男女雜座嗎

就光

本刊第二十期，載有「與尹文楷先生論教會男女雜座問題」一文，琳瑯滿目，痛快淋漓，真令我佩服得很！但我覺得這個問題——男女雜座——問題，沒什麼討論的價值。所以也不願多費筆墨；不過金銘君對於聖經，却像有點誤解了！我爲着互相切磋的原故，不得不來商量一下。

金銘君說：「婦孺外，四千餘人，隨行三日，耶穌憫而賜之食，夫以數千男婦老幼同行同食，乃未有分路分座之言……」據金銘君的意思，就是以爲這七餅數小魚的異跡，是男女雜座的，所以才這樣說，我以爲這樣好像是把聖經誤解了！怎麼呢？據聖經載耶穌所行這七餅數小魚吃飽數千人的異跡中，雖沒有男女「分座之言」，但事實上是男女分座的，你看，馬太十五章卅八節說：「吃的人，除了婦人孩子，共有四千」；又五餅二魚吃飽千人的異跡說：耶穌吩咐門徒叫衆人一排一排的在青草地上，衆人就坐下，有一百在一處的，有五十在一處的，……吃的人，除婦人孩子，共有五千。這麼看來，五餅二魚的異跡的秩序，是每排五十或每排一百，七餅數小魚的異跡的秩序，也自然是一樣的了。若當時眞箇是男女雜座的，試問有什麼方法知道除婦人孩子外，男界的數目共有多少呢？

〔按〕會堂應否男女雜坐一問題，在鄙見似不用提出討論；喜歡雜坐與不喜歡雜坐，儘可聽各人之自由。香港地面，已不知道許多青年男女並肩攜手同行的，我想他們一定沒有於事前開大會議通過，然後才敢這麼樣。雖然初時人家看見未免詫異，久而久之，司空見慣了，也沒有人去理會他。會堂男女雜坐一事，也這樣聽其自然是了。一經提出討論，就一定免不了有人反對。反對而以道德與習慣爲論據，固不足以服主張者；然主張者謂男女雜坐即成全帝旨之一法，能行之者必受福，并引經數千男婦同食事爲證，理由亦未見充分。依我看，不如直說基督教是從歐西傳來，應帶有歐化色彩；男女雜坐，是歐西的風俗習慣，中國人既接受歐人傳來之基督教，自應并他們的風俗習慣而一例模仿之。若仍頑固於舊道德舊習慣，而反對此文明之歐化，是何異於提倡本色教會者之如以舊革囊盛新酒也哉。如是說來，好像比較的容易叫反對者屈服。不知主張男女雜坐者亦以是言爲可採否（亦鏡）

本社訂於七月十號遷至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辦公
以後通訊請 逕寄該處可也

中華基督教文社通告

何胡辯論赤化共產及反基督教往還書札

此數稿件爲香港麥梅生君交來。竊已久事亦已隔年。以在粵在港發表均感不便。在粵不便指何函在港不便指胡函。故將之擱置篋中。今既攜之來滬。

合即登出以餉閱者。亦鏡。

(一) 胡漢民致何樂琴書 (時胡爲廣東省長何則

香港一西醫生也)

樂琴先生大鑒。前禮拜會寄港一函。未審收到否。其時楊劉方佔據省城。郵政爲所檢制。弟以四號移住黃埔十二號。復回河南大本營。是日下午六時。即入巡視廣州東郊。現省城秩序已復。惟市民遇有滇桂省人。輒以石投之。甚且推之墮海。警察不能禁止。操外省人口音者。亦往往不免。昨已嚴令禁制。以存人道。然亦可見人民積惡之深。誠龍濟光陸榮廷爲尤甚矣。此次用兵迅速。收功亦速。故損失殊少。固將士之功。而政治宣傳。人民援助。我蓋先制勝於無形。不待交兵。而勝負之數已知也。歐陽琳通電云。成功迅速。實賴先大元帥之靈。誠哉是言。日本通信社。及大阪東京新聞。訪事昨日來見。亦曰何用兵之神也。使大元帥在。何等歡欣。我聞其言。不覺悲喜交集。陳炯明之叛。實爲先生生病之遠因。滇桂軍驅陳。而烟賭雜稅。重苦吾民。先生之心益痛。既而莽寇自重。不受

何胡辯論赤化共產及反基督教往還書札

命令。敘財自肥。視粵省爲其征服地。如是者兩年餘。幾使先生無

以自解於粵人。而先生之病遂以不起。今茲除暴。庶幾少慰先生在天之靈。而痛定思痛。未嘗不恨挽救之遲。且懲前毖後。任何軍人不能聽其跋扈。則吾人今日猶是臨深履薄時也。省中人稱快相賀者多。港地輿論。不知如何。惟弟之所懷。則如上述。夜深未睡。略草數行。爲報平安。即希雅照。弟漢民頓。六月十三夜。

(二) 何樂琴覆胡漢民書

展堂先生大鑒。本月十三日惠函。已得拜誦矣。此次楊劉之役。竟以最短時間。肅清障礙。俾政府有機建設。連行與民更始之大計。爲我粵人造福。是誠可慶可賀也。然弟不無竊疑於心者。恐共產之禍。仍將實行。誠非過慮。雖先生之非共產佈告。拜誦者屢。亦恐爲急時抱佛脚之策。未必真心否其耳。何則。政府雖有非共產之文章佈告。而將實行共產之證據。固仍存在。故不能令人無疑。且言而有聲也。先生既以港地輿論爲下問。弟不得不剖心直陳。謹就管見所及。更證諸港中萬衆心理。見廣州政府共產之現象者。有三。敬爲我公陳之。

(一) 俄將之存在也。夫俄將外人也。非我種類。其心必異。此一定不易之格言也。夫外人之爲我政府幹事。種種策劃。必冀有所獲。

者豈真有心愛我國我民者哉。證諸前此已亡之各弱國。前車可鑑也。今俄人盡力宣傳赤毒。欲我同化。謂其將不使我權奪我利。者何可入信。乃今政府竟以我國之堂堂財政機關居之。以爲辦公之所。儼然一中國之長官。居上臨下者。弟深引以爲恥。此等赤俄如不立行驅逐。勢必種毒更深。自必蔓延全國。蒂固根深。行將不可收拾。其後患真不堪設想矣。

(一)軍隊之以紅爲標識也。黨軍以紅爲誌。謂非取赤化主義。將何解說。夫既曰黨軍。則必爲國民黨軍。方是正義。然國民黨旗。向取青天白日。卽以青白二色爲我黨之標識。以表清白之義。今舍此規定之兩色。而專事于紅。其爲國民黨軍乎。抑爲赤化黨軍乎。夫天下已認定紅軍爲共產赤化軍矣。如謂確非共產。何可獨尙此色。以啓人滋疑乎。

(二)破除宗教之明命也。夫國民黨之主張爲宗教自由。共產黨之主張爲破除宗教。願于宣佈非共產之後。近竟有以帥令各教會書館。不得以基督教聖經列入課程之皇皇命令。夫耶教之書館。以聖經爲課程之一。亦與孔教學校以四書五經爲課本等耳。此禁彼縱。何得謂平。謂非欲破除宗教而何。耶教學校禁其讀經。此豈本黨之宗教自由主義乎。弟爲基督教信徒。必欲我子我孫入教會學校。兼課教經者。俾明教義也。如教會各校果遵令禁絕。此豈非奪我之宗教自由乎。抑尤有進者。嘗聞孫公彌留之際。

呼某夫人至床前囑之曰。你須明白。宗教自宗教。黨自黨。切勿混爲一氣。汝其代我向本黨宣傳此意。不可亂行非基督教等語。噫。言猶在耳。此豈非孫公之遺命乎。吾黨秉承孫公遺訓。應無歧視之可言。不得用箇人之私見。擅定從違。固應一秉大公。全部接納。遵守奉行。方可謂繼承孫公遺志。真愛黨愛孫公者也。否則孫公在天之靈。其何以堪。其痛心疾首。固無待言也。

以上三者。爲港中輿論之焦點。俱以爲實行共產之近證。如我公欲取人民信仰。表示政府確無意于共產者。敢乞毅然驅逐俄將。除去軍隊之紅標誌。並立卽取消前所頒發禁教會書館以聖經列入課程之命令。則吾民無不踴躍三百。互相告慶。粵民從此可安枕無憂。則拜賜多矣。弟素性率直。心所謂危。未敢緘默。伏祈原宥。是所至禱。此敬覆。並頌勳祺。六月十五號弟樂琴謹覆。

(二)胡漢民答何樂琴書

樂琴先生鑒。來翰誦悉。粵事早定。實以中山先生主義。深入人心。故民衆爲我後。勝利奇速。非我之才能成功也。來翰所指三事。分別答如下。

一、紅領帶不過一時符號。十五日已下令取消。(因其假冒容易)不成問題。以此種紅帶爲有赤化嫌疑。未免好笑。

二、俄人以革命同情。子身相助。猶之龔普犬養。宮崎山田。諸日本人之助革命也。日人之助中國革命者。不慮其移植萬世一系之

尊皇宗旨於中國。則俄人之助我。又何必過慮。此事弟曾爲廣州新聞記者。編言。不知尊意何故謂此種人應行驅逐。奇論駭人。革命黨不能因避無稽之謠諑。而作此負心無理之事。先生爲宗教家。宗教視敵如友。則有之矣。視友如敵。吾未之前聞。

二、對於宗教問題。弟向取信教自由主義。至於藉宗教而侵我教。首權。行專制於未有知識之兒童。則我不得不反對。佛教有和尚。藉佛以斂財營私。我亦反對。然而皆非反對信教自由也。耶回之教。我至今不敢贊同。論及哲理。則我嘗爲文以駁之。然亦非反對信教自由也。且反對宗教是一事。是否崇信共產又是一事。精衛執信。其爲文反對宗教。在數年以前。其時中國直不知俄羅斯有何黨派。豈當時精衛執信未卜先知。已見赤化而爲共產黨耶。世之反對宗教者多矣。豈能盡日之爲赤化爲共產。自生物學進化論倡。達爾文之徒。其反對宗教爲最信而有據。豈此輩皆已赤化。曾從共產者耶。挾一種謠言使人避嫌。而不敢反對宗教。何宗教家之淺薄無識至是也。政府與國民黨之否認共產。不自近月始。急時抱佛脚。豈前此皆熟視無睹耶。其矣居港之耳目之偏也。國民黨自標出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帝國主義者忌之甚。倚恃帝國主義者亦忌之甚。忌之而無可言。則誣以共產。以爲洪水猛。試問此種人能略知共產二字作何解釋否。我輩不願受此等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不欲民衆爲帝國主義者所愚。故嘗屢否認

何胡辯論赤化共產及反基督教往還書札

之既已三令五申。亦自覺筆舌之厭煩。今後我人惟極力爲人民造產。對於紛紛造謠者。但請其勿信耳。而信目。看我人行政施設如何可耳。或者作官之人。大反前日所爲。大扒特扒。買地起屋。貴而且富。港人乃信爲此。必不行共產主義者耶。愚人可笑亦可恨。古人云。「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此真有識之論。我自信爲造產政府。君等其拭目俟之。草覆即頌近安。弟漢民六月十八日

(四)何樂琴第二次覆胡漢民書

展堂先生偉鑒。六月十八日惠書。敬悉一切。聞先生已將此書登諸國民報。藉政表見。用意甚善。本擬再伸鄙見。適事冗不暇。旋以交通窒礙。故遲至於今。尙希見諒。前信所陳之事。幸蒙先除軍隊之紅標識。可喜孰甚。先生造福吾粵。誠非淺鮮。然俄將不去。禁課教經。命令未取消。港地輿論。仍在憂慮中。所云俄人子身相助。與我台作。並非宣傳該國萬世一系主義。其秘密行動。非該國政府許可。而俄將秉承其政府命令。特來我國宣傳共產。以博海陸軍長。操縱政權。豈可同日而語。先生不作負心無理之事。意誠可嘉。擴而充之。平天下不難矣。惟以宗教視敵如友。一層。尙須分清界線。不可混同。基督教人云。敵爾者愛之。指箇人而言。其敵我之道。以惡言毀謗者。我且愛之。憫其無知也。救受傷之敵兵者。以其

能爲國效忠。不忍乘危而害之。猶不能解其監視也。保羅以善勝惡。猶以蕪蕪塞厥首之訓者。皆愛仇敵之旨。非指謀我國政權之敵。而反引之爲友也。如我以政敵爲友。則我必以吳三桂李完用爲前車。不得不引爲殷鑒。今東俄爲我之政敵。非道敵比。道敵可愛之。政敵不可友之。大彼帝之主義。猝然割棄。恐無如是進化之速也。觀其與日訂約。承認前朝許日在東方之利益。隱患已伏。我敢視爲友乎。

對於宗教問題。先生以爲藉宗教而侵教育權。是不盡然。蓋宗教設校。有向教育司注冊領照。許派員巡視。遵學部定章。固受教育權之範圍也。學章外獨加聖經一科。既爲教會所重。又爲約法所予之信教自由。非侵教育權也。若強令廢經。是剝奪信教自由矣。若謂兒童未有知識。而教以讀經。是爲專制。則又不然。吾教之聖經。深則見淺。淺則見淺。教師視年齡而講授。令其了解。斷非強其囫圇吞棗。不妨派員考驗之。况現在多數學校。授以大學中庸千字文。兒童全未領略。尙不嫌專制。而獨視教經爲專制。毋乃操教育權者之專制乎。我國五族信仰各異。若強令回疆學校。不習可蘭。西藏學校。不習金剛。則勢難統一。前清之蒙古貴胄學堂。情替上課。不能收效。職是之故。如以箇人不敢贊同其信仰。遂以命令強使就範。則學章必紛更無定。此政教所以要分離也。譬如執政信赤化者。則強令課以赤化書籍。信佛教者。則強令課以大小乘

經。則國必亂矣。

先生以哲理駁教理。固有自由權。不得謂爲反對信教自由。而任彼反教者入教堂擾。無理取鬧。不聞有佈告禁止侵入自由。似非予信教自由之約法所許可。且政府者。各教諸色人之政府。均有保護之義務。不能偏視也。尙期實踐。尙期實踐。尙期實踐。尙期實踐。可至於反對宗教者。其原因不一而足。固不能以反對宗教者。卽是崇信共產。汪朱二君當時之反對。各有主張。確如先生所云。虛不知俄羅斯有何黨派。然今之赤俄。已主張無宗教與其產。不能爲諱。而中國今日之倡言反教共產者。與其主張相符。確受赤化與否。付諸公論。固無容強言其合一爐而冶之也。

若夫達爾文之反對宗教。則又截然不同。達氏固生于信徒之家。少受宗教洗禮。特以其主張進化學說。謂人類爲猿猴演進。是根據其學理。故與創世造人之說相抵觸。然其所著晚年語。固承認宗教。且自述非洲受宗教變化之速。出演進之預料。亦嘗求入傳道會。分一董事席位。與華人反對宗教有天淵之隔。若謂我信徒挾一種謠言。使人避嫌。弟實不能承認。今日入教堂騷擾之人。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豈有畏謠避嫌之人格耶。明知其不畏謠避嫌。何須多此一挾乎。宗教家雖或淺薄無識。亦無若是之愚。不過確見其有鬧教舉動。而政府又令各校廢經。恰與赤俄同一途徑。又難怪人言其爲赤化也。

先生謂政府與國民黨之否認共產。不自近月始。信誠有之。但似未見有明令。而國民黨中亦確許共產黨加入。故楊劉得藉反共爲號召。幸而先生知機尚早。即下造產非共產之明令。頓使人心稍爲斂戢。輿論稍爲平正。趨向稍爲變異。故以爲急時抱佛脚。率直之言。不免唐突。尙期諒之。論及標出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久欲與先生面談及此。夫帝國主義。固窮國人所痛心疾首矣。而倡言打倒。不免空言無補。徒招忌耳。倚恃帝國主義者固忌之。而移廣東之地皮以購洋界大樓之官員。實倚恃帝國主義之保護。尤十分忌之也。然則一方打倒。一方託庇。何能以口頭成功乎。先生或不主張共產。故謂人誣之。吾欲先生實行造產。誣與不誣。可勿計及。然月餘以來。政府造產成績及辦法。誠未之見。所可見者。則沒收公醫。使輿論疑爲共產之漸。或者人民不能略知其產二字作何解釋。如先生所云不免有所誤會。亦未可定。然人民大概已知亢虎君所述亦俄共產之禍害。而不欲中國步其後塵也。先生置毀譽於不問。誠寬洪大度。弟所喜也。吾教徒亦然。彼日奉教者爲帝國主義之走狗。先生亦聞之屢矣。惟問孫公徐謙鄧三伯等。信奉宗教如何。有何走狗形迹。其追隨孫公革命之教徒。及

在社會所辦各事業之信徒。固指不勝屈。是否爲帝國主義者所愚。料在洞鑒之中。苟皆如先生不作負心無理之事。其忍誣我教徒如是乎。教堂被人侵擾搗毀。而不蒙政府片言保護。吾不知教徒有何負於中華民國矣。然爲政固貴一視同仁。望勿以己所不贊同之宗教。而置被人侵奪搗毀於不問。更望對於正式命令任俄吏爲我國之顧問之海陸軍長。加以考慮慎重。則吾國之福矣。至於作官之人。前日所爲。與今日所爲。毫無變異。已經大扒特扒。建屋在東山。買樓於香港。富而且貴矣。人民之疑共產。誠不在其大反前日所爲矣。如必大反前日所爲。其惟先將昔日所扒。出而共之。以免勸借於民。必將有人譽爲公道之共產矣。雖不爲造產。夫亦何怨。苟人人毀家紓難。何至罹十四年戰亂之禍乎。然先生雖欲爲民造產。其如號令不行於署外。何。孫公被僚屬破壞其愛國愛民政策。可爲借鑑。先生如欲實行造產。尙期廣用賢能。與利除弊。則可成功矣。不禁引領望之。弟愛先生有如愛教會愛中國。不覺言之太長。幸勿以愚言絮聒而棄之。幸甚幸甚。肅此敬復。並候動祺。弟樂琴八月十日

何君答胡語。固出於忠愛。然於某一點。未免有藉杞憂矣。(鏡)

次如先生鑒。鄙人前於拙著與老學究語書中所言是書之作。真不容緩已之書。刻尙未暇作。俟仔肩稍輕。卽如命。亦鏡

新俄人民的宗教熱

詹文滄

莫斯科城禮拜堂，計有一千五百所之多。其在皇宮附近的一所，最稱宏壯。臨河而立，高數百尺，中有塔七八座，皆金頂。其建築之雄壯，其結構之精巧，實稱壯觀。每當禮拜六，及禮拜日，城中各寺，鐘聲鏗鏘，四起相應，人民成羣，赴寺禮拜。即不然，當其過寺時，往往正立俯首，以指畫胸，作十字而後行。共產政府成立後，藉破迷信之名，欲沒收教會財富，以資國用，以人民極端反對，卒不能達到目的。但其時教會中人，遭政府毒手而致命者，不在少數。徒以人民護教心熱，而政府亦莫可奈何！

共產政府既不能禍害蘇俄教會，艱苦的生計，也不妨害新俄人民深刻的宗教信仰。鄉村農民，受制共產黨人之下，備受痛苦，痛苦反令他們輕視今生，企求下生幸福。同時教會領袖，更以「殉道」及「救身」等言詞，來相勸勉。鄉人幾有「餓死事小，殉道事大」之概。共產黨人，雖或資以補助，誘惑民心，藉行破壞基督教會之實，而其結果，仍屬虛無，鄉人承受天命，握俄度日，少有怨色。新俄人民的宗教熱，及其由此宗教熱所發生的信仰毅力，愚則愚矣，但亦足以驚人！

自行新經濟政策後，共產黨對於破壞教會的決心，未嘗稍緩。擾亂攻擊，始終不懈，嚴刑重罰，頻臨教徒；教會的氣餒，雖不如前興烈，但教會領袖，終於不肯讓步。教會承認蘇俄政府的存在，教會相信蘇俄政府有傾滅教會的可能，但教會中人，則謂文明國家，政教分離，政府司人民形體之事，教會司人民靈魂之事，政府不能干涉教會，正如教會不能干涉政事一樣。道不相同，各自為政，共產政府不知積極恩輔人民，使人民得有相當慰藉，趨勢所致，人民得不到形體的安樂，自慰托來世，以求形面上的滿足。處此情形之下，就令共產政府，對付教會的手段，非出於破壞教會的野心，藉以集中勢力，乃出於破除人民迷信的善願，藉以提高民德，一味消極破壞，剝奪殘殺，吾未見其事克有成也。

右係摘錄時事新報學燈欄文滄君的新俄鳥瞰之第三一段。編者識。

張之江蓄妾質疑

(錄申報自由談)

日前本欄刊載冰心君一文，謂西北軍首領張之江氏因寵姬去世，電催吳下匠人築造冥器云云。中國官僚什九蓄妾，以張氏之地位，蓄妾似亦意中事，惟張氏對基督教之篤信，其程度不下馬二先生。據理推測，并證以下二事，則張當不至有妾也。

愚聞接近張氏者言，張在軍中日必召集各官長，聚集一堂，長跪祈禱，每次歷時均在二小時以上。禱詞不限於為國民軍求庇祐，且亦為全國國民祝禱。即大敵如張作霖與佩孚輩，亦禱告使其早日悔悟也。

張氏曾出資三千元，刊印新舊約全書八千部，廣為贈送。京中某校獲贈若干，恩適在該校任事，故亦得一冊。此書皮面金邊裝潢極其美觀。面上刊有『此乃天下之大經也。民國十四年張之江敬題』等字。卷首並有致敬贈者詞及讀經感言各一篇，均係張之親筆。茲併錄於下：

我送給你這部聖經，並非世俗的應酬，實在是本着 上帝的旨意，敬愛你，尊重你，所以希望你將這聖經刻刻攜帶不離身，日日查考無間斷，常常祈禱夜久不倦，自然多有智慧，大得能力。不僅你個人能脫離罪惡，明白真理，得着永生，連我們的

張之江蓄妾質疑

妙悟

國家種族人類萬物，都在你的身上，有了得救的大盼望。懇求 天父賜福與你，和你的全家，直到永永遠遠。如此禱祝，全靠 我主耶穌基督，阿們。 張之江敬贈(印)

讀經感言

我感謝天父賜恩給我，叫我立志攻讀新舊約聖經，因而覺得內中有永生，更覺着熟讀聖經，實在是戰勝罪惡的唯一武器。蒙恩得救的不二法門。所以我決心將新舊約聖經讀了又讀，圈點了又圈點，以助我的純熟，而資我的靈修。天父啊！我願效教主，常常以父的事為念；我更願效保羅，將世界萬事都看作糞土，為要得着我主耶穌基督。求天父幫助我，彰顯父的權威權能，成全父的旨意在我的身上，也在父所恩召的衆選民身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張之江謹識(印)

附冰心君『張之江欲召吳門紙紮匠之周折』原文

張之江為西北重要人物，今當奉聯直三軍進攻猛烈之時，而彼寂然無聲息，於各報紙有許久之別，人方以為疑。乃近日忽得一秘密消息，傳出自紙紮業者。謂張方遣人來吳門，欲召工巧紙紮匠十餘名，趕赴西北。其原因則新喪一愛姬，十分哀痛，向馬二先生請假一月，辦理姬人喪事。欲精造冥器冥宮某

花園，并紙紮衛兵三百名。聞張之江與前清江蘇巡撫某中丞有姻誼，知某中丞在蘇撫任內時，嫖愛女，曾用紙紮常備軍三百人送葬，一時報紙登載，傳聞遐邇。張於此事，心焉慕之。又聞人言，此項紙紮業，吳門巧匠，為全國冠。凡所仿造，無不逼真。乃密遣人到蘇召集，不敢公然招致者，恐為敵所知，有意為難，加以阻止，致苦愛妾也。聞該業中人，曾為數度之密議，僉以道路遼遠，戰事危險，都不願往。使者電復張，張又擬先匯銀，為諸匠

安家之用。諸匠有動於財利，欲一往者，有仍以事變難測，不敢冒險者。經張使一再磋商，議尚未決。或云：張之江以愛其姬人，故欲紙紮精妙之宮室花園器皿，固不足異，又必用紙紮衛兵三百名，無乃多此一舉乎？則應之曰：此殆私心有所礙耳。冥中有威名素著之一雄鬼，張之仇也，伴弱姬人，何以堪此。三百衛兵，藉壯聲威，不可少者也。而某君則曰：非也。三百人始訛傳，當是三十人。問何故？曰：面首三十人耳。聞者皆失笑。

西方舊語

(一) 愛利特曰：(G. Eliot) 四時代謝，花開葉落，誰實主之。人之生也，自幼而長，而老，誰實宰之。俯仰身世，感造物之無窮，而歎人事之泡影也。(二) 顯士曰：(A. South) 長日無聊，余徘徊於花間，夜深人靜，余翔集乎書林，蓋書及花與余結不解緣久矣。拈花如晤，俊士披書恍對古人。(三) 沃生曰：(Watson) 事經如寶石之巖，光明燦爛，如連珠。歷歷圖潤可愛，如軒車怒馬，載人登天。如地圖，示人以行徑。如日晷，示人以時刻；又如天秤，衡人之善惡。(西人之信仰宗教，若是其切，道德於是日進。原注)(四)

沃生又曰：朝暮相尋而成時，時去如飛。(五) 丹納遜曰：(Tennyson) 我人為大事，願高尚之思想，思想之高尚，由於觀念之超特。蓋普通之觀念，多則駭而不精，成大事者，無取焉。譬諸植物，葉茂則發榮，根固則難拔，然後歷歲月，經霜露，而成棟梁之材。無他，栽培之功耳。觀念超特，猶固其根而榮其葉也。(六) 傑福生曰：(Jefferson) 人當怒時，默數及十，氣斯平。當盛怒時，默數及百，怒自息。(伯和) 錄申報常識

新鬼與舊鬼

我在社會上常聽人說齋公心格外陰狠，又說「和尚還俗」作事格外厲害，這些俗話，心理學家也不可不注意。一個人厭棄塵世入山修道，環境恬靜，心氣和平，自然是善男信女。這時候在他裏面維持精神生活，是一點虛空的信仰心，設若他看破了佛教的法門，或者他的科學心思得着機會發達，信仰喪失，慾念增長，又沒有接受道德律作軌範，那真危險。不傷風敗俗，觸法犯科，就必造出別的黑幕來。因為他的精神生活不能平均他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漸次等於零，物質生活趨勢沉重，時常要想滿他的賡澤慾望和奢侈慾望。吃齋不但是衛生，也包含好生惡殺的意念，可說是頂好的法門，為甚麼還在有社會經驗人當中說他陰狠呢？（一）他以為吃齋可積德修福，由克己苦行達到登仙極樂的目的，漸次造成一種深刻嚴酷的自私心；（二）偏信吃齋為無上德行，凡不吃齋的在他眼裏都看作惡人，這樣心窄，他的物質生活固屬簡單，他的精神生活卻非常窘迫，也可以借佛經的話來說，是着了相；（三）人生必有所好，不是喜歡這個，就是喜歡那個，不愛好的，必愛壞的，凡苦修的人每於虛無所有的時候，不知不覺覺得所好，並且只對所好一二事物發生重大感情，餘則毫無感情。例如，某寡婦齋婆醮於盤算，放印子錢，就是個中一端。

新鬼與舊鬼

我從前對於以上兩件事常覺不可解，後來讀到馬太十二章四十三節到四十五節，陡然悟着，耶穌說：「邪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草的地方跳來跳去，尋找安息的處所，卻尋找不着；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到了就看見裏面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了，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兇惡的鬼來，都進在那裏。那人末後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這好惡的世代也要如此。」這幾句話不但教我明白和尚和齋公的心理，也能參透各樣的事情。言乎個人，可以「娼妓作尼姑」和「娼妓從良」來比較。少年娼妓能看破紅塵自動去做尼姑，污穢的成為清潔的，當然是大加改良。只是庵內空閒，居處清淨，設或風乘柔柳，蒲洩春光，地滿梨花，傷懷往事，一旦下山，她的墮落恐怕比長三么二野雞還精。我會記得在湖南的時候曾經審勘一案，據清鄉隊報告在某山某庵中搜捕土匪八名並將老少尼姑十三名一併帶案，解請發落。當提尼姑十三名一訊，都同聲哀訴土匪如何強佔寺院，無力拒絕云云。我想這必是實情。但一審土匪，纔知道他們佔庵為招聚同黨巢穴業經三年，其中有年少尼姑數人已與土匪耕識分藏贖物等情。因此復提年少尼姑數人嚴訊，供稱他們都是北里姊妹，由某某師傅說法飯依齋戒，逃到某地作尼姑，此次為土

一 未

匪所利誘威迫求有云。假使這幾個女子曾經投入濟良所擇配從良，由不定的多夫生活進作一夫一妻生活，人格地位境况總比作不誠實的尼姑好得多，免得慘遭殺身的禍患（按劇匪倒不分首從處死刑）回頭一想，倒不如住在堂子裏，所交接的還是富商闊少如今進了庵子，所交接的是土匪，可算倒霉極了。在她身上趕出了嫖鬼，猶豫不圖振作，轉瞬來了貪財誘姦盜竊劫略詐欺威逼等款頭的鬼。

這也許可以當比喻觀看，證明善惡勢不能兩立的，不作惡人，必作善人，消極態度是難持久的。

言乎民族，國風所向各有時代，查考各時代的歷史，可以知道各時代民族的文化。例如，漢儒鄙了百家而吳異神仙諸那說盛行，迷惑更大，明制改浮泛的辭章而典試八股，文病更深，清光宣間廢科舉而興辦學堂，得真材更難，在這新舊過渡的期中如果國人確有宗旨，保守祖宗五千年的道德倫理和學術實事求是，圖謀發展，即令容納回印度和泰西的文化，務必取其長而補我短，民德民智民氣定不致糟到這種地步。那末可以說秦漢趕出了百家搗亂鬼，進來了吳異迷信鬼，明代趕出了浮詞鬼，進來了八股鬼，清末民初趕出了舉人進士翰林鬼，進來學士碩士博士鬼。這些鬼都是攔斷人材，障礙文化的。比較上，搗亂易成，迷信難覺，浮詞易核實，八股難解放，舉人進士翰林經過九場

三考尚有工夫，學士碩士博士多數舶來的買賣，廉恥喪盡。總之，舊鬼雖兇，新鬼更加厲害。

言乎國家，形式上尊重輿情，謹守法律，精神上崇真務本，尊賢使能，做到這個地步，凡百庶政沒有不入軌範的。詎強欺弱，乘暴寡，人心奸詐，法令不行，盜賊猖狂，四民失業，開首交通斷絕，田野荒蕪，到處告災，瘟疫流行，又加強隣偏境，焉得不國破家亡。我們中國人當年平滅了長毛，不自光復祖業，反使韃子中興，鴉片戰敗，與碧眼紅鬚兒訂結了無數的亡國條約，可說趕出長毛鬼，進來的韃子鬼和口口鬼，比從前更加兇惡。近來知識界深感二千餘年君主專制和貴族擅權的痛苦，於是帶領小百姓大家起來革命，推倒帝國，建立民國。只因新教育沒有普及，大多數民衆尚未覺悟，不知道行使主人翁的職權，反去借重舊官僚，維持局面，國會選舉受土豪劣紳的運動，多投他們的票；一經小姑練兵的陰謀家袁世凱段祺瑞和他們的黨徒四出號召，偽共和的局面演成軍閥割據的形勢，孫文冤枉用四十年的精力掃平帝孽，可惜百姓不出來作主人，便把全國一切權利落到軍閥手裏。在前皇帝貴族壓制百姓，現在軍閥戕害百姓，尤兇惡千倍萬倍。

言乎世界，近代各國各族很像都有覺悟，厭棄舊的生活，要求新的生活，大家起來攻擊帝國主義資本階級以及原有的立憲制度。然而在過渡時間，沒有想出正確的主義和盡善盡美的

辦法，有許多人由社會理論進而爲過激黨共產黨，殺人流血，攻城略地，把古來的文明完全破壞，成爲瓦礫，於是舊的生活去了，盡善盡美的生活還沒有看見，只有一個擾亂饑荒瘟疫和一切野蠻無意識舉動的新生活。他們不知道盡善盡美的生活是要在真理實情上（天理人情）研究出來的。不平等的大原因是有人有私慾，設若人人能克制私慾，世界就太平了。所以你趕出一切立憲制度的鬼（帝王貴族資本家學者），口鬼，又來了過激鬼，赤鬼，比前更加兇惡。歐洲中古千餘年迷信天主教遺傳，崇拜羅馬教皇，由十五世紀宗教革命起經過十八世紀政治革命，十九世紀提倡文藝復古（發達古希臘的學術），二十世紀儼然進入科學化，航空可用飛機（飛入雲際來去無聲），航海可用輪船（潛遊海底擊破巨艦），陸行有火車汽車，通訊有電話電報，（長途無線萬里瞬息）運動用電力，發光用電燈，炊爨用電火，取候用電爐，人類的知識技藝算是極端發達了。人類設若把這些知識技藝來供養人類，服務社會，那是很快樂有益的事情。只可惜去了古代文化的迷信，沒有保守上帝的真理，沒有仰體上帝

的慈愛，日日放縱私慾，要想拿他們所有的知識技藝去亡人的國，滅人的種，掠人的地，劫人的財，流人的血，勝人的子女，一顆炸彈可以屠戮全城，弱小民族和勞動階級享不到科學文明的福氣，反爲受了大害（帝國主義者破壞原有組織，破壞家庭手工業）。這算是趕出一個迷信遺傳鬼，來了無數的科學鬼。可見世界缺少道德精神，禍患是無窮盡的。

總而言之，晚近好惡世代，每况愈下，就是我們常說的「一蟹不如一蟹」，好比袁世凱不如攝政王載灃，段祺瑞比袁世凱還要壞，曹錕張作霖吳佩孚越發胡鬧，可算舊去新來，變本加厲。全民勢力單薄的時候，容易爲民賊所搗亂，身體虛弱的人容易傳染疫症，文化缺乏精神生活容易枯索退步。心思清開的晨光容易誘惑邪淫。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無主主持，諄明心無主必喪心，身無主必損身，國無主必亡國，天下無主則天下混亂。這主字，精神上叫作主宰，道德上叫作主義，形體上叫作主人。沒有主宰，沒有主義，沒有主人，便成爲強盜奴隸世界，鬼世界。耶穌提及新鬼與舊鬼，這個比喻是千古時常應驗的。

學者鑑 朱子曰：目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意念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

論登厓山觀奇石詩

陳垣

閱貴雜誌廿四卷第三號七十四頁，醉眠山人詩話，謂「鐫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爲白沙先生弔壘詩，殆傳聞之說也。此詩實晉江趙瑤作。瑤字德用，成化丙戌進士，曾爲粵東提學僉事，訪白沙先生於江門，登厓山觀奇石，作「今原刻在厓山慈元殿兩廡，與白沙詩同刻」。石前二句爲「忍棄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與醉眠山人所聞少異。白沙詩云：「長年碑讀洗殘潮，□□還□野火燒，來往不知亡國恨，只看□石□□□。」字已剝落，不復成句，白沙本集亦未載，僅見於道光新會縣志金石編。趙詩所以誤爲白沙詩者，因白沙名較高耳。趙爲白沙評友，白沙集有與趙提學論學三書，又有和趙提學詩云：「昨宵共對厓山雨，如此乾坤那得知。」疑卽答趙前作也。趙作見於閩書，亦見全閩詩話。乾隆泉州府志亦稱趙嘗登厓山，有斥張弘範詩。嘗卽指此醉眠山人，又以弘範爲宋大將，亦誤。弘範爲易州定興人，定興久隸於金，非宋地。其父柔仕元，以功封蔡國公。父子元史均有傳，謂爲漢兒，則可謂爲宋大將，則彼固元世家也。幼學於郝經，郝經者嘗使宋，被留不屈，元人比之蘇武。弘範年少，個儼恆以韓信李廣自許，予曾得其所著淮陽集，有南征二首，亦可見其意氣之豪，好大喜功，不復識胡兒漢兒有別矣。詩云：「百戰歸來氣未鬆，紫泥又起作元戎，樓船萬艘三山外，塞馬千羣百粵中，舉目山川渾各異，傷心風景不相同，明年事了朝天去，銅柱東邊第一功。」雖多會少古昔然，惟我不生苦太偏，已是十年驅戰馬，又還萬里駕征船，相思回首南天角，獨許傾心北闕邊，寄語故人知，道否戮鯨沈海在來年。」然則由閩至廣，平宋於海隅，弘範胸中早有成竹矣。趙瑤閩人，白沙粵人，對於亡宋，寄慨獨深，有以哉！

〔按〕本雜誌前廿四卷第三號七十四頁，所載醉眠山人詩話，乃剪自廣東七十二行商報，以補該一頁之白者，用時不及詳考其出處，出版後，得陳先生自京都郵示此論，乃發覺山人以鐫功奇石詩爲白沙先生作之誤，亟照登出以正之，并誌謝陳先生惠教盛意，亦鏡。

刮痧術今始稍見重於世

注意！刮痧術即古代砭之遺法——

刮痧術爲中國東南（？）各省中下人家及廣東客籍人治初起之病之所必用，亦必立見功效。余行年已五十有五，體質亦素弱，且復易患病，而皆能勿藥有喜，在教會服務二十餘年，除前某年痛少子患白喉症死，病數旬不能興外，未嘗有一次臥床逾廿四點鐘不起而操作者，皆刮痧之力也。嘗一次中身極危，徹夜狂熱，作譫語，家人爲刮打兼施，屢晨即清爽無事。同時有一友人患同樣之症，延醫療治，費百數十金，且須廿餘日始獲復元，比而觀之，則刮痧術之神，於茲可見。而朋儕之知醫及僱醫者，則皆嘆之爲未開化蠻法，余莫知所答也。比讀申報，自山談，冰心君時人小乘唐生智令軍醫處特設砭科一則，乃知刮痧即古代砭之遺法。心喜吾僑蠻氓由之而不知之之治病唯一有效手術，原吾古先哲人之所發明，并足證孫中山先生行易知難一言之不盡大德，彼以未開化蠻法嗤是者，特未卽吾中國古先哲人所經發明之醫理而一研究之耳。

冰心君之言如下：

「湖南自葉軍潰退，唐軍進佔長沙後，蔣介石屢以盛夏廢兵，忠勇可嘉，獎勵前敵將士。聞此次唐軍以天氣炎熱，多有染痧

刮痧術今始稍見重於世

亦鏡

症者。其狀爲嘔吐，及腹中絞痛。軍醫處諸醫士，紛紛診治，恆苦不給。乃至晝夜不眠，一時又無從招致助手，頗感困難。一日，唐生智亦遭此疾，腹痛作嘔。幕友李細言：吾家素有經驗，凡染此等症，不須服藥，刮痧即愈。唐姑令一試，以古錢在背上分條刮之，中間一條刮脊柱，自項直下，至尻部而止，左右斜出，依肋骨部分，各十餘條，兩肩則自項斜分而下，血痕斑斑，作紫黑色，筋搖脈動，濁血盡去，居然痛止神爽。唐生智欣然語李細曰：此法治痧症，何神妙乃爾！且不用醫士，人人皆能著手。今軍醫處方患助手缺乏，余卽派爾爲軍醫處刮痧科主任，速帶多人，急往分頭施救。李曰：名稱欠雅，當改號砭科。刮痧之法，實古時砭之遺意。按字書，以石治病爲砭，與針略同。今文字上仍針砭連用，而世但有針科，砭之遺法不傳，殆卽刮去濁血，使清血流動之作用乎。唐問有證據否？李答：余閱書不多，不知有無證據。惟記南社社集中，有某君古風一首，題爲砭失傳三字，論此頗詳。唐問詩記得否？李於行篋中檢出示之。唐曰：既如此，則竟派爾爲砭科主任可也。李又故神其術，施治時，謂中按兩儀四方五行八卦等部位，聞者咸喜砭科名目之新，一時所治，多應手云。砭失傳一詩，附錄於下：

一四七

砭失傳，砭失傳，太古良法今不全。豈知村壩善持家，治病利用

背上爬。不須織麻姑爪，大麵銅杓刮南瓜，紫血斑斑復條條，疾病之去由皮毛。勿藥下今夕，健飯慶來朝。古人矧以石字，從偏旁，猶存跡。今人以錢或以磁，竊取其意自得，師在四野，失求野，我亦不賢識小者，此法鄉里固常行，不知何故說與醫家不贊成。

後又有一署名耿光者撰一痧症急救法之宜知一文，投登該報之常欄，亦極言刮痧之神效，并錄於此。

『前月杪，江蘇第一代用師範舍監王先生，忽患痧症，腹痛異常，旋即口乾舌燥，周身麻木。時適當午夜以後，醫者所居距校遠，以急足往，倉卒不能至，而藥房所售之各種治痧藥水，一時又無從取得，生命之危，間不容髮。幸本校體育教師周王二先生，頗具醫學常識，謂此疾治之不容緩，既無他法，則姑以刮痧之法治之，其庶幾有望乎。其法甚簡單，但取銅圓一枚，蘸水於背部胸部

頭部，順次用力刮之。刮過之處，皆斑斑然作血色，不半時，向之口乾舌燥者，已活潑自如，向之周身麻木者，已恢復知覺矣。自後睡眠數時，至次晨，病竟霍然若失。

王先生病後數日，余同鄉黃君，任職南通任家港小學校，得病與王先生同，亦在夜半。既無良醫及急救藥水，同事者又不知刮痧之法，延至天明竟死。

夫刮痧之法甚單純，醫師或薄之而不為，然用之於倉卒之間，則其有效固若是，是又烏可鄙視之乎？爰亟錄實驗之事以告世人。

觀於此，則刮痧之為救急良法，彰彰明甚。然而世顧猶有非之者，無他，固於時醫之末學，無刮痧之知識與經驗，宜其爾也。然而事實已常常大聲疾呼以告人，亦烏能強人之充耳弗聞哉？

（廣州有一老牧師，靠此一生不服藥，亦一生無病）

魯般不是公輸般 今人每視棟字巧麗，必強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託為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

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殫娘人，莫詳年代。巧伴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齋，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姪，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齋，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殺之。般又為木齋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齋物具千數，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日與中大雨（不足信）。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為木齋，以窺宋城。見西陽雜俎，貶誤。

趣談

美國 James Baldwin 著 鐵生譯

沒有完的故事

從前東方有一國王，終日不理國政，只好聽人講說故事，無論故事多末長，只要說到完結，他便快快不樂，嘗對講者說道：

「你的故事甚好，就是可惜太短，」各處講故事的都來獻技，他們的故事本來甚長，但在王方面，每次聽到完結的時候，便愁眉不展。

後來他便出了詔令，佈告全國，徵求賢才，他說道：

「寡人有疾，喜聞故事，凡所聞者，均嫌太短，若有能講說故事，無終結者，寡人便妻之以女，養於宮中，立為嗣子，繼吾為王。」他又加上一個條件說道：

「但無論何人，若故事完結，便為失敗，立斬其首，以示懲戒。」

這道詔令一下，一般少年們，都磨手搓掌，躍躍欲試，真是熙熙攘攘，舉國若狂，因王的公主，係個國傾城之貌，蔽月羞花之容，談笑之間，馬上便得絕代佳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誰不想着獻技，以取富貴呢？但一想到砍頭之刑，又未免惴惴其懷，裹足不前，因此冒險而來者，也就夥有其人了。

然重賞之下，終有勇士，有一少年預備了一極長故事，前來獻技，及說了數日之後，便告完結，不能再添一字，他竟身首異處，

死於非命，此後便閉風而懼，沒有敢進言的了。

忽一日從北方來一外人，到王宮說道：

「小人聽說大王下詔求賢，有人能說故事沒有完結，王有重賞，此事真嗎？」

「真的。」

「是還能得王的公主為妻，且立為王的嗣子嗎？」

王說：「不錯，但是得成功。若是失敗，還要砍掉他的頭呢。」

少年人說道：「好拉，我有一個論及螻蟲的故事，甚有趣味，願意冒瀆聖聽。」

王道：「快快說來我聽，」他便開始說道：

「從前有一個王，把他國內的穀子，全數收積起來，儲藏在一個極大的倉裏，以備荒年。以後有一大羣螻蟲，蔽天遮地而來，繞着倉圍，尋找食物。多日以後，他們便在倉的東面，找一小孔，大小每次只能進去一個螻蟲。於是一個螻蟲進去，含着一粒穀子出來，又一個螻蟲進去，含着一粒穀子又出來，又一個螻蟲又進去，含着一粒穀子又出來。」

一天一天的，是這一句，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還是說這一句，「又一個螻蟲又進去，含着一粒穀子又出來。」月月是這樣

說，年年還是這樣說：『又一個蝗蟲又進去，含着一粒穀子又出來。』一連說了二年整，到第三年正月初一日打上，還是『又一個蝗蟲又進去，含着一粒穀子又出來』，王便不耐煩了，遂即回

道：『還有多少穀粒可供這些蝗蟲進去出來的？』

『哦，大王！還早哩，他們才含去了一尺呢，還有幾千萬尺在倉裏，沒會去合呢。』

『你真是好的！你真叫我頭疼死了！你可以娶我的女兒，爲我的嗣子，坐我的王位；只是萬不要再說這些嚇死人的蝗蟲給我聽了。』

於是這個說故事的人，便娶了王的公主，自己爲了王，快快樂活活地享了多年的榮華，他岳父損失萬有，此後無論什麼故事也不聽了。

二個問題

從前英國有一個王名叫約翰，這個王甚爲暴虐，只顧自己的快樂，不恤人民的生死，英國自有王以來，他的兇殘可稱第一。

當時在坎得利城有一修道院，建築甚爲莊嚴，院中有一長老極其富豪，天天同他的朋友們食前方丈的吃喝宴樂，也有五十個勇士站在左右伺候，這五十個勇士都身穿天鵝絨衣服，項上帶着黃金項圈，個個孔武有力。

約翰王一聽見長老有這等的闊綽生活，便怒氣沖沖，決意禁止，於是下令召了長老來對他說道：

『我聽說你的生活比我還更闊綽，你這大胆的東西，竟敢這樣僭妄，做此目無君上的事，你知道國內惟我獨尊，沒有人的生活，可以比我更好嗎？』

長老說道：『大王息怒，我所消費的都是我自己的私有財產，和我的朋友們一同快樂，請大王不要猜忌我。』

王說道：『不猜忌你，我那能不猜忌你，國內萬物，都爲我之所有，乃理之當然，你竟僭妄過分，超越于我，使我相形見絀。有人說，你圖謀造反，篡奪王位哩。』

長老道：『大王不要說這等話，因爲我……』

王不等他說完便勃然大怒，厲聲喝道：

『閉起臭口，一字不許再說我給你三個問題，你能回答上，便赦你無罪，若是回答不上，便砍掉你的腦袋，沒收你的財產。』

『大王息怒，我盡力回答，我盡力回答。』

王說道：『好吧，第一，像我現在頭戴冠冕，坐在這裏，你現在就告訴我，我能活到甚麼時候？第二，我圍繞地球一週須用多少時間？第三，我此時思想的甚麼？』

長老一聽這三問題，便不寒而慄，戰戰兢兢的答道：『大王，這些問題太過玄奧，太過艱深，我即時實在回答不上，請寬我兩

個禮拜的期限，我要盡力完全答上。」

「那末，我就限你兩個禮拜的工夫，那時你若回答不上，……
呻吟，你的腦袋便軟掉了，你的財產便歸我所有了。」

於是這位長老便如同捉了隻虎在肚子裏似的，憂憂愁愁的走了，先上了牛津大學，見了那些大學教授，請求他們的救助，無奈他們說道：在他們所研究的書本上絕沒有這等的問題，因此束手無策，不能代答，他又到了劍橋大學，可惜那些大學教授們，也是瞠目結舌，莫知所對。

最後他便如刀攪肺腑的一般，要回家去，對他的朋友們作最後的訣別，因為他在人世，僅僅還有一個禮拜的生命。

當長老回到家時，在門口正遇見他的牧人，趕着羊羣要到田間去。

牧人喊道：「師傅回來了麼？你從約翰王處得的甚麼消息，請告訴我。」

長老道：「不好了！不好了！」他便把事的經過，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

牧人道：「師傅！這愁甚麼，請放心吧。你沒聽說愚者可爲智者的師傅嗎？有我打救你脫離這場患難。」

「你打救我！你如何打救我？」
牧人道：「你知道人們都說你我面貌相似，有時人錯認我

爲你，那末，把你的侍從，馬，匹，長袍，都借給我，我上倫敦去見王，即便回答不上，至輕我也可替你受死。」

「我的好牧人，你的高恩厚福，真叫我感激涕泣！但我的意思，你只可去碰碰釘子試試，若是事弄糟了，你千萬不要替我死，我要自己去死。」

計議已定，這牧人即時預備往倫敦去見王，仔細穿戴，整齊服裝，裏面却仍穿着他牧羊的衣服，外面套上長老的長袍，又戴着長老的帽子，拿着長老的手杖，及至打扮已畢，簡直無人能認出他不是長老來。於是騎着駿馬，帶着行人，出發倫敦，見王去了。約翰王自不認的他是牧人，一見他便說道：

「長老回來了麼？好麼，快回答我的問題吧。你可要知道，你這
次若是失敗，你的頭可接不住了。」

牧人說道：「大王！我已經都回答好了。」

王乃微微的笑道：「真的嗎？好吧。先回答我第一問題，我幾
時死？」

牧人道：「你嗎，直到你死的那天死，一天也不能再活，且死
在你喘最後的那口氣上，絕氣之前，一分鐘也不能死。」

王乃大笑着說道：「你真可算一個滑稽家，我們把這個問題
題過去，算你回答的正對，可再告訴我，我圍繞地球一週，用多少
工夫？」

牧人說道：『你若是和太陽同起，且和他同行，直到太陽次日早晨再出來，照這樣即刻作去，你便知道須用二十四點鐘的工夫？』

王又笑了，且說道：『我倒沒曾想到能這樣快，你不但是能滑稽，你還真是個智慧的人哩，這個問題也算過去，回答我第三問題吧，我現在正思想甚麼？』

『這個問題容易極了，不值一答。你現在的思想，以為我是坎得利的那個長老，但是我把實情對大王稟明吧。我不過是他的一個小小的牧人，我來是為他為我請求天王的恩赦。』他說着便脫下身上的長袍，現出他本色的衣服來。

王乃捧腹大笑不止，並且說道：『你真是個有趣的小夥子，我要派你替你主人為坎得利的長老。』

牧人說道：『大王，使不得，使不得，因我不會讀書，也不能寫字。』

王說道：『好吧，那末，我要賜別的東西給你，念記你這個談話，我還要每禮拜賜你四塊銀子，直到你死的日子為止。你回去也要告訴你的主人，說我已經赦他無罪。』（完）

『磨厲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前清某狂士書薙髮店聯。

顧惕生之中西文化觀 武進顧惕生先生實，曾為東大國文教授有年。其人曠達不羈，講堂之中，談諧雜作，動輒令人解頤，嘗謂中西文化根本不同，東洋文化為靜的，西洋文化為動的。證據凡二：一、西洋人起始做事曰起腳，Set foot 中國則謂動手；動脚則全身皆動，故為動的，若動手，則為一部分的動作，故雖動猶靜也。二、西洋人喜食牛乳牛肉，中國人喜食豬油豬肉。嗜好方面，趨向亦大異，牛性好操作，故為動的，豬性懶惰，故為靜的，故東西洋文化一動一靜，隨處可以表現以上所云，實絕妙之證據也。（老谷）

軼聞

馮玉祥軼事三則

(一)

馮玉祥，基督教徒，爲西北軍領袖，其生平立身大節，當世自有定評，姑勿論。茲述其軼事，與現代各大軍閥不同之點。何君人傑，僑居西北有年，在馮處歷任要職，此次以事回里，道出滬江，余訪之於旅邸，應彼別後契闊，談笑盡歡。凡馮之軍情內幕，以及家庭歷史，何君悉能道其真相，絕無虛飾不稽之談。擇記載則，投登報端，想亦諸君所樂聞也。

馮大公子，係前夫人所出，性甚倔強，且好游覽。在某工校肄業時，於課程方面，視之如畏途。又苦校規束縛，一星期中，必私出二三次，以解放其愁悶。一日因同級生何某，久病在家，思往探視，路過甯代步，竟乘乃父不在軍中之際，私將邊防公署公事汽車，乘之而往。關於開機方法，未經練習，致將鄉人種成之麥田，有所損毀。鄉人知爲督辦之子，忍氣吞聲，不敢與較。或以告馮，馮即親至鄉人家查問，鄉人見馮，益恐禍生不測，諱無其事。馮明知鄉人胆怯，慰之曰：無畏！今之稍有勢力者，每喜縱兒爲惡，余非其倫，汝可直言毋隱，損失幾許，余當償還。鄉人經馮好言撫慰，轉懼爲喜，遂將事實陳明，并導馮至麥田，請馮驗看。因謂公子實不諳駕駛

軼聞

方法，所以至此，小人損失有陞，不敢邀價。惟望公子以後駕車出門，慎弗自行開駛，庶免肇禍耳。鄉人正與馮立談間，忽聞機聲軋軋，遙見烟塵起處，一汽車疾馳而來。車中非他，正馮公子探病事畢，由原道歸來也。時車漸駛近，公子見乃父在前，欲避不得，急停機下車，侍立於旁。此時馮已怒極，大聲喝問，汝在校中求學，出外何事？汝無此資格，可坐國家汽車。汝以爲乃父是大軍閥，可以依勢橫行鄉里，須知余非他人可比，余不願汝有此不道德之行爲，今不責汝，何以警後，立喚隨來衛兵，回署取軍棍。衛兵領命去。時馮之夫人正在署中，聞訊大驚，親往勸馮謂兒輩有過，訓責良當，願自有家法處治，不應以軍法從事，况前夫人祇此一子，旁人不能諒，或且疑余從旁挑撥，君獨不爲妾計乎？馮聞夫人言，怒益甚。盛氣答曰：爾不必多言，吾情作事，祇求良心無愧，毀譽初非所計，卒命衛兵將公子重責。衛兵下手過重，致將軍棍折斷。馮仍命換棍再責，打至二百始已。事後，馮迫令公子退學，送至邊防公署附設之鐵工廠學習鐵匠。局中鐵匠，非常苦楚，在公子固不願當此苦工，而局長亦已開明原委，曲意優待，囑公子暫時下榻於局長室，派人侍奉。擬俟馮怒解，再將公子送回，豈知馮已逆料局長必有此舉，親隨局中查察，則見其子正與局長在辦公室閑談，並不工

作。不覺大怒，厲聲叱局長曰：國家以有用之金錢設此局，命汝督察工人，監視製造，汝應如何守職奉公，以圖報稱？人生世上，誰不應習一事業，為社會國家服務？汝以為是馮玉祥之子，不宜作此苦工，輒敢違命徇私，誤吾子學業，足見汝為人思想卑鄙，只知拍馬逢承，實無資格在西北軍當製造局長也。言畢，即親自執棍，意欲將局長責打，幸在旁諸人苦苦求情，始將該局長調停一年以相抵，并立押其子至機匠室實行學習。每日必來查問一次，而該局長亦從此死心塌地督同其子工作，不敢或懈。至三個月後，方令其子回校就學，此次馮解職出洋，公子亦隨乃父同赴莫斯科學習機械工程云。（沈抱一）

(二)

當馮氏未升旗長之際，同師中有一陳營長者，與馮為八拜交。性喜女色，且嗜酒。惟每戰必先士卒，衝鋒陷陣，從未退縮。馮軍中有名之健將也。幼時亦曾入校數年，不能識一字。為人任俠豪邁，生平祇崇拜馮之為人，而馮對於不良嗜好，素所痛恨，屢勸陳戒除酒色，而不能聽。後馮遞升至旅長，而軍長，而督辦，陳則依然一營長，蓋以嗜好故，恐為軍法束縛，故亦不思升遷。且不時借端請假，為規避地。惟一遇戰事，即挺身而出，慷慨請行。當奉直釁啓，馮知陳必來，思有以難之，藉以祛除其嗜好。俟其來，故置不理。陳正以久不臨陣，有憚肉復生之慨，不意為馮所擯，憤而大哭，伏

地不起。馮曰：余有三事，能聽余勸者，則用汝。陳請命。馮曰：自今後一不許飲酒，二不近女色，三不准請假。陳一一承諾，并願宣誓。改過。迨至戰事完畢，軍功又以陳列為首，遂升遷為團長。陳亦自此不敢請假，去秋馮在平地泉，檢閱全部軍隊，適有某處軍事代表張參謀者，至馮處接洽要事，陳以歡迎故，又與趙秀才作一度之週旋。席散，即與張參謀同赴平地泉，隨同檢閱。酒氣薰蒸，為馮所覺。馮作不知，遍詢各軍官曰：今日誰曾飲酒？陳亦直認不諱，并願受責。馮大怒曰：軍官喝酒，按軍法應責軍棍二百，監禁五年，立喚軍法官重打。經同營者一再求免，無效。責已，即派人下之。陸軍第一師監獄內。而該師長前曾在陳部下當過連長者，故於陳優待非常，並將設法為之求免，豈知陳慨然曰：余承督辦不棄，屢屢訓誡，既知過而不能悔改，致干軍紀，余如希圖倖免，則軍法可除，亦無可謂紀律矣。今督辦以軍法不能恕余，正見其居心坦白，治軍有法，余自知罪，絲毫無怨，請君即送我至監。否則益增罪戾。該師長正躊躇間，而馮已來電詢問，已否將陳團長送進監內，並囑該師長勿徇情面，否則惟該師長是問云云。陳進獄後，對於馮絕無怨語。且將嗜好立志戒除，馮此次辭職下野，經張之江將陳釋放，並恢復原職。陳事後回家，始知當日馮曾親到陳母處痛哭半日，責己之御下無方，並將陳母迎養在家，每日必親自問候。並令馮夫人早夕侍奉，如同生母然。現西北軍中，有一酒之代名詞，

「督辦打」即陳團長之故事云（前人）

(三)

葉余寓京師，隣室有張垣客，月夜乘涼，雄譚不倦，有一事頗豪俠，曰：馮氏初官張垣，聞弱肉強食，民風甚惡，微服行敗巷以覘之。土豪某，素昏暴，賭士入妻，飽之，遺爪牙入却士人出阻，則被裏傷，余乃強奪而去，女子惟有罵罵號泣而已。適遇馮氏，怪而問之，路人側目相告，馮勃然，挺身遮道，狀極威猛，厲聲曰：強梁世界，不分皂白，不能橫行於張垣，有夫之婦，豈容暴徒劫奪耶？言未已，街警紛集，執強徒赴有司。馮攜女子歸里，慰視士人創痕，又檢孤零，惘然曰：傷哉孺子！不生三代之世，幸免凌辱之慘！嗣召供職署中，語左右曰：我所以翼護儒者也（紆庵）

吳佩孚與張天師

報載吳佩孚未進京時，曾召龍虎山張天師至漢問道法，茲就讀報所得，擇錄一二於此，以助閱者之談興。

(一) 大帥與天師之今昔

大帥此次恭迎天師來漢，名爲設醮誦經，超度歷年部下陣亡將士，據熟悉內幕者言，實則不然。初帥幕有鄭侯後裔某，亦道家流，自云曾往龍虎山謁見天師，親見天師有掌心雷隱身法二技，掌心雷用以擊人，隱身法用以自衛。移其技以効命疆場，可無虞戰之不勝也。帥聞言，竊有所動，問汝能爲我延天師否？應曰：

執聞

能。他幕客白其妄，謂此舉徒損大帥尊嚴，恐於事無濟。帥作色曰：如子言，天師將非尊且嚴邪？吾意決，若無饒舌，議既定，命蕭貴兩

幣，假超度命以往，天師震於帥命，應之來漢之夕，帥以天師息駕大化善堂，將詣堂請謁。左右尼之，謂不如設筵迎天師至此，轉省周章。翌日，帥命代表二，衛兵百，挾兩汽車，逐天師至總部。主賓酬酢如儀。席次，帥欲有所詞，以耳目衆多，且與天師始見，未便遽道機宜。因語天師，明日此時，擬改於私邸宴法駕，隨呼侍官送天師返堂。越夕，天師謁帥帥邸，帥因於席間問人傳天師有掌心雷與隱身法，信否？師言隱身法無之，掌心雷則先人所固有，某實受衣鉢。帥曰：若然，可傳人否？師喻帥意，頓作偏促狀，徐答以此法宜用之於妖魔，而不可施之於人，且爲不傳之秘，一經授受，五雷轟頂矣。先訓具在，可覆按也。帥聞，不歡而散。初帥於師來，擬離距資俸設羅天大醮四十九日，供奉豐隆。武漢官紳各界，迎帥意旨，對於師，致敬盡禮。每出，萬人空巷，以一瞻儀表爲榮。後以帥意旨於漸落落，而喧傳一時之羅天大醮，亦無形擱起。敬禮之心，於焉少殺。甚有唱爲天師無靈與假天師諸說者。天師既不悅於帥，日處堂中，爲人施符籙，念堂宇不甚軒朗，挽人求入慈善會，以會衆有梗其議者而止。天師於此，乃躊躇滿志，去留不得。深知灑上某鉅紳方以事羈漢，派代表向某紳示意，欲往灑一行某紳應以返灑後再決。及返灑，乃杳然久無消息來。今帥已北上，掉臂徑行，委天師

不願。不審天師素居之際，會亦有今昔之感否？榴閣寄自漢口）

(二)天師在漢時之瑣聞

關於張天師在漢時之所聞，余已屢有記載，刊登報紙。茲據友人所言，尙有未盡，因復秉筆述之。

天師法駕蓋漢，寓居道教中之某會，往謁者甚衆。一時門庭如市。道友某氏，恐有宵小混跡，難免發生事端，曾請當局派警士保護，因此該會門前，添有巡警站崗，惟天師則意不謂然，以爲本人到處均有諸神默佑，無須特糾糾武夫之防衛云。

天師此次來漢，其收入頗不薄。小符一通，至少須一元。若達官富室，則於應付之費外，尙加酬贈。惟天師烟癮甚大，終朝吞雲吐霧，進益雖豐，預料消耗於斗槍中者數不在少。尤異者，會中道友某氏，竟假天師之名，私售仙水。謂此水經天師符咒，能治百病，每瓶之價，自一元至數元不等。購者甚衆，天師竟爲所蔽，漫不覺察，後雖社會人士，洞悉其奸，然已囊空盡，且亦無可如何也。

天師外出時甚少。武昌漢陽有請其往者，亦辭而不到。謂沿途過江，均有諸神朝奏，驚動鬼神，雅不願爲。若專誠瞻仰者，多由手下所隨之法官接見，非貴客不能於特別淨室內親晤天師。意則階級觀念，天師尙未能免除耶？(風冰)

唐生智亦一宗教家

頃見報載南岳樵子湘戰餘腥記，見所述唐生智以佛

法部勸軍隊事，頗奇創，錄之如次。

湘處南北之衝，爲用兵所必爭，惟岳陽門戶不保，長沙即失所憑藉，歷來湘省對北軍作戰，大率放棄長沙，退屯衡寶，此次唐生智獨於岳陽撤兵之後，仍復堅守省垣，與鄂贛之北軍，及葉開鑫部，周旋旬日之久，苟非資慶變生倉卒，長岳間戰事，似尙非最短期間所能結束，是亦特異之點也。

湘軍作戰，素具一種特性，銳進而勇退，各不相顧。援鄂之役，卽因此覆轍，遂致奔潰。奔潰之後，輒喜辱罵長官，亂放空槍，以示威洩憤。此次唐部則別開生面，整隊退却，居民但聞長株路汽笛嗚嗚，徹夜不絕，凌晨前線之兵，卽告退盡。省垣各界，初議組織臨時治安會，大舉戒備；至是，乃縮手相慶曰：退兵而不開亂槍，不見亂兵，此開元以來，吾湘所未嘗經見，治安會可作罷矣。越日，而逆葉軍入城。

資慶未變，護湘關，爲兩軍血戰所在。十盪十決，數得數失，然葉軍雖勝，而損失過鉅，唐軍雖敗，而卒能保全實力。一月之間，葉部勁旅，如將都兩部，傷亡殆已過半，護湘軍謝旅，幾於全軍覆滅。唐軍善以退爲進，有以致之也。

唐軍官佐士兵，均崇奉佛法，領受五戒：一戒殺，二戒淫，三戒盜，四戒酒，五戒妄語。舊歲曾在衡陽花藥寺，舉行金光明法大會，備極莊嚴燦爛之觀，每人投戒章一面，戒章作圓形，銀質而鍍金。

上驚戒律，自唐氏以及官佐士兵，一律皆佩戒章，無上下等差之別，所以昭佛家平等博愛之旨也。

唐氏自律恭嚴，部屬有犯戒者，不稍假借，重則褫革，次降職，次罰薪。唐氏早起念經，士兵則高唱佛歌，奉為常規，未嘗小間。官佐除秘書與委員外，均着短裝，一律在部會食。待唐氏蒞臨，羣起致敬，乃舉箸。如訓話，則論立以俟。食畢，乃魚貫而出。尤重信約，守

時間。每宴客，過時即不候。其尚秩序，重條理，類如此。

官兵皆著西北軍式之尖頂帽，連排長以上，十有九為保定軍官生。唐氏御下素嚴，然信賞必罰，令出唯行，無官場習氣。不善私財，意氣甚雄，富有毅力，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對於全國軍人，如南蔣北馮，尚認為時代中人物，足與有為云。（南岳樵子）

（上數則均見申報自由談）

甕預言。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訴，修孔子車。身入廟，杖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林首有懸甕，意召孔訴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筒，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按末句御覽八百七引，及搜神記三，作意即召問伯，壁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上文皆同。又水經注二十五泗水條所稱，亦大致相同。獨續漢郡國志注補，一引意別傳，謂意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意，僅六字。一引漢晉春秋，謂意入仲尼廟，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而不得自夫子甕。又論衡實知，孔子將死，遺識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据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亦不著夫子甕字。蓋皆漢初之人所僞撰，非孔子真有此預言遺留於世也。况明著時地及人名，亦無此預言先例，其僞顯然。

諸君願欲節省光陰與金錢——得到精神上的助
力嗎？請看——

興華報

本週刊的優點

社評——選評……喚起民衆覺悟
促進人類和平

選論……容納多方意見
討論世界真理

實業……提倡工業農林
改善國民生活

消息……教會社會新聞
確實詳盡靈通

常識——雜俎……增進日用知識
引起讀者興趣

全年五十册定價一元五角上海圓明園路
廿三號發行

青 年 友

本月刊是青年的良友，現已出
至六卷六期，凡讀過本刊者早
已知其內容。現從第七期起，
內容益求豐富，除原有書報介
紹，論說，社言，譯叢，科學
常識，青年婦女，格言，小說
，宗教教育，時事，各欄外，
另添中西文化之研究，學校學
生之成績，文苑，娛樂，等欄
。有志青年，誠不可不人手一
本，以爲自修之良助。

總發行所上海圓明園路廿三號

傳記

陳登平先生傳略附悼詞 高密鋪一瀟

登平陳君，名星燁，高密人，高小畢業。其爲人也，天真爛漫，胸無宿物，處同輩間，曾無纖芥之怨。言語善談諧，與人相交，一面如故；每與語言，令人樂而忘憂。其在高小學校肄業時，同學受無神學說影響，以天爲空氣，何上帝之有，而陳君亦不信有上帝也。當此時，陳君竟以病告歸，病已危矣！恍惚間，見一老人，鬚髮皆白，面貌放光，陳君問之曰：『爾何人也？』老人對曰：『我卽汝所不信之上帝也。汝速起，從我行，必至美地也。』於是老人攜其手，便覺身輕如葉，取空而行；行間聞父母泣哭聲，遂哀求老人釋歸，老人以手推之，一厥而醒，漸覺病體清爽，睜眼見父母在牀，謂其父母曰：『勿哭，兒今已愈矣。』其父母非常欣慰，急問其故，陳君以此事告父母，咸大異焉。迨後愈而至校，同學間有復言無神者，陳君則曰：『神果有……』同學異其言而問之曰：『曩者汝非信無神乎？何汝曰有神耶？』陳君因述其病危時所見之事，同學皆大異。將此事告於諸師，師亦大異。但陳君彼時雖深信上帝，然未聞基督也。一九二〇年，陳君已畢業於高小學校矣。一九二二年，教讀於王吳鄉立小學，每逢安息日，輒至福音堂聽講，因而觸動其深信上帝之心，復信耶穌替人贖罪之大功，故有志悔改。其年秋，

傳記

遂受浸於李牧安，作基督徒焉。一九二三年，高密浸信會，因請陳君到會作工，派往城隍鎮會立小學，擔任教授之職。陳君欣然前往。然對於主道，模糊不清，無甚熱心也。一九二四年（卽去年）復在城隍鎮小學，教授一年。是年秋，陳君頗改常度，談諧之語，絕不出口，並預知其死，每日：『我之死期至矣。』當時聽其言者，未有不以爲談諧者也，孰意竟成讖語哉！且愛唱復興詩歌第四十一首：『我聽見我救主叫我』之詩，無時不歌唱之。年復將近，忽感微疾，歸家後，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號去世，時年二十五歲也。當病垂危時，其妻子在旁，陳君謂之曰：『爾願尋我，須往北天，切記勿忘。』言畢而逝。聞者以爲垂危之亂言，無足憑信；然余深信陳君得道之士，雖病不改其常，出言不能無稽。攷之聖經，先知以西結見異象時，彼見『飄風自北驟至，亦有大雲，若火炎炎，熾耀四周，雲中有光，若磨麩之金（結一章四節）』。約伯記二六章七節云：『主陳北極於清虛，懸大地於無物。』由陳君末後之言，以攷諸聖經，足證北天爲上帝之所在矣！

鍾子曰：『嗟呼！飛光飛光！陳君未負汝，汝負陳君矣！曾幾何時，尙與陳君促膝談心，今一旦君已反真，我猶客寄；他年天國相見，尙記今日之離別否耶？余仍未脫世緣，人哭亦哭，與陳君此別，作悼

一五九

詞四首，未免太不通矣。」悼詞附後：

天真爛漫本天生，妙語談諧洵有情，數載相交誠莫逆，無端上帝玉樓成！

促膝談心幾幾時，曾將後會約來期，而今拂袖飄然去，欲問冥冥不可知。

先生得道應知死，視死原如春夢醒；（自去歲秋來，先生嘗曰：我之死期至矣，竟成讖語！今日果然成讖語，當時只作談諧聽！嗟來秦戶已反，真爾反真，今我尙人若把死生能了悟，世間幾箇未亡身！）

一九二五，四，二八，於王吳福音堂

多讀書，多研精物理，於己之信仰更有益（亦鏡）

海脫牧師之預言 一九二六年六月某日，上海大陸報載澳洲海爾本預言家海脫牧師，昨來上海傳道講經。據海氏預測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或一九二九年之間，上海必遭大海嘯，完全爲水所毀，而同時中國某部份，亦將沉沒海中。海氏又告人曰：彼常與主耶穌通消息，而得知未來事。此次大戰及日本之地震，氏均預言而皆中。按一九〇八年之初，氏每告人謂世界將有大戰。記者昨訪之於客利飯店，氏言及德皇下野事甚詳。近日英國大罷工，氏亦早知。氏又云自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起，地球將遭大劫，耶穌已下臨收管此世界，聖經中早有所云，上帝臨氏而警告之，故先預言。但何日有大劫，則不知。或云在一九二七八九之三年，世界將有大地震，地殼中裂，地面下陷。不然則有海嘯，使大陸頓時變爲滄海被災之地，大約爲印度之南部，日本希臘俄法德比英及西班牙，與葡萄牙，再美之紐約，亦將下陷。此大地震將起自北極，經過故拿大美國墨西哥南美洲及紐絲倫。惟澳洲將最平安，可免於難。氏今春秋七十以上，鬚已全白，精神甚好。來滬後，預備開大會數次。氏爲傳道已周遊世界三次。近在日人頗爲人所歡迎。皆視爲古代之摩西所預言者皆中云云。

專件

益羣養蜂研究會簡章

宗旨

本會以集合養蜂同志互相研究俾養蜂學術日益改進養蜂事業日臻發達為宗旨

組織

本會設正副主任各一人主持本會一切事務另設左列三股分任會務

(一)總務股 主理會計庶務書配及交際等事

(二)研究股 主理調查研究及蜂場實習等事

(三)宣傳股 主理編輯刊物譯述書報及宣傳演講等事

職員

(一)主任 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全體會員公推之主持一切會務

(二)股長 各股設股長一人由各該股股員公推之主理督促本股事宜

(三)股員 由全體會員公推之襄助股長辦理本股一切事務各股股員人數視各股事務之繁簡於每次選舉會臨時決定之

以上職員均一年一任連舉得連任之倘有不盡職實者由主任或會員五人以上之提議經大會通過得另

專件

會務

舉之

本會事業有左列八項皆視本會之能力隨時擇要舉

辦之

(一)發行定期刊物及關於養蜂事業之書籍

(二)介紹新法養蜂學術

(三)辦理蜂場實習

(四)設講習會研究養蜂學術

(五)設鄉村養蜂推廣部傳播養蜂智識與能普及於農民

(六)組織宜講團宣傳新法養蜂事業

(七)舉行養蜂成績展覽會

(八)設公共轉地飼養場以便各處會員行共同之轉地飼養

會員

甲資格 無論男女凡具有養蜂智識及經驗或確有養蜂之志願者經會員二人之介紹得為本會會員惟入會時須填具入會志願書

乙權利 本會會員得享左列之權利

(一) 領受本會之會證

(二) 贈閱本會之定期刊物(外埠會員贈閱書報加倍之)

(三) 得受養蜂學識技術之指導

(四) 初學養蜂或創設蜂場者本會當代為設計並代辦蜂具蜂種等事

(五) 得赴本會自設或租借之蜂場實習場務其實習辦法另訂之

(六) 會員之已辦蜂場農場及其他實業者本會得為竭力宣傳與介紹外埠會員登廣告于本會書報者照定價四折收費以示優待

丙義務 本會會員應盡左列之義務

(一) 介紹同志入會並推銷本會出版之書報

(二) 繳納會費並勸募贊助費

(三) 將研究之心得投稿于本會各種刊物

(四) 協助本會各項事務

經費 本會經費分左列兩種

(一) 會費 本會會員每年應納會費二元在開大會時繳納之新會員於入會時繳納之

(二) 贊助費 無論會員或非會員有贊助本會事業之熱忱願捐款項者得隨時樂捐無任歡迎

會期 本會每月開常會一次報告實習之情形研究之心得並討論本會一切事務

(一) 常會 每年開大會一次報告研究實習之成績全年度收支帳目以及會務之經過並改選職員修訂會章等事

(二) 臨時會 遇特別事故時得召集臨時會

以上三項開會時期均由總務股規定通告之

會址 暫設南京天青街北口受謙養蜂園(通訊處)南京府東街益友社內徐寓

附則 (一) 各股辦事細則另訂之

(二) 本簡章有不適用時得於大會修改之

如蒙各界士女入會請將志願書填就連同會費一併寄來本會總務股查收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重訂

△附通告

新法養蜂手續簡而獲利厚，可以為教會自立之助。徵受謙先生研究有素，曾創辦養蜂研究會于南京，又辦新法養蜂園，使會員得以實習。定於七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為第二次徵求會員之期，各地同志如願加入為會員者，每年納會費二元，得

有種種應享之權利，又有養蜂報月刊，全年報費三角，詳載『研究』、『問題』、『方法』……等文字，爲養蜂之唯一指導，有志教育

自立者，盍興乎來。

通訊處南京天青街受讓養蜂園
南京金陵神養蜂一份子 王治心寄

美富商大來氏之略歷及其特色 上海大來洋行主人大來氏 Dollar J. Harolb 美利堅人也。初本蓬人子。壯年爲木商不利。乃來華土居海上營進口事業。稍稍稱意。卽創大來洋行。數年間漸臻佳境。乃大事擴充。返美置夾板船。可數艘。以爲輸運木料雜物之用。順船質非堅。止能自供。而不能獲人信用。氏艱苦經營。復幾年。添置汽車。然仍非上品。會歐洲大戰。美之郵船。俱入政府。輸送軍隊軍需。爲之一空。惟氏所置者。以質不及。還得免徵稅。此時駛行於太平洋東西岸者。止氏之舟焉。於是美華諸商。爭租其舟。氏居以自奇。不受人約。而氏所經營諸業。賴此數舟輸運之便。因獲巨利。其間尤以洋松爲最。而往返數次。諸舟之值。且得取償。氏復出其餘資。收贖巨船。遂成巨富。積資二萬萬云。氏年八十有餘。爲人和藹可親。節儉可風。平居自奉甚蓄。雖在盛夏。亦但戴廣沿黑呢之帽。十載不易。而性好博施。凡華美諸團體。如青年會等等。靡不受其捐贈。萬金脫手。絕無吝色。蓋亦奇人也。余戚曹蘭彬先生。與氏稱莫逆交。故知氏最詳。此次氏由美返華。曹爲張宴於功德林。席次。曹戲謂氏。以君之年。以君之財。誠可退守林泉。消受清福。奈何熙熙攘攘。尙欲與人爭一席之長耶。氏笑曰。余之不甘放手者。非爲金錢。爲義務耳。非爲個人。爲社會耳。誠如君言。則余雖日揮萬金。亦不使吾之財產。易世而斬。蓋上帝賦予以聚斂之才。來誦此間。當出其全力。竭其本能。積此巨資。將以布施社會。經營公益事業。質言之。卽余之所以老不知止者。正欲多活一年。多得一文。爲社會多盡一分義務也。曹君又戲叩其財產之數。氏笑曰。吾之財產。殊無從清核。可核者惟大小郵船五十餘艘。華美兩處洋行幾家。若以之折價。殆亦不可言數耳。(失名)錄申報自由談

一篇同情於反基督教運動并倒戈攻打帝國主義者的西教士偉論（福州美以美會總會督（美國人）近在美國用無線電演講「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的真相」有云：「中國反對基督教反對外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這種運動究竟是為何而有的呢？……若有人請我把這種運動的根本原因解個明白那我就以此種運動說：佈道使們在華宣傳福音將近百年，他們所傳的是公道和友愛的福音是悔改信從和得救的福音是仁慈犧牲和服務的福音然而他們一方面這樣宣傳一方面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政府在華人的關係上却不照着這福音的原則實行誠為信奉基督的國家實際上所做的多是反基督的行為這真是惹起華人的反對的真正原因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反對基督教反對帝國主義者的種種運動骨子裏實在是反對的爲信奉基督而不照着基督的道理行事的國家……一言以蔽之中國人現在所要求的就是公正他們不是反對外國他們乃是反對不公正者反對干與他們的愛國舉動者反對干與他們的關稅自主者反對以戰爭爲政策爲外交的後盾者……他們這種反對實是喚醒列強把宗教的真義實行到國際的和種族的生活上去……或者也有一部份的人受了過激黨的影響和資助要把一切的宗教都推翻但是就大體說自從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以後熱度增加的更高的這種運動骨子裏究竟是積極的是有建設性的所以我們可以把他們看爲是健全的有希望的運動所以信奉基督的列強聽着這樣的呼喚應當更注意履行公正愛憐憫謙卑與上帝偕行自然這種運動能影響到教會的事業但我們祇要記着我們的教務仍舊是照舊進行逼迫忠難正是我們的好師資我們的教會已經有了新氣象不再被人稱爲「通逃教」了「吃飯的基督徒」這個綽號也自行消滅了華人的教會很有進步前途誠不可限量」云云——見真華報

詩

感懷四章卽塵長卿大吟壇晒正

嚴 鉞

天風吹下五雲箋。響答瑤笙亦偶然。詎竟詩歌通感化。端憑翰墨結因緣。歷塵未滅仙應妬。救世多情佛也憐。愧我不文尤不武。敢期論列在盧前。

知君大呂與黃鐘。一震能驚醉夢慵。炫彩當慚儕孔雀。得珠甘願讓龍。情懷我老三吳市。回首君登五岳峯。倘復雲中招手去。定多仙子把芙蓉。

自憐老去杜司勳。無復狂言問紫雲。不料詞徵青玉案。又教歌拂綠金裙。鳳鸞翔舞游仙侶。龍馬精神戰戰勤。大會羣真張廣樂。擬亭還樂武夷君。

遠莫吾生歎就衰。釣詩且當釣瑣猜。君家白壁能分璞。何處黃金更有臺。死道夢關燕結來。將追詠絮謝娘來。軍歌振起施嘉運。幸值伶工老辨才。

熊君至句容礦所率成四律聊代餞酌以供

車中無俚時解嘲

嚴 鉞

正思打疊舊吟箋。向子披陳供驟然。囑唱忽傳今夕別。嗶鳴暫斷此時緣。浪萍聚散關情甚。雲樹蒼茫極白憐。行色匆匆追祖餞。一詩聊獻馬頭前。

詩

知過金山正曉鐘。林中宿鳥夢還慵。輪船火力爭奔馬。車走雷聲驥墊龍。可聽風聲登峻閣。應看蘿月下前峯。華陽仙倘知君到。定亦歡迎執玉蓉。

漫誇射虎昔時勤。且看茅峯頂上雲。此去吟成加雁帛。歸來書復又羊斟。才如李白詩無敵。富到陶朱身尙勤。與地謀皮真絕倒。潭忘觸負有山君。

追殊蜀道五丁開。假托金牛意費猜。竟獲龍潭豐樂境。况隣鸞嶽妙高台。恨難騎鶴從君去。盼復飛鳧戲客來。候拜富民猶細事。殖邊正賴濟時才。

補祝守一先生六秩榮慶四律卽用贈熊翁

原韻錄塵希政賜和

嚴 鉞

奎壁祥光耀。雙排開熊夢和欣然。渺無捧日黃人術。竟結還山白傅緣。清瑣謫仙當世重。奇才脫厄得天憐。一杯更向長庚祝。南極星輝北斗前。

幾送殘春聽曉鐘。草堂夢覺意還慵。平陳將略韓擒虎。入洛人材陸士龍。此日朱衣瞻在座。當年綵筆建成峯。靈光儘有才流仰。真惜科名誤鏡蓉。(先生爲遜清輪苑。歐歷中外。迭掌文衡。今既退休不變。而又遭茲時變。依子俗見。先生不免有今昔滄桑之感也。

一六五

故云是以慰之。

已輸玉局老司勳。違問朝雲與素雲。

家國關懷愁燕幕。人文回首感羊綰。中年憂樂傷偏早。未運詩歌念倘勤。白髮望鄉歸未得。有人為憶武夷君。

龍門隨手豁然開。下狎鷗羣意不猜。日在天中衰風世。風高海上釣鯨台。漫驚壑瀨題詩去。合約王宏送酒來。惆悵帝鈞真個醉。不應投老聽狂才。

壽青先生惠賜壽言四章次原韻奉和以誌

謝忱即希郢政

李翰芬

九天珠玉拜華箋。道合神交豈偶然。浪迹江湖逢邂逅。希蹤仙佛有因緣。詩投歌浦情何限。弄弄班門影自憐。暮景桑榆微福。相知恨不十年前。

聽殘暮鼓與晨鐘。夢醒繁華性倍慵。空恨交金鳩燕雀。邊言得水起蛟龍。風塵莫問皇華館。觴詠差留獨秀峯。兩袖歸來仍故我。飄零江上采芙蓉。

多少塵勞蓋代勤。茫茫過眼總烟雲。嗔心長吉存詩稿。把臂司空與布裙。豺虎交橫行路苦。鸞鳳先飛買山勤。天涯寥落知音少。擊獨阿瞞與使君。

領袖飄飄白社開。一時倏儻偶無猜。瀟瀟風雨求同氣。炯炯文章接上台。滄海橫流轉愈起。慈航普渡達摩來。作人壽考昭雲漢。七步吟成子建才。

即事再和前韻

嚴鉞

不分微吟有和箋。侵晨遶到話欣然。訂交許白真知己。略跡雲泥過俗緣。脫手頽驚人拜倒。嗔心從愈母慈憐。平生望望驚城劍。至此龍光耀眼前。

慕開房外報金鐘。驚起西堂草夢慵。感子騎擒曹氏虎。累人來好藥公龍。倘盟圓澤三生石。定會香山九老峯。差傲鳳凰池上客。臥床前且看芙蓉。

愧無竹帛供酬勳。祇贈閒閒一片雲。榮我黃爭金粟榜。撩人紅妬石榴裙。案間錯使繁箋疊。燈下頻揮秃筆勤。抹煞豪華多少輩。諒家公子信陵君。

振鼓餘音益不衰。于思莫作殿奔猜。穿雲待看遊山屐。得月先登近水台。漫學仙人浮海去。行看名士渡江來。多君容作降王長。擲站中原佐霸才。

贈名優汪笑儂

嚴鉞

丈夫坎珂不得志。空戴儒冠成底事。何如大笑謝名場。屈入梨園稱弟子。梨園弟子汪笑儂。浪遊海上殊豪雄。花鳥風雲供嘯噓。別饒感咽成心胸。藏一部廿四史。洞識金壬與君子。譜成元祐黨人碑。宦海風波憂方始。憂維方始憂如何。雅欲投詩贈汨羅。掩取離騷美人意。中流擊楫揚清波。可奈朝黨爭牛李。風波先自巖廊起。石工誰復重安民。即彼笑儂有幾人。我謂笑儂非名優。笑儂直

是古名流。過江才人都不及。空聚新亭泣楚囚。試看異面當場出。
起舞雄心降不得。長歌水調動高寒。四座驚聞愁失色。有時高唱
大江東。銅琶鐵板聲摩空。千古英雄浪淘盡。豪情直逼東坡翁。有
時低舞小垂手。曉風殘月歌楊柳。當筵壓倒女兒花。姹紫嫣紅齊
解首。似此天生不易才。為何生遊儒林來。早識無人憐駿骨。秋風
特下黃金台。似此心胸坦不計。曠觀今古猶兒戲。昂頭不覺天宇
高。有誰敢挫元龍氣。元龍豪氣吐如虹。俗物卑卑迥不同。安得半
車乘過客。得親玉貌蓮花紅。我與笑僕未謀面。笑僕心事俱如見。
不作奇儂不丈夫。丈夫了了明恩怨。君不見康武功。當年枉救李
陵廟。畢竟琵琶寫幽怨。聲聲似訴負情債。又不見唐伯虎。可中亭
上天麗舞。黃金冷淚白骨禱。側身天地誰爲主。我今骯髒不由人。
也悲淪落困風塵。熱血滿腔酒何處。西台不遇宋遺民。宋有遺民
謝翠羽。狂歌當哭真豪舉。不堪回首舊河山。處處冬青啼杜宇。卽
今烽火遠連天。有客登車怕入燕。嗚咽重談天寶事。不徒腸斷李
龜年。

未來的戰爭

千里

裁兵！裁兵！
好一片熱鬧聲；歡呼聲；
實現了，快要實現了！
究竟裁了什麼兵？

詩

究竟裁了誰的兵？
我不相信——
因為這世界還有未來的戰爭。

★ ★ ★
華府會議以後，
滿口頭親善——和平——

一個是「笑裏藏刀」，
一個是「口蜜腹劍」，

黑暗之魔呵——
却裝成光明天使的模樣！

★ ★ ★
君不見扶桑島國麼？
魚艇已經是戰艦化了；

★ ★ ★
又不見美利堅麼？
他對於太平洋擴張的計劃，是怎麼了；
也不聞萬劫後的德意志麼？

★ ★ ★
比較毒氣厲害十倍的毒品，製造出來了。
哈哈！
裁兵！裁兵！

依然熱鬧着，歡呼着——
可是我，不相信了；

我給你們騙慣了；

如果是親善——和平——

快霜霜的刀，為什麼在背後帶着。

★ ★ ★

小信的人哪

神說：

「把這污濁的世界洗清吧！」

「誰能？」

「把這高低的路道變平吧！」

「誰能？」

「把這可憐的桎梏者釋放了把！」

「誰能？」

「把那萬惡之魔毀滅吧！」

「誰能？」

「把那驚濤駭浪中失了羅針的船救回來吧！」

「誰能？」

唉！小信的人哪！

如果有芥子般大的信心，就能挪這座山投到海裏去了——你。

★ ★ ★

什麼聲音或誰的聲

伊在一個絕早的清晨，

捧着了墨藍獸坐；

悠悠的海風，

沈靜的天星，

伺候着——圍繞着；

這是何等耐美的刹那呵！

伊要和他獸化了。

★ ★ ★

靜——那是什麼聲音——聽！

「可愛的後生——你來，

我要告訴你；

「你是誰也不能欺瞞的

他人說，知你，

都無如你有自知之明呵。」

★ ★ ★

「你說：

改造社會——你能；

建設天國——你能；

千里

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你能

哦——不錯！

雖然我要告訴你：

這願望是何等可敬的呵——

然而急進是要顯仆的呀！

★ ★ ★

「他人說，知你，

都無如你有自知之明呵——果然。

你的計劃精切而周密了麼？

已經有了圓滿的草案了麼？

人生觀——社會觀——

不是一樁再複雜沒有的問題麼？

仗着什麼去解決他呢？

自省吧！

那如山的海浪不是一口氣所能吹起來的呵！」

★ ★ ★

「唉！

你憂悶了，誰慰藉你；

你勞作了，誰報償你；

倘使你失敗了，誰紀念你；

詩

宇宙不住地訕笑，

自然不住地揶揄，

唉！聰明的後生，倔強如此，又何苦來！」

★ ★ ★

伊好像懷疑之極而且要喪膽了；

幸而一曲和諧的清歌，

喚醒伊在沉沉可怕的世界回來，

於是塵經也給風吹開了，

那裏說：

「成就差遣我者的意志，

作完了他的工，

這就是我底口糧。」

★ ★ ★

太陽在那裏

太陽！太陽！

誰把你光明掩了；

但見些：

暮山蒼蒼，

海水洋洋，

黑暗之神哪——

千里

「好！讓他永永的沉下去吧。」

★ ★ ★

太陽！太陽！

誰把你光明掩了；

大陸人民的暮氣太深了！

太陽！太陽！

起來吧——

給他們照一頓晨光。

萬古愁曲

歸玄恭遺著

余既錄萬古愁曲之撰人姓名一則補本合冊之八八頁白，念此曲知者雖不乏人，而未聞有是曲名者，想亦不在少數，記余在大光報時，曾據歸玄恭遺著錄是曲實文藝欄篇幅，時未遑旁考其他曲譜，祇認是歸玄恭著，并撰小序題下曰：「歸玄恭，名莊，玄恭其字也。明諸生。清世祖入關，歸反對雅髮令，亡命為僧裝，稱普明頭陀。著萬古愁曲，悲歌慷慨，有燕趙之音。吾友龍門劉公鐸先生作伊，甚喜讀之，囑為寫作手卷或冊頁存覽。余學書未就，未敢遽應其命。今移錄於此，一以誌吾情，一亦欲以劉公之所好廣輸一般與劉公有同好者。」今合再行編入本雜誌，俾凡讀是期八八頁補白而未聞有是曲名并渴欲得是

曲而讀之者獲其快先觀焉。至其究竟為歸玄恭著抑王著，則尚是未決之懸案，存而不論可也。（亦鏡）

混沌元包，却被那老盤皇，無端曬曬。生喇喇捏兩丸金彈子，撮幾粒碎瓊瑤，云是烏飛兔走，五岳也山號。並蛙幾條兒，路路，挖半掌兒蛙岑，道黃河九曲來天上，江漢千支入海潮，弄這處構。

那老女婿，斷甚麼柱天龍；那老舅氏，架甚麼避風巢；那不識字的老包羲，畫甚麼偶和奇；那不知味的神農，嘗甚麼麻丹和草；更可恨那惹禍招非的老軒轅，灑天灑下魚龍陣，匝地掀成虎豹韜，遂留下把萬古殺人刀！

笑！笑！笑！那成天平地老唐堯，怎不把自己丹朱兒教導。笑！笑！笑！笑！那封山澹川老虞姚，終日裏咨益稷，拜皋陶，命伯禹，殺三苗，會玉帛，舞韶韶；到頭來只博得湘江淚雨悲新竹，衛嶽枯骸葬野蒿。試向九疑山前聽杜宇，一聲聲不如歸去，唱到曉。

可憐那崇伯子，股無毛，轉眼兒被寒家滑吏奪頭標，找一餉沒下梢的禁死南巢。

那小子履，真無道，聽一個老耨夫把其主勸。并道三宗享國能長久，七聖風流難畫描，誰知道六百年，夢一覺，冤家對緊，跟着瓊臺萬籟青燐冷，隻首孤懸太白高。方信道因果昭昭。仗黃紙，陣雲高，逞鷹揚，戰血漂，誰知有同室鴟鴞，破斧與謠天顯揮刀，只這些兒

早被商家笑。縱有那薄伐南仲，清風尹吉，綠降申甫，怎教得驪山

遁逃，把青徐充濟拱手兒送得好。

跨定策，號羽戴，鐵券兒光耀。倚狐朋，樹狗黨，蠅蚋噉喉。巴掌大的兩滾，供不起羣狐吵，更半壁江南，下不得諸公釣，反讓那古建州做了興義帝的隆準公，軍容素稱。可憐那圍雪恨的將軍，做了絕歡兵的李都尉，辨髮纓帽。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尙敢貪天功，在秦淮渡口把成風靡。

再不向漢南庭，拜獻投降表；再不向魏神國，苦納通關鈔；再不向薛鄉中，跪進精輝履。披盡了虎狼毫，碾碎了陳元寶；萬石君到處拋，搭先生絕了交；我自向長林豐草，山濤海島，一曲伴漁樵。遇著野鴉子，參幾句禪機妙；遇著那老道士，訪幾處蓬萊島；遇著

那乞丐兒，唱一回蓮花落；遇著那村農夫，辦一回田家樂；悶來時登高山，漫絕壁，將我那殉社稷的君王和淚也，把孤魂弔；將我那沒祭罷的小東宮，奠一滿涼暈和寒飯也澆；將我那死忠義的先生們，千叩首，奠合掌，便號咷哭倒。

春草生，天桃笑，黃鸝鳴，竹影搖，涼風吹，纖纖，月色照寒袍；彤雲布六花，綉約點霜臺。倚梅梢，柳梢，玩花飄，葉飄，宿僧寮，佛寮，聽鐘敲，響敲，步山坳，水坳，見日高，月高，掛詩飄，酒飄，對江濤，海濤，任意逍遙。物外游遨，勸彼塵寰，擺脫煩勞，到頭來，沒些兒憂愁煩惱。真個大海龍，凌空鳥，翻身兒直透碧雲霄。便有銀青作餌，金紫爲綸，恢天布網，密地張羅，呸！呸！我朱先生擺尾搖頭，再不來了。

青年友登載各學校消息及學生成績啓事

各學校校長先生台鑒啓者。本報刊行原爲青年學生培養道。灌輸知識。介紹文藝爲宗旨。發行以來。十載於茲。經蒙各界贊許。風行海內外。推銷甚廣。讀者至衆。茲爲發表各校學員作品。及宣布各校消息起見。特闢學生文壇。學校消息二欄。以應需求。「學生文壇」欄專載各校學生之成績。及文藝作品。俾愛好文藝之同學。得充分發揮其天才。引起著述之興趣。「學校消息」欄專載各校最近消息。藉以聯絡感情。互通聲氣。素仰先生贊助。本報不遺餘力。務乞時將 貴校學生文藝成績之可觀者。源源賜下。本報當爲選登。以資鼓勵。關於學校消息。則請先生指定 貴校學生一人。由本報聘爲 貴校通信員。並贈本報一份。以示酬謝。而答盛意。專此奉懇。即頌道安。
上海國明園路廿三號青年友報社謹啓

再者。貴處稿件寄來時。務請書明「學生文壇」欄或「學校消息」欄。俾得分類披覽是希。

會聞

嶺南大學因革退三學生鬧出大風潮之

文件彙錄(祇剪載其會郵登大光報者)

(一)教育行政會對查辦南大之呈報

▲對外人設立之校處置不容不慎

教育行政會對南大學潮之呈報。呈為呈請核示事。案查嶺南大學革退學生藍辛堂、李振、吳建民一事。據嶺南大學學生藍辛堂、李振、吳建民等。到會訴稱無理解革。請飭令該校恢復學籍。俾名譽學業兩得維持。并呈同前情。同時又據該校全體學生呈稱。本月四日。廣州學生聯合會選舉第四屆執行委員。散校學生執行部。例選派代表洪高煌等出席會議。詎散校學生藍辛堂等三人在場詆毀校代表為不合法。率同暴徒搗亂全場秩序。經學生會通過。請准學校革除藍辛堂等學籍。請主持公道。各等情到會。經職會於是日第六次會議議決忠告該校。對於此事應詳加查處。似宜暫行復回學生學籍。再行查察真相。以期公平處斷。免再蹈重大糾紛。函請查照辦理。嗣於十二日接准復函。對於此事尚未明白答覆。即經去函限期明確答覆。并希尊重本會前函處理此事。嗣後應准覆函。略謂該校尊重學風紀律。故校規列有學生須守法合禮之條文。藍李吳三生在廣州學聯會搗亂。

會聞

自係違反校規。當在開除之列。又據散校學生會請求將該生革除學籍。益見該生為大多數所不容。難與同堂共學。是以決議開除該生等學籍等語。職會復查該校來函所稱。藍李吳三生不容於大多數同學一節。似此僅就學生間之齟齬。祇當問其事之是非。不宜因其多數而加以褫。且學生學業關係至重。非萬不得已。時不宜加以斥退。職會對於該校。向一部分學生之請求。革退藍李吳三生一事。始終認為措施失當。惟疊函勸告。而該校固執成見。以致農工商學各界團體。有到會請願明令解散之請求。職會以該校。措施失當。固當加以糾繩。而對於外人設立之校。處置不容不慎。用特將該案始末情形。稟陳鈞府。伏乞核辦。訓示進行。謹呈國民政府。

(二)廣東教育行政委員會第一次致嶺南大學函
逕啟者。關於貴校革退學生藍辛堂、李振、吳建民一事。據貴校學生請求主持公道。又據藍辛堂等校會請求恢復學籍各件。經于本日開第六次會議。議決忠告貴校。對於此事詳加考慮。似宜暫行復回學生等學籍。再行查察真相。以期公平處斷。免再陷重大之糾紛。仍希示復。是為至盼。此致嶺南大學校務執行委員會。教育行政委員會四月九日

(三)嶺南大學第一次復函

敬復者。昨奉大函。關於敝校革退藍辛堂李振吳建民三學生一事。囑以詳細考慮。至感公誼。謹承尊意。當將此事再行討論。如何容後奉復。此上教育行政委員會。嶺南大學校務執行委員會

(四)教育行政委員會第二次來函

逕啓者。頃接復函。備悉一切。關於貴校開除學生一事。現經於本日開第七次會議。再行復議議決。愈以貴校復函。對於此事。尙未有明白答復。究竟對於開除學生收回與否。准於本星期四以前。明確答復。并希望尊重敝會前函處理此事。仍希示復。是爲至盼。此致嶺南大學校務執行委員會。教育行政委員會

(五)嶺南大學第二次復函

逕復者。頃奉大函。備悉種切。關於敝校開除學生一事。屢承貴會關注。至爲感佩。茲將敝校處置此事之理由及經過。敬爲貴會詳陳之。敝校創辦之初。特別注意學風紀律。以維學校名譽。故於校規之首。即列入凡嶺南大學學生。隨時隨地。校內校外。均須以守法合禮自律其身之條文。(見敝校章程第四十三頁)數十年來。履行無敢或替。此次藍李吳三生。在廣州學生聯合會。當場搗亂。事實昭然。當晚敝校即有所聞。復於翌日再三訪查。確鑿有據。有此不守法不合禮之行為。自係違反敝校校規。不配爲敝

校學生。當在開除之列。正據辦間。復據敝校學生會。請求將該三學生革除學籍。竊見該三學生實爲大多數學生所不容。自難復興同堂共學。是以敝校決議開除該三學生學籍。詎該生等自被開除後。屢發宣言。誣毀校爲南中國帝國主義大本營。肆口詆譭。視母校如仇敵。凡此情形。彰彰在人耳目。此敝校所以難於回復該三學生學籍也。素仰貴會主持綱紀。整飭學風。對教育極意維持。於敝校尤深愛護。爲此懇將前日大函所示。暫行回復該三學生學籍之意。再行覆議。仍希示知。是所至盼。謹復教育行政委員會。嶺南大學校務執行委員會四月十五日附敝校章程一冊

(六)教育行政委員會第三次來函

逕啓者。頃接復函。以被革學生難於收復。囑將此事再議各節。經敝會本日委員會議審查。以貴校所引章程文義。未必即須斥退。如竟據此加以斥退處分。未免過當。經議決再行函達貴委員會。仍請依照敝會第一次函原意辦理。并希于下星期三(四月廿一日)上午。圓滿答復。相應函達。即希查照。此致嶺南大學校務執行委員會。教育行政委員會啓

(七)嶺南大學第三次復函

敬復者。昨奉大函。以敝校革退藍李吳三生。處分未免過當。并囑依照貴會第一次大函原意辦理。經敝校數次會議。詳加考慮。仍覺有不能不陳述於貴會者。大函謂敝校章程文義。未必即

須斥退。敝校章程全冊。誠未有斥退字樣。惟執行校規之慣例。則觀其事大小輕重定之。敝校歷年革退學生。有犯不誠實者。有犯違校譽者。皆由會議表決。而學生甘服無辭。該三生既有犯校規。據校譽之行爲。加以不容於大多數同學。敝校施以革退之處分。似不得謂爲過當。請爲貴會詳陳之。查該三生既不容於大多數同學。若強使其學同室。將必致糾紛愈甚。斯時風紀廢弛。益將處理無術。此革退處分。不爲過當者。該三生犯規。革退後不知自悔。更發宣言誣毀敝校。視敝校如仇敵。倡言打倒。敝校豈能容此立心破壞之人於其中。益見此革退處分。不爲過當者。又詳譴大函。僱就敝校章程文義而言。至於該三生立心破壞。與夫不容於大多數同學之種種實情。似尙未蒙注意。用敢修函敬復。懇請貴會仍予再議。將貴會第一次大函收回。該三生之議撤銷。以維校務。而肅學風。實級公誼。此上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嶺南大學校務執行委員會。四月廿一日。

(八)嶺南大學因革退學生事上蔣介石書

敬啓者。夙仰豐功。殊深景慕。爲黨國所託命。作人民之導師。敝校久受研矚。辱承扶植。良用感戴。莫可言宣。頃聞國民新聞載。執事對廣大學生演說詞中。關於敝校革退學生一事。有所論列。以執事明察。豈流言所能入。因有兩家報紙。連日所載。類皆失實之詞。或致敝校處理此事之實情。未蒙鑒及。用敢不避賤瀆。謹將

事之始末。敬爲執事詳陳之。事緣四月四日。廣州學生聯合會開會。藍辛堂。李振。吳建民三生。搗亂會場秩序。滋事釀生。敝校當即有所聞。復于翌晨再三訪查。確鑿有據。敝校即開校務執行委員會討論。僉以創辦之初。特別注重學風紀律。以維學校名譽。故校規之首。卽列入凡嶺南大學學生。隨時隨地。校內校外。均須以守法合禮自律其身之條文。數十年來。奉行惟謹。此次廣州學生聯合會。兩方爭執。是非如何。自有公論。敝校并無偏袒。惟該三生有此不守法不合禮之行爲。卽屬違反校規。損害校譽。執行校規。應予開除學籍。以示懲戒。正討論間。復據敝校學生會訴稱。以該三生爲違犯校規。損害校譽。請求將其斥退。以肅學風等情。敝校先既審慎討論。復據學生會之請求。遂決議將其開除學籍。敝校處理此事。純爲執行校規。維持校譽起見。絕無他意。外間有以敝校排黨之言。肆其誣誣。殊非事實。蓋違犯校規爲一事。隸屬黨籍爲一事。敝校之待遇學生。其爲隸屬黨籍與否。一視同仁。無所軒輊。既違犯學規。卽不因其會隸黨籍。而有所優容也。詎該三生自被革後。不知自悔。反屢發宣言。捏敝校爲南中國帝國主義大本營。肆口詆譏。視同仇敵。昌言打倒。是其蓄意破壞。已無可諱。該輩生中之藍辛堂。近更立心險詐。竟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瞞報敝校反動情形。捏造事實。希圖中傷。實則此種謠言。苟非狂悖。不肯出口。似此造謠傾陷。顯蹈刑章。執此數端。則該藍李吳三人。

立心破壞。昭然若揭。且自爲會黨黨籍。卽以敵校排黨相誣。尤見虛僞。要之敵校之于該三學生。以其違犯校規。損害校譽而斥退之。非因其隸屬黨籍而斥退之也。若以斥退犯規學生爲排黨。則視黨也何輕。而視此犯規學生也何重。黨重紀律。獨不爲此犯規之學生設乎。現敵校學生名隸黨籍者。尚不乏人。敵校深恐是非混淆。難安緘默。用敢瀆陳鈞聽。伏維亮察。維持教育。整肅學風。至緞德誼。此上蔣校長。嶺南大學校務執行委員會。

(九)嶺南大學國民黨籍員生歐陽濤何世光辛守基溫乃時等

十餘人爲嶺南大學開除三同志宣言

此次嶺南大學全體學生要求學校革退藍李吳三君。旬日以來。發生糾紛。有以爲學校革退三君。含有排黨意味。同人等在黨言黨。就觀察所及。殊覺不然。據本校學生會於四月五日開全體會議表決。請求學校將三君革退。是因其侮辱學生代表。及搗亂大會秩序。喪失學生資格。故有此請求。曾經聲明。與國民黨無關。且當場最先提出懲罰三君者。卽爲同志某君。此就議案言之。可證明全體學生之要求革退三君。並不含有排黨意味者也。學校之革退三君。是認三君在校外有搗亂行爲。違反校規。並有傷害學生名譽。因而執行。此就校規言之。又證明學校革退三君。並不含有排黨意味者也。查第十一區第五區分部。初由第十一區黨部委託高冠天李照斌等同志組織成立。於民國十三年。本定

設立於新鳳凰村。因未得相當地址。兩年以來。皆借嶺南大學爲通訊處。及借地開會。區分部同志。言論行動。皆甚自由。此就區分部成立後經過言之。又可以證明學校不含有排黨之意味者也。總之。此事純屬學生本身與學校問題。憑良心上之判斷。吾人認爲始終與黨並無關係。誠慮外間不察真相。特此宣言。

(十)廣州嶺大的一封信通函

敬啓者。此次敵校革退學生藍李吳三人一事。想先生已略有所聞。此舉原爲校內執行校規之一種手續。本不應以此奉瀆尊聽。惟以近日報紙所載多端。全與事實違背。深恐以此奉瀆起誤會。至今先生發生疑慮。用敢將此事之始末。爲先生彙陳之。貴親友中有以此事爲問者。更希代白一切。不勝感。

事緣四月四日廣州學生聯合會開會。敵校學生藍辛堂。李振。吳建民三人。搗亂該會會場秩序。敵校對於此中情形。當晚卽有所聞。翌晨查訪再三。確鑿有據。因開校務執行委員會討論此事。僉以敵校創辦之初。特別注重紀律。以期維持學風。及學校名譽。故於校規之首。卽有凡嶺南大學學生。隨時隨地。校內校外。均須以守法合禮自律其身之明文。此種規章。一向爲諸學生所信守。社會人士所贊許。而敵校亦履行唯謹。以副時望。今該三生身爲敵校學生。固當遵守校規。不應搗亂會場秩序。乃竟有此不守法不合禮之行爲。實屬有違校規。並足損傷校譽。卽不配爲敵校

學生。應在開除之列。敝校正核辦此事之際。復據敝校學生會訴稱。該三生等在學聯會會場誣毀敝校學生正式代表。搗亂會場秩序。經學生會全體大會認定此種行為爲有損敝校學生歷年來在學聯會守法奉公之名譽。並經全體大會四百八十四人贊成（二十三人反對）議決。請求學校將此三人開除學籍。敝校視革退學生。爲不得已之舉。向由會議審議議決施行。此次該三生違犯校規。損害校譽。實應革退。且爲大多數學生所不容。難與同堂共學。敝校校務執行委員會。遂議決將此三生開除學籍。此敝校革退藍李吳三生之經過實情也。該三生被革之後。不知自悔。反屢發宣言。誣敝校爲南中國帝國主義大本營。肆口詆毀。視母校如仇敵。昌言打倒。此種行爲。益足以證明該三生之萬不能見容於校中。乃外間不察者。復從而和之。強誣敝校爲排黨。爲遠抗政府命令。其實此事現正由教育行政委員會呈請國民政府示法辦理。想政府諸公。愛護教育。整飭紀綱。定能明察真情。主持公道。現下敝校一切校務。如常進行。學生亦如常上課。外間傳說。盡屬子虛。至一二報館所載種種謠言。尤不足信。知關尊注。用特詳達。希此敬候台祺。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五日。嶺南大學謹啓。

此案已否了結及如何了結。望南大友人鑒閱此期本誌後。詳述以告。俾編入下期會聞。以報慰一般關心南大之事者。（亦鏡）

會聞

中華基督徒廢除不平等條約大運動宣

言（廣東）

第一步聲明中華基督教會與列強不平等條約脫離關係

第二步聯合各界作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

基督教之邦立。至今垂二千載。教主耶穌。本出自弱小民族之猶太。然其宗教所以能傳遍五洲。獲得世界四分之一以上之民衆所信仰者。良以其根本之教義在乎自由平等博愛之三大原則。實爲人世萬劫不可磨滅之真理。蓋基督教之人生哲學。其對於自己。在求衝破一切罪惡勢力之藩籬。而獲得真正自由之幸福。其對於他人。在本於人類皆上帝子女一律平等之義。而實行互相親愛互相扶助之道。凡此諸義。實爲基督教之中心。直至今日。無人曾加以否認。而世界之各種運動。亦莫不向此的以趨赴。至基督教自傳入中國。亦既百有餘年。其在初期來華之宣教士。大都本於個人之靈感。以傳播真理爲職志。絕非受任何帝國主義者之派遣。此爲吾人所深信者。獨惜其時國人昧於常識。時發生野蠻排教之行爲。致屢次引起中國與列強關於教案之交涉。其結果乃有所謂傳教條約之訂定。致使絕高尙之傳教事業。乃從此增麗於列強所憑藉以凌壓中國之工具。即不平等條約之內。遂使宗教之真義。浪沒弗彰。殉道先烈之貞誠。歸諸烏有。卽國

人之對於基督教。亦益增其膜視疑忌。此固中國之莫大不幸。亦基督教之莫大損失也。比年以來。國人反對基督教之運動。日盛一日。基督教之宣傳。遂感受無限之障礙。同人等固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同時亦為基督教之信徒。為重新開明基督教之真相。與倍盡國民之天職計。特發起中華基督徒廢除不平等條約大運動。謹將理由宣言如次。

(一) 基督教會之組織。本無種族或國家之區別。其在法律上之權利義務。與其他社團一律平等。而無所軒輊。故教會無論在何國何地設立。止有受該國該地法律一例之保護。既不應享受優越之權利。亦不能忍受不平之待遇。抑教會又為屬靈的團體。其自身之發展。賴乎教會信徒道德之堅立。與該地民衆同情之聯繫。今日吾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實為天經地義。無可非議。其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尤為全世界一切人道主義者所贊同。是故本國內基督教會。既為建基於基督教義之上的團體。對於列強所加於中國之不平等條約。實萬不能容忍而坐視。更萬不能以環境之困難。便乞靈於此不合理勢力之保障。以失却國人最寶貴之同情與教會宣教之機會。此就教會本身論。應毫無疑義。為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者一。

(二) 依基督教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或種族與民族之間。

固應一律平等。而不當有以強凌弱以大壓小之行為。依國際公例論。則凡國家或民族。於其國境範圍以內。均應有充分自主之權力。即無論任何國人。除特別情形如大使或國家首領。為兩國互相承認者外。在某國國境以內。絕對不能允許其他任何國家勢力之侵入。列強所加於中國之不平等條約。實與基督教義及國際公例完全違背。自有保護傳教條約以後。遂使外國宣教士之在中國。與中國基督徒之在中國。可以不受中國法律之統治。不特喪失中國之體面。而且發生許多之流弊。此就國際法理而論。應毫無疑義。為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者二。

(三) 基督教之生命。實完全寄托於其信徒對於上帝之信賴。而絕不憑藉任何非理的權力。教會之在世界。所以能得有今日之地位者。良由古代先烈本以身殉道之血誠。不畏強禦。不藉勢力。用能感化同胞。歸于真理。此種精神。苟有喪失。則教會之事業。雖表面上若甚發達。而實則宗教之生命。已斷喪於無形。蓋教會之基礎在乎誠篤之信仰。凡屬信徒。必愛基督。愛真理。勝於一切。乃足以表彰其真正之宗教於人前。而克副其為世上之光之責任也。苟使教會須藉列強不平等條約勢力之保護。始能存在。發展者。則此種教會。必為建基於浮沙的教會。而非建基於磐

石之教會矣。故教會爲表彰真理計。實不能猶畏首畏尾。與不平等條約相依爲活者。又可斷言也。此爲宗教信仰。計。應毫無疑義爲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者三。

以上所舉三端。凡屬真心篤信基督愛護真理與忠誠爲國之士。當必一致贊同。一年以來。吾國南北各地。中西信徒。對此問題。已費盡不少之討論。吾人認定今日中國教會唯一重要之工作。實無過於此事。即一方凡中華基督教會應即時聲明本國與外國訂立關於傳教不平等條約脫離關係。而一方更應聯合國內各界人士發起爲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運動。同人棉力有限。而愛國家。愛真理。愛基督之熱誠。則未敢有後于人。爰集同志。大聲疾呼。所願我教會兄弟姊妹。一致加入。共同努力於教會前途最大最要之善舉。是則我中華基督教之榮光也。謹此宣言。

石岐近訊（廣東）

中山石岐浸信會。本年五月廿三號。請黃煥興牧師施浸五人。并籌備自立教會（黃秋光）

中華基督教揭陽世光禮拜堂（原名英長

老會福音堂）自立宣言（廣東）

基督教救世之教也。每立於潮流之前。願拯救指導之力。而處廿世紀潮流激盪。社會變新之時。尤負莫大之責任。乃我嶺東教會暗澹無光。不但外無以指導社會拯救萬民。而內裏生命（

會聞

指人及組織進行）亦腐舊而乏革新。自立之圖。更置諸腦後。移權之舉。亦未立下決心。致前機自誤。毀謗橫來。主名受辱。教會危搖。一切反受社會覺悟者之支配。道院停課。淑德取消。童叟解散。華英被移。種種貽誤。咎豈無歸。溯前年間。熱血青年。智燭事先。報上呼號。促行自立。（指振東報福音聲）倘稍有常識。猶當及時覺悟。乃筆墨無靈。忠言逆耳。不能促頑固驕。傲依積成。性諸把權者改革之心。良機坐誤。乃至。如斯。實深可痛。試問有職者。清夜撫心。將何以對上帝。對教會耶。時機急迫。全體自立。成功難期。故體自謀。實爲要着。敬堂會友。外察潮流。內鑑本份。鼓吹自立。衝冒阻難。已臻實行。吾道明達。咸表同情。聞風繼起。人豈我後。間有頑固者。詆爲叛逆。多端破壞。謗語盡來。惟我人祇知正義。不顧私情。抱定真理。努力不懼。革弊佈新。本乎聖經。真道。衛教立規。一貫中華美化。堂名世光。制行委辦。權在全體。男女無分。財定公開。政共負責。揚自立之精神。促全局改進。凡崇基督。概稱同魂。推行自立。咸相攜手。望各堂同志。解決本身。先達已立。而後立人。再遣代表。改新中會。與全國協會聯絡。內整會政。外挽狂流。一致進行。豈可再誤。願亟圖之。教會前途。實利賴焉。

海陸豐長浸兩會教堂已完全恢復（廣東）

廣東海陸豐（謂海豐陸豐兩縣）長浸兩公會禮拜堂。品清。南汾。東涌。南塘。共四堂。於去年五六月間。慘遭農工會壓

迫強將教堂佔去。官廳置之不理。任憑惡徒肆擾。以致信道不篤之教友。不能勝此試煉。多有畏難離道者。幸熱心之真基督徒。雖遭橫逆。愈奮勇祈禱。賴上主默佑。目下該農會工會將所佔之會堂完全交還。會中各種教務。仍得以繼續進行。堪以報慰各方同道之關注云。陳漢廷

一九二六、五、二〇、

北海排教西訊

香港士度西報載。謂昨(六月廿六)接通訊。言北海之學生。發生反對英人及反基督教之舉動。致英國教會學校之學生罷課。該校長教奇女士。因此事迫而辭職。緣北海之英人教會學校。數年來為該處辦理最善之學校。近來該校女生運動設立一婦女自由會。惟該會之宗旨。未能盡善。致奇女士遂將之禁止。據學生言。則謂教奇女士將女學生一名驅逐出校。並謂其將該會之中國旗撕毀。各人均堅持是說。校中遂起風潮。全數學生因而罷課。按該清德學校全體學生團發出之宣言。則謂彼等受壓迫多時。今國民黨從事搗毀指導。彼等遂不復再受壓迫。該宣言書續謂。全校學生常不滿意於該校長教奇女士。共有四大原因。(一)實行奴隸制度之教育。(二)宗教教授法太深。阻碍學生思想自由。強迫學生守禮拜及背誦聖經。(三)阻止學生組織學生會之合理行動。(四)苛待學生。及不表同情於華人。該宣言詞句強硬。續謂各學生已決定離校。故請各界協助。本月十一號北海

學生團全體再發表宣言。協助清德學校學生之舉動。及後海北當局通告教奇女士。謂彼等不能再次担任保護。故請其離境較佳。據現在所聞者。則教奇女士經已離北海。該校學生。則仍然罷課。該校現仍有英婦一名在內云。

新興非教之一瞥(廣東)

頃接廣州友人郵來梁廷生君致渠函云。未自上月(五月)廿七號由省回興。經於廿九日下午平安抵步。可為告慰。本月六號張允文牧師來堂主理聖餐。并施浸入會者八名。此外每晚曾在縣前西街真光書按對外佈道。機會甚好。突於禮拜日下午。新興國民黨部。貼出標語數種。稱要打倒基督信徒張允文。并詆張牧師為文化侵略云云。未見之。立即草一函致該黨部解釋。并送批評非基督教特刊兩冊。及大光報之基督號一卷。(內有孫先生倫敦脫險後致區鳳堉先生親筆函一件。)并借張牧師在見其舊同事前在李耀漢處當司法官之英文與先生。(此人在興城頗負盛名)葉對張牧師稱抱歉。(因其子在黨部)後幸不見有若何事故發生。各標語亦從漸被人撕毀。而街坊輿論亦多不直該黨部所為。故來堂聽道者仍異常留心云。

中華國內布道會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之區別(上海)

中華國內布道會(以下簡稱本會)與中華基督教協進會

(以下簡稱協進會)實係二完全各自獨立不相聯屬之機關。惟因種種原因。全國各處同道常以本會與協進會混合。以致納捐投函。常有錯誤。近接數處同道來函詢問。並囑將二會區別。詳加說明。俾衆明晰。茲特遵囑將本會與協進會區別。與誤會原因。一說明如下。閱者諸君幸注意焉。

壹 二會區別

(一)組織之不同。(甲)本會係一九一八年。在廬山蓮谷。有教會領袖之聚會。由石美玉。胡素貞。蔡蘇娟。三女士。宋發祥。夫人。誠靜。怡。余。日。章。陳維屏。三博士。所發起而組織。協進會乃係根據一九二二年基督教全國大會之議案而成。立也。(乙)本會會員。凡各正宗教會合法的中國信徒。皆得爲本會會員。現共有會員一萬二千餘人。協進會會員祇一百人。係由各差會推出。且中西各半。(丙)本會執行委員二十一人。全係華人。西友祇請爲顧問委員。無表決權。協進會執行委員雖亦係廿一人。但中西各半。(二)工作之不同。(甲)本會專以聯合國內各宜教機關及全國中華信徒共同提倡宣教精神。將基督福音。傳於國內一切未得救恩之處。並扶助各處所收之信徒。建立教會爲唯一方針。計劃本會工作。並不涉及外事。備言之。本會即全國教會提倡布道之總集合。協進會則以促進中國教會與各差會之合作。其工作約可分爲下列六端。(一)退修與佈道。(二)鄉村教會與農

會開

民生活。(三)教會與家庭。(四)工業改造。(五)拒毒運動。(六)國際親善。觀此可知本會以布道爲全部工作。協進會則以布道爲一部份工作。其異同不亦判若兩途乎。

(三)經濟來源之不同。本會經費全年約四萬元。完全由中華信徒自由捐助。西友亦稍有樂助。其比例百分之九十五爲華人所捐。百分之五爲西友所捐助也。協進會經費全年約八萬餘元。八分之七由各國西差會及其他團體所供給。八分之一由中華教會所擔負。即協進會每年所徵募之一萬事業是也。

(四)機關報之不同。本會機關報爲「福音鐘」。協進會機關報則爲「中華歸主」。

貳 誤會原因

(一)會址相同。本會與協進會事務所。均在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特築之教會聯合辦公處內。尙有其他教會機關。共不下二十餘會。各機關雖在一屋辦事。其實各有辦公處所。各自爲政。並不相混合也。此中情形。各處同道。固不甚明瞭。此易引起誤會者。

(二)會名彷彿。本會全國各處所設協進部之名詞。與協進會之名詞相彷彿。因此各處同道以爲協進部即協進會之支會。中華國內布道會亦即協進會一部份之工作也。其實本會協進部之設立。早在一九一八年。而協進會之成立則在一九二二

年。基督教全國大會之後。本會前年年會。有人提議更換協進部名義。以免混淆。但多數會員。以為本會命名在先。且已沿用多年。不允更換。故祇得仍舊。此易引起誤會者二。

(三)會長兼職。歷任本會會長。誠靜怡牧師。係協進會幹事。是以不明內容者。以為本會即協進會事工之一部份。此易引起誤會者三。

綜觀上述種種。即可洞悉二會旨趣。務希全國各省同道。鑑別。並乞協助。此二全國教會公共機關。俾各業充分進行。則幸甚矣。

內地會差會退出協進會組織團體之經過

(上海)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月刊中華歸第六十二期的專載。後開內地會差會退出本會組織團體之來函。並未舉出理由。想有若干困難。本會除正式答覆該差會代表何斯德君外。並由執行委員會發表宣言。表示本會恪守憲章。不涉教義教政之正當態度。然仍望該差會形式上。雖與本會脫離精神。上於基督之內。猶有合作之可能也。某西報謂該差會退出本會。由於不滿本會之干預政治問題。本會關於政治問題之研究。如穆德會議對於傳教條約與領事權委員報告之討論。何斯德君在場。最後會表示贊成與會衆一致。而何君來函聲明退出。亦未舉此為理由。

該差會果如某西報所云。因而斷然退出本會乎。當與事實未必然耳。

(一)內地會差會代表何斯德君聲明脫離本會來函

羅炳生先生閣下：逕啓者。敝會職員及教友。對於敝會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之關係。已久抱惴惴不寧之懷想。近數月來。經同人詳慎審慮。又迭與協會之各組織團體代表。以及各地中外領袖人物會談。結果。以為藉貴會聯絡介紹之功。得與他會人士有合作友誼之雅。珍重之念。固未忘懷。無奈上述不寧心緒。已達某種程度。吾儕雖欲仍與貴會合作。而勢實有所不能矣。用是理合通知貴會。自此函寄發之日起。吾儕即退出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深為遺憾。諸希亮察。又彼此結合有年。在若干事由上。個人及團體。頗為吾儕所重視。今茲一旦脫離。殊堪歎惋。但吾儕於出此斷然決定之前。不知幾經長時期之週迴審慎。且於敝會在中國及本國種種有關係之情況。以及在中國之基督教事業。因此或致發生更廣之利害影響上。均加以一番審慎周詳之攷慮。而後出此焉。專此奉達。祇頌台安。

何斯德謹啓三月十五日

(二)本會覆內地會差會代表何斯德君函

內地會何斯德主任惠鑒。本會執行委員會曾接到三月十五日大教。特費充分之時間與思想。詳細討論之。

本會同人對於貴差會終止與本會合作之決議，抱憾至深。本會執行委員及全體會員咸認與貴會會員素來之友誼生活，為難得之榮幸。對於貴會同人能為吾人之救主耶穌基督，在共同矢志服務上，同人深覺供獻殊多。惟貴會此次脫離本會之舉動，將使本會共同進行之事功深受影響。但望此後對於各項特殊之工作，如星期日布道拒毒運動等，尚能獲貴會之合作，在本會方面同人絕無不與貴會聯絡之意。深望此次形式上之分離，不致使個人或團體間日漸疏遠。同人更有一種深切希望，即願中國不致為西方教會派別之觀念所支配，因派別觀念連帶而發生之事項，多為一般華信徒所不能了解者。

同人更願乘此時機鄭重聲明：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絕無相助或提倡基督教中任何團體派別之主張之舉動及意志。有謂盡忠信愛耶穌基督之人，不能聯合一致進行有效工作而爭論者，同人極端不以為然。良以信徒之見解互異，雖為不可諱之事實，惟同人以為必不可因其互異之處，致為吾人在基督內共同生活之障礙，通力合作之阻力。吾人互相信任，認彼此均誠意為信仰耶穌基督表現之上帝，並始終壹意服從不替。在此共同生活之間，吾人當能「主張雖異而不以為忤，要能決心實行相愛。」在此共同生活之內，同人所欲見證者，即貴會所求欲達到之目的，吾人更相信貴會所見證者，亦即本會全體會員所欲。

會 聞

求達到之目的也。準此以觀，吾人若能聯合一致，較諸分道揚鑣，互相歧視，當更能代表基督臻於美滿也。苟同人對於基督信仰各方面之間，僅為一方之主張而爭持，則不啻與本會之根本旨趣背道而馳。同人深切之希望，即貴會能於相當期間，重行考慮退出本會之決議，今誠信申明，在本會方面絕無不歡迎貴會重行加入之理。

關於此次貴會之舉動，同人尚有一點應請貴會注意者，即本會會員係以個人為本位，凡為會員者，雖應經某團體之提名，但其被選，則初由全國大會，繼由本會而成為本會會員，故會員個人若提出辭職，本會自有表決之權衡；本會亦有一二會員其所屬之團體尚未加入，以個人之資格而為會員，是故同人希望會員中雖與貴會有關係者，仍可任本會會員。至於貴差會既不願與本會合作，本會自不強列貴會為提名團體之一。

總之此次雙方關係雖發生此不幸破裂，同人仍望中華之基督教會在基督內合一精神之表現，仍可日臻美滿，尤勝於西方來華信徒所成就者。願吾人共為此事努力，時為此事本基督精神而禱告。基督會禱告曰：「願彼等均合而為一，使世人信子乃由父而來者。」專此布覆，順頌
道安。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謹啓
會長 長余日章

一八三

駐會幹事羅炳生五月十四日

(三)本會對內地會差會退出組織團體之宣言

(此宣言由五月十三日本會執行委員會通過)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於三月間接到內地會代表何斯德先生來函，稱該差會將退出本會之組織等情，當將該函提交五月十一至十三日在上海召集之執行委員會討論。

執行委員會對於何斯德先生之來函，表示深切之遺憾。良以內地會自加入本會以來，抱共同之眼光，合作之精神，一致進行，至爲本會全體會員所重視。此次遽爾退出，完全係對本會之性質及事功發生誤解所致。執行委員會爰乘機重申本會之宗旨，以助同道之了解。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之組織，乃爲代表全國各教會於可能範圍辦理種種事業，憲章上載明不涉教義教政，對於神學之爭執，更不作左右袒。執行委員會特再鄭重聲明，本會對於以上憲章，持守素堅，至一方一派之活動，絕未嘗牽入旋渦，亦不欲作如是之活動。且本會會員或其所屬之團體，作任何不濡之行動及言論者，本會更不能負責，因任何會員個人之言論舉動，均有所屬之教會團體負其全責；本會更不能自處監視之地位，而予以何項干涉。

本會共同生活之維繫，完全根據於公衆相互之信任認各

方均能各按其誠意信仰由耶穌基督而表現之「上帝」，並始終一致跟從不替。在此共同生活之中，「主張雖異而不忤，決心實行以相愛」是故本會極願聯合內地會及其他誠意在中國奉事耶穌基督之各宗派，一致進行。本會此外絕不受何方迫促而作任何他項之主張，並願懇切向內地會聲明本會公正明瞭之態度，苟該會有重行加入本會之意，本會甚歡迎之。

本會對於各國來華傳教之各公會，其間雖因主張不同，意見互異，甚至如何深切誠懇，原與本會無特殊之關係。但同時自覺所負有神聖之任務，應極力防免此等差別之影響，致使中國教會內部發生破裂。本會深望中國教會能得聖神之引導，團結廣大而穩固，精神活潑，爲西方各國教會所未曾達到者。中國教會現正日漸實現團結之生活，本會將以所能努力者促成之。

根據上述之理由，本會對於組織團體中之內地會差會退出此團結之大運動，極致深切之遺憾。特此宣言。

赴世界青年大會之華代表團

世界青年大會。本年八月一日至六日，在芬蘭國海星福城集第十九屆會議出席者有四十餘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特選代表如全國協會智育部幹事劉湛恩、天津青年會總幹事王治平、廣州青年會總幹事梁小初等十九人。曾一時俊彥。已於六月二十七日由滬起程。取道西比利亞，乘機考察各

國風土人情。然後前往赴會。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設立未久。而進步奇速。實為世界各國所罕見。今已有市會四十餘處。校會二百餘處。其工上雖有外人之補助。然一切政策與管理。悉由國人自主。此次代表團遠道赴歐。參與大會。與各國相周旋。其於青年會之效果。固極宏大。而於國際間之關係。亦非淺鮮。

女青年會世界委員會之華代表

女青年會世界委員會。今年在英國牛津舉行大會。吾國女青年協會為該會之一。故特選派鄭章成夫人代表出席該會。按鄭夫人於一九一五年赴美留學。專研社會服務與教育。一九一八年學成歸國後。任裨文女學教員。兼婦孺醫院醫科學校董事會副會長。平日對於青年女會事務。尤為熱心。於一九二三年曾任全國女青年協會會長。現任該會副會長。兼為該會學生部委員。此次代表中國全國女青年會赴英。並攜有下列重要議案。備於該會提出。(一)請各國女青年會同志聯合各該國社會中知識界之婦女。造成健全有力之輿論。對於(甲)各國在中國所締結一切不平等之條約。(乙)各國對於東方民族不平等之移民律。(丙)各國奸商輸入鴉片及其他毒物以害中國人民。(丁)各國奸商私運軍火助長中國之內亂。(戊)各國將西方不正當之生活。由不良影片介紹來華。或在各該國發行侮辱中國之影片報紙小說及雜誌等事。均須立即廢止。(二)促進各國實行國

會 聞

際勞動大會所定之勞工原則。使勞工得平等之待遇云。

女青年協會致庚款代表團書

▲主張委員中至少應有中英女委各一人

全國女青年協會。前因庚款代表團委員來滬時。安特生女爵士即屢向該會徵求意見。該會為慎重起見。經詳細之考慮。曾於該代表團離滬之前。由會長梅江和貞總幹事丁淑靜代表全國女青年會致一意見書。內容對於庚款用途與保管有清晰之主張。茲覺得其原稿。披露如下。

英庚款委員會代表團諸君惠鑒。貴國為調查庚款用途。並廣徵意見。遠途跋涉。僕僕風塵。同人等謹代表中華全國女青年會敬伸極懇摯之謝忱。茲就同人與各界接觸及服務之經驗。由觀察由考慮之結果。為英庚款在華用途有以下之貢獻。一。必用於中國全國人民普遍利益的事業。二。必用於中國積極的建設之事業。根據斯二原則。可分配其用途之大綱如次。一。文化事業。甲。平民教育。(中國教育迄今未曾普及。茲用該款與辦平民教育。則既應急需。更與上列第一原則相合。)乙。專門教育。(係分兩層。第一指高深的專門學校。第二則指特別的專門教育。例如女子師範學校及女子工藝學校等。)丙。國際文化事業。(如請英國學者來華演講。或派中國學者赴英宣傳等。)二。生利事業。甲。交通。(築路與疏河)乙。農林。(植林與墾荒)惟同人深覺在

分配該款用途之先。更有一先決問題。即該款處分機關之組織。是也。原英國所以退還庚款之原因。蓋亦將藉以表示與中國親善之誠意也。今中國朝野上下。因英政府在一九二五年議決英國外務大臣握處理該款之全權。僉認有陽居親善而陰進侵略之嫌。斯誠害於英國原有之善意。而亦大足損壞中英邦交上之感情。同人實深惜之。故對於該款處分機關之組織。敢有下列之提議。(一)英國即將該款無條件的歸還中國。其處分權完全操之於中國人民。(二)由中國人民所組織該款之處分機關。得聘用英人為諮議。(三)倘英政府不甘放棄已得之權利。則中國為顧全邦交計。此處分機關中有英國董事三分之一。而由三分之二之中機關中有英國董事三分之一。而由三分之二之中國董事合組之。惟全體董事中必有中英女董事至少各一人。(按此條為中國退讓至最極之限度。倘英政府仍不肯時。則不免使我國疑英政府原無交還該款之誠意。而兩國邦交亦誠不易維持也。凡右所列建議。同人認為完全出於公平之意見。深希貴國本此意見。向英國政府建議。庶可使該款之用得其當。而固中英邦交於永久也。此頌公安。中國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會長梅江和真總幹事丁淑靜簽字。

唐紹儀為青年會募捐致各界函

敬啟者。上海青年會創立迄今已屆二十六載。一本四育宗

旨。培植青年。實行服務社會。以救世救民為職志。凡所措施。無不應環境之需要。會務因之發達。惟原有會所既舊且狹。不敷展布。兼之滬上風俗。荒蕪。人心浮薄。奸殺偷盜。無日蔑有。此皆由於道德淪亡。紀綱頹壞。有以致之。今欲謀挽救。非普及四育。培植青年。高尚人格。不為功。因擬在法租界最熱鬧區。處築新會所。俾滬西一帶青年。均得受四育薰陶之益。蓋年來法租界人口驟增。既乏完備之教養團體。又無公共正當之娛樂場所。環境惡劣。青年易陷危境。本會職責所在。新會所之建築。更有不容或緩之勢。惟是總計地價造費。共需銀五十五萬數千兩。除已有地基與存款。及美國允助金洋十萬元外。尚少十六萬兩。為山九仞。僅虧此一贊之功。因特組織募捐大會。於五月二十日正式開幕。昨已寄奉說明書。諒經察鑒。鄙人忝為募捐委員長。自慚力薄。不得不作將伯之呼。素仰執事急公好義。教養關懷。尚祈俯念青年會締造之艱辛。服務社會之需要。慷慨輸將。予以充分之援助。俾斯義舉。早觀厥成。則羣倫誦義。豈徒鄙人之榮幸已哉。

麥倫書院全體學生離校(上海)

上海麥倫書院全體學生。因五卅週年紀念。與院長英人彭思發生衝突。遂全體離校。轉入光華大學肄業云。

金陵大學當局總辭職(南京)

▲自動退歸華人辦理 ▲包校長推郭秉文校長

南京金陵大學學校行政當局。現認爲華人接辦時期已熟。特於六月十八日開該校董事會時。提出總辭職書。謂一俟有相當華人接辦。同人卽行解職。並聽董事會之指揮。以俾接收他種命令等語。書中署名者爲校長包文。副校長文懷恩。文理科長夏偉師。鼓樓醫院(或金陵大學醫院)主任蘇濟生。圖書館主任克乃文。及農林科長芮莫思。當經董事會慎重討論。咸以此事鉅大。特組織委員會。並通過下列三條議程。(一)本校當局既自願退讓爲華人辦理。本董事會。應致最深謝忱。(二)本董事會對於此後學校行政。當物色有充分能力華人補充之。(三)任命五人爲委員。研究此事進行之步驟。至必要時。能召集本會討論之。校長包文並謂現今中國教育行政人材頗多。如前東南大學郭鴻聲氏。經驗宏富。學術淵博。實爲繼任最適宜之人物。惟據該董事會重要人云。接收困難。不在人材。而在經濟。一俟經濟方面籌劃妥當。卽正式允許辭職。收歸華人辦理云。又該校自下季起。文理科改聘陳裕光博士(前北京師範大學教務長)爲主任。農林科改聘過探先碩士爲主任。國文系改聘胡小石及陳鍾凡爲主任。體育系改聘張信孚爲主任云。

京張退修錄

文爲黃嘉惠君撰。載中華師主第六十二期。其言曰。

記者於本年春間。爲中華民國民拒毒會接洽中華教育文化

會聞

基金委員會請求撥助經費事。隨總幹事鍾可託牧師作華北之行。鍾牧並負有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與各地教會聯絡之任務。一切情形。頗有足誌者。茲特分段撮述如次。

同人於二月二十日附新銘輪廿五日抵津。卽轉車入京。爲兩會事務奔走接洽。三月九日。往張家口。留是約一星期。三月十七日返京。擬作太原之行。路阻未果。留京清理未完事項。至廿三日擬乘車赴津。稍作逗留。然後回滬。不幸戰事爆發。交通斷絕。乃因留京中。至四月十八來津時。戰事初停。交通未復原狀。沿途兵車擁塞。至翌晨始到天津。廿一日仍附新銘輪。至廿四晚安抵上海。距離滬時。已逾兩月矣。

北京退修會

北京爲政治中心。新文化運動策源地。人才薈萃。思想發達。國內任何運動。皆北京之馬首是瞻。吾教會博學之士。俊秀之才。聚於是者。正大有其人。或從事於社會。或致力於教育。或任教牧。或事著作。或能高瞻遠矚。有聲於時。協進會爲謀教育與差會之合一。中國教會之自立。更非集思廣益。以圖適應事業之需要不爲功。抵京之初。當卽遍訪各教會領袖。對於本會進行計劃。多所請益。旋蒙北京協和醫學校宗教部主任朱友漁博士設宴歡迎。並招京中各教會中西男女領袖六十餘人作陪。同時並舉行北京基督教聯合會。由孟省吾老牧師主席。鍾牧對本會旨趣及事

業作長篇演說，當場議決乘鍾牧在京機會舉行基督徒聯合大會及領袖退修會，並派專人從事籌備。當於三月七日假米市中華基督教會堂開基督教徒大會，到者數百人，請鍾牧報告協進會工作。接於翌日假青年會開北京基督教領袖退修會。到者各教會中西男女領袖四十餘人，團聚一堂，討論竟日，以彭牧彼得爲領袖，鍾牧講協進會之事業及本邑教會問題，記者講基督教與拒毒運動，是日討論題目如下：(一)信徒生活，(二)家庭宗教，(三)佈道，(四)今後工作方針，(五)差會與教會之合作，(六)教會對於時局應否有表示？(七)關於教會之聯合，其中最有趣而能引起熱烈之討論者，當以差會與教會合作及教會對於時局應否有所表示之二問題，前者會衆咸謂差會來華，乃上帝拯救華人之計劃，故所辦事業，非差會自有乃華人公享公有之事業，及時移交華人，乃事理之當然，惟亦當視華人能否負責耳。後者之主張，約分爲軍閥及鴉片二項。彭彼得牧師主張教會對一般軍閥應有相當表示，其理由爲：今日國內戰爭不絕，人民流離轉徙，督軍閥之作惡造孽，吾人長日向一般守己安分之信徒講道，責其悔改，反置亂源罪處於不顧，任其橫行無忌，結果使人民國家受無窮痛苦，衡之常理，甯得爲宜。是吾人今日責任，應將傳道範圍推廣至一般軍閥，籌策鉅款，委派專員，分赴全國各要區，向是輩宣傳博愛犧牲之真道，或可使之稍現天良，賂戢慾念，能

以國家人民爲重。即使不然，吾人已盡本分亦可無愧於基督云云。最後議決發表宣言，表示基督徒對時局態度反對軍閥之警告，並請國內同道羣起表示云。次討論鴉片問題。議決推選吳雷川陳寶泉寶廣林陳在新劉延泉楊毅仁夫人張欽士諸君組成基督教拒毒委員會，一面與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拒毒委員會合作，一面與中華民國拒毒會北京分會合作，從事推行教會中之拒毒事業，討論畢，由鍾牧主領退修會，至九時半散會。

張家口退修會

同人以三月十日抵張家口，鍾牧於十一至十六日按日演講，如西北邊防督辦署察哈爾都統署及幹部學校各機關人員，由督辦署通知，按期赴會，此外曾召集基督徒大會一次，並於三月十五日舉行全城基督教領袖退修會一次，到者計有美善會救世軍，神召會，協力公會，聖經會，西北軍人基督教協進會，造幣廠，恤老院等教會團體代表四十餘人，張之江督辦亦親自出席參與，由陳崇桂牧師主席，鍾牧主領暨修會後由各教會代表報告該會設立之經過，進行之概況，及前途之希望，因張垣各教會素無往來，此次爲第一遭之會集，聊藉是以當介紹耳。其中以神召會某女士之經驗最足動人聽聞，女士來自挪威，初到蒙古，後來張垣，自謂奉神召，故雖不識華文英文，不備資斧，不受任何公會遣派，而隻身來華，八九年如一日，從事傳賣聖經，已達萬數，餘

會福音書五千餘冊，每日出門賣書，沿途高呼「上帝愛人」，蓋女士能說華語，亦僅此也。

各團體報告後，將困難問題提出，計討論問題如下：

(一)靈性，(二)領袖，(三)中國教會之實現，(四)佈道之善後事功，到會諸人發表意見者甚多，尤以張之江督辦之言最足動人，茲撮誌如次：

信徒當效法基督，深造靈性。蓋聖經為天下之奇書，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神通廣大，包羅萬象，更當朝夕孜孜，手不釋卷，凡事勿灰心，全賴祈禱，須知義人祈禱，上帝必應許之。惟吾人祈求，當有資格，始能得之。基督勤於祈禱讀經，聖經屢載彼祈禱之事，彼向人說話傳道，亦常引聖經，可見其注意於祈禱讀經也。此外信徒之會集，亦屬重要，因藉此可領略共同生活之情誼，並可互相觀摩以圖共進。總之吾人宣傳福音之道，凡二：一以言語宣傳，(路加十三章)隨時隨地，利用機會，使人知救世大道。二以行為宣傳，以良好行為引人歸榮上帝。蓋吾人若能相愛，則一切問題，自解決矣。經云，不行律法，則割禮亦等於無。若行律法，則割禮與否無關也。云云。

討論會後，舉行會餐，攝影，並議決組成張家口基督教聯合會，推陳崇桂等四人為籌備委員。最後張督辦分贈到會諸人自印之聖經一本，并諄諄勸告諸人勤讀聖經，深究國故，以期互

會 聞

相發明云。

西北軍基督教協進會董事部辦事細則

(文見張家口新村西北軍基督教協進會協進月刊)

第二期)

- 第一條 本部承西北邊防督辦之意旨，為本會之議事機關。
- 第二條 本部依會章第九條第一款之規定，每三個月應開全體大會一次。其時期定為三、六、九、十二等月之第一期一日舉行之。
- 第三條 本部依會章第九條第二款之規定，除全體大會之月外，每月應開執行會議一次。其時期定為每月之第一期一日。
- 第四條 關於臨時會議之召集，不適用前兩條之規定。
- 第五條 本部每次開會時，董事半數以上出席，即得開議。惟董事因公不能到會時，得派代表列席。
- 第六條 議決程序，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可決為通過。可相等等時，取決於董事長。
- 第七條 本部應議之事項如左。
 - (一)西北邊防督辦交議之事項。
 - (二)董事部提議之事項。
 - (三)幹事部建議之事項。

(四)關於經費之預算決算事項。

(五)關於幹事之延聘更調或辭職等事項。

(六)調查幹事之工作成績事項。

(七)發展及改進教務之計畫事項。

(八)答覆各界關於教務之質問事項。

第八條 對於前條各款。經開會議決後。由董事長呈請西北邊防督辦核准施行。

第九條 對於提議事項。應以會期前一星期提出於董事部。以便編列議事日程。但於必要時。亦可臨時動議。

第十條 關於重大事項。須經全體大會議決。其餘均由執行董事會議處理之。

第十一條 本細則若有未盡之處。由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修改之。

第十二條 本細則自發佈之日施行。

信陽朱浩然牧師調停豫鄂戰事涉險之情形(河南)

朱牧浩然。不惟傳道救人。竭盡心力。凡關地方公益事。亦莫不熱心提倡。殷勤辦理。如創辦紅十字分會。大同醫院。汽車路。婦女救濟所等。皆已成績卓著。其尤足令人感佩。造福民衆者。厥爲調停豫鄂戰事。當陝鄂兩軍相持於信陽時。歷四五十日之久。該

處人民。被軍隊蹂躪不堪。朱牧不忍坐視。生靈塗炭。遂應合城紳學之請。冒險充地方代表。爲兩軍講和。其涉險之情形。略述如下。正當兩軍交戰之際。朱牧率領紳學及外國人至河口鄂營。求和往來於鎗林彈雨中。因陝軍反覆數次。鄂軍師督朱牧。幾遭槍決。陝軍失敗。因軍機洩漏。疑朱牧通敵。幾加嚴刑。及陝軍敗退城內。鄂軍重圍城外。凡代表出入講和。須由城頭用長繩繫之上下。一次朱牧至城頭將下。忽一流彈飛過耳邊。又一次由鄂營返。經繫至距城頭僅二尺許。其繩三股。忽斷二股。朱牧乃命持繩者將繩放鬆。緩緩而下。其餘涉險之事尚多。難以盡述。朱牧處九死一生之際。卒能保全生命。達到調停之目的。而拯救無數之生靈。非賴神之保護。決不能如此。非信心之大者。亦決不敢爲此。(朱半真)

成都發生殺害西婦案(四川)

成都通信。六月七日省城發生瘋漢殺害西婦一案。茲將情形詳誌如下。被害西婦名 Mrs. S. 希伯來。係西牧師 S. 之妻。於一星期前。因補牙由川南榮縣來省。住四聖祠北街張孔修牧師寓所。七日上午。希伯來女士一人單獨出街買物。突遇一無名瘋人。身穿舊棉短衣。下著舊藍布褲。足穿草鞋。年約四十許。手持關刀。用斗篷掩護。該瘋人見希伯來女士乘人力車向桂王橋西街經過。即將關刀掣出。迎面砍去。車夫見勢不佳。棄車便跑。該車隨即倒下。希女士既連同人力車倒下。竟翻身坐地。兇手即欲第二刀。

幸有手杖在手擋住。並以雙手用力將刀握住。兇手將刀拖脫。手上被割。血流如注。復砍數刀。倒地而死。兇手乃將所戴斗蓬放在地上。從容將死者頭顱割下。盛入麻布口袋中。緩步帶往桂王橋附近之七家巷。警士及城防兵士跟追。該兇手謂我特奉上帝命令。前來殺他。城防兵士所持之槍皆上刺刀。直追至距桂王橋三條街之署樓街。山堂街面。該兇手尙持刀自蒙。謂來者即殺。兵士逼近時。該兇手立用刀將一兵槍頭刺刀砍落。旋由兵士開槍。一中左胸。一中下背。該兇手即倒地。未幾斃命。當未死時。據其自供姓劉。繼又供姓張。因其來路突兀。死得迅速。究係彭山或雙流人。至今尙難證實。

至希伯來女士屍身。旋由西人昇往四聖祠醫院入殮。七日晚多數西人在四聖祠醫院內開會。座中泣數行下。聞議決有數要點。(一)以後請川政府設法切實保護西人生命。(二)西人以後出行。必攜帶武器自衛。(三)兇手是否瘋人。尙須用科學方法。經醫生打針。切實考驗。其餘議決各件尙待調查。

七日駐紮成都之英國領事同法國領事日本領事偕季交涉員到停屍處視察一週。因英人性格。素主沉默持重。當場並未發言。至中國官廳方面。已於八日午前十時。由城防部警察廳交涉署各官在川路公司城防司令部內。會商一切。已約定英領事及一千人證物證。於八日十二時在四聖祠醫院會同磋商。城防

會 聞

向司令因病不能去。由城防部胡參謀長代表一切。

八日午十二時東門娘娘廟街狀元茶樓方面。又有一西婦乘坐人力車經過。對面突來無名兇徒二人。撞著西婦。一人以手箍其頸。一人舉手欲打。口中喃喃說出吾奉太上老君之命。捉拿洋鬼子云云。幸經街衆瞥見。立將兇徒拿獲。送交警署訊辦。

川中年來巫教盛行。時有紅燈教匪騷擾川東西西陽綿陽夔府所屬各縣。但仇兵不仇教。省城近來所出殺害西婦案。或係該教匪餘孽。亦未可知。現官廳方面正在竭力偵查此事。(六八)

周碧琴領受學位(美國舊金山)

本埠委華利街浸信會牧師周碧琴君。三年前考入卜技利浸信會神道學校肄業。亦在加省大學及太平洋宗教學校兼課。現肄業期滿。於五月四號晚行畢業禮。領受甲種神道學士學位。聞周君所作畢業論文。題爲「今日中國基督教之問題」。內題對於外人傳教問題。中國人對於基督教問題。中國基督徒對於國內傳教問題。各宗派聯合問題。如何解決。如何進行。論之極詳。聞該校教職員其贊許。擬印專書。俾作一般外人傳教之指南。周君亦擬轉譯華文。以餉我國教內外人士云。

(介紹宗教與人生)此書爲周牧師碧琴所著。內容極極豐富。分爲二編。第一編(一)辨明非宗教之謬見。(二)解釋何爲宗教。(三)暢論宗教與吾人有何關係。(四)指示吾人如何研求宗教。

第二編(一)敘述基督簡要歷史(二)指出基督與現世物質上事實上有何關係(三)詳論基督與吾人有十大重要之關係(四)證明信基督之利益及解答不信者之疑難問題洋洋八萬餘言發揮真理詳盡無遺其思想之拓展引據之詳明意態之雄偉又極文學家之能事誠有裨益世道人心之傑作也蓋怪自出版以還勝閱者紛至沓來有先視為快之勢本報特為介紹想我僑胞均應人手一冊以為航行人海之指南幸毋交臂失之精裝每本布皮一元半紙皮九毫十本以上照價九折郵費在內 美洲中西日報館披露

中華歸主月刊特刊穆德會議專載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前於本年一月間因世界宣教協

會會長穆德博士東遊抵華特開領袖會議討論(一)靈性準備(二)本色教會(三)宣教政策(四)傳教條約(五)教育事業(六)文字宣傳(七)世界大會等重要問題結果覺為圓滿每一問題有主領人演講題目綱要公開討論會員報告四項節目茲由該會將各項記錄文件彙刊中華歸主第六十第六十一兩期合刊穆德會議專載計七大張二十八面都十一萬字內容豐富名論頗多於中討論一項中西領袖知無不知極堪研究報告一項則為各該問題研究結果雖未解決實亦有途徑可循矣此次特刊除向讀協進會中華歸主月刊諸君可以照常收閱外凡我全國教會同道有欲獲觀為快者請每份附寄郵票一分函索即寄發行處上海圓明園路廿三號

俞劍華山水畫例

- 堂幅 二尺八元 三尺十二元 四尺十六元 五尺二十四元 六尺三十元 八尺四十元
- 屏幅 每條二尺六元 三尺十元 四尺十四元 五尺二十元 六尺二十八元 八尺四十元
- 橫幅與堂幅同 冊頁 每開三元
- 指索青綠設色加倍工筆加兩倍壽屏補圖及自命圖意均另議凡件不及尺者照一尺論
- 先潤後作 約期取件 隨封加一 劣紙油扇不應
- 取件處 濟南芙蓉街翰墨緣 上海威海衛路三四三號鼎鑄周刊社 霞飛路道路月刊陸丹林

南京路有美堂及各箋扇莊

時事

四月份

三一八慘案事件三則

吳佩孚之態度

鹿鍾麟驅段釋曹

使團抗議炸彈案

京中現狀

國軍聯直真相

段祺瑞出走之趨劇

粵政府之態度

邵飄萍被殺

本誌因過期出版。所載新聞。在今日已成過去陳迹。然為求前後之銜接計。又未便將本欄刪去。只得將過去三個月之時事。摘要補載。以供關心時局者之參考。 編者瀛

三一八慘案移交陸軍部

京訊。三一八慘案自各方提出起訴後。地檢廳當即從事偵查。以便審訊。四月一日地檢廳偵查慘案手續業已完竣。二日即據情函送陸部。請依法辦理。該函長三千餘字。大略第一段述檢廳調查情形。迄今止。共驗死屍四十三具。生傷四十五名。函請免職者七十三人。第二段。述在場保護照料及沿途探察之巡警保安隊偵緝隊各供詞。當日學生未帶何項危險物。並無何種暴動行為。就羣衆方面查無犯罪情事。其行為亦未達不正侵害程度。第三段述巡官及第三者口供。衛隊四百人。開槍兩次。放一千餘響。開槍時刻均在羣衆奔跑之際。當場傷亡。大抵倒臥鐵鏈子胡同東柵門內外。距國務院大門頗遠。槍彈傷痕多係皮肉向外。足見從身後穿入。此項槍擊行為。不生防衛問題。且開槍與停放時

時事

間。曾曾吹哨。似與猝然遇變有別。就衛隊方面查無開槍防衛之必要。第四段述衛隊長函述羣衆證物。據在場警察等供。學生除本棍所黏旗子號筒傳單外。別無凶器及放火物件。受傷之軍警據親口供述。其傷均難謂為羣衆所動害。查來函所稱。與在場警兵所供大有出入。第五段總之。學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容有輕躁失檢之處。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衛隊官兵連行鎗擊。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惟事關軍人犯罪。依據陸部審判條例第一條。及陸軍刑事條例第一條。應歸軍事審判機關審理。除賈德耀等被訴命令殺人部分。仍由本廳另案辦理外。抄錄本案原卷三宗。連同屍身照相死傷人名清單。衛隊旅原送各犯證。一併移送貴部。應請查明行兇人犯依法審判云云。

北京國民追悼慘案大會

三月廿九日在北大第一院舉行

北京各界昭雪會。對三月十八日慘案發起之國民追悼大

一九三

會。借北京大學第一院操場爲會場。靈堂設在操場之北牆附近。搭一高臺。凡此次死難之四十餘人之遺像。遍懸其中。四周滿掛輓聯花圈。場中搭崇高素美之牌樓一座。四面分掛烈士題名。慘案真相布幕。及烈士血衣慘像等物。場南爲招待處。場西爲烈士家屬招待處。及臨時辦公處。大門前復高搭牌樓。上書「三月十八殉難烈士國民追悼大會」十四字。該會收到各學校各團體各個人之花圈。計二千餘個。輓聯一萬餘副。截至廿九午後六時止。送者尙絡繹不絕。各界所送輓聯。達數百幅。吳稚暉所撰者爲「口孝弟。筆忠信。講禮明義。廉隅自干。楮所亡。于神經部者。惟恥耳。遂至豺狼蛇蝎。無此凶殘。實屠我弟兄姊妹。」南悲哀。北摧傷。絕倫大號。哭聲震衢途。然逍遙乎官舍中人。獨笑之。必非養養窮奇。能狀醜惡。還愧夫魍魎魎。」

至到會之團體。計有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市黨部。孫文主義學會。國民外交代表團。各界聯席會議。民主主義同志會。工界聯合會。長辛店工會。天津紡織工會。中國女子協進會。救國團。青年衛國團。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等四百餘團體。學校方面。則國立九校及燕大。中大。朝大。清華。外專。中法大。匯文。一中。二中。女一中。女附中等百餘校。頗盛一時之盛。上午十時開會。(一)奏樂。(二)就位。(三)向遺像行禮。(三)鞠躬。(四)獻花(王鍾文)。(五)讀祭文(巫啓豐)(六)奏樂。(七)向遺像行禮。(一)鞠躬(贊

禮人爲張紹琦。公祭畢。遂開會討論昭雪辦法。原有演講一項。因時間關係。並未舉行。開會時。由三月十八慘案北京各界昭雪會代表主席。當由主席提出。(一)對內宣言。(二)對外宣言。(三)告國民書。全場均一一贊成通過。遂散會。

北大學生和段祺瑞等打官司

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學校對三一八慘案委託律師潘大道辦理訴訟事宜。屢見各報。茲將北大學生向地檢廳告發段祺瑞及全體閣員狀文錄之如左

告發人北京大學學生王震東。馮韜。左宗彝。李傅慧。鍾繼璜等。爲告發臨時執政段祺瑞。國務員賈德耀。屈映光。盧信。賈德霖。龔心湛等。教隊府衛隊。槍殺請願張仲超。黃克仁。李家珍一案。請予依法起訴事。竊震東等同學張仲超。黃克仁。李家珍。於三月十八日午前。爲八國最後通牒事。在天安門開會。隨即赴國務院請願。不意衛隊開槍射擊。據中國濟難會調查。死者四十七人。傷者百三十二人。失蹤者四十八人。中有張仲超一名。係帶銃物傷。因脚踫傷身死。黃克仁一名。係尖刃物扎傷。因槍子擊傷身死。曾經鈞廳檢察官檢驗在案。茲有應請注意者。(一)當日羣衆除少數正當市民而外。確係男女學生。且不乏幼弱在內。傷亡之人。皆有姓名籍貫學校可稽。並非政府通令所謂形似學生之暴徒。(二)據衛隊旅長宋玉珍報告。當日請願羣衆有二千餘人。然政府通令

時日數百人。是其數至不甚多。(三)羣衆在天安門集會。保宜講。反對八國最後通牒。並無其他激烈言詞。(四)開會之時國務院會派人到場。沿途游行。亦未受官廳之干涉。足證並無騷擾不法舉動。(五)羣衆到國務院前。推舉代表請願。並未攜帶手槍及炸彈等危險物品。政府通令雖欲以此相阻。然不能舉出炸傷何人毀損何器之證據。(六)羣衆到國務院門前以迄開槍。相距不過數分鐘。代表等見形勢嚴重。即令轉往吉兆胡同。並無斬關奪門之舉。(七)衛隊開槍不止一處。時間亦不甚短。(八)傷亡之後。羣衆即向後奔逃。故傷亡者之傷痕。多係彈從後入。(九)傷亡之人。多係倒臥鐵獅子胡同東柵門內外。距國務院大門甚遠。足見衛隊追擊迫殺。不肯放手。(十)傷亡者什物衣服。多被劫掠。(十一)當時衛隊無一人爲羣衆所加害者。其中有著便衣雜於羣衆之中。或傷或亡者。或有在大街游玩爲衛隊從後誤傷者。以上十一事。除當日羣衆中傷而未亡者。可以傳訊外。尚有在場之巡長。巡警保安隊等。亦可爲證。羣衆方面毫無不正之侵害。衛隊方面。焉有開槍防衛之必要。故政府通令所謂正當防衛云云。完全不能成立。蓋正當防衛之行為。以必要行爲爲限。所謂必要行爲者。即其效力足以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人行爲也。今明明以荷槍實彈之衛隊旅。追殺手無寸鐵之請願學生數百人。其於防衛之義。渺不相涉。而何正當之有。故此大事件。當日在場之衛隊官兵。

時事

均應負刑律上殺人之責任。而凡官署之衛隊。與陸軍刑事條例第六條所稱陸軍軍人者。性質有別。該衛隊亦官署衛隊之一。既與陸軍軍人性質有別。即不受軍法會審審判。此應請鈞廳對於當日在場衛隊官兵宋玉珍以下。提起公訴者一也。至國務總理賈德耀等。顯爲此案之造意犯。其證有四。查近年以來。學生市民與軍警衛隊之衝突。何可數計。從未聞軍警衛隊不得長官之命令。敢於擅殺一人者。當日情狀。實際上決無開槍之必要。而衛隊遽然開槍。略無猶豫。非有長官命令。何敢貿然爲之。此其一。據國務總理賈德耀在各報發表談話中。有王一飛等報。次晨徐謙等將在天安門開會。恐有借題發揮之舉。因於十八日晨派國務院潘科長等二人至天安門慰問。并未容其發言。及潘科長回報時。正開國務會議。據其面述。有議決解散執政府衛隊等條。又據報告。徐謙等已率領千餘人。皆袖藏武器。聲稱到府。當以情形報告閣議。並請李總司令速派軍隊。乃甫經出門未遠。而槍聲忽起云云。此一段談話。足以表明賈德耀等爲誇張之報告所誤。因其急不暇擇。有斷然處置之決心。所尤注意者。賈德耀等出門未遠。即聞槍聲。是其臨行之際。已距開槍極近。此何等事。謂衛隊旅旅長有請命長官之機會。而不會請命。賈德耀有表示意思之責任。而不會表示。決非人情。此其二。是日開槍並非出自一二十兵之衝動。乃在場衛隊之共同動作。據請願人及巡長王文紹巡警尹文

海等所親聞。開槍起訖。皆曾吹哨。顯係奉有長官之命令者。此其
三。慘案發生之後。政府則通令緝人。指當日請願羣衆爲暴徒。爲
共產黨人。爲聚衆擾亂。危害國家者。而以衛隊之殘殺爲正當防
衛。嗣後雖命陸軍司法兩部會查其事。亦但問是否超過必要之
程度而已。可見政府事前具有決心。曾發命令。故事後猶明白是
認無所漸。此其四。以上四點。合而觀之。足以證明賈德耀爲此案
造意犯之一。查國務總理賈德耀雖兼軍職。而國務總理本係
文職。據修正陸軍審判條例施行細則第八條。依修正陸軍審判
條例第十六條所揭。在任官中之軍人。以授有軍官而未轉任文
職者爲限。賈德耀既轉任文職。應仍由普通法庭審理。又賈德耀
雖兼任陸軍總長。而陸軍總長爲國務員之一。凡國務員皆政務
官。不得以陸軍軍人論。又查國務會議。由國務員組織之。國務總
理爲國務會議之主席。當事變將發之際。正會議開會之時。據國
務總理賈德耀發表之談話。有當以情形報告閣議等語。是此事
之曾經閣議。毫無疑義。而事後是認殘殺爲正當之通令。亦經過
閣議之形式。故全體國務員負同負造意殺人之責。此應請對於
全體國務員賈德耀屈映光盧信賈德霖雙心港等。提起公訴者
二也。又查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臨時政府制第三
三條。臨時政府由國務員費襄臨時執政。決定政策。處理國務。此
大慘案非私人間之殺傷。在羣衆方面。係爲外交緊急而請願。在

改府方面。據其通令所表示者。則係懲罰暴徒之手段。即撲滅共
產黨之政策。惟共產黨於法律並無格殺無論之文。而當日所格
殺之百數十人。又無從斷其爲共產黨。故凡贊襄此種殘殺政策
之國務員賈德耀等。及決定此種殘殺政策之臨時執政段祺瑞。
均應負造意殺人之責。又據執政政府秘書長章士釗在各報啓事
內稱。現時政府組織。府院合署。所謂電執政府請示。顯係捏造事
實云云。是國務員有所贊襄。執政即面加決定。不必以電請示。則
臨時執政段祺瑞於此案之責任。益爲明確。查現行臨時政府制。
對於臨時執政之犯罪。並無特別之規定。在民主國家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之原則上。自應與一般人民同受普通法庭之審判。雖
段祺瑞曾膺上將之銜。臨時政府制有臨時執政統率陸海軍之
文。究與陸軍刑事條例第六條所稱陸軍軍人者不同。此應請對
於臨時執政段祺瑞公訴者三也。所有告發臨時執政段祺瑞國
務員賈德耀屈映光盧信賈德霖等數段政府衛隊槍殺請
願人張仲超黃克仁李家珍一案緣由。理合具呈鈞廳。伏候提起
公訴。此呈北京地方檢察廳。

京同劇變中吳佩孚之態度

吳對鹿鍾麟不承認和議

京局變化後。十一日晚八時。吳佩孚即召集武漢各師旅長
暨總部參謀長等開一重要會議。內容極秘。外間無從得其具相。

惟會議原因。則爲鹿鍾麟等十六人。討段釋曹擁吳之燕(十日)電。此電十一日到漢。吳閱竟。卽於電末批不配二字。總部中機要人物。聞此。已知吳氏之意旨。旋又接曹現來電。吳卽召集會議。以兩電傳觀。今將曹電錄下。漢口吳巡閱使鑒。伏查國軍撤防。時局一變。安福謀亂。態度益明。處境之危。倍於時昔。直劑秉承尊意。親詣都下。保護安全。匝月以來。曲盡維護。宗旨所在。初無他圖。乃鹿君輩皆識見過人。深明大義。業與直劑商洽。願隸麾下。以當前驅。已於本日不動聲色。不鳴一鎗。復我自由。拘彼元惡。衛隊業已繳械。地方安謐如常。卽遣該軍師長韓復矩。赴漢報告詳情。兄亦派劉中將文亮。一同前行。屆時乞對韓劉諸子優容。以示獎藉。連日近戰戰事。益趨激烈。時至今日。論公論私。均無再戰之理。鹿君如此。傾向尤應曲予成全。卽望電達奉方。停止軍事。善後大計。儘可協商。引睇漢江。至深企盼。兄憂患餘生。智能盡索。得脫危疑之境。端資號召之功。慶幸私衷。欲言不盡。兄理。燕各將觀後。因見吳於鹿等。燕電有批語。遂皆認鹿非誠實。以爲既成窮寇。藉此爲緩兵之計。並認曹電亦係鹿所發。討論結果。聞吳不承認鹿之和議。如鹿悔禍。須繳械來漢待罪。但對京局。一面電新田訊問。一面電李景林探討。(十二日)總部接到京保之電甚多。然皆未發表。其機關通信社。仍宣傳聯軍攻津。並謂鹿已逃入俄使館。觀其宣傳。可知吳與鹿等和議尙未接近也。吳此時已積極準備北上。據聞

時事

三數日內必行。已由聯軍聯合辦事處長牛向辰修理保定光園。爲吳駐所。吳因北上需款。又向漢口鹽商借七萬元。鹽商尙未允許。定於本日開會決定。

鹿鍾麟驅段釋曹現

府衛隊之繳械與東西城之戒嚴驅段事件

九日夜二時許。國民軍第十師師長門致中旅(該旅原駐景山)分三部前往改編。其一部赴吉兆胡同。一部赴鐵師子胡同。又一部赴中南海(居仁堂)並包圍執政府。西自東安門大街。王府井大街。東至興平倉。北自交道口北新橋。南至東單牌樓。均有軍隊把守。並在各胡同口架設小砲。吉兆胡同前後監視尤嚴。軍隊布置妥當。卽由外面分電執政府國務院衛隊。令其繳械。衛隊旅長宋玉珍當允全部繳械。聽候改編。至十日晨拂曉。先行接收國務院衛隊。據聞收編府衛隊係九日下午。國軍諸將領要人開會所議決。九日晚十一時許。吉兆胡同段宅及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國務院等處。電燈電話均經截斷。諸有關係之街道胡同路口。亦均有國民軍添設特別崗哨。以資防護。直至十日晨。改編府衛隊問題完全解決。但吉兆胡同段宅之守衛兵士。仍係原有之府衛隊。全部武裝。領袖標識亦無變換。業將該宅東西轅門之鐵柵門關閉。堆設土袋。架置槍枝。狀甚緊張。吉兆胡同東西口外。及東西二三條東口。則各有國民軍十數人持槍上刺。站崗防守。鐵

獅子胡同之衛兵亦照舊無何異狀。僅光明殿府衛隊營房之駐兵。則於十日下午已將臂上府衛二字之黃色袖章除去。

又據某軍事機關消息。執政政府衛隊。計有一旅。旅長宋玉珍自三月十八日慘案發生後。各官佐即有希望加入國民一軍而改編者。九日晚間。府衛隊各中級軍官齊至警衛司令部。要求編入國民軍。唐之道以已原屬衛隊旅長。有歷史關係。從中斡旋。各軍官欣然聽命。當由鹿唐各氏將該旅改編為國民一軍第四十七旅。該旅約三千餘人。下級官每人當發洋十元。目兵八元。夫役五角。共發出洋一萬數千元。委第二團團長武銘為團長。其餘各軍官依次遞升。十日上午十時。唐之道特至執政政府。傳見連長以上各軍官。到者有營長李永祥等八人。連長張春發等二十四人。排長尾啓發等百餘人。唐當訓以保國衛民主旨。各官長咸願聽國軍當局指揮。聞武銘為唐至誠。對各兵士感德甚佳。各衛隊仍駐原防。與地方軍警極為融洽云。

某方面消息。九日某軍事機關接有某方報告。謂有吳光新陸長任內被裁旅長奉天籍之戴某。攜帶便衣兵士數十人。欲運入皇城。京畿警衛總司令部根據報告。即派出手鎗隊一團。在永定。石安。朝陽。東直。各城門一帶。嚴密防備。在衙要處裝置機關槍。各電話局皆派有大刀隊駐守。自九日晚十一時二十分禁止司機生接線。迄十日晨十時始解禁。九日晚九時許。府衛隊按照平

時夜間之警備行動擴充區域。由朝陽門大街至東四牌樓東直門一帶。臨時施行戒嚴。在該地區內各店戶皆緊閉門扉。路口皆架機關槍。備置沙袋。禁止行人往來。當時有一國軍兵士擬至東四牌樓三條內。被府衛隊阻止。大呼口號。國軍兵士應以係第九師。府衛告以不能答口號。即當開槍。經國軍某兵士婉詞解釋始寢。未久許世英之車至亦被阻止。國軍駐在景山之王旅長前晚。攜同中一區幹警。在東城附近親行梭巡。各街口皆派有大刀隊。巡查。九日晨東城一帶電車皆經停止。各衙署附近亦由大刀隊巡查。及十日晨城內外始安謐。朝陽門於上午十時開門。其他各城門亦陸續開啓。惟東交民巷對華界各巷口禁止車馬往來。情形頗為嚴重。東城附近住戶臨時多有遷徙者。

使團抗議飛機投炸彈之經過

奉飛機四次在京城天空拋擲炸彈。外交團除曾一度非正式勸告外。未有正式抗議。後又在荷使館開會。英美法意日比各公使均到。對於飛機拋彈事件。討論甚久。咸以民國十三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奉軍雖言將以飛機攻擊北京。外交團當於是月二十五日向直奉兩方當局提出警告。要求奉軍勿以飛機炸燬北京。則此次事同一律。且已實行數次。外僑生命財產悉在危險之中。勢難緘默。當議決即根據是年抗議書。向外交部提出抗議書。同時并電令奉天天津領事團。亦向奉聯兩軍當局提出

同樣之警告。其致外交部之照會譯文如下。一駐華各國公使目擊北京首都及其附近之兩軍敵對行為至使各國使館及其他市街。因此敵對行為之繼續。均瀕危殆。對於使官區域及其地方之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實不勝其憂慮。各國公使對於中國內戰。向探嚴正中立態度。且決計繼續持此態度不變。惟各國公使以爲中國政府對於有外國親善關係之各國使署。現皆有如前之瀕危狀態。則中國政府對於各國之責任觀念。各使喚起其注意。實認爲正當之處置。同時並確信中國政府對於交戰各軍不僅爲人道起見而已。現在北京由有親善關係之十二國代表組成。且在開會中之國際會議之事業。關係華人全體利益。爲避免今後受其妨害起見。希望中國政府迅速適當措置。亦屬正當者也。各國公使茲特對中國政府對於最近數日間之飛機繼續襲擊。喚起中國政府之注意。蓋當時飛機。實曾屢次飛翔於使館區域之上空。各國公使除對於飛機此等舉動。提出抗議外。若使館區域及其他地方之各國僑民生命財產。有遭損傷時。中國政府并應負其責任。關於此點。各國公使特請注意一九二四年（即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對於北京使用飛機事致外交部之各節。同時各國公使對於中國北京總商會及其他民間代表之團體。懇切請求中止此等不幸之攻擊手段之聲訴。並願表明同情焉。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領銜公使歐登科。

時事

▲附錄民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照會「中國戰事發生。各軍司令定將竭力使用飛機。進行戰事。駐京各國公使對此種不幸之衝突。雖已決定不加若何之干涉。但對各軍施用此項利器。攻擊戰場上之陸軍。砲台。或海軍以外之物。認爲可慮。此本使等不能不向貴總長特爲陳明者也。飛機拋擲炸彈。轟擊未加防護之城市。不惟爲一種任意破壞之行為。且成擾亂和平人民之罪狀。飛機投擲炸彈多不中的。且欲毀一建築及其附近之建築。與居民必受連累之大險。此節已爲人所共知之事實。北京一隅。不惟爲各友邦使館所在之地。且城內宮殿廟宇以及其他歷史上建築。爲數極多。均爲人類文化史上最有價值之古物。飛機擲彈。轟擊城市。殊無軍事上之價值。惟能使多數無辜之人民。受不可言喻之痛苦。且可毀壞無價之古物而已。况不參預任何戰事。對於中國內爭。絕對保守中立態度之外人之生命財產。必處於嚴重危險之中。職是之故。本公使等益不能不向貴總長提出此項要求。中國業經聲明。對於外人生命財產。預予完全之保障。一節。本公使表示滿意。此外本公使等希望北京方面無飛機投擲炸彈之行為。致危害外人之生命財產。但北京或任何通商口岸外人生命。如因飛機受有損失。外人財產如遭毀壞。則司令之官員。不能不負完全之責任。

鹿鍾麟報告保管清室古物之經過

一九九

關於清室古物保管事。十日鹿鍾麟曾發出一快郵代電。原文錄下（銜略）清室古物非清室之私產。乃我華歷代文化藝術之結晶。凡屬中國國民。人人無私有之理。人人有保護之責。此國家國民人格所關。愛國愛己。為國人所當同具之觀念也。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有清遜帝溥儀出宮。鍾麟其時奉任京畿警衛之職。協同守護。責無可辭。潔己奉公。未敢自信。古人有言君子行爲不使人疑。鍾麟何人。能勿厭懼。故入手辦法。即主公開。爲求公開之澈底。爰有清室善後委員會之發起。既由各都警慎派職官。各團體公推代表。集合多方人才。以共組斯會。且所定規章。非常嚴密。所經手續。不憚煩勞。物無鉅細。皆經多數人負責簽名。載諸簿籍。歷歷可稽。映之寫真。斑斑可考。此種經過。歷劫不磨。鍾麟爲發起之一分子。對於委員諸公之苦心孤詣。實不勝其欽佩。而無衷自問。亦可以告無罪於國人矣。然因政治之關係。每生想像之懷疑。鍾麟竊喜乘此。得以證明一切古物之絲毫無缺。尤爲明告內外。清白交代之適當時機。謹撮要端。以明權責。是非功罪。悉付公評。（一）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起鍾麟以警衛京畿之職務。派隊伍。會同保安隊及駐守警察。雙方共同負責守衛宮門。稽查出入之責。（其時鍾麟未兼任警察總監）與宮內古物無直接關聯。至十五年四月五日交代日。分任守衛者計一年又六個月。鍾麟所派隊伍。本有餉糈。故從未另行支取分文。（二）清

室善後委員會。即於十三年十一月某日成立。負物品保管及點查之責。其組織章程。點查手續。均經委員會全體詳訂。各項規章。分別公布。（三）查點物品。一物須經多數委員之手。簽名蓋章。攝製照片。且有詳細報告。分期刊行。以資徵信。（四）物貨之保管。完全公開。故自委員會組織就緒。即任中外人士入內參觀。爲益求普及。起見。十四年十月。乃設立故宮博物院。規定參觀日期。成爲公共遊覽之地。（五）鍾麟爲委員會發起之一人。亦爲該會委員之一分子。責任權限。與其他委員完全相同。惟因宮門內外守衛。中有鍾麟所屬之隊伍。爲預防流言起見。曾向委員會要求撤退。並建議由會中自編守衛之辦法。概因款項無着。未經實行。故至今始達到交代之目的。（六）本年三月十八日。慘案發生。委員長李煜瀛因此離職。乃公推莊公蘊寬盧公永祥主持會務。鍾麟再申前請。承莊公向內務部屈映光商准。借調古物陳列所警察改編守衛。鍾麟所部隊伍。於本年四月五日。交卸撤退守衛之責。自此日起。告一結束。（七）交代之日。（即四月五日）由委員會召集各委員監察員各部院助理員及顧問開會。是日鍾麟派主任參謀陳繼淹代表到會。正式交代。會議時除前述各委員等外。來賓中並有各部署長官及各界名流新聞記者計共三百人左右。會議畢。由陳繼淹請全體人員到各宮察看。遂由京師高等檢察廳吳廳長家駒。司法部湯參事鐵樞。及各員至各宮視查一遍。莊公

盡寬之演說及詳細情形。已見各報。茲不贅述。(八)鍾麟雖脫卸守衛之責。仍爲委員會之一委員。今後惟當盡一人之知能。與各委員協力同心。維護文化藝術所關之古物於永久。至鍾麟所部守衛期內之一切詳情。備據冊籍報告等等。均曾先後公布。且保存於委員會及博物院。中國人隨時可以考查研究也。邦人君子。乞垂察焉。

聯奉軍進迫京中之現像

國民軍之迎與警衛部之布告。國民軍倒段後。即致兩電與吳佩孚。第一電報告已包圍國務院吉兆胡同。第二電謂此事平安解決。十日更發出三電。謂自今日起恢復法統。請吳即日來京主持大計。並謂已派兵保護總統曹公。請舒慶注等語。此電發出後。警衛司令部即開緊急會議。吳佩孚代表耿迺熙亦列席。結果在目前數日。仍由國民軍維持北京現狀。除國軍已發一通電報告驅逐段祺瑞外。另有兩電拍發。一電係公迎吳佩孚早日到京。一電係通電恢復法統云。另據神州社云。鹿鍾麟向人表示。(一)注意京津線戰況力求軍事上之發展。(二)疏通京漢線。俾漢口方面各軍能沿京漢線北上。(三)政治問題。聽孫傳芳與佩孚閻錫山等之主張。毫無意見參加。(四)負責維持京師治安。又田維勤代表王繩祖十日致電保定田維勤。報告國民軍歡迎吳玉帥北上。電文如下。(銜略)齊電計達。府衛隊改組。段祺瑞下

時事

野。國軍各將領歡迎吳玉帥來京。主持大計。王繩祖叩蒸。

警衛司令部發出布告。聲述段氏之罪狀。其初次擬就者如下。京畿警衛總司令部爲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執任執政。禍國殃民。無所不至。其最鉅者。如擅訂金佛郎案。槍殺多數學生。尤爲國人所痛恨。其左右親信。皆係安福餘孽。逢奸長惡。違法營私。挑撥戰爭。塗炭生靈。種種罪狀。擢髮難數。本軍爲國家計。爲人民計。迫不得已。劍及履及。派兵監視。聽候公決。一面保護總統曹公。恢復自由。並電吳玉帥即日移節入都。主持一切。京師地方秩序。仍由軍警負責維持。合亟佈告商民人等一體週知。各安營業。倘有造謠生事。妨害治安之徒。一經捕獲。定即盡法懲治。以儆效尤。其各懷遠勿違。切切此布。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十日。以上布告。經續密討論之結果。認爲總統曹公字樣。恐引起外界與國內政治上之問題。即將總統二字刪去。又原文「劍及履及派兵監視聽候公決」各語。與事實上亦有出入之處。改爲「採用嚴正辦法厲行制止」某西人又以此項令稿宜採取概括的主張。慎重辦理。迄十日晚十二時尙未發表。(按最後修正文已載各報)

段祺瑞之出走與安福系之主張。某方面消息。自府衛隊一部分要求國軍改編之消息傳出後。安福系要人即於晚十一時許。在東交民巷德華銀行對門之桂樂第大樓召集緊急會議。到

會有章士釗會號僑姚國棟李思浩沈瑞麟等討論茲事。章士釗謂國民軍要解散府衛隊。於是俞主張請段祺瑞即至東交民巷。惟沈瑞麟主張先調查事實不可草率。遂派人訪國民軍某當局。某當局絕對否認。同時安福系又派某主要人物面告以安福系之結果。段云：你們又來恐嚇我。變些甚麼把戲。不過我對於政局毫無興趣。早願離開。既大家有此擬議。也是機會到了。我也可以休息休息。時在東交民巷之李思浩等急請段之顧問日人大谷以車來迎。段遂於十日晨一時。捨去臨時執政地位而逃至東交民巷以內。當段偕張樹元衛武乘車馳抵東交民巷北面某缺口時。會毓雋已同某日人乘汽車在彼相候。當即接入先赴日使署小憩。隨即退出。偕赴德華銀行對門之桂樂大樓居處。該處最初本為姚震所獻居。其後會毓雋亦下榻於此。至段之眷屬段次子運閣與其岳母張老太太。段之三如夫人。皆仍在吉兆胡同。其他聽差人等皆未離開。一部分安福系要人如章士釗等。十日上午在東交民巷李思浩寓處開會。主張段祺瑞不通電辭職。強硬到底。以待另圖其他之活動。但又有一部分人主張請各方感情素洽之人出任調和。

延慶樓之解放與曹仲珊之態度。此次國軍驅段。係欲促進國吳議和條件。對於曹琨自當予以尊崇。國軍因現在新華門看守曹琨者為府衛隊之一部分。當即派兵前往西苑新華門福華

門接收該項衛隊。自十日晨起。曹已恢復自由。事件發生後。警察廳即派保安第六隊分隊長李海泉李福與隊長白芳李保安隊一隊至西苑門保衛。十日上午九時。韓復榘與張廷諤兩氏亦代表鹿鍾麟至延慶樓謁曹琨報告本晨事件經過。曹謂我個人安居於此甚為滿意。不過前此聯軍飛機來京。市民飽受虛驚。此次總以保全民命。使小民不受驚恐為是。韓復榘又報告國吳合作情形。請曹轉旋。曹云我亦國民。祇求力能做事。努力做去。言下對於政治態度甚淡云。

國民軍之外交與各公使之會議。警衛總司令部外交處長唐悅良。十日正午十二時。偕交際處科長徐輔德。赴東交民巷分訪各國公使。聲明中央政局。不久即有辦法。地方治安。鹿氏負全責維持。請轉告各該駐京僑民安居無驚云。又駐京各國公使。特在荷使館開緊急會議。協議今後應採態度。業經彼此擬議一時云。

國民軍聯直之真相譚

吳佩孚決不反奉

四月十日北京又演逼宮之劇。開封某記者特訪與吳子玉有關係之某君。藉考真相。相見後。叩以鹿鍾麟之舉動。是否與吳新諸公先有成議。某君言。鹿之代表與靳田兩司令曾密議及此。願以此表示服從吳氏誠意。靳密電吳請示。吳覆電謂為時尚早。

並言國民軍果誠意言和應先退出北京。段之去留及政局如何結束。應俟國人公決。釋曹已不成問題云云。至鹿與靳田閣等另有結合。殊不可信。因吳此次出師。宗旨極爲純正。並無攫奪政權之野心。即令國民軍完全瓦解。吳亦決不爭先入京。且以情勢考之。國民軍不退出京城。固無人敢輕於入京。即使離京。玉帥豈肯舍安穩之武漢。而入視線羣集險不可測之北京乎。靳雲鶚入豫有功。未得督豫。外間多疑其怨望。然靳既得省長。並帶雄兵十萬。實際上較督辦之權尤大。況其兄奔走各方。希望甚天。北京大局解決後。靳氏兄弟。功在國家。無論張吳。對於二靳必有相當之酬報。靳氏甯不知此。縱令與鹿有何結合。亦必係有利於吳奉兩方之計。至田維勤爲吳所最賞識之人才。將來亦不失一重要地位。彼等北上以前。心中微有不歡者。爲豫中之某要人而非吳。然即此不歡。某要人之痕跡。現亦已冰消雪釋矣。吳於曹仲珊當選爲總統時。卽嫌其太早。當選後又力勸曹不可晉京。均爲津保等派所反對。此時局面。還不如昔。無論如何。決不輕易離漢。卽外傳吳於祝壽後來鄭來洛云云。猶係旬日前之消息。最近則並鄭洛亦不願來矣。某君又言吳爲人最重信義。深惡馮玉祥之爲人。所以願與奉張合作者。卽志在除馮。若再聯國攻奉。吳決不肯出此時。某君急於赴車站南下祝壽。遂忽忽告別。彼爲吳之親信。所言當可靠也。

時事

國民軍退後之北京治安問題

吳炳湘接收警權

國民軍於十五日晨得通州陷落確報後。決定卽日撤退。當於下午三時。託陸軍次長熊斌攜帶警察廳大小關防往訪王士珍等。告以國民軍卽日退回京師治安。應請臨時治安會設法維持。王當將大小關防接受。卽於下午五時在純一齋召集臨時治安會。會員趙爾巽熊希齡顏惠慶孫寶琦江瀚陳寶惠王家襄王寵惠江朝宗馮恕周作民張嘉敷高金釗等。及警察廳總務處焦麟卿行政處徐顯會司法處蒲志中衛生處董玉壘消防處年德俊偵緝處侯德山督察長張雨山張壽龍及二十區署長。並邀吳炳湘師景雲到會。在純一齋開會。由王士珍報告鹿鍾麟已將警察廳各印信交來。現由治安會負責。同人公意擬推舉吳炳湘爲警察廳總監。維持治安云云。吳當極力推辭。嗣經到會者一致挽留。吳始承認。七代表等並將吳軍標識（係一紅布箍上綴圓形黃地黑吳字）呈閱一件。當由王孫答覆楊軍担任四郊秩序。是所歡迎。惟請勿進城內。至軍食一層。本會當極力設法云云。該代表遂退出。又該會將上一日所擬致近郊駐兵各將領。請其勿再入城之函件。從新繕寫一通。分別致送。此外並拍出電文兩件。一係專致王懷慶。請其卽日來京。一係通電各方。報告國軍撤退。京城安謐。其文如下。（一）萬急。天津王上將軍憲宜兒鑒。迭次函電計

11011

早遊覽。現在西北軍業經完全撤退。務請台旃即日入都。維持一切。不勝切盼。王士珍趙爾巽等。統(一)萬急。奉天張雨帥漢口吳玉帥天津李芳帥張效帥張總司令漢卿褚軍長驪山韓軍長芳辰王上將軍憲宜保定新總司令蔣青瑤河田總司令毅民南京孫壽帥太原閻百帥均鑒。昨刪電計達。刻西北軍已於今晨一律撤退淨盡。京師治安暫由本會維持。並請本會吳君炳湘以會員名義接管警務事務。同唐師長之道遠派軍警日夜梭巡。維持治安。但因該軍撤退之時。深恐秩序有紊。潰兵土匪乘機起事。不得不將城門暫閉。用備不虞。現幸都門得告無恙。足慰廬注。惟盼各帥商善後以維政局。不勝迫切。京師臨時治安會王士珍等 銑。

時局急轉中之吳佩孚

拒絕國民軍之堅決

吳佩孚對國民軍之乞和堅欲鹿鍾麟等解職並交出軍隊始允和平解決。已於覆張之江王士珍兩電言之甚詳。頃又覺得其覆北京總商會華僑聯合會國民和平促成會京師保安會和平統一會等團體之塞電。略謂「真電誦悉。首善之區。悉成盜窟。老實國黨借竊要樞於前。新實國賊宣傳赤化於後。妖氛未靖。障碍猶存。永久和平。尙難實現。目下段黨雖作遁逃。馮部尙憑城社。痛言國難。隱患滋多。必將踞京餘孽。悉數繳械。始可申討赤之大

計。慰中外之輿情。諸君愛國。當表贊同也。此復。吳佩孚奉印。」與對國民軍之態度。此電益表明矣。

段祺瑞狼狽出走之趣劇及京中現狀

政局變後之北京。酷似一部偵探影片。神光離合。機關幻化。五花八門。層出不窮。至京中市面蕭條。人民流離之景象。恐爲庚子八國聯軍入京以後第一次遭逢之慘。而段祺瑞出走之狼狽情形尤堪嘆惋。嗚呼。嗚呼。(一)段出走前之寫實。段氏左右。自來即分兩派。一曰親奉。閻派爲主。二曰李思浩等附之。一曰親國。其子宏業及賈德耀主之。鄧漢祥屈映光等附焉。兩派固咸望段氏地位維持不敝。藉得依倚弄權。然如有一派勢力喪失。則又欲立脅段氏以走。藉便假名號。以爲再要把戲之靠山。此則兩派心理雖相同。而時間運用。往往異趣。故客秋閻派親奉失敗。即欲脅段赴津。尋以謀洩。會毓僑姚震由是被捕。迄此次鹿鍾麟突演逼宮。段已避入東交民巷。凡親國派之段宏業賈德耀諸人。企主乘機退。休不必再行復職。奈親奉派之會姚等。以爲奉方態度未明。前途尙未絕望。堅主復職。以觀後變。徐定進止。惟段宏業確於十六日在乃父前痛哭。阻謂不可誤於安福。再招一次沒趣。無如段已爲會姚等包圍。只得由人擺布。遂發條電分致吳張閻孫。意在試探空氣。會毓僑且親自出馬。先過豐台晤褚玉璞。次至津沽訪張學良張宗昌李景林等。並擬更赴奉天面張作霖。施展其運動身

手。不意京津一路之結果。俱不甚得要領。旋與吳光新相值津門。班荆道故之下。始悉奉因聯直關係。對政局措置。事前已有協定。今已愛莫能助。勸會毋庸赴奉。以省往返之勞。會至是乃歎幽居數月。奉福(安福)情勢竟如此大變矣。無可奈何。因邀吳偕行回京。請其向段面述內容。以免段再固執。(蓋恐段執拗。既復職後。又不肯輕去也)得以掩其離京。抵都後。吳謁段陳述奉態。段果猶豫不信。(聞段曾言我即下野。亦不必遽離北京。致貽怯弱之議)會等知事急。當晚(十九)在交民巷邀集段系要人會議。段走辦法。此時在座者確皆主張段立走爲上。俄而唐之道又使人責備捕安福諸人之電至會。一座傳觀莫不失色。更無敢持異議者。(吳原電祇有逮捕安福句。並無監禁段氏四字。而報載之。有謂係出於他人添增者)是日會議時。尙有趣談二則。一係章行嚴在議席上。謂我早主張合肥從速下野。無人聽從。致落今日如斯下場。段宏業聞之。赫然震怒。拍桌戟指。反警章曰。「汝今日尙配出大言耶。迭次學潮。胥汝激起。卒至演成慘劇。外貽敵方指摘。內招朋方(指國民軍)違言。家君惡名。由汝一手造成。命運由汝一字斷送。汝不省愧慚。猶妄說風涼話。抑何無心肝之甚。」鼠牙雀角。紛囑交諍。經衆勸乃已。迨會議初散。而姚國楨匆匆趕到。首過段宏綱於中門。姚詢結果。宏綱以告姚。姚曰。汝亦主張乃翁。違去歟。曰然。今恨其遲。曷云遲耶。姚九聲叱曰。真糊塗。此種決議。

時事

詎能贊成。稱子何不識大體。獨不知閱百川前日尙來電推讓。固未至必去之勢也。宏綱豪憤甚。報以惡聲。姚本盛怒。破口大罵。宏綱亦憤不可遏。突前毆之。短打劇遂開場矣。嗣屈映光梁鴻志。鄧漢祥聞聲趨出。居間架勸。罷手時各已頭面抓破。尙悍悍怒目對口也。兩場文武趣劇。皆段家公子爲主角。而二人之與章。姚。平且且沉澆。一氣。惟姚於會前未晤會吳。又未見吳電。故認定段尙可留。以圖推延其烟酒督辦之官聲耳。(二)示來政局之混沌。國民軍退出北京。業已六日。直奉兩方之解決大局辦法。尙未揭曉。雙方內幕。亦確未完全決定。新雲鵬組閣。早已甚囂塵上。今乃漸寂。外此則有謂曹將復職。由顏組閣者。有謂王士珍將爲臨時總統。以過渡者。依理勢判斷。此番戰敗國民軍。奉力極偉。吳如欲曹復職。恐不能不顧到奉方之反對。顏氏攝閣與組閣說。依顏本人表示。亦謂前年開席。經曹免職。從法律上無復與攝之可言。邇來亦未派人向任何方面接洽。其態度似頗消極。惟顏終是政海中人。果遇機緣。將來出而組閣。則不能斷其必無。次則王士珍總統說。其人不欲捲入政治旋渦。確非一般故作扭捏者可比。客黨政變時。即有人往徵其意。王告以彼等如歡迎我上臺。請先語我將來如何。送我下臺。使我預加權衡。能否平均得宜。此語傳遍九衢。至今膾炙人口。其見解透澈。由是可想。當非隨便可以拉上。王氏近日爲闢政謠計。且將所辦之治安會倡議取消。今晚(二十一)

并致函都中各報。聲明決不過問政治。態度冷淡。自出本懷。特其左右如揮寶惠師景雲等。見此時機欣爲千載一遇。莫不躍躍欲試。私代接洽之舉。洵爲不免。且看王氏定方如何耳。(二)京城內外之愁雲慘霧。該軍雖宣言不入城。而都部伍環駐四郊。所有城外之民房。皆鳩佔一空。已佔之棧。是家財賄雜物。一概不准攜帶。人民咸流離失所。無片瓦足以庇身。今日治安會中開最末一次會議。熊希齡述及難民狀況。泫然流涕。尋有難民代表到會請命。但有痛哭失聲。不能道出苦狀隻字。其被蹂躪之慘酷。真非筆墨所能曲達。聞齊化門外某家女子。避難在途。忽爲一騎兵所遮。願騎兵有騎。心防其逸。乃繫繩於脛。繩索就姦。女不能拒。迫出紅巾覆面。詎意馬踏紅驚。驕嘶奔竄。與騎兵作長蛇走。始明天幸。獲免於禍。書此一事。婦女之荼毒。又可想也。至內城則因軍用票迄今不決。錢商無論大小。固已盡行歇業。居民欲兌一元之銅幣。而不可得。其餘各商亦多貼「本店清理賬目暫停交易」或「修理爐竈暫停交易」字樣。十成之中。已閉五六。幾同罷市。景况。蓋徒手某軍觸目皆是。此輩入舖購物。價五六角者。出十元軍票罵找。商舖迫不得已。即舉物相贈。廊房三條內聯陸鞋店。有一兵十購一元五角之鞋。擲二十元軍票與之。命找十八元五角之現洋。幸舖主機警。謂老總遠來辛苦。區區者安敢取值。該兵堅謂斷無不給錢之理。舖主答以必欲客氣。始爲老總記賬上足矣。下次光顧時還

未晚也。該兵無可如何。始怏怏去。書此一事。又以見商民之苦也。然而某軍將領佈告煌煌。尙言「我軍素重紀律。秋毫無犯。凡爾人民。無得驚擾」。京中報紙大小百餘家。亦無一敢仗義執言。略伸人民冤痛者。殆處暴力之下。不得不噤若寒蟬耳。

長沙記者與粵政府代表之談話

三月間廣東國民政府代表陳銘福自崇禎到長後。某記者于二十八日特往陳白二代表寓所。叩詢真相。當由秘書接見。問答約一時之久。始與辭而出。茲將問答錄之如下。(問)陳白二代表此次來湘。究負有何種使命。(答)此次來湘。係受國民政府重大任命。與唐省長接商一切。關於軍事計畫。不便宣布。茲將可以宣布者。歸納爲三條。(一)請湖南政府服從國民政府。(二)在國民政府指揮之下。出兵討吳。(三)承認國民黨在湘自由發展。且須絕對保護人民自由。(問)此三條唐省長能否容納。(答)以湖南現狀及過程觀之。當難望其能與粵省並駕齊驅。但此三條實爲國民政府對湘當局之最低要求。湘當局實行此三項要求。亦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故均已得唐省長相當之容納。(問)出兵討吳。似爲國民政府暫時難於實現之事。究竟如何。(答)國民政府內部團結甚好。現正準備出兵。(問)駐粵湘軍出發。是否由湘境經過。(答)避免誤會起見。擬不經湖南境地。(問)國民政府與方本仁是否已有聯絡。方對於假道有無阻礙。(答)方本仁現

已與國民政府打成一片。受國民政府指揮出兵討吳。假道當然毫無問題。

奉系軍閥槍殺邵飄萍之始末

北京自段祺瑞執政。一年有餘。某晚報主筆迭被國民軍拘捕。而最後仍得恢復自由。報紙照常出版。迨奉聯軍勢力伸入京師。一般論者。多料北京報界必有一番變動。天津會議。決定對京內十七家報館通信社。加以相當處分。名單存於崇昌手中。更有少數報界中人。以平日之私怨。匿名告密。希圖洩憤。故接近國民軍及國民黨左派之報社。咸慄慄自危。邵振青氏（字飄萍）之京報。最爲人所注目。邵氏自知平日結怨於安福系甚深。對國民軍及民黨左派之關係亦最顯明。事前早已避居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國民軍退去。復作敷衍之文。以表明向日之態度。蓋以爲身處安全之地。無意外之虞。至多不過報館被封已耳。頃奉聯軍入京後。對言論界毫無表示。態度甚鎮定。邵氏亦以外間似無意外。更得某某二人告以決無意外。適以久離報館。欲回館稍事清理。於二十四日晚九時餘。由六國飯店乘汽車出城。甫至琉璃廠。卽爲偵探所見。遂被拘捕以去。同時魏榮胡同之京報館。亦由警察廳偵緝第一隊長南保祥。率同探兵三十名。於二十四日夜九時。頃前往搜查。當夜並被禁止出報。京中報界同業向取互助方針。故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在城內化石橋附近某處集議營救辦法。到

時事

會同業數十人。僉以奉聯軍現據京師軍警權。警察總監李壽金亦奉方所派。欲知究竟。宜速往見奉軍第三方面軍團長張學良氏。討論一小時。卒決定公推十三人代表到會之報社。同往石老胡同張軍長行轅。請其從寬處置。諸人往後。張氏親自接見。當由各代表反覆陳述種種理由。請求設法從寬處分。卽日釋放邵氏。並准回復京報之出版。不料張氏答語甚爲嚴重。不似平日之易於說話。辯說至二小時。卒無結果。晚八時頃。十三人悄然而出。張學良氏之答言。其擇要處。大致謂：「此次對於報館記者之處置。取決於奉天軍事會議。漢口及各方事先均已同意。並非京中所爲。警廳不過奉電令而行耳。軍事會議所決定者。不止京報邵某一人。其他尚有若干人。亦須執行同樣處置。惜不能奉告彼輩之姓名。蓋此輩乃赤化分子。受外人金錢餽養。吾輩討赤。期盡掃赤化根苗。對於此輩赤化分子。已決定拿到卽斫。故於邵某殊無通融之餘地。諸位亦不必徒費心力。況人生必須一死。同是死耳。何必鯽鯽過慮。耶。至於報館如何指摘。並不在意。亦不必封閉京報。吾輩所願辦者。祇在赤黨而已。」云云。拘邵之令。係二十四日下午三時發下。二十五早警廳司法處已訊問一次。並聞聯軍所擬處分之人。除報界以外。不計報界初有十數家。繼經審查結果。又剔去若干。其中張某成某二人。係有人告發。邵之被捕。表面爲赤化。內裏則似爲（一）反對安福系最力。與（二）曾參與國民

軍機密之二點。遂於四月廿六日晨四時一刻被殺。當部被捕之二十四夜。偵緝隊探兵及南保祥隊長等。在京報館內搜出之嫌疑罪證。計有手槍子彈四粒。西北邊防督辦署顧問之聘書一件。(外有金晉店之同一聘書一件。金某不知為何何人。當局現正探查)國民軍各要人相片一打。蘇聯要人相片一包。並稿件若干。當由警廳附文呈報張督辦宗昌。由張交下直魯聯軍督戰司令部執法處辦理。故邵氏於廿五日早晨一時。由警廳司令部執法處如何辦理。問一次後。即命其居優待室。靜待督戰司令部執法處如何辦理。二十五日一日間。並無異狀。同業方面。因面求張漢卿從寬處置無效。又託接近聯軍之黃報社長薛大可。函致張宗昌。李景林張學良三將領。力為緩頰。薛函二十五日下午送出。又託前警察總監薛之珩。轉託王懷慶將軍設法。王於二十五日夜。親往石老娘胡同。晤奉聯三將領。懇託寬辦。最後且請處以無期徒刑。只求貸予一死。亦不可得。至二十六日早晨一時許。即由警廳解往督戰司令部執法處審訊。並宣告死刑。三時復解回警廳。在未解回以前。警察已知即日執行。乃於二時三十分頃。以電話令知外右五區署長。飭即在天橋行刑處準備一切。四時頃。由警廳以汽車二輛。送至天橋。第一輛為監刑官某氏及執法處大刀隊所乘。第二輛為邵氏所乘。亦有大刀隊彈壓車至刑場。由大刀隊引之下車。令其面向後背立。邵氏彼時尙頗從容。當謂「一死罷了。有什麼

關係。一時尙監刑官一笑。監刑官即令行刑。大刀隊兵當自後擊一槍。彈自頸後入。由口出。未死。復擊一槍。彈自腦部入。始氣絕。行刑後。即由在場之外右五區巡官警長等。照料屍身。以蔴裹之。殮以薄木板棺桶。旋即移至永定門外警廳義地掩埋。本日邵氏家屬暨同業若干人。於下午四時頃。偕往查看。欲將屍身移入城中。重加殮殮。不為守城軍警所容。於是揮淚而歸。並即決定由家屬另購棺木衣冠。於二十七日上午七時。在永定門外地藏苑入殮。暫即停柩該苑中。北京報界亦於廿七日上午九時。偕往公祭。至京報館業於廿六日啓封。惟同事一時無主。尙未決定善後辦法。與邵氏所辦之新聞編譯社。同在停刊中云。

報界馬語錄

報館怕封。不是好報館。主筆怕拿。不是好主筆。(戴天仇)

語云。秀才勿出門。能知天下事。秀才乎。汝之令譽。何由致之。當感謝吾輩之辦報者。(袁碧)

摧折吾報界者。莫如官場。痛斥官場者。亦莫如吾報界。(化民)

人家不敢封的。才是好報館。人家不敢拿的。才是好主筆。(陶報癩)

按末一則所云。恐不盡然。觀邵飄萍事可見。

西北消息

馮玉祥到莫斯科之盛況

粵政府消息
民黨取補共黨會議
委員會開會之前後

西北將領之宣言

英庚款分配法

馮玉祥到莫斯科之盛況

俄各界熱烈歡迎

馮玉祥及其隨從人員九日抵莫斯科。備受伊處各界及華僑之歡迎。馮抵站時。蘇聯外交委員會。赤軍參謀部。莫斯科衛戍司令等代表。及中國駐俄代辦。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人員。皆在站迎迓。中山大學代表亦進站歡迎。站內外均有俄隊恭立致敬。馮下車時。樂隊奏國樂。馮向各代表致謝。即出站。站外廣場。聚滿工商政學各界民衆。中山大學學生及華商華僑尤多。馮甫出車站。歡迎聲起。馮所乘之車徐徐前行。四週擠滿歡迎羣衆。由車站至旅館。所過之處。行人皆歡呼致敬。抵旅館後。即接見蘇聯電報通信社記者。發言來莫斯科目的。在鞏固中俄友誼。研究蘇維埃政府建設管理機關及組織軍隊之經驗云。

西北軍將領之宣言

努力開發西北 實行保境獨立

國民軍將領張之江等。篠日(十七)東京對全國及友邦聲

時事

外交二則

收回公廨交涉

五卅紀念
上海之盛況

英庚款分配法

莫斯科亦舉行

明該軍五項旨趣。茲照錄如下。「本軍夙以救國愛民爲職志。舉凡治軍爲政。咸本斯旨。兢兢乾惕。罔敢或懈。不意捲入內爭。竟綿延數月之久。惘然於寔。互相煎之懼。地方蹂躪之痛。誠不忍以救國者。反增國家之糾紛。以愛民者。適讓人民之痛苦。毅然尊重和平。退守西北。事實具在。昭然若揭。凡吾國人。亦共聞之。茲特鄭重爲吾海內全國國民及友邦宣告者。本軍所防區域。乃國家之土地。所統軍民。均國家之分子。自當本綿力所及。保其安全。謀其福利。於此貧瘠窮僻之域。振興教育。勵行墾牧。便利交通。發達工商。以盡其救之養之之義務。從此不干大政。不預內爭。事事促進地方建設。此本軍努力開發西北者一也。本軍爲國家之軍隊。當以民意爲歸宿。以求効力於國家。決不別羨他方。再以干戈相見。倘國內各方有不辨是非。侵害本軍之防地者。則本守土衛民之義。自當與之周旋。惟力是視。而於僑留之外賓。尤當盡保護之責。此本軍勵行保境安民者二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值此國勢危殆。民生凋敝之際。欲予拯救。端賴羣策羣力。救國愛民之事業。成功

不必自我而救國愛民之方。自必有其道。若國內賢豪運其特殊力。搏其卓識盡力於救國愛民之事業者。本軍當追隨而贊助之。此本軍竭誠主持正義者三也。國家之政治組織。原所以謀國民公共之利益。吾國雖號稱民國。其中央政治。並非承受國民之公意。悉視實力為轉移。法律更失效力。精神又復無存。放在適合民意所組織之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如有假借名義發布命令者。本軍惟有不承受而已。此本軍根本尊重主權者四也。晚近國際交涉日益繁多。西北雖交通梗塞。發達較晚。而友邦人士經商游歷者。仍復接踵於途。本軍自當尊重條約。竭誠保護。至對於開發事業。各友邦首以人材經濟襄助者。更與本軍廣開門戶。厚積資金之旨相符。大為歡迎。此本軍希望國際投資者五也。凡此種種。自誓至誠。中外人士。希共鑒之。張之江李鳴鍾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劉毅同叩。錄印。

粵民黨取締共黨之會議

整理黨事案及蔣介石之限制共產份子辦法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委員。於十五日。上午九時。在廣州中央黨部開大會。出席委員。為譚延闓。蔣中正。譚平山。陳公博。程潛。朱培德。顧孟餘。宋子文。何香凝。伍朝樞。李濟。陳祖涵。于樹德。甘乃光。陳友仁。楊乾安。陳代英。彭澤民。朱季恂。孫科。毛澤東。許楚魂。周啓剛。黃實。鄧穎超。陳嘉祐。陳其瑗。

陳樹人。褚民誼。吳鐵城。詹大悲。古應林。柳亞子。鄧力子。陳果夫。鄧澤如。張靜江。李宗仁。江浩。謝晉等四十餘人。推舉譚延闓將中正譚平山為主席團。是日蔣介石主席。宣佈開會理由。繼由譚延闓報告南北政治情形。(一)北方政局變化。(二)國民軍失敗經過。(三)兩廣統一。(四)湘唐輸誠。(五)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次由林祖涵報告黨務報告。報告畢。譚延闓將中正孫科朱培德宋子文陳公博甘乃光林祖涵伍朝樞等九人。連名提出關於整理黨事案。即由主席團指定蔣中正譚延闓譚平山孫科張靜江于樹德顧孟餘等七人。為審查委員。修正提案文字。繼由蔣中正個人提出整理黨事案具體辦法八條。併付審查修正文字。旋即由全體通過。兩案原文如下「整理黨事案原文」吾人為求革命勢力之集中。與革命工作之完成。深信有與國內各階級革命份子聯合進行之必要。同時在此二三年中。依事實之教訓。合作之經驗。深知同一進程之中。一切合作的個體間。苟無互信的規約。互助的保障。以道德的基金及公忠的精神。為合作信約。共同遵守。必牽制時起。誤會滋生。初則因內部不安。減少革命能力。繼則因能力相消。同為敵人所摧殘。吾人痛念總理當日主張合作之初衷。決不如此。中國共產黨為革命集團。中國國民黨亦為革命集團。共產黨員認國民革命必經之過程。毅然加入於國民黨。國民黨信共產黨員能為力於國民革命。欣然許其加入。持此光明正

大之心理以合作。本無素制誤會之可言。乃兩年以來。實際之表示。竟不如此。此非合作之咎。乃不善合作之咎也。吾人須遵守孫總理之主張。不忍兩黨合作之美意至此失墜。革命勢力之集中。至此分裂。特提出整理黨事案如左。(一)改善中國國民黨與其產黨間的關係。(二)糾正黨內跨黨黨員軌外行動及言論。(三)保障國民黨綱黨章的統一權威。(四)確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地位與其意義。以上四事。吾人認為合作之理論基點。為實現此基點之意義。解除本黨內部之糾紛計。特組織國民黨共產黨之聯席會議。其組織要點別定之。總期跨黨黨員不再有違背規約之行為。而後革命集團之合作。得臻於圓滿焉。提出者譚延闓蔣中平孫科朱培德宋子文甘乃光陳公博林祖涵伍朝樞。

「蔣介石提案」(一)共產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總理與三民主義。不許加以懷疑及批評。(二)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三)中央黨部部長須不跨黨者。方得充任。(四)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及行動。(五)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共產份子所發一切訓令及策略。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六)國民黨員未受准許脫黨以前。不得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黨籍。而入共產黨者。以後不得再入國民黨。(八)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

立即取消其黨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而加以懲戒。一聞是日會議後。翌日有農會工會發出通電。擁護共產黨之地位。及勸勉其勿因國民黨之取締而灰心。須更加向前努力云云。是則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粵之糾紛問題。恐尚非一時可了也。其結果或將出於武力解決。亦未可知云。

粵國民黨中央委員開會之前後

市民請願政府注意治安

蔣譚伍等提出重要議案

五月十五日。為廣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開會之期。此會之召集。為蔣介石所提議。蓋以黨國問題有多點亟須由最高級之黨部解決也。先是該會於未開會前。始而有五一節車伕之互鬧。繼有五七紀念中工學界之衝突。外間咸認為有黨爭之意味。未幾胡漢民汪精衛相繼去粵。未察其內容者。又多所付測。以致謠言益起。一時呈緊張之狀。至十二日。蔣介石為安全治安起見。曾召集實力派。譚延闓李濟琛朱培德等會議防範方法。即夕議決十三日起下令戒嚴。一面飭公安局加派武裝警察出巡。扼要路口。每警區署派第二師部隊二十名常川駐紮。以便應付時機。一面由李濟琛電調新會第十三師徐景棠部千餘人。回省駐防。并限十三日佈置完妥。市面因此情狀。中央紙幣即遭影響。商民大為震動。尤以西關一帶為甚。故十三日有

平素參加政治工作之工商學三界份子。即開聯席會議。議決派代表數人。於是日下午六時。赴黃埔謁見蔣介石。請願政府注意治安。蔣氏親自接見。謂本軍有維護地方之責。市面既覺騷擾。現已調重兵入市鎮壓。決不容暴徒有所希冀。諸君儘可放心。兄弟態度。始終服從三民主義。不知其他。各代表聆蔣氏表示。甚為滿意。惟十四日蔣氏仍為安全起見。特加調兵士一團。駐紮觀音山。架起大砲兩尊。以期盡力保護人民生命財產。是日中央執行委員在黨部開談話會。以為十五日大會之預備。談話會議定。執行委員人數出席者。須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如不足數。則以候補執行委員補足。計全體委員三十六人。三分之二。須二十四人。而現報到者祇十九人。故遞補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周啓剛黃實鄧穎超陳嘉佑五人。有表決之權。十五日正式開會。會場在中央黨部秘書處樓下。出席委員。除遞補之候補委員外。有譚延闓蔣介石譚平山陳公博程潛朱培德顧孟餘宋子文何香凝伍朝樞李濟琛林祖涵于樹德甘乃光陳友仁楊匏安傅代英彭澤民朱季恂孫科許楚璣陳其瑗陳樹人褚民誼繆斌吳鐵城韓大慈古應芬柳亞子邵力子陳果夫鄧澤如張靜江李宗仁江清謝晉等。上午九時開會。首先推舉主席。譚延闓蔣介石譚平山被選。次蔣介石宣布召集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理由。又次譚延闓報告政治要點五項。(一)北方政局變化。(二)國民黨失敗經過。(三)兩

廣統。(四)湘贛輸誠。(五)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又次林祖涵報告黨務。大要分兩點。(一)常務委員會事務組織分配工作。(二)每星期舉行孫總理紀念週一次。執行委員會議一次。常務委員會議一次。報告畢。譚延闓蔣介石孫科伍朝樞等連署提出整理黨事案。由譚蔣出席說明。全案通過。並推定譚蔣孫及譚平山顧孟餘張靜江于樹德七人。審查此案詳細辦法。查該案中之一重要點。有國民黨與共產黨聯席會議之組織。其組織法如下。(一)本會議以國民黨黨員五名共產黨黨員三名組織。(二)本會議之議事範圍。為審查跨黨分子違背紀律及兩黨之糾紛問題。并協定兩黨有連帶關係之各種事件。(三)國民黨黨員對於共產黨或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黨員。有懷疑或不滿意之處。應報告或呈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核辦。(四)聯席會議之處。應有代表其黨之全權。(五)聯席會議得聘第三國際代表為顧問。(六)國民黨主席對聯席會議決有不滿意時。得交大會複決。(七)聯席會議之代表。任期一年。至於聯席會議代表人選問題。由主席團指定。國民黨為蔣譚孫及胡漢民朱培德。共產黨為譚平山顧孟餘于樹德。開蔣介石更有限制軍界加入共產黨案。以資整飭軍紀。大要凡國民革命軍之軍人。連長以上。一律不得入共產黨。即在連長以下官兵。如有要加入別黨者。非得最高長官及特別黨部許可。則為違背黨與軍之紀律。藉以徹底解決黨

內糾紛蓋蔣氏之意希望革命軍人汪金神同於國民黨也。聞胡漢民在港業已諒解蔣氏擁護國民黨真意。故擬回廣州。前海軍局長李之龍近在報紙刊登退出共產黨告白。謂單純以國民黨黨員資格。受蔣指導。亦為預定從事於國民黨工作之故。至十七日為全體執行委員會大會開會之第二日。(因十六日星期休假)又通過共產黨員不得任國民政府重要職位。各機關職員不許共產黨佔三分之一數。中央黨部各部長均由國民黨員擔任。此亦為該大會重要決案之一。共產黨員組織部長譚平山亦即辭職。所選部長以胡漢民繼。青年部長甘乃光辭職。以戴季陶繼。宣傳部長毛澤東辭職。以邵元沖繼。商人部長宋子文辭職。以伍朝樞繼。至孫科則任工人部長。宋慶齡仍任婦女部長。海外農民兩部長亦同時更動。但未定人。是則開會以後。共產黨對國民黨似讓步。故市面緊張形勢。十七日已趨和緩也。

收回公廨案交涉

收回滬會審公廨案。由丁文江總辦交涉員向英美日三領事提出交涉意見。已達三次。廿六日據外交界確息。滬解事經丁許向三領正式提議收回後。領事方面對民事一部交還華官處理。已表示認可。但對於刑事部份。尚在爭持。中外官廳之意見正在商榷中。後交署方面訂於二十八下午。約同三國領事正式開會續議關於收回大體解決辦法。謂在五卅前可正式將解決

時事

程序宣佈。以慰中外人民之渴望。(今猶未解決)各法團代表李祖虞。陳雲銳。趙晉卿。前應交署之遞。交換意見。僉以交還民事部份。前中外委員開議。早已表示承認。此次運動收回應全部交還華官處理。以符華府會議尊重我國法權之意云。

英庚款之分配辦法

字林報廿四日北京電。據可靠消息。英庚款委員會團所擬分配庚子賠款辦法。提三分之一充水利經費。以疏濬直隸水道及淮河為主。餘三分之二勻分作三股。一股用於農業教育。其計劃在得鄉村合作之信用。一股用於醫藥教育。辦理公共衛生及防疫事業。一股用於在英教育華人。交換教授。最後一項。尚未表示。餘三項則輿論皆極贊成。

悲壯激昂之五卅紀念日

商界休業誌哀 各機關下半旗
公共體育場市民之大追悼會

租界內之遊行 各教會之講演

五卅一周年紀念。上海商界總聯合會表示。是日須休業一天。并一律下半旗。以誌哀悼。故公共租界之大商店。大都閉門。門首并懸有「臥薪嘗膽永矢勿忘」之白紙條。尤以南京路及福建路石路一帶。為整齊劃一。南京路之永安。先施。新新等大商店。均不惜鉅萬。閉門誌哀。即三公司屋頂花園。亦且暫停營業。以示悲

二二三

感。各藥房及醫生診所。亦多宣告休業。惟事關公共安寧。故有標明休業誌哀。急症照舊等字樣。於悲哀之中。未忘對社會服務之責任。至各商店門。均下半旗。市面淒涼。而人衆嘈雜。極爲感動。學界各學校遊行講演。尤爲悲壯。基督教各會堂亦有同樣之表示。茲分誌如下。

▲公共體育場市民紀念會之踴躍 上午十時。各團體假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行上海市民五卅週年紀念大會。到會之團體頗爲踴躍。尤以工界爲最。至上午八時許。工界各團體即繼續出發。相率赴會。初集於西門。以待其他團體之蒞會。滬東滬西兩北各工團代表經過租界時。均將旗掩藏。以免衝突。迨至華界。始行取出。至九時許。民國路一帶。但見旗幟飄揚。萬頭攢動。沿途觀者。尤見擁擠。每一電車至西門站時。呼嘯之聲。不絕於耳。各項紀念文字之印刷品。散發尤多。

▲到會之團體 除總工會學聯會學總會商界聯合會等。主要團體外。尚有國際團體如韓國青年同盟會。日本革命的工團。留滬韓人學友會。臺灣青年同志會。韓國革命女子會等。學界團體爲上大。復旦。國民。大夏。法政。東華。光華。文治。同濟。亞東。南洋。南方等大學。南光。上大附中。文治附中。景賢。啓賢。勤業。二師等。中學。各校附設平民學校。小學校總數約二百餘校。工會團體除總工會所屬之分會外。有商務。中華兩書局工會。世界書局工人。

青德會。華商印刷工會。西商印刷工會。日商印刷工會。鐵工廠聯合會。及各屬分會。客利鐵廠。祥生鐵廠工會。紗廠方面除內外棉各廠及上海紗廠工會外。有喜和。大康。同興。浦東。日華。老怡和等。商界上海店員。典質業友誼會。金銀器皿工會。浦東烟草工會。滬商協會。及各路商界聯合會。城西唐家灣聯合會。滬西工房事務所聯合會。曹家渡商界聯合會等。其他尚有湖州。嶺東。閩會。饒平。各同鄉會。電話工會。郵務公會。電氣工會。電車工會。農田總工會。各界婦女聯合會。滬滬市政講習所。小沙渡儉德儲蓄會。楊樹浦救國十人團。海員船業工會。報館工會。西報工會。中西醫學研究會。民衆社。努力救國團。中國濟難會。愛用國貨衆心會。中華國貨推行會。中華全國警鐘會。湖南學聯代表。河南青年協會。共計約到有一千餘團體。

▲大會之宣言 全國同胞公鑒。去年今日。帝國主義者爲欲使我民族永遠屈服於其鐵蹄之下。不惜在上海南京九江重慶沙基殺死我工人學生市民百數十人。雖經我全國同胞一致反抗。彼仍頑強偏頗。對於吾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之十七條件。至今完全置之不理。一面玩弄種種手段。一面又勾結奉直反動軍閥。造成黑暗政治。摧殘吾民。吾人於此。追懷烈士之犧牲。撫念民族之垂危。不禁悲憤填胸。爰於今日。再舉行罷工罷市罷課。願繼續奮鬥。不達我民族完全解放不止。吾人認定吾民族之力甚。

大去年五卅運動時。只因吾各界人民。能敵愾同仇。一致行動。已挫帝國主義者之威儀。倘此精神。保持至今不懈。則帝國主義者。雖頑強。恐亦不能不俯就吾人所要求之條件矣。故吾人深望全國各界同胞。今後當堅強其團結。并聯合一致。甚勿人懷異志。存微幸觀之心。分散自己之勢力。讓帝國主義者繼續其侵略與統治。要知帝國主義者。非吾民族有反抗之實力。決不能自動對吾民族有所讓步也。吾人於此。應高呼民族運動統一萬歲。民族解放萬歲。繼續五卅革命精神。求工商聯合會十七條之總解決。

▲遊行之情形 十一時許出發遊行由總公會學聯會總指揮為前導。次為軍樂隊東華亞東醫大景賢文治及文治附中法政南光滬南房客總聯合會國民大學總工會同濟復旦紗廠總工會印刷總工會郵務公會華商鉛印公會商務工會秩序甚整。其路線由體育場出發。經林蔭路安瀾路西倉路肇嘉路中華路仍回老西門。始行散去。沿途由交通隊維持往來。由總指揮高唱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民氣發揚。隨處令人奮起。而郵務工會經廠工會團體均乘自由車。高輪輿。札猶為整齊。

基督教各教會。為五卅周年紀念。曾由上海傳道聯合會召集各教堂牧師。商量紀念辦法。除於本禮拜中一律演講關於五卅事件問題外。本日並在各教堂講演。其題目如下。崑山路念號景

時事

林堂鐘可託演講「基督教與國家主義」。下午靜默誌哀。白保華路六號廣東浸信會由劉粵聲演講「基督徒與國家」。下午靜默誌哀。蓬萊路九九六號真神堂由金華龍演講「為衆犧牲」。三馬路慕爾堂由蔡希榮演講「救國的真精神」。老北門浸信會由曾紹賢演講「選民之大慘案」。下午下半旗並鳴喪鐘。寶通路開北長老會由章紹曾演講「基督徒之愛國觀念」。下午懸半旗並鳴喪鐘。北四川路一三五號。滬北長老會由蔣時敏演講「我豈為看守兄弟者耶」。下午下半旗。愛文義路一號。聖彼得堂由朱樹翹演講「個人自修」。開北寶通路聖保羅堂由姚賢揚演講「消除慘案發見之根本方法」。下午靜默誌哀。光明路順大里三十九號三一堂由王信和演講「真愛國精神」。北四川路橫浜橋歸東中華教會由董健吾演講「五卅」。寶興路六十號懷恩堂由毛復初演講「基督的愛國淚」。下午下半旗。掃喪鐘。西華總路隆慶里中華基督會由葉獻工演講「為國祈禱」。大南門清心堂更將於本日下午特開基督信徒為國祈禱大會。

莫斯科也舉行五卅週年紀念

學工會開會紀念

馮玉祥演說國際形勢

莫斯科訊。此間各工廠及大學。咸於五月三十日紀念上海

慘案。東方大學與中山大學。亦共同組織大規模之紀念會。請馮玉祥徐謙及日本共產黨領袖片山潛中山大學校長拉狄等到會演說。拉狄演說大意謂中國現雖反動勢力橫行。但國中狀況之於民族運動。仍較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時為強。中國民族運動有兩砥柱。即廣州與國民軍。今復自國中國國民勢力。應努力在長江流域發展。否則統一即難成。功繼由馮玉祥演說。馮玉祥開始演說時。聽衆極表歡迎。呼聲雷

信義報讀者之特別權利

▲訂報一年贈書兩本

本報為揚子江中部教會之唯一刊物。義論力求精當。材料亦尚豐富。自創刊至今。已有四年。平日得各方教會之扶持指導。內容亦有顯著之革板新。出版及今。風行全國。即海外南洋美洲各地僑胞。亦且紛紛來訂。足見同道見愛之深。茲為答謝愛讀諸君盛誼起見。凡在陽歷十月內直接訂閱本報一年者。除贈送神學年刊一本外。並可享接閱本報增刊傳道經驗譚續編之權利。該編為奉天直隸湖北江蘇福建廣東廣西各省名牧心血之結晶。為有功於傳道界之著作。外埠訂閱以憑信日期郵局戳記為憑。過期概不奉贈。本報年出四十八期。每期二大張。全年報資郵費。共收大洋八角。(國外加郵費一元)。郵票可代。空函不復。併以奉聞。

湖北滿口信義報社謹啓

動。馮之力侵略中國。且恐中國將成立不利於彼輩之國民政府。又中國經濟發展已受阻滯。此現象將必引起空前之爆發云云。

徒聲言中國已進於長期的反動時期。實則完全謬誤。世事變遷殊速。五卅之中國已從此長逝。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甚弱。所謂列強中無一國能以

國外要聞

天津會議之經過
 杜錫珪代顧組閣
 吳張會面
 國民政府八大要政
 粵各界紀念沙基慘案
 港粵罷工問題之解決難
 國民軍之五大主張
 西北軍的四種軍隊
 西北軍代表袁源報界

美學生對華表同情
 美總統論軍備縮減
 英工黨質問華事
 英礦工繼續奮鬥
 英自由黨之內訌
 波蘭政變之影響
 日內閣改造

中外瑣聞

中國人口
 伍朝樞到滬
 天津退督一覽
 要人妻室談
 英國大學聘請華教授
 發明電話五十週年紀念
 印度三少年乘腳踏車環遊全球
 意大利飛行家繞球計畫

天津會議之經過

天津會議為直奉合作之關鍵，吳張見面之先聲，關係於此次政局之變化至大且鉅，若此會議無結果，則直奉合作終成泡影，而國民軍必不至失敗，茲略述其經過之真相如下。

▲三張初見面情形 張其煌張志潭與張作霖初見面時，由其煌陳述吳佩孚關於憲法內閣軍事等意見，張作霖聽後頗不耐煩，當稱子玉一切均有辦法，甚好甚好，即請全權主持可也。張其煌等當一再聲明，吳絕對尊重張意見，決不固執成見，務請兩帥指示，無事不可從長計議，又稱在保瀕行時，吳會諄囑切

實說明，顏惠慶雖維鈞王寵惠係江蘇廣東之人，既非玉帥鄉親，亦非曹氏同省，兩帥萬勿看顏閣為吳之政府，因吳嫡系之孫丹林高恩洪現在均未入閣云。

▲鄭謙張景惠不說話 天津會議雖有會議之名，實則不過張其煌張志潭鄭謙張景惠等在志潭宅會議數次，吳方曾提有說帖兩件，一關政治，奉方始終表示憲法係未完之文章，顏閣為已辭職之內閣，無復職之根據，惟顏閣通電所稱依法復職四字，實在令人難受。張其煌謂奉方此種為難，彼已完全諒解，當於雙方面予均可下台之範圍內，說法轉圜，要求備稿字彙來津，其

商解決。本來楊與奉張同來。係吳佩孚原先所請。嗣楊以關外之事不能分身。故未同張入關。鄭謙張其煌等會談之時。鄭謙謹慎一路之人。不肯多負責任。張景惠則對於政治原本不大了。故張其煌等亦覺有楊在場。事乃易決而易行。奉張本人亦認為非楊來不能拿定主意。且軍事一部分向由楊一手經辦。吳方既有方案。尤非楊來商量。無從定議。遂於七日派戚式毅回奉。代楊主持關外事務。令楊主持關內事務。令楊即日返津。

▲楊字雲到後情況 張其煌等原預算楊於八日下午九時動身。九日下午六七時可到天津。乃在張志潭宅預備宴席。俾楊下車後即可到張宅聚餐會談。詎楊是晚延至十二時後方到津站。當夜不及晤見。十日午前十時始由鄭謙陪同訪問兩張。所談甚暢。政治問題。在是日之會。已略有定議。是晚張作霖在恆聚德軍衣莊宴請張其煌張志潭楊字雲鄭謙等數人。內中加入梁士詒葉恭綽。張作霖對張其煌言及聞吳欲親臨前敵。實可不必如需用奉軍。則我方有兩三師隨時可以受命。令調用。勿勿客氣云云。是日張其煌已決定次晚返保。十一日上午。楊字雲鄭謙復往訪兩張。所談專為軍事。僅由楊應付一切。鄭謙不過陪席而已。會議之大體。得有結果。實不外此兩日事云。

▲大體上解決辦法 奉方對護憲固不贊成。對護法亦決未提過。所謂法律問題。在奉方實未嘗注重。對國會則不顧其開

會。但亦無何等具體決絕之方案。對顏閣大致令顏惠慶自行退位。張其煌提議為顏保留外長。奉方亦未反對。內閣暫時局面。欲令張志潭或別人代揆。張當聲言。本人原非忘情政治。惟老母不許入閣。現擬不更參加。後又談及奉方鄭謙是否入閣。楊字雲當謂此係個人問題。請與鄭自商。鄭與張其煌本有交誼。鄭乃力陳此時入閣太不合算之苦衷。張亦諒解。遂決定。顏即日退出揆席。二。奉方在任暫時代開局面。仍不參加閣員。三。以後內閣總理由吳方提人。公認後。仍組混合內閣。以上為政治問題之解決。至軍事則所知者。為雙方真正合作。積極進行具體辦法。則雖鄭謙亦未與開。完全張作霖楊字雲親自主持云。

杜錫珪代顏組閣

張其煌鄭謙顏惠慶等最後會商之結果。已決定以杜錫珪暫代閣揆。杜本人亦已首肯。即定二十三日到院就職。閣揆問題以此始算告一段落。二十二日下午四時。顏閣開第一次閣議。亦為結束顏閣之會議。顏主席閣員出席者。為海杜。財顧。農楊。法張。交張。及顏自兼之外長。開議後。遂按照原來議決各項。次第提出。顏先發言。本人前以中樞乏人。暫出而維持。月餘以來。深覺材輕任重。亟非卸除仔肩不可。杜海長各方屬望。暫請出任維持。又本人外長一席。前此本亦屬暫兼。茲亦一併辭卸。議決照准。外長原係施肇基。故未另提。二。提議內長鄭謙。教長王寵惠。堅辭不就。

改任田應璠署內長。任可澄署教長。三各部次長案。當決定外次王蔭泰。財次張鏡仁。鹽務署長符定一。內次江天錕。農次王瀚。陸次金紹曾。何恩溥。法次孔昭虞均通過。四由院通電。聲明係事實內閣。即將預先擬就電稿再交衆閱。看衆無異詞。即決照原稿當晚拍發。五由院電吳張歡迎。即日入京。電稿措詞甚簡。亦即通過。照發。六任命李鼎新爲艦隊上將軍。通過。七顧維鈞兼鹽務署督辦。通過。八議定派朱兆莘充日來佛勞工大會中國全權代表。兼充保工會第一委員。並派蕭繼榮充第二委員。又閣議後。照例發出一大批任命命令。當晚並由國務院拍發兩電。一歡迎吳張。即日入京。詞極簡單。大意謂願已下野。懇請即日入京。主持一切。二自政權中斷。內政外交。動呈險象。京師根本重地。同人等經各方敦促。不得不勉爲事實上之維持。匝月以來。區區苦心。當能共諒。現軍事正在積極進行。而關稅會議。復須繼續談判。自願非才。實難勝任。亟應別選賢俊。主持一切。庶目前外交軍事。可利推行。而將來完成法律問題。亦可循序而進。謹此通告。

孫淵字於二十三日閣議決定杜錫珪代理內閣總理後。即在院面向杜氏表示消極。請另覓替人。以便交代。其他秘書廳各幫辦各秘書亦紛紛向杜氏口頭辭職。杜氏當謂兄弟此來。既非本意。且非久局。不過一種臨時局面。雅不願有所更張。願各照常負責辦公云云。聞孫淵字及各幫辦各秘書擬廿三共同上呈辭職。

時事

吳張會面

張先訪吳

懷仁堂宴會

未談要事

誓不兩立之仇敵會幾何時。一旦結爲兄弟。因天津會議之妥協。吳張遂於廿八日在北京相見。當日早九時半。張先訪吳。以吳張換帖。吳年稍長。相談半小時。即辭出。十二點吳偕張宗昌同拜。亦談半小時。午後二時懷仁堂大宴。主人爲杜錫珪。顧維鈞。楊文曾。張志潭。張國淦。任可澄六人。客吳張外。有張學良。張宗昌。王士珍。趙爾巽。張景惠。白登武。孫寶琦等廿餘人。吳張坐首席。晚張復訪吳。僅寒暄數語。九時吳即乘專車返長辛店。次日張亦回津。一日之間。吳張凡會面三次。接談之時間。僅二小時。終未言及重要事務。以合作條件。天津會議早已定妥。所謂會面。特完成最後之一步而已。

國民政府八大要政

國民政府下令公布八事。(一)煤油專賣即取消。着財部於六月十五日截止。另抽收火油辦法。務期於民無擾。(二)省港罷工應早解決。着外部速與有關各方接洽。以助成圓滿解決日。(三)除盜安民計劃已定。由軍事委員會督飭各軍於一月肅

清河道。兩月肅清全省。首着財部撥款五十萬專供剿匪之用。(四)組織勞資仲裁機關。由勞資各派代表半數。以政府委員為主。得全權解決勞資間之糾紛。(五)凡人民團體不得擅用武力。遇有爭執應呈請政府靜候解決。違者以叛亂治罪。(六)官吏違法貪污。應由人民陳訴監察院嚴辦。(七)亂黨造謠謀亂。責成軍警嚴拿。按軍法懲治。(八)整飭教育。確定經費。應由教育委員會擬定計劃。分期實行。築路開港。由該管機關規劃辦法。迅速進行。令下後農工商學團體以汽車巡行。羣情歡躍。

粵各界紀念沙基慘案

參加羣衆達三十餘萬

各界均休業以誌哀悼

大雨傾盆中示威遊行

六月廿三日爲沙基慘案週年紀念。是日市內各大商店各公司均休業一天。以誌哀悼。各遊藝場劇院均奉令停止作樂。以示勿忘。其餘各小商店亦皆半掩門營業。上午十時。各界在東較場舉行紀念會。列隊赴會者三十萬人。各要人亦均到。茲略述大會及巡行詳情如下。

▲會場之布置 會場在東較場。分三處集合台。工農台坐南向北。學商台坐東向西。軍警台坐西向東。三台鼎立。會場正中高樹出發巡行標準旗。各界民衆由北隅入口。照指定地點集會。各集

台均建搭壯大。高約五丈餘。中以白字藍花砌成「十四年六月廿三日沙基死難烈士靈位」一幀。以黨旗國旗。頂上懸孫總理遺像。台前橫額爲「廣東各界紀念沙基慘案週年大會」及「某界集合台」各一幅。

▲開會之情形 上午雖有微雨。而各界於十時左右均手持小旗。排山倒海而來。轉瞬間旌旗蔽空。金鼓喧天。約到團體千餘人。數三十餘萬。十二時宣佈開會。主席團爲中央黨部廣東省農會全國總工會軍事委員會廣東婦女解放協會華僑協會統一會省教育會省商民協會九團體。工農台由全國總工會代表蘇兆徵宣布開會理由。學商台由教育會陳信明宣佈開會理由。軍警台由軍事委員會代表宣佈開會理由。秩序一齊集。二主席團就位。三奏哀樂。四中央黨部代表彭澤民宣讀總理遺囑。五向死難烈士靜默三分鐘。六宣布開會理由。七演說。由中央黨部代表彭澤民何香凝。中華全國總工會劉少奇。省農會代表原基。廣東總工會代表陳森。婦女解放協會江惠芳。統一會譚植棠。中央委員陳其瑗。教育會溫仲良。蔣總司令介石。八通過大會決議案。九高呼口號。十散會。十一巡行。

▲巡行之情形 巡行秩序前列者爲學界。次商工農軍警及其他各界。各界團體多有化裝。排演萬惡軍閥帝國主義各種面目。形容畢肖。更有扮演慘殺巡行羣衆情形。觀者多爲感動。當巡行

隊行經惠愛路時。天色陰沉。傾盆大雨。羣衆冒雨前進。毫不畏縮。秩序井然。兩旁愈。大口號及歌聲愈烈。下午四時許。始散隊。

▲總司令演說 蔣介石總司令演說云。各位同志。今日是紀念沙基慘案的悲痛日子。去年今日有百餘同胞。爲帝國主義所摧殘。於是省港工人及學生罷工罷課。使香港現在的經濟狀況尙未恢復。所以我們對於六月廿三的紀念日子。是永不可忘的日子。此後我們的工作有數點。(一)使省港罷工得最後的勝利。(二)使香港政府屈服於我們。收復香港。(三)工農商學各界聯合以打倒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束縛中國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取消。然後可以對得住我們的沙基死難諸烈士。而瞑目於地下。若果省港罷工不得到勝利。我們就不是人。就不是革命黨。不是中國民族的人。我們不可忘記帝國主義慘殺我們同胞。要使沙基死難烈士。死得安心。瞑目于地下。要使沙基死難烈士。死得很大的價值。因沙基死難烈士之死。要使我们不平等條約取消。省港罷工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高呼沙基死難烈士精神不死。省港罷工得到最後的勝利。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民軍出師北伐。沙基死難烈士精神萬歲。

港粵罷工問題之解決難

港政府認罷工案爲過去事實不允磋商

港督派代表提出商解抵制英貨問題

時事

運動調解粵港罷工問題。自粵省四商會代表赴港洽商。不得要領而返後。此問題似已無形打銷。置港方官商利用此大專方爲軍事關係而急求解決罷工。遂乘此弱點。故示冷淡。使省方或者可無條件而屈服。而且港方態度仍強硬之原因。實緣罷工期內一年中。香港各處工人缺額已補充完滿。各種工廠商行。已恢復工作。可無須罷工工人之復工。故決意犧牲已罷工之工人。并不願該罷工工人回復工作。以防爲第二次之罷工。故港政府樂於任用新工人。屏絕已罷工者。以杜罷工之傳染。至於罷工延長之損失。於港政府與英商無大損失。所痛苦者。惟在僑港粵商。蓋自罷工以來。港政府對於英貨之運輸入粵。俱以英兵艦護送。如遇罷工糾察隊截緝貨物。即以武力防衛。往往發生槍擊糾察隊。奪獲糾緝輪船之案。當地政府恐鬧大交涉。莫奈之何。是罷工期內英貨之運輸。有持無恐。而被糾察截獲之貨物。皆係無外力保護之港商貨物。是糾察隊所謂封鎖港口者。祇斷絕粵商與僑港粵商之交通。換言之。卽自己打倒自己。於外商無絲毫影響。港政府以無關痛癢。并以爲糾察隊此種無聊的自殺的鎖港政策。必不能久持。故始終持不理主義。港方之三代代表。并非與粵代表磋商罷工案。罷工案已成過去事實。現在無磋商之必要。該港代表三人係專派來與粵政府談判抵制英貨問題者。觀此。則此次港代表係另具新任務而來。而與商解工案無關。已不待言。此其一。

又當日粵府派出代表時係直接致函港政府而港政府之覆函則由駐粵英領事轉遞茲將當日外部致港政府函及最近港政府之表示併錄於後「外交部致香港總督函」選啓者本政府現已準備與香港磋商罷工事件并準備委派全權代表三人深信香港政府亦宜委派負有同等權責之代表三人進行磋商也專此奉達敬頌台祺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六月五日「駐粵英領事致陳外交部長函」選啓者余現受香港總督之屬託代答先生六月五日致彼之書翰總督之來函意謂香港罷工已成爲過去之事實但彼已任命凱普哈里法斯爲香港政府代表與廣東政府代表談判排斥英貨問題之解決茲附錄總督來函以供先生之參閱關於該函末節所舉之事余殊光榮余已經港政府之要請被駐北京公使任命爲代表團之一員矣此致廣東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先生代理總領事白利安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港督致廣州英領事原函」選啓者閣下轉來廣州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先生六月五日致余之函余已收閱請閣下速轉陳先生香港罷工久已成爲過去之事件但余已任命凱普哈里法斯二君代表香港政府與廣東政府代表交涉排斥英貨之解決余并願聞此項談判何時開始因駐京英國公使已任命閣下爲代表團之一員故余祇任命代表二名此致廣州總領事香港總督克里門特

國民軍之五大主張

國民軍自退守南口後除積極布置防務免爲他方所乘外迄無其他表示。茲日有國民軍之通電一件。略述五大主張：(一)努力開發西北。不侵略他方。(二)固守疆圍。不受他方之侵略。(三)願與主持正義者相提攜。不問其爲何黨何派。(四)在該軍所認爲適合民意所組織之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不受中央命令。(五)保護外僑。并謂西北開發。取開放主義。歡迎中外人士。以人力上或經濟上之襄助。此爲國民軍退出京畿後。第一次對外之正式宣言。照錄如次。

(衝略)本軍夙以救國愛民爲職志。舉凡治軍爲政。咸本斯旨。兢兢業業。罔敢或懈。不幸捲入內爭。竟綿延數月之久。惻然于冀豆相煎之懼。地方蹂躪之痛。誠不忍以救國者。反增國家糾紛。以愛民者。適讓人民痛苦。毅然尊重和平。退守西北。事實具在。昭然若揭。凡吾國人。亦共聞之。茲特鄭重爲吾海內全國民眾及友邦宣告者。本軍所防區域。乃國家之土地。所統軍民。均國家之分子。自當本綿力所及。保其安全。謀其福利。於此貧瘠窮僻之域。振興教育。勵行墾牧。便利交通。發達工商。以盡其救之養之之義務。從此不干大政。不預內爭。專事促進地方建設。此本軍努力開發西北者一也。本軍爲國家之軍隊。當以民意爲歸宿。以求効力於國家。決不別羨他方。再以干戈相見。倘國內各方。有不辨是非。侵害本

軍之防地者。則本守土衛民之義。尤當盡保護之責。此本軍勵行保境安民者二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值此國勢危殆。民生凋敝之際。欲予拯救。端賴羣策羣力。救國愛民之事業。成功不必自我。而救國愛民之方。自必有其道。若國內賢豪。連其毅力。構其卓識。盡力于救國愛民之事業者。本軍當追隨而贊助之。此本軍竭誠主持正義者三也。國家之政治組織。原所以謀國民公共之利益。吾國雖號稱民國。其中央政治。並非承受國民之公意。悉視實力為轉移。法律更失効力。精神又復無存。故在適合民意所組織之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如有假借名義。發布命令者。本軍惟有不受而已。此本軍根本尊重主權者四也。就近國際交涉。日益繁多。西北雖交通梗塞。發達較晚。而友邦人士。經商遊歷者。仍復接踵于途。本軍自當遵重條約。肅誠保護。至對於開發事業。各友邦肯以人材救濟襄助者。更與本軍廣開門戶。厚積資金之旨相符合。尤為歡迎。此本軍希望國際投資者五也。凡此種種。自誓至誠。中外人士。希共鑒之。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劉驥。同叩。癸（六月十七日）

西北軍的四種軍隊

國家的：國民的：工兵的：職業的

日前由張垣出發之晉省宣撫隊。攜有傳單一種。標題為西北軍的主義。內容係說明西北軍為國家的軍隊。國民的軍隊。工

時事

兵的軍隊。職業的軍隊。茲酌錄原文如下。

現在西北軍到山西這個地方來。大家都已看見是很整齊。很勇猛。並且對人民是很和的。但是大家必然有個疑問。他這軍隊是採取什麼主義呢。現在我且把這西北軍的主義對大家詳細分四段講來。

第一。這個軍隊是國家軍隊。專門用來抵禦外侮。制止內亂。不是用來為自己爭權奪利的。所以西北軍這軍隊。頭一件。就是叫士兵們個個明白國恥。像那外國人。歷年來佔據了我們的什麼地方。租借了什麼口岸。墮。平空裏殺害了我們的工人學生。個個都知道個個都切記。並且全都立下了抵禦外侮保護國家的大志願。再說到平素在國內戰爭。不是打土匪（白狼之類）打復辟（張勳之類）就是制止無理由專為殃民的戰爭。（古北口。返兵之類）無一不是為國家求福利。為百姓謀安寧的。

第二。這個軍隊是國民軍隊。我說這話。並非因前年班師回京的時候。起了個國民的名稱。就這樣說。實實在在他那軍隊。是真愛民的。是不擾民的。他看看國民與自己是一體的。「國民軍隊」四字。確是名實相符的。你如不信。姑且比較一回就明白了。現在各處人民一見了軍隊。那個不生一種害怕的心呢。一聽說軍隊這兩個字。那個不起一種厭惡的心呢。你想。那軍隊。若非令人有極難堪的事情。人民何致發生這樣心理呢。惟有西北軍所

到之處。人民不但怕懼。反倒覺着有些仗恃。不但不服惡。反倒與他親近。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西北軍把愛民當自己的本職。把擾民看做是終身大恥。所以遇見土匪。必盡力剿辦。祇怕國民受了搶劫。遇災患。必盡力救護。祇怕國民受了危險。言語是很和氣的。舉動是很文明的。就是盤查行人。也同尋常問語一樣。毫無粗聲暴氣的態度。至於對待商家。公平交易。千里行軍。不索供應。那更不用說了。不但平時他這樣。戰爭的時候。也是這樣。不但長官帶領的時候。是這樣。單獨的時候。也是這樣。

第三。這軍隊是工兵軍隊。這話怎講呢。因為軍隊用不着天天去打仗。那麼國家花上許多的錢。招來這大部份的軍隊。豈不是顯是將有用之人民。置諸無用之地麼。是應該想個正當方法。教他們平時也要歸於有用。所以西北軍看見交通不便。就用他的隊伍來修路。看見那裏河要決口。就用他的軍隊去修堤。到察綏兩區。看見西北一帶荒地甚多。就又用他的軍隊來墾地。把張家口左近的一些馬路。綏遠城左近的一些馬路。都修好了。又如從張家口到多倫的汽車道。又到庫倫的汽車道。還有從包頭到五原。肇夏的汽車道。都修好了。又如從包頭到肇夏的火車道。也都是兵隊修築的。還有河套的各道大水渠。人民用他澆田的。也是軍隊去開挖的。將來到了山西以後。也是一樣替人民出力。凡百姓不能做的工。他的軍隊也要來代大家做。因為他的兵隊住

的是帳棚。可以不要房屋。吃的是官餉。可以不要工資。因為有這兩端好處。所以進行很快。而且還很經濟。進一步說。他就是要用他的兵隊的力量。為西北人民開一條生計寬裕的大道了。這就是西北軍的工兵主義。所以說是工兵軍隊。

第四。這軍隊是職業軍隊。這話又怎講呢。因為西北軍為貫徹救國救民的宗旨。又教會士兵。都有一個職業。手藝。軍隊沒有職業。就會流為土匪。因為他在軍隊裏頭。除會放槍。他殺打。別的事什麼都不會。一旦遣散了。或是退伍了。或是潰變。犯事開革了。到了這個時候。他什麼職業都沒有。就不能謀生了。不能謀生。他就要飢寒起盜心。做出土匪事情來了。西北軍所以向來就把「職業」兩個字。放在兵身上。無論什麼工作。什麼手藝。都要教兵學習的。大凡民間應有的工藝。兵士們差不多都會做的。到處立的工廠。出品也很精良。是人人知道的。職業軍隊的好處。是一。兵士不會當土匪。二。多一個當兵的人。就是多了一個有職業的百姓。就救全國人人都是兵。那到是全國人人都有職業。沒有游民了。

西北軍代表宴滬報界

今後之態度 促國民注意借款

西北軍代表包世傑。六月七日宴請上海報界到者三十餘人。席間包君演說云。鄙人回南二月。每因俗務。迄今日始克與諸

君相見。實深抱歎。明在舊交及知友相介紹。或不以是見責與。鄙人此次奉命南來。代表西北軍。頗得機會與諸君報告西北軍之真實情形也。(一)西北軍之撤退。別方面之宣傳。終以西北軍之撤退。是西北軍戰敗。鄙人對此祇希望以後之事實可耳。彼若進攻攻口。或更不難使還兵軍閥得到教訓也。但西北軍絕不在以此誇耀兵力之強。國家養兵。絕不思禦外患保百姓。專惟殘民內亂是謀。此西北軍所為痛心。認作奇恥大辱者耳。故西北軍軍可自認失敗。撤兵西北。以求脫出內亂範圍。此西北軍之真實態度。過去如是。今後亦必如是。(二)討赤不值一笑。其次對於討赤問題。真可謂不值一笑。明明是爭奪權利。有西北軍在則私利之心不能如意。欲求先去眼中之釘。不郵誣以赤化而討之。其實所謂赤化者。即一般俗人盲目的指為共產公妻耳。試問今日張家口綏遠包頭共產者何在。公妻者何在。反而觀諸今日北京四郊及直魯豫三省。燒搶奸殺情形。則豈不令人難堪。故西北軍希望各方覺悟。不必再以虛構之言。架空裁議。(三)西北軍今後。願誠意與各方捐嫌修好。自己專開發西北。此西北軍今後之旨趣也。此志在西北軍自持甚堅。不論他方諒不諒。西北軍必如此也。故有懷疑西北軍而懼其重至北京驅逐他方者。此種懼怯心理。大可不必。西北軍今後當一力開發西北。力贊助發展民治。並一力主張與各省之保境安民整頓內治者協作聯絡。(四)晉北

時事

軍事。此次閻百川督辦忽然棄其保境安民之主張。乘人之危。拆去豐鎮大同間之鐵道九十餘里。並進佔蔚縣。此則萬非吾人所料。然西北軍對晉軍事。僅至鐵路安全為止。閻督辦若能覺悟及此。則不難立即諒解也。(五)借債北庭乎。鄙人於此更願喚起諸君之注意者。則北庭今日方將促成開稅會議。大借外債。以延長中國之內亂。十五年來中國之內爭。無一不有外力為財政上之援助。袁世凱因大借款而有二次革命。帝制運動及張勳等之坐大。以演成復辟陰謀。段祺瑞因參戰借款。而有南北戰爭。直皖戰爭。及張作霖等之坐大。以演成歷次直奉戰爭。此等事實。言之至可痛心。外人商務亦至蒙影響。今日國民軍方力求退讓。深自斂抑。以期內亂之不可從我綿延。中外商務之不可再受影響。若列強不恤以關稅之錢。扶住一方。長我內亂。此則激我民族之反對。將永無恢復之一日云。

美學生界對華表同情(以下國外要聞)

美國學生界近對於中國學生屢有電訊表示同情。摘錄譯電四通如下。(一)美國登佛大學學生一千二百人。於三月廿五日開大會討論中國時局。旋發電來華云。登佛大學全體學生。對於中國學生之愛國運動。表示一致之贊同。並願對於此次北京學生慘殺案。表示熱烈之同情。(二)青年會學生代表來電。參加在年廿絕司州青年會大會之十九處美國大學學生代表。因其

本國政府對於此次大沽事件曾與列強一致引用武力。對付中國一事。願對中國學生表示歉忱。又願與中國學生誠意合作。以維持中美兩國間之友誼精神。(三)梅思大學生青年會快郵代電云。吾等希望在中國集議之關稅會議及司法調查委員會均能進行順利。無所阻礙。並願此項會議之結果。能減少中國與列強間之障礙。至最低限度。(四)俄海歐大學基督教學生會議致電中國學生界云。吾人現正研究如何協助諸君取得正義之最好方案。並願竭吾人之力與敝國政府周旋。期能達到修改不平等條約之目的。

美總統論軍備縮減

美國大總統柯立芝於五月三十一日在華盛頓郊外爾靈頓地行無名戰死者之招魂式時。乃按每年常例。為和平演說。最近適值日內瓦舉行減軍預備會議。柯氏因述實現縮減海陸軍備之希望。並謂為保持美國之安全。必須有鞏固之國防。其言略云。美國在平時之國防。無論海軍陸軍。皆無有如今日之完備。美國固並無擴張領土之野心。亦無帝國主義之企圖。對於任何一國國民。均無敵意。不求復仇。持平相處。不加傷害。惟其若是。因亦不懼有任何敵人。此為世人所共認。吾人常用和平手段。求在國際關係上。保持在世界之地位。但決不訴之於暴力之威脅。吾人從前雖亦屢用暴力。但經世人研究其結果。確信其終局未有

不失敗者。吾人不喜干涉。各國之政治關係。但若國際司法裁判所力謀促進國際的正義之計劃。則其表贊同。而願參加於其間。吾人久已希望此種和平主張之擴大。因欲達此目的。故特派代表赴日內瓦之減軍預備委員會。吾人深測減軍會議能收實際的效果。得與各國共同捨棄猜疑與憎惡。從海陸軍維持之必要上。謀各國相互得有解放之手段。此種希望。若吾人常圖援後國際間之不法行為。而抱抑正義而動干戈之妄念。則其實現必不可能。歐洲各國有國際聯盟之機關。想亦係深感有促進軍備縮減之必要。是以吾人以十分誠意與信念前往參加日內瓦之減軍會議。吾人願棄國際間一切繁文縟禮之問題。而望互相開拓其胸襟。以謀國際問題之解決。而收實際之效果。吾人對於上述之目的。願舉全力以促其實現。

英工黨質問華事

十日倫敦電。工黨特萊夫在下院言及漢口英商會討論以借款借與吳佩孚問題事。外部次官蘭浦生答稱。政府並未接有漢口英商會或其他英人團體擬以借款借與中國軍閥之消息。英政府在華以不干涉為政策。外間雖有惡意的與不負責任的傳說。但英國並未以財力或他種扶助給予中國任何黨派。或任何領袖。望信英人商行未有經營與此政策相抵觸之事者。云。某議員問英政府是否現與張作霖或北京其他黨魁發生外

交關係。以其可代表事實上政府也。蘭浦生答稱無之。

英礦工繼續奮鬥

礦主絲毫不讓步

礦工堅持不復工

各業受礦潮影響

路透六日倫敦電。煤業爭執不已。各業仍大受影響。上星期失業人數除礦工外。共有一百六十萬人。蘭加夏與約克夏之紡織業頗為不振。紡美棉之紗廠已決定每兩星期停工一星期。鋼鐵業現簡直停頓。蘇格蘭現開工者僅有三廠。船廠亦停頓。政府對於煤業談判之決裂。甚為焦慮。政府煤業委員會已集議一切。開會議及由政府給票於礦工。諭令自行投票之計畫。礦工秘書柯克發表一文。謂礦主所言昨日會議之情形與事實。完全不符。苟將來會議不用縮寫記錄。則礦工不願再與礦主相會。昨日礦主提出下述條件。(一)每日工作八時。(二)將工資減輕與一九一一年合同所訂者相等。而在某數處尚須繼續減薪。礦主並無絲毫讓步。礦主對於改組煤業設立推銷經理處及停閉無利煤礦等問題。毫無尊重之意。礦工幹事現已返里。將繼續奮鬥。礦工非照現狀不願復工。

英自由黨之內訌

八日倫敦來電。英國自由黨兩巨頭之爭持。日趨於劇烈。黨

時事

員三十三名齊集於院內。裁決融和統一之動議。卒以十對二十三可決之。勞合喬治派占有勢力云。

波蘭政變之影響

莫斯科特訊。蘇聯政府公報對政變評論云。自歐戰以後。凡國內政變皆與國外有密切關係。其密切之程度。甚至有不能辨別者。此次波蘭政變。在表面上似係內政問題。實則為一歐洲國際問題。里泰安尼亞報紙對此曾有極中肯之論評。略謂皮魯蘇斯基氏之起事。乃受英國之唆使。今後波法關係勢將惡化。英國在波蘭勢力則將轉強。英在東歐既可利用波蘭。則俄波關係亦將首先蒙其影響云云。皮氏機關報亦直認不諱。聲稱皮氏在國外頗得信任。英國對之尤為信用。新任外長向即與英國政界有相當聯絡。波前總統與法國關係原甚密切。英國則久已認皮氏為拒逐法國勢力利器。最近英國不獨以反法舉於皮氏。并以反俄望於皮氏。羅加諾會議之舉行。世人皆知為對俄而設。英國一方竭力破壞美國承認蘇聯。他方復謀在波建樹勢力。以實現其圍困俄國之計劃。波蘭在羅會中未取得西邊境界之保障。遂轉而求東邊境界之保障。以為補償。所謂東部之保障。即與蘇聯促進和平關係使東部邊境能保永久和平。此事如成。英國政策自必大蒙不利之影響。是以英國必須利用一人出而操縱波蘭政事。破壞波俄關係成功。并保證其能隨時為英國在東歐之利益。

皮氏政變之局遂成。是故波蘭政局之非單純的內政問題。固甚顯著也。

日內閣改造

首相與研究會交涉經過

新聞員名單已正式發表

日本政界近來甚感塵上之內閣改造問題。因研究會井上子及憲政會町田氏之入閣。已告一結束。茲將其經過與各方面之意見。詳述於左。

▲交涉之經過 關於政友本黨床次總裁拒絕首相之要求。憲本聯立內閣不能如意產出後。首相為安定政局起見。向研究會交涉入閣。首相希望於攝政殿下遺宮前。將內閣改造手續準備完了。因為期已迫。刻不容緩。遂於五月一日派塚本內閣書記官長向研究會正式交涉。並傳達首相。以此時水野子入閣最為適當之意。研究會領袖青木信光子接見塚本後。立刻在牛邊河田町。自邸內招集渡邊牧野。八條。小笠原。前田。伊東。酒井。大河內。諸有力人物。討論入閣問題。咸以研究會因顧慮與政友本黨之關係。不使以會中名義。遣人入閣。若會中有以個人名義入閣者。本會亦無強行反對之理。但即以個人名義而入閣。在本會占有重要地位之水野子。似乎宜於此時入閣云。討論多時。結局議決。水野子拒絕入閣。其他以個人名義入閣者。聽其自由。散會後。青

木子與水野。特別協商一次。乃於午後九時同往首相官邸。述說上述議決之事。並推荐現任海軍省政務次官井上匡四郎子轉陸鐵相。首相首肯。二子辭去後。遂即求井上子及憲政會務町田忠治氏來邸。請担任鐵道大臣及農林大臣事。二人均以個人名義承諾入閣。首相乃於三日奏請攝政發表新聞員名單。而內閣改造問題遂告一結束。

▲新聞員名單 三日午後日本政府發表如下之命令。任內務大臣現大藏大臣濱口雄幸。任大藏大臣現農林大臣早連登。任鐵道大臣現海軍政務官井上匡四郎。任農林大臣町田忠治。免兼內務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若槻禮次郎。照准辭本官鐵道大臣仙石貢。

中國人口(以下中外瑣聞)

已超過四萬萬 蒙藏青海除外

據北京總郵務司發表中國各郵區內戶口。共四萬萬三千六百零九萬四千九百五十三人。蒙古青海西藏三地未計入。茲將各郵區最近調查之戶口數目列於下。北京四〇一四六一九。直隸三〇一七二〇九。山西一一一四九五。河南一三〇八三一九〇。陝西九四六五五八。甘肅五九二七九九七。新疆二二五一九五七〇。奉天一二九二四七七〇。吉林九二五八六五五。黑龍江九二五八六五五。山

東」三〇八〇三二五五「四川」四九七六三五〇七「湖北」二七
 一六七二五四「湖南」二八四四三三七七「江西」三四四六
 六八〇〇「江蘇」二八二三五八六四「上海」五五五〇一〇〇
 「安徽」一九八三二六六五「浙江」二二〇四三三〇〇「福建」
 二二一五七七九一「廣東」三七一七八七〇九「廣西」一二二
 五八三三九〇「雲南」九八三五一八〇「貴州」一一二一六四〇
 〇總計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

伍朝樞到滬

西南要人伍朝樞於六月初挈眷出走。到港後曾有電告。五
 號由港乘大來洋行林肯總統輪。運來上海。船票上具名為伍梯
 雲氏。因有夫人及子女小孩等七名。故特包該輪一百二十五號
 頭等室一大間。隨伍氏同來者。又有林裕蔭等五人。林肯輪於六
 月七日晨八時到吳淞。九時半開進浦江。當即在楊樹浦江面拋
 泊河橋。伍氏及其眷屬隨員等。統於十時半。乘接客小火輪至新
 關碼頭上岸。當即入親友迎接之汽車內。還戈登路二十九號本
 宅云。

天津退督一覽

合黎元洪計算……凡二十六人

十五年來失意之武人政客。大多數現均暫居天津。茲據津
 方確實調查。民國以來。曾任各省都督督軍之居該地者如下。

時事

- | | |
|---------|---------|
| 王占元 (鄂) | 劉冠雄 (閩) |
| 陳光遠 (贛) | 王芝祥 (桂) |
| 鮑貴卿 (吉) | 孟恩遠 (吉) |
| 田中玉 (魯) | 陸洪濤 (甘) |
| 王揖唐 (皖) | 蒲殿俊 (川) |
| 張樹元 (魯) | 陳寬 (川) |
| 蔡成勳 (贛) | 孫道仁 (閩) |
| 靳雲鵬 (魯) | 段祺瑞 (鄂) |
| 許蘭洲 (黑) | 陳樹藩 (陝) |
| 盧永祥 (浙) | 張懷芝 (魯) |
| 張文生 (皖) | 呂公望 (浙) |
| 李厚基 (閩) | 張鎮芳 (豫) |
| 朱慶瀾 (黑) | 黎元洪 (鄂) |
- 談要人妻室
 民國以來。女權伸張。女界人才輩出。因得以匹配當世知名
 之士者甚多。爰就所知者錄出十餘人。以供衆覽。
- 孫中山之妻宋慶齡
 馮玉祥之妻李德全
 吳佩孚之妻張佩蘭
 廖仲愷之妻何香凝

章士釗之妻吳弱男。

曾毓雋之妻陳文錦。

章炳麟之妻湯國黎。

蔡元培之妻周 岐。

胡漢民之妻陳淑子。

汪兆銘之妻陳璧君。

熊希齡之妻朱其慧。

邵元冲之妻張默君。

陳公博之妻李勵莊。

任鴻雋之妻陳衡哲。

邵飄萍之妻湯修慧。

徐 謙之妻沈儀彬。

右十六夫婦中。孫中山廖仲愷邵飄萍三人已逝世。故宋慶

齡何香凝湯修慧三人均寡。又有吳佩孚之秘書楊雲史。其

妻名徐霞客。已亡。故未列入。楊曾有長詩悼之。

英國大學聘請華教授

英國大學聯合會提出中英互相交換大學教授。今先由英
大學籌款五千金鎊。托北京中華教育改進社聘定中國教授三
人赴英。至各大學講中國風俗人情云。

發明電話五十年之大紀念

發明電話之元祖柏爾氏乃蘇格蘭人。一八四七三月三日
生於蘇京愛丁堡。畢業於蘇英二京各大學。一八七〇年偕父徙
宅於美洲加拿大。閱二年當波士頓大學聲音科教授之職。由此
遂得種種傳音之經驗。乃於一八七六年發明電話。嗣再發明留
聲機及電話攝影機。生平對於電學之著作甚多。而於豐區學尤
為擅長。各國大學多錫以高等榮銜。致其所以能致此者。實因其
妻不幸豐而不聞。然夫婦情篤。乃苦心研究。欲發明一物。而能使
其豐婦聽聞者。不期試驗之結果。竟能因此而發明電話也。遂在
美國領取特許專賣權。一八七七年。攜同其新發明品離美返英。
而英國之第一所電話公司。遂於翌年六月註冊開辦。至一八七
九年八月始正式營業。其時民智未開。能知其利者少。是以英京
用戶之數。不過十家左右而已。今年六月二十四日。英國勒格比
地方之電學會。開發明電話五十週年之紀念大會。以表揚柏爾
氏之偉績。復將五十年來電話之進化史。詳細演講。而又以無線
電宣傳機遍于天下焉。

按柏爾氏雖為發明電話之元祖。然話機製造之精巧。傳遞
之靈敏。聲音之響亮。物料之優美。當首推瑞典義力臣公司也。遠
者始不必論。試觀香港一埠。與夫廣州佛山江門石岐汕頭等處。
幾乎全用瑞典話機。即此已可見一斑矣。學無前後。達者為師。洵

不虛也。

印度二少年乘腳踏車環遊全球

南京通訊 近有旅行世界團印度人三名。一名白伯所那。一名黑木草那。一名黑勤。於六月十日乘自行車到甯。該團員等爲世界青年會會員之一。故由本城青年會擔任食宿。記者以其不避艱險。憑人力車環遊世界。頗屬難能。於十一日往訪於青年會招待室。據述其旅行經過云。自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離孟買城。原爲六人。內有二人中途折回。一人留紐約習電學。故祇餘三人。經過印境白羅七司達方時。非常危險。該處最妒外人遊歷。入境者動遭不測。經改易裝服。僥倖脫險。到波斯國。其國王甚予優待。給以介紹證書。行經木斯帕天米爾。至序利亞。達伯利恆。(卽耶穌降生地)此四處皆毗連沙漠。車行非常困難。繼至埃及。過蘇彝士河。抵歐洲意大利境。至基羅瓦地方時。警察認爲外方偵探。置獄中。經過一宵。幸有介紹書。沿途日記等件。可以證明。始得釋放。旋至瑞士。過愛爾格斯高山。終年積雪。行程非常險阻。離瑞士至何才利。及新建之捷克斯拉夫國。行經德荷比法英蘇格蘭愛爾蘭美日高麗各境之名都大邑。達滿洲。入中國境。沿京奉津浦路線。安抵南京。二載餘之間。已歷行程三萬二千英里。定十四日離南京往蘇州上海。再沿浙閩粵海濱至香港。轉雲南折回孟買。計未了路程。尚有一萬英里。旅行期內有四種特點。可以報

時事

告。(一)自行車過沙漠。跋高山。爲世界創舉。(二)凡經過國境其

元首及名人皆表歡迎。且簽字於證書。高麗新聞界。並贈以銀盾。(三)普通自行車每十六小時。行一百七十四英里。今所乘之車。隨帶服裝食料。壓力較重。但速率亦復如是。至旅行目的。係以民族精神。奮發浮勵。期爲人所不能爲之事。爲國族增光。勉作青年榜樣。毫不含有宣傳共產過激等作用。並謂對於世界發生一種新感想。凡謀國際親善。必先能推誠愛人。而後人恆愛我。情感乃鞏固。非徒以口頭敷衍。中印爲亞洲兩古國。誼同兄弟。希望兩國間常有名人。過從演講。交換文化智識。印度之弱。由於平民教育缺乏。現民族已經覺悟。力謀補救。希望中國以此爲鑒。積極扶植平民智識云云。該團員於十一日下午十二日上午往工專一中等校參觀。並至四師演講。印度學生之生活。安徽公學講遊歷之經過。下午東大金大青年會。依次邀其演講。發表演武術。

意飛行家繞球計畫

十日倫敦電。泰晤士報米蘭訪電稱。意國飛行家魯尼杜氏。將有飛繞全球之壯舉。擬於八月間飛越大西洋。經過卑德角。而達阿真廷京城。然後渡太平洋。而至紐絲綸。黑爾邦。東京。歸途則經過加拉。蘇瑪里蘭。寶本。開浦鎮。及斐洲大西洋濱。而返意國。

(以上均四五六三個月之新聞)

在七月以後發生者容下期補登)

學校用宗教科最宜課本

SUGGESTED FOR TEXT-BOOKS IN RELIGIOUS EDUCATION

Order now for the next School term!

IN CHINESE:	中文書名	Per Copy
Fosdick's "The Manhood of Master"	完人之範	\$.60
.. "The Meaning of Faith"	信仰的意義	1.00
.. "The Meaning of Service"	服務的意義	.80
.. "The Meaning of prayer"	祈禱發微	.65
Hill's "The Life of Christ"	基督傳	.50
..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Christ"	基督傳導引	.40
.. "The apostolic age..	使徒時代	.80
William's "Christianity & Civilization"	基督教與文化	.25
Hodgkin's "Re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Jesus Christ"	基督與社會改造	.45
Zia's "Christianity & Science"	基督教與科學	.40
Jen's "The New Point of View"	新宗教觀	.30
Jen's "Religion & Science"	宗教與科學	.45
Geldart's "Volunteer Work by Church Members" etc., etc., etc.	教友義務工作問題	.20
Rugh's Jesus Way of Life	基督與現代問題	.10
IN ENGLISH:		
William's "Christianity & Civilization"80
Hodgkin's "Christian Revolution"		2.00
Page's "Christianity & Economic problems"40
Rugh's Jesus Way of Life20
Ritter's Christian Citizenship in middle school	基督教與公民教育	.20
Rugh's a patriots Problem	愛國者應研究的問題 (中文本八分)	.15

異光 第二十五卷 第四五六號

學校用政治科課本

TEXT-BOOKS FOR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ESE:		
"China & International Problems"	國際問題討論大綱	.30
"The Question of Extraterritoriality"	領事裁判權	.20
"The Question of Unequal Treaties"	不平等條約	.16
"Problems of Tariff"	關稅問題	.16
"China's Internal Problems"	內國問題討論大綱	.30
Citizenship & democracy (in press)	公民與民治	
IN ENGLISH:		
"Extraterritoriality & Tariff Autonomy" by Raymond T. Rich60

We allow 20% discount on orders more than 50 copies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青年協會書局

20 Muscum Road, Shanghai.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二二二

隨感錄

愛基督者之怒（此以下三則係補言去年所不便言之言）

凡愛基督者，必并愛來傳基督教之外國人，亦必并愛有人來傳基督教之外國國家，此可決言者也。然外國人與外國國家，亦不易受此愛基督者之愛。何也？愛基督者之愛，首注重在受愛者凡事能榮基督。故教會中有教友行事，為基督聖名玷者，必勸之悔改，再三勸不聽，必公決黜之出會外。對來傳基督教之外國人，與有人來傳基督教之外國國家，亦不能有異乎是。雖無權黜之，却有權怒之。帝國主義侵略，及去年五卅後之歷次慘殺之皆係出自有多人在中國傳基督教之國，基督名受辱實甚！基督徒亦受辱實甚！故攻擊帝國主義，與揭發彼慘殺中國人者之罪惡，基督徒以有此切膚關係，應較非基督徒加熱烈千百萬倍。蓋彼既不願受愛基督者之愛，而作此辱基督名并辱吾輩為基督徒者之事於中國為中國教會害；基督徒以愛基督故，以圖去今後基督教進行之障礙故，其如是以對待之，宜也。不惟中國之基督徒宜如是對待之，即凡外國來傳基督教之人，亦宜一致如是對待之；否則非愛基督者，非欲基督教在中國得多人聽受多人得救者。傳基督教而不愛基督，而不欲基督教在中國得多人聽受多人得救，是亦祇自明其為作辱基督名并辱吾輩為基督徒者

隨感錄

之事於中國之帝國主義者之忠實百姓而已矣！嗚呼！事變至此，吾輩愛基督者，今而後竟舍聲討帝國主義者與其忠實百姓之罪外，再無在中國開傳道門之第二辦法！慘極！慘極！（鏡）

愛基督者所不能愛之仇敵與消弭其恨惡

此敵仇之方法

愛基督者之必并愛有人來傳基督教之外國國家，反之亦必加倍（簡言）恨惡有人來傳基督教之外國帝國主義者之慘殺中國人，吾已言之矣。或曰：基督以愛敵為其道者也；彼帝國主義者之如是慘殺中國人，亦中國之敵而已；恨惡仇敵，乃未受基督教教育者之所為；子固儼然基督徒也，而亦恨惡之，且加倍恨惡之，不大悖基督之訓乎？余曰：惡是何言也。夫基督訓人宜愛之，敵，私人之敵耳，故冀可藉愛以化之。今吾所云宜加倍恨惡之敵，則一國之公敵，而并為基督之大敵者也；夫既為一國之公敵，烏容復愛之，以長敵之惡而益國之恥？且烏是一份子徵末國民之私愛所能普化其全羣之兇逾豺虎者？况其本為號稱信奉基督教之國，吾國之基督教，多自其國傳來，吾方冀其能恪守基督聖訓，以和平仁愛公道正誼行之於吾國，博吾國人之好感，使基督教不囚之受謗，而傳道無自我而生之阻力也，而乃不然，反予甚

督教以一致命傷！(此即所謂爲基督之大敵)教士宣道，不惟教外人厭聞之，即會內之教友亦厭聞之，謂爾固殘殺我中國人者之國民也，爾既如此善言愛鄰如己之道，曷不先回去勸化爾自國政府？可見爾所言純是口是心非，甚或易一地位而爲兵士，則且亦以開槍殺中國人爲爾之天職，尙安有由衷的愛人之言，之能出自爾帝國主義者之國民之口？某埠某教會華人之拒絕某國人與共教堂作禮拜，即是拜此次慘殺案之賜，而慘殺人者猶且歸其罪於被慘殺之中國人，甚且爲教士者亦同作是言，不審同欲止沸而加之以薪乎！其何能使中國基督徒之不加倍恨惡乎？如此而更責之以愛敵，且是責之愛號稱信奉基督愛敵之敵之國之背叛基督以能大殺特殺中國人爲得計之全中國的公敵，非絕對涼血，絕對無恥，并絕對無理性者，誰復能聽而受之？然則竟無消弭中國基督徒此加倍恨惡之道矣乎？曰有一。一即仿照基督教對兄弟認罪辦法，自動的宣佈自己殘殺中國人罪惡，趕速承認被殘殺者之政府所提出之條件，解決此懸案，不恃己之強以怙己之惡，則基督及中國的基督徒之辱以去，不難立使吾輩愛基督者與之回復好感。次則爲文通告中國，承認已實實是基督教之敵，且是反基督之激烈派，奉教者祇國中少少數愚民，其智識階級與握政權者，韓兵符者，外交家，皆無神無宗教分子，并同時撤消傳教條約，聲明僑中國之教士，皆已國之棄民，不

擔任保護。能如此辦理，中國基督徒對之，雖無好感之可回復，却已如釋重負，得謂謝然誇示於中國之同胞曰：我固知彼慘殺中國人者，非信奉基督教者也，今果然。則基督教爲帝國主義者利用以侵略人國之冤誣以雪，基督及中國基督徒亦不致再受慘殺中國人之帝國主義者所辱，以中國人已因此一通告，而共知其兩方了無關係也。誠能爾中國之基督徒尙有何理由而加倍恨惡彼慘殺中國人之帝國主義者？右二策均是消弭中國基督徒恨惡慘殺中國人之帝國主義者之良法，而尤以前一策爲上。但既是帝國主義者，其詞典中已不復有自省與自反兩個成語，勸之行前一策，實不啻與虎謀皮，還是行後一策，較爲直截了當。然而彼帝國主義者猶未肯否認其爲信奉基督教也，基督降生節，復活節，聖靈降臨節，猶覲然以正式之文告令國人敬謹休暇紀念也。嗚呼！基督及中國的基督徒，此辱身從雪！此加倍之恨惡，又烏有消弭之一日也乎！(鏡)

尋求中國人之罪

去年五卅案，與繼起各慘殺案，他處之是否罪在中國人，吾不得知。若廣州，則六二三援滬巡行之標語，既首重在要求滬英捕即日解除武裝，其巡行至沙基大街也，農工商學兵各界，皆仍前四人一列四人一列而行；且學生界有男有女有長有幼；其地之居民又復萬人空巷出觀；而沙基又並非外人租界，去沙面向

隔一水沙面通沙其兩橋間，又緊閉不通行人；其沿岸一帶，又早已盡置沙包架炮以俟；沙基方面，則一毫設備而無之，如是而謂彼巡行羣衆是欲往攻打沙面，并謂係由此方先開槍，然後彼繼回槍禦之，欲以此慘殺五十餘命之案歸戎首於中國人，其爲計誠狡！然亦愚至極，妄至極，不足以誑三歲小兒矣。何也？廣東之黨軍，固號稱善戰者也，善戰必有其作戰之計畫，豈且勿論沙面非是時之廣東所應攻打，亦且勿論是時廣東之軍政當局絕對的無攻打沙面之意思，就令有之，亦萬萬無如是之戰術，率一大羣手無寸鐵之市民與小中大男女學校之教員學生，至毫無遮擋之河邊堤道，面向路之彼端前進，以左耳左臂左腿向對岸相距僅十數丈深溝高壘架不知幾許快槍機關槍以待之敵營攻打者，且即無手無寸鐵之市民與小中大男女學校員生參加，而俱是一色有武器之軍人，并是以正面相向，而非以左耳左臂左腿相向，亦不若是愚，爲是絕無準備之作戰。則其當日之如是整齊，如是放心遊行，實恃己之無他，信沙面之必不以其備戰之槍砲，向非與作戰，依秩序在自己街道巡行羣衆蕪擊也。固然此等運動，既係爲援助滬案而起，則沿途所呼口號，必不能入英人之耳，或許亦有激烈分子，在途中表現其種種憤激不平狀態，令對方見之難堪，然沙面能以不睚不開待之，彼俄頃過盡，便雲收雨散，回復其舊者晴天本色，此我敢決言者也。而不圖其狂暴無人

隨感錄

理至於此極：人在其自己境內作愛國運動，又大多數爲手無寸鐵市民與小中大男女員生。四人一列，四人一列，依所定巡行路徑，經過彼沙面在對岸望得見之半邊街沙基，便被砲以從左額入，右額出，左脅入，右脅出，入處口小於指，出處口大如碗之毒彈，紛紛橫倒於地，莫知其所由以斃！嗚呼！斯世而尚有公理者，其能許彼強權者在人之國欺壓其地主若斯之甚乎？假使易地而處，中國人在英及任何一國，而有此瘦狗般之暴行，其能不全數被地主搗成齏粉，并聲罪致討，舉大兵來傾覆其國乎？不量惟是，中國人在外國若亦有租界，而亦效沙面因地主將爲愛國之運動，疊沙包伏戰士以俟，其能不大觸地主之怒，立下令毀平吾沙包，收沒吾槍械，并取消吾租界，永遠不許吾國人居留其地乎？中國人於此一着，不能早向之開嚴重交涉，已是屈公理於強權，及至爲主人者所作之愛國運動，因行經其所能望見又並不是租界之地，遙觸彼強實之怒，被其發伏虎勢，出吾人之不意，在對岸開機關槍盡情屠殺之後，提出與彼強者之頭目理論，反被彼嚴詞拒絕，并捏造諸多罪名以加諸中國人嗚呼！天乎！汝究尙有眼否乎？（當有。經曰神鑒隱微）汝知汝所籌立之救世主基督之信者，亦曾有因加入此愛國的有秩序的援滬巡行，而被彼毒彈斷送去如干人乎？（當知。經曰汝髮亦且見數）汝是否已予彼奉基督教之強大國以特權，得殘殺貧弱無抵抗之力之國人，并得担誣此

二三五

被殘殺無抵抗之國人以種種罪名，而不爲犯第六與第九之誡乎？（當否。經曰天地未廢，律法一點不能廢。）乃猶謂被殘殺之衆，係亦黨故利用以犧牲之，圖易收將來交涉之勝利。不惟被殺人當局如是言，西來諸傳基督和平及愛人之道之教士亦多如是言，並無一毫同情心於被殺者，而轉左袒彼殺人者！（聞并有教士向其領事作證此輩中國人之該殺。）夫自西教士爲帝國主義者侵略人國之先鋒隊，固吾平日所絕對否認者也；今觀此情狀，彼已不啻自以其鮮明之態度承認之，我雖欲再爲之辯護，而奚從辯護！甚且基督名與上帝名，亦因此在中國受莫大之玷辱！嗚呼！上帝乎！基督乎！汝仍欲汝之名在中國獲榮，汝之道在中國暢行否乎？不欲則請速令彼不同情中國人愛國運動而轉左袒彼殺人者之西教士，早日停止工作，聽教會自生自滅。欲則請從速感化彼殺人者，悔其禍心，斂其凶鋒，與中國棄嫌言和，教士亦各知以基督之心爲心，胞視吾中國人，不稍以己國之強大而呈露傲視之態，并自動的宣告脫離傳教條約，以表示其賴神不賴人之真誠。藉非然者，教會今而後，真萬劫不復矣。我固知此愛國運動，在老成人多否認其爲救國要圖，即我亦同此心理，然教會必不可非人之愛國運動，教士益不得非人之愛國運動，此中嫌微，所關甚大。今中國人之覺次因作愛國運動而遭慘殺於帝國主義者，其爲忌此運動之有碍於彼侵略政策，不言可喻。

教會與教士而倘無同情於中國人之光明態度，不特外間非基督教者有所藉以證其所非之不誣，即教友中之稍有血性分子亦不難羣起而謀下逐客之令。故謂六二三慘案爲赤黨之某種計畫，特殺人者一種知罪不悔之遁詞，（換言之，亦可謂是認亂開槍之供詞。）教士而亦同作是言，則實實是與帝國主義者共一鼻孔出氣，不配負宣傳福音責任，只合退而爲其殺人國之兵士，見被侵略國有愛國言動，即開槍轟之，以顯其爲強國民身分而已。況動輒誣人爲赤，亦帝國主義者謀蔽其殺人罪之慣技。蓋殺所侵略國之愛國者，於言不順，目之爲赤，則死有餘辜，而彼不惟無罪，且有功矣。殺亦既有功，愛國者又復概可以赤讎，是凡愛國者皆可殺，不盡滅愛國種子以聽彼帝國主義者之唯所欲爲不止。此帝國主義者所以能與目真能愛國者爲赤而與兵討之之軍調勾結爲中國患若是也。我固不知赤爲何物者。今以能作愛國運動者爲赤，是不啻替赤賣廣告，亦不啻替蘇俄宣傳其赤化，轉令人了解赤，歡迎赤，認赤爲今後救國之唯一途徑，而向之大多數不赤而殺殺之愛國分子，并得以冒赤而受人崇拜，則愛國種子又非同時并犯六九兩誡之帝國主義者所能滅，而轉日以盛，彼帝國主義者亦誠妄至極而愚至極也哉！（鏡）

藉勢教徒與今日之藉勢黨徒

前清同光間，基督教不良分子，以有勢可藉，遇事官廳須租

護教徒，一般秀民，多相率投入教會，（天主教耶穌教均有，而天主教爲最，以神甫較肯出頭扛幫也。）橫行鄉曲。稍與之逆，便加人以仇教罪名，小則家產爲空，大或性命不保。受此害者，全中國卅餘行省，幾於無地無之。以故談及藉勢教徒罪惡，無不髮指皆裂，欲割刃其腹而甘心焉。今日非基督教者如彼劇烈，卽強半種因於是。教道任如何重要，傳者任如何誠懇，都爲此罪惡所障，不易得國人之接納與諒解。問胡爲而結此惡果，則曾政府欲討好外人，遇事動相教抑民之所致也。孫中山之三民主義，救中國之要道也；爲中山信徒之國民黨，負救中國責之重要分子也；廣東爲國民革命策源地，亦國民革命之大本營，爲黨徒者自應各本身作則，爲民衆先導，得民衆信任，期收近悅遠來之效。乃據吾近數年之所聞見，則殊令吾失望。不知黨政府是否有黨與非黨之交涉，不問曲直，必黨是祖之規定，但見彼曾隸黨籍者，總比較的好出風頭，亦比較的喜於搗亂，稍有拂逆，便出黨部，由政府，指人爲排黨，爲壓迫，爲反革命，黨部與政府，亦動如其請以長其氣，使對方恆有冤無路訴，以致今日民衆言及國民黨，其恐怖狀態，與清季言及藉勢之基督教徒無以異。吾不敢謂此爲國民黨中之不肖分子，亦不敢謂國民黨全體皆爾，但一羣中有一二人如此，便足以敗壞黨譽而有餘。例如本年四月時，梧州某黨員，因犯姦被警察拿獲，該黨員反咆哮如雷，謂係汪主席派之來桂

隨感錄

辦理黨務，迫警察局長燃炮送之出局，隨開同志大會，咸謂此非某某男女個人問題。乃反革命派向革命派進攻問題，在國民政府旗幟之下，警察局膽敢做此反動之事，爲保障原有革命勢力，鞏固革命聯合戰線，非提出嚴重交涉，澈底查辦不可。擾攘十餘日，賴梧州軍政當局，主持正誼，將某黨員咨請省黨部革除黨籍，嚴行查辦，乃幸無事。然亦因對方爲一稍有勢力之警察局長，故能得同官之相衛，使惡者不得逞，不然反革命派向革命派進攻之罪名，豈易當哉！以犯姦爲革命，以捉姦爲反革命，真空前奇談已。以是爲例，則今日之動輒以排黨，壓迫，反革命加人者，概作如是觀可也。吾愛國民黨，極不願黨員中有敗壞黨譽之人爲國民黨玷。固然排黨，壓迫，反革命，在國民政府旗幟之下而有人膽敢爲此，誠屬大罪，然爲政者不可不察，如是罪名於人者之是否點者利用之以快其私，若一聞是語，便信而祖之，使人之視黨，一如前清之季之視教，則國民黨前途，不堪設想矣。（鏡）

去年胡爲不如是

今年上海五卅紀念，公共捕房斐斯總巡，嚴令中西各探捕，對於民衆無論至何程度，一律不准開槍。英捕房頗送臨時執照於各路商聯會，亦稱「如遇華印英各捕有苛待華人事，准該會長等拘送捕房罰辦。」嗚呼！去年能如是，豈不并可以無廣州之六二三慘案發生！今始爾，則過去事真益足傷心已。（鏡）

二二七

餘瀝

文字是用筆說話，固然要寫得好看，好像話要說得好聽；然若徒求好看，弄得他典麗潘皇，沒一字沒來歷，於普通的閱者有大半數看之不懂，在科舉時代做給考官看，或者會很利試，用之於今日服務社會的新聞事業上，就未免要居在第九（粵語）了。

迷信是外面非教者加給我們基督徒一種不好的名稱，我們基督徒，有十之九不願意受，連我也是這樣。我們總要在他們跟前表示出是講理智的。但是就我自己個人的經驗來說，我覺得我這樣，是很危險；拿人家所指為迷信我也稱他是迷信的來比較一下，便形出自己的信仰熱度已等於零！故我近年來，很歡迎人家說我迷信，而不願意看理智向宗教去沖淡水（粵語）。

本來拿理智提高教友的程度，是很重要的，我也是主張此說的一個。但如今過細一想，教會中男女老少，智識階級與非智識階級，沒一個不是理智多過情感。看他信教的因由（有為而

來的除外）十有九是研究得多神和土木偶像之不配受人崇拜，總去信基督教的一神上帝，可見他們有大多數學生對基督為罪人死一層，並不生若何感動，而皆很熱心的與人辯論神的真假，這不是理智是什麼？雖然今日所謂理智沒有這麼簡單，也自然比較的重要；然同時也應該促進和堅固他的信仰，不然，簡直是拿理智叫人去做非基督徒了。

性的教育，今日有很多人去提倡，我也並不反對。但我記得我有幾位朋友，很婆心的著幾卷書，說明性的功用和危險，叫人要當心；可是閱的人多拿牠去戕生，連他自己也短命死掉。這雖不能武斷他是知法犯法，然想藉此收健身強種之效，看今日一般好言性的學者，多半呈一種未老先衰的狀態，叫我不得不懷疑他這話好像有點子說謊。

（我信上帝，我望人悔改；我仍愛我所加倍恨惡之知悔改者。）

中華麻瘋救濟會贈書

本會抱剷除國內麻瘋之宏願，曾著「麻瘋」小冊以資贈送。該書自出版以來，各處紛紛函索，日必數起；來函近自江浙福建遠由兩廣雲貴以及南洋羣島，我國人民患此症者之多，可想而知。茲為普濟衆生起見，特將該書繼續贈送，欲得者可附郵票二分，向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本會事務所函索。存書有限，贈罄為止。

樓一華南路南平太 告廣租招

OFFICE BUILDING TO LET

Eight story re-e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 in Tai Ping Nam Road right in the business center of the city. Elevator service, city water, electric lights provided. The first floor is good for banking business.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ifth floor are good for general offices. From the sixth to eighth floor are good for hotel and restaurant.

Apply—KEI LAP HONG, Tai Nam Road

NAM WA REAL ESTATE CO.,

Man Fook Road

本公司有新建堅固洋樓一座鋪面九間樓高八層升降機自來水電燈等項一律設備交通之利便商務之繁盛爲全市首屈一指鋪面各間宜作銀行錢莊生理二樓至五樓宜作洋行寫字樓之用六樓至八樓宜作大旅店西餐館之用諸君欲謀偉大商業優勝地盤請移玉到大南路美商基立行辦事處或萬福路南華公司寫字樓接洽分租包租無不歡迎此佈

廣州市
萬福路
南華公司披露
電話總局一千三百二十三號

香港大光報重要啓事

本報宗旨純正。材料豐富。言論紀載。皆持忠實不欺之態度。以與社會相見。計自出世以迄於今。已歷十有二載。所幸一紙風行。無阻遠邇。廣告與消路。日益發展。同人固竊用自慰。然閱者於此。當亦足以視本報之真價值矣。同人用是大加奮勉。此後對於新聞文藝兩部。極力刷新。新聞則廣延中外通人。担任採訪。消息格外靈通。文藝則重聘南北名宿。精心撰著。文字皆裨實用。並增設電版部。隨時登精美圖畫。以增進審美興味。遇有特別事件發生。則其重要攝影。亦附載焉。縱時局萬有變遷。社會如何詭幻。而本報正大光明之主旨。始終與命名之義相符。此則報紙之天職如是也。惟是年來內地外埠。來函購閱。紛至沓來。然以未明辦法。多所欠缺。致本報未克盡副諸君雅望。同人憾焉。爰特訂定匯款寄款辦法。及各地閱報定價一覽表。條舉而詳列之。閱者諸君。幸祈留意。斯誠同人所厚望也夫。

(表覽一價定報閱地各)

(面方國各美歐島羣洋南)

每 月 港 紙 貳 員 叁 毫
 每 季 港 紙 陸 員 捌 毫
 每 半 年 港 紙 拾 貳 員 伍 毫
 每 年 港 紙 貳 拾 陸 員

(面方屬英及內境國中)

每 月 港 紙 壹 員 捌 毫
 每 季 港 紙 伍 員 叁 毫
 每 半 年 港 紙 拾 壹 員 零 毫
 每 年 港 紙 貳 拾 正 員

注意注意注意

推類算計價定月壹照當價其者月三及不而月壹過報定如

(法辦款寄及款匯報定)

- 一 由貴處郵局購郵匯票附於信內担保寄下最為妥當
- 二 由銀行匯款直接備函向本報接洽亦可
- 三 或託住港友人劃付現款或担認寄報亦可
- 四 傳內切勿冒險夾入紙幣恐中途被竊雖雙担保亦得難向郵局理論務祈慎重
- 五 凡定閱報紙須先將報費匯來空函定閱恕不答覆
- 六 凡有信件付寄請照下列之中英文庶不致誤

The Tai Kwong Newspaper & Printing Co. Ltd.

P. O. Box 313

No. 3-5-7- SHIN HING STREET.

HONGKONG, CHINA.

信 箱 一 三 號 光 報 印 務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慶 街 三 號 至 七 號

此用勿幸訂續用適定新

單定誌雜光真

真光雜誌發行部鑒 茲付上大洋 圓 角定
 取真光雜誌 份 年由 年
 起逐期寄交下列地址為盼
 省 縣 城 街 門牌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 月 日
 收

凡欲購閱本雜誌者可將此定報單填就隨定費寄下便得

招

登

廣

告

The LATEST
 BOOKS
 書益各新
 籍世種到

SOUTH CHINA CHRISTIAN BOOK CO.
 MISSIONS BUILDING, CANTON, CHINA
 館書圖教督基國中南堤西州廣

始創不二價
先施公司

號八〇〇三話
珠街口電
廣州長堤連

統辦環球貨品中國土貨

香港德輔道
直通海旁
電話六
百一十七
號

本局出版書籍價目表

大洋計算
郵費在外

說經類

耶蘇譬喻略解	紀好弼	一角半
耶蘇言行述訓	紀好弼	七角半
保羅全書廣譯衍義	紀好弼	三角半
馬太秘鑰	紀好弼	每百十元
福音闡微	浦其維	二角
二約焚香典禮考	張亦鏡	每百二元
耶蘇遺跡	萬應遠	二角
聖經寶訓	師雅谷	六角
舊約撮要	浦其維	二角半
孩提就我論	師雅谷	四分
登山寶訓	師雅谷	二角半
宜道津梁	紀好弼	一角二分
歷史類		
教會史記隨筆(二冊)	基憐	二角五分
基督宗教歷史		八角
耶德遜傳	黎文閣合譯	三角半
禮制類		
浸會信式	楊芳合譯	二角半
	黎文閣	

觀世音	張亦鏡	三分	詰推諉不信者	張亦鏡	每百二元
道釋關係	張亦鏡	四分	萬有真原	楊海峯	每百三元五角
道仇釋兩大家	張亦鏡	三分	唯一師尊	張亦鏡	每本二分
正續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	張亦鏡	二分	最後的救國方法	梁均默	每本二分
與老學究語	張文開	一角	貧富問題	廖卓庵	每本二分
與陳獨秀沈玄盧辯道	張亦鏡	一角	醒世要言	紀好弼	每百一元
駁抄太炎無神論之非宗教文	張亦鏡	一角五分	賈坤山	林輔華	每百二元五角
佈道類			社會福音與個人	師雅谷 戴真一	每本二角八分
表彰真道	陳夢南	每百二元二角	選民鏡	周碧琴	每百二元五角
十字歌	何樹德	每百八角	愛仇敵	周碧琴	每百二元五角
宗教別擇論	紀好弼	每百一元	靈魂論	楊海峯	每百一元
聖經之軍界談	黃品三	每本三分	吾等敢為基督徒乎	王春生	每本三分
中國今日之所需	張亦鏡	每百二元五角	附錄		
光導	張亦鏡	每百一元	實業界中之代表	師雅谷	每本三分
過來人	張亦鏡	每百五角	民話	林鴻飛	每本五角
上帝	張亦鏡	每本三分	養正編	侯述先	每本二角
奮興指南	張亦鏡	每百二元五角	傳道者治事日規之稿議	張文開	每本二角
有神哲理舉隅	張亦鏡	每百二元五角	主日論	戴真一	每本一角
人海巨魚	張亦鏡	每百二元五角	新舊守日論	耶琳	每百一元
說信	張亦鏡	每本二分	禁酒之計劃	師雅谷	每百四元
醒俗俚言	張亦鏡	每百三元五角	養會策	王春生	每本三分
				洪羅弼	每百一元

本社緊要啓事

本誌現遷滬出版。印工物料。既較昂貴。又須加聘記者。及廣徵海內外有真信仰善知識之教會賢達撰惠各種重要文字。以增富本誌材料。成本自必加重。不兼將閱報價格稍事變通。則今後之虧折亦必益鉅。今擬自明年(民十六)一月起。前八角者。改收一元二角。前一元二角者。改收一元五角。國外另各加五角。以資彌補。想愛閱諸君定必能體諒本誌增價苦衷。而各樂如數惠足也。茲更列表如下。以便省記。

宣教師 國內一元二角 國外一元七角
 非宣教師 國內一元五角 國外二元

郵費均在內亦均用大洋交易

凡係照此價格。於本年內交到報資。定閱明年全年者。本社概從本年下半年七月份者寄起。至明年十二月份者止。現年(民十五)七至十二六號作贈品。不另取值。購者從速。遲恐有一兩號贈罄。不能得足半年者以應。

又凡愛閱本誌諸君。如喜介紹多人(指國內一元五角。國外二元者)購閱。并另有答謝辦法。函詢即覆。

又無論自購或代購。報資務懇隨函惠到。空函定閱。恕不應命。續閱者。亦乞於滿期前將次年報費惠到。俾便續寄。

一九二六年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補行出版

(真光雜誌第廿五卷第四五六二號合刊)

此合刊定價零售每册大洋三角六分

編輯人 張亦鏡

發行人 黃友敢

督印人 楊俊民

發行所 真光雜誌社

上海閘北開路廿三號五樓

廣告價目

期數	地位		
	全	半	四分一
十二期	七十五元	四十五元	三十元
六期	四十五元	三十元	
三期	三十六元		
一期	十五元		
底頁全年全面加二十五元			

觀世音

張亦鏡

三分

道釋關係

張亦鏡

四分

道仇釋兩大案

張亦鏡

三分

正續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

張文開

二角

與老學究語

張亦鏡

一角

與陳獨秀沈玄盧辯道

張亦鏡

一角五分

駁抄太炎無神論之非宗教文

張亦鏡

一角

佈道類

陳夢南

每百二元二角

表彰異道

何樹德

每百八角

宗教別擇論

紀好弼

每百一元

聖經之軍界談

黃品三

每百二元五角

中國今日之所需

張亦鏡

每百一元

光導

張亦鏡

每百二元

過來人

張亦鏡

每百五角

上帝

張亦鏡

每百三分

奮興指南

張亦鏡

每百二元五角

有神哲理學綱

張亦鏡

每百二元五角

人海巨魚

張文開

每本二分

說信

張文開

每百三元五角

禮俗俱言

張文開

每百三元五角

詰推讓不信者

張亦鏡

每百二元

萬有真原

楊海峯

每百三元五角

唯一師尊

張亦鏡

每本二分

最後的救國方法

梁均默

每本二分

貧富問題

廖卓庵

每本二分

醒世要言

紀好弼

每百一元

賈坤山

林輔華

每百三元五角

社會福音與個人

周碧琴

每本一角八分

遷民鏡

周碧琴

每百二元五角

愛仇敵

周碧琴

每百二元五角

靈魂論

楊海峯

每百一元

吾等敢為基督徒乎

王春生

每本三分

附錄

林輔華

每百三元五角

實業界中之代表

侯述先

每本五角

民話

侯述先

每本五角

養正編

張文開

每本二角

傳道者治事日規之氣議

戴真一

每本一角

主日論

耶琳

每百一元

新舊守日論

師雅谷

每百四元

禁酒之計劃

王春生

每本三分

養會錄

張文開

每百一元

本社緊要啓事

本誌現遷滬出版。印工物料。既較昂貴。又須加聘記者。及廣徵海內外有真信仰善知識之教會賢達。撰惠各種重要文字。以增富本誌材料。成本自必加重。不彀將閱報價格稍事變通。則今後之虧折亦必益鉅。今擬自明年（民十）一月起。前八角者。改收一元二角。前一元二角者。改收一元五角。國外另各加五角。以資彌補。想愛閱諸君。定必能體諒本誌增價苦衷。而各樂如數惠足也。茲更列表如下。以便省記。

宣教師 國內一元二角 國外一元七角
非宣教師 國內一元五角 國外二元

郵費均在內亦均用大洋交易

凡係照此價格。於本年內交到報資。定閱明年全年者。本社概從本年下半年七月份者寄起。至明年十二月份者止。現年（民十五）七至十二號作贈品。不另取值。購者從速。遲恐有一兩號贈罄。不能得足半年者以應。又凡愛閱本誌諸君。如喜介紹多人（指國內一元五角。國外二元者）。購閱。并另有答謝辦法。函詢即覆。又無論自購或代購。報資務懇隨函惠到。空函定閱。恕不應命。續閱者。亦乞於滿期前將次年報費惠到。俾便續寄。

一九二六年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補行出版

（眞光雜誌第廿五卷第四五六二號合刊）

此合刊定價零售每册大洋三角六分

編輯人 張亦維 劉維漢

發行人 黃友敢

督印人 楊俊民

發行所 眞光雜誌社

上海四明路廿三號五樓

廣告價目

期數	地位		面	半	面	四分一
	全	半				
十二期	七十五元	四十五元	三十元			
六期	四十五元	三十元				
三期	三十六元					
一期	十五元					
底頁全年全面加二十五元						

新制適用
高小中學課本

英文津逮初階(英文)

每冊價洋三角五分

英文津逮讀本(英文)

第一冊每冊五角

第二冊每冊八角

第三冊每冊一元

第四冊每冊一元二角

教授法每冊六角

英文作文(英文)

第一冊每冊八角五分

實用公民學(中英文)

軟面每冊一元

硬面一元三角五分

實用商業算術(英文)

每冊一元六角

實用衛生教科書(中文)

每冊價洋三角

好禮儀(英文)

紙面每冊三角

布面每冊六角

理學實驗法

英文本每冊一元

中文本每冊四角

理科實驗教授法(中文)

每冊三角

科學教授之我見(附本)

英文本每冊三角

中文本每冊一角

實用農業教科書(中文)

第一冊每冊二角

總公司上海
分公司天津
伊文思圖書公司啓

BOOKSELLERS-STATIONERS-PUBLISHERS
EDWARD EVANS & SONS LTD.
SHANGHAI-TIENTSIN.

